

武俠世界



\$2.00

61

下期預告：

十二神龍十二

五毒三釵

諸葛青雲·著

叙故事之七：

諸葛青雲君乃東南亞著名武俠小說作家，其作品早已膾炙人口，讀者均有先睹為快之感。是篇「五毒三釵」故事，內容一部比一部精彩，曲折離奇，變幻莫測，本篇下期刊出，敬請垂注。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謀殺博士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謀殺方式 千奇百怪
謀殺學院 門禁森嚴
謀殺博士 罪該萬死
謀殺藝術 不宜宣揚

馬雲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粉骷髏 (一月完俠情中篇)

敵愾赴同仇 風流美小差

蕭逸 67

五雷轟頂 (兩期完俠情故事) <上>

梟雄成功日 義士斷頭時

倪匡 11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流星·蝴蝶·劍

天若有情天亦老

古龍 53

鏢旗

指功嘶破立陰燕

臥龍生 61

過關刀

日誑關主夜攻關

秦紅 84

禍水雙侶

假死賺劍手 冒險闖迷宮

高庸 92

天殘劍侶

血刀仗義拯盲婦

高阜 103

萬里雄風

靈運瀕臨輝煌苦

倪匡 127

明駝俠影

百計千方除毒物

一片靈心報君情

司馬紫煙 141

風塵怒俠

定慧禪功平殺氣

果証西天返瑤池

東方英 159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備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096104

你要快樂還是要煩惱
這裏有的
都是快樂
現代生活緊張另一面

炸開心花

何行新作 即將出版

俗語說：「做人要
開心，喝酒要盡興，走
路要當心」，一個人沒
有再比心花被炸開時的
快樂了。能炸開心花的
當然祇有酒與女人。

一個人的快樂與煩
惱，都是自己去找出來
的，這一本書裏的故事
是以找快樂為主題，當
然也有笑話，且還是確
有其事的真實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謀殺博士



謀殺方式 千奇百怪

「鐵拐俠盜」呂偉良正與他的徒弟阿生默在家中的客廳裏，電視正放映一部關於非洲食人部落的紀錄片。映到一半時，螢光幕上出現的，照例又是一連串的广告。

阿生感到掃興，呂偉良對他說：「商業性質的電視台是靠廣告收入維持的，這也難怪電視台的安排。」

其實，有許多廣告比那些老陳皮的舊片更能吸引觀眾，此時螢光幕上出現的广告是一種殺虫劑。阿生這傢伙最富幻想，他幻想天開地說道：「人是萬物之靈，既想出了殺虫劑，會不會有人想出一種天衣無縫的殺人方法？」

呂偉良笑道：「你沒有看見麼？非洲既有食人部落，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人食人的社會，唯一不同的，就是未開化的部落之食人是有形的，文明社會人吃人却往往是无形的。因此，你所說的天衣無縫的殺人方法，不但有，而且一直有人在運用，只是說得迷信點，殺人者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墮入法網，正是冥冥中有個主宰，也不到你不相信！」

話猶未完，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阿生拿起聽筒，對方是一個女人。她的聲音在顫抖地問道：「呂偉良在嗎？」

「你真姓呂偉良？」阿生順口問道。

「我是張太太——張百靈太太。」

「請你等一等！」

呂偉良這時已經走了過來。阿生一邊把聽筒交給他，一邊低聲對他說道：「張百靈太太找你！」

呂偉良的腦筋轉得極快，他記起了「張百靈」這個人，是他在「飛鏢俱樂部」裏認識的一個商人，至於張太太，却是個中年婦人，經常陪伴着丈夫到俱樂部去。這就是呂偉良當時所能記憶起的一點印象。

呂偉良只招呼了一聲，對方已經焦急地說道：「呂先生嗎？我是張百靈的妻子，請你立刻到我家中來一次，我的丈夫給人殺死了！」

呂偉良心裏一凜，反問道：「什麼？張先生給人殺死了？」

「是的，我現在六神無主，希望你快些到舍下來一次，越快越好。」

「你府上的地址是——」

「貴族路十九號二樓。」

「好吧！我馬上來。」

呂偉良把聽筒放下之後對阿生說：「張百靈給人殺死了，你要跟我去看看嗎？」

呂偉良知道阿生喜歡看一些古靈精怪的片集，即如電視正在播映的食人部落的紀錄片，阿生既然看得津津有味，呂偉良就不想強迫他同行。

是的，阿生漸漸長大成人了，他須要自由選擇的權利，呂偉良現在就開始要訓練他懂得抉擇。阿生聽到有命案發生，立即把電視機關掉，與呂偉良同赴張宅。這表示他的興趣還是在於現實社會中的刺激生活。

呂偉良看見張太太，第一句就問：「報了警沒有？」

張太太含淚點頭道：「撥完電話報警之後，回頭就找你。」

「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
「我也不知道，吃過了晚飯之後，他說太倦了，要躺一會兒，這差不多是他近一兩年來的習慣，豈料今晚他……他竟長眠不起了……」

張太太終於情不自禁地，放聲大哭起來。

呂偉良安慰她幾句，張太太也力持鎮靜，帶着睡房裏亮了燈，張百靈仰臥榻上，面色瘀黑，一看就知道他已經死了。

呂偉良不敢接觸屍體及室內的物件。他一邊打量着臥室中的環境，一邊問道：「有沒有誰進入過這裏？」

張太太道：「沒有，我們夫婦二人無兒無女，相信你也會知道的。要是有點寄託，我們也不會經常跑到飛鏢俱樂部去！」

也許是於天氣欲暖還寒，呂偉良發覺那些窗門完全緊閉着。甚至連上面的通風窗也關上了，只

看法一樣，死者是中暑致死的。詳細情形，當然就只有留待解剖證明了。

窗門全部緊閉，沒有被人撬開過的跡象，屍體表面上也沒有傷痕，室內也沒有煤氣喉之類，到底死者是如何中毒的？

從任何角度看來，死者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服毒而致死！

但是，張太太極力反對這種說法，她強調她的丈夫不是那種懦弱的人。

呂偉良想起她在電話中的驚嚇，也聲聲說她丈夫被殺死了。

夏維探長根據她的見解而展開了連串的詢問，終於把她拘留進警局裏去。

夏維探長的理由是：死者要不是自殺，就是張太太用藥物或毒氣將他殺致死！

但是，呂偉良則不以爲然。他覺得：張太太如果果要謀殺親夫，不會選擇這種不利於她的環境。試想想，屋子裏既然只有他們夫婦二人，警方的注意力自然而然的，就會集中到她的身上來。如果張百靈真的是她殺害的，那麼，她就是全世界最愚蠢的兇手！

呂偉良盤桓在張氏夫婦的臥室裏，發掘可能的線索，但結果還是無功而退。

警方的偵查工作，直至深夜仍在進行，但呂偉良師徒二人則被勸離開了現場。

回到汽車裏，阿生嘆氣說：「看張太太，那傷心的樣子，誰相信這可憐婦人會謀殺親夫？」

呂偉良默在車廂裏默然無語。

阿生又說道：「如果她謀殺親夫，又何必打電話給我們？豈不是自尋煩惱麼？」

呂偉良突然推開車門，跑下車去。

有房門上面通風窗是打開的。

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張百靈在睡覺時，房門也一定是關上了，只讓通風窗打開着，以便有空氣流通。

呂偉良忽然又問：「你們不是有個女傭人麼？怎麼不見了她？」

張太太不能佩服呂偉良的記憶力，他們雖然經常在「飛鏢俱樂部」裏面碰頭，但是，呂偉良還是第一次到這裏來。提及他們家中有女傭的事，也是一次在閒談中說及此時此地請女傭困難之處，想不到就是那麼輕輕一提，呂偉良竟然默記心中，至今不忘。

張太太答道：「她昨日剛辭了工。本來她去年年尾已經想走了的，但我要她幫我揀過了那年關再說。」

呂偉良一邊和張太太談話，一邊却没有停止過對室內各處的觀察。

他第一個印象就是：沒有人由窗外爬入來。

因此他忍不住又問：「有人客來過嗎？」

「沒有！」張太太哽咽答道：「晚飯後我一直到廚房做些家務，百靈只看了一陣電視節目，就跑到房裏去閉門睡覺。日間的繁忙工作令他太疲倦，所以每晚飯後，他照例先睡一會兒，醒後才洗澡，假如有應酬，便會出去，否則照例留在家裏看看報紙，電視。這是這一兩年來的生活習慣。」

「趁警察未到，張太太，我希望你坦白告訴我，張先生有沒有厭世的跡象？」

「沒有，絕對沒有。他是個樂觀的人，何況他也知道我們相依爲命，他不能沒有我，我也不能沒有他。可是，現在……」張太太泣不成聲，說不下去！

阿生知道呂偉良的脾氣，知道他在遇上了困難重重的時候，不喜歡多說話，只有默默地跟在他後面，只見呂偉良這時正拄杖走向張宅的後街去。

一小隊便衣警察，仍在那一帶搜索殺人兇手可能遺留下來的線索，呂偉良則仰望二樓張氏臥室外面的環境。只見那窗戶外面的牆上，繞了不少鐵蒺藜，看情形要由那兒爬登二樓，可不容易。

窗戶之上有半透明的綠色塑膠屋簷，假如有人要由三樓垂吊而下，恐怕也是十分困難的事，因爲塑膠屋簷只可以遮太陽，擋雨水，如果有人要駐足其上，那是十分危險的事。何況，窗門緊閉，根本未有人撬開過，警方也無法在那兒找出陌生人的指紋。

夏維探長的年青助手辛尼跑過來，招呼呂偉良說：「怎麼你還有興趣留下來？」

呂偉良苦笑道：「反正返家我也會失眠的，不如在這裏趁趁熱鬧吧！」

「九成是自殺！張太太遲早會釋放！」辛尼又說：「這是最簡單的命案，我以為根本就值得大驚小怪！」

「有時太過簡單的事，內裏却是大有文章，不幸的是：死者偏偏又是我有過一面之緣的朋友！」

「你以為是謀殺案嗎？」

「站在你們警方的立場，當然希望案子不要拖得太過複雜。但是，我會站在朋友的立場，追查到底！」

呂偉良說完，終於和阿生離開了現場。

再度回到汽車裏的時候，阿生忍不住又問：「怎麼你一定要說他是被人謀殺的？」

呂偉良這時才把前兩天在「飛鏢俱樂部」裏發生的一些瑣事告訴他。

呂偉良最怕面對這種凄慘場面，他要再問一些什麼，看見這情形，真不知道怎樣子問下去才好。

警車聲越來越近，呂偉良師徒二人只好陪着張太太，回到客廳裏來，等待警方人員進來調查。

張百靈夫婦住的地方雖則只有一個單位，但却有一千方尺的面積，飯廳和客廳之外，就是他們夫婦的浴室套房和工人房。

張太太已經年近四十，仍無所出，但夫婦却十分的恩愛。

這一個家無疑是太過寂寞了一點，所以日間張百靈到寫字樓上班辦公之後，張太太無聊起來，也只好跟朋友們打打麻雀，學學插花藝術，打發日子，晚上，夫婦二人，許多時就會到「飛鏢俱樂部」去。

在所有俱樂部之中，相信也只有「飛鏢俱樂部」最正派，裏面沒有賭博和艷舞，即使有人互相打賭，也是爲了競技。

不一會，夏維探長親自率領警方人員開抵現場。他驚奇地瞪住呂偉良，問道：「怎麼你老是走在我前面？」

呂偉良聳聳肩，苦笑道：「真湊巧，張太太兩夫婦也是我認識的，她在事發後打電話給我。」

張太太好像也在擔心探長有所誤會，於是含淚解釋一番。

其實，夏維探長只不過順口跟呂偉良開玩笑，他不是那麼狹窄的小氣種。因此，他在展開初步調查工作中，不停的問及呂偉良的意見。

呂偉良道：「雖然還沒有驗屍的報告，看情形十九是中暑身亡的。」

夏維也同意了這說法。

驗屍官奉召到場，初步的意見也是跟呂偉良的

那天晚上，呂偉良在「飛鏢俱樂部」裏和張百靈以弓箭較技。張氏的箭法向來準確，與呂偉良可稱半斤八兩，可是，在他接聽完一個電話之後，呂偉良發覺他面帶愁容，射術大失水準。

由於彼此並非深交，所以呂偉良當時沒有追問下去。

及至後來他們再在水部相遇，張百靈才對他洩露了一點心事。當時張百靈已帶着幾分酒意。他嘆氣問呂偉良：「假如有人存心要謀害你，你會怎麼樣？」

「報警！」呂偉良答道：「如果普通一個人被人恐嚇，他便會這樣做。」

「但是，如果你對警方說：有個不知名的人要殺死我！警方會說你患了神經病。」張百靈喝了一口酒，又問：「聽說你時常喜歡冒險，一定遭遇過給人恐嚇的滋味，是不？」

「是的，像我這種人，既不討好警方，也不討好歹徒，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死去。但是，我從來不會報警。」

「爲什麼？」
「因爲警方未必會相信我，即使相信了，亦不會派人日夜保護我，甚至他們有可能怪責我平日愛管閒事，惹禍上身總是難免的。」

「不過，像今日這社會，此時此地實在太須要這種人了。」

那一晚的談話並沒有結果。表面上看來，這是無關重要的閒聊，但呂偉良現在既然想起來，反而變成了最重要的一些回憶。

呂偉良把上面這些瑣事告訴了阿生。阿生也覺得，張百靈之死可能大有文章。

翌日，另一名死者何通，在吃過了早餐之後，

死於餐桌之旁。

何通是個商行小職員，每日上班之前必在家督早餐，包括一支晨早送到門前的鮮奶和一個牛油麵包。想不到當日的早餐竟是最後的一次。

何太太正在料理她的女兒咪咪上學。驀地聽到了「隆隆」一聲，才發覺他已倒地不起，當時何太太還以為她丈夫只是一時昏迷，直至發覺他雙眼反白，膚色漸漸變成瘀黑，這才慌忙報警！

可是，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她丈夫是中毒死去的。於是警方封鎖現場，把一切飲食和器皿都加以檢驗。

結果，警方發覺鮮奶滲進了山埃素。負責派送鮮奶的士多商店受牽連，連累那種牌子的鮮奶全部被沒收，送往化驗。

但是，名牌鮮奶一切都符合規格，並未滲進任何毒質。只是何通飲剩的半支鮮奶，已被證明滲進了劇毒。

後來警方偵探人員在鮮奶的薄錫封口之上，發現了一個十分細小的針孔，證明這與鮮奶公司和士多商店無關，只是鮮奶習慣性的放置在門外一角時，給人偷偷注進了毒液，故此那塊薄錫的封口上便留下了針孔。

前後不過十二小時，便發生了兩宗毒殺奇案，顯然轟動了這個敏感的都市。

何通的死因已經很快查出，但張百靈的死因還待醫官檢驗。

無論二名死者是否有關連，人們都會想到張百靈也有可能是食了有毒的食物而致死的。於是人心惶惶，所有食物店的生意都受打擊！市民們連喝一杯開水也小心翼翼，緊張情狀，前所未見。

衛生當局迅速抽驗食水，證明一切正常，於是

夏維想想，亦覺有理，於是派人去跟A電視台商量，把那一部有關奇花異草的獵奇片集借了回來。印證之下，證明這是南美洲的野生植物——殺人花。

殺人花須要大量的氧氣才可生存，尤其是到了晚間，吸進大量氧氣，放出的竟是大量的二氧化碳，這就是張百靈在睡眠中死亡的主因。

張太太承認那一束鮮花是她放置在床頭几上的。但是，事前她並不知道那就是殺人花。因為鮮花每天由街口一個花販供應，按月結賬。

張太太說道：「我喜歡鮮花，因為它可以美化我們的生活。過去我也一直把鮮花放置在睡房中，從來未出過事。但是，我承認從來未見過這種花，想不到它就是害死我丈夫的兇手！」

一位政府專家說道：「這顯然是由外地運來的，本地沒有這種植物。」

夏維說道：「讓我們去找找那位花販問一問。張太太，你當然認得他的，可不是嗎？」

「是的，我當然認得！」張太太憤慨地說道：「既然本地沒有這種花出產，他們分明存心要害。坦白說，當時我只以為這是罕見的奇花異草，花販有意要開闊我的眼界，因為我是他們的長期顧客。想不到，事情會弄到了這般田地。」

夏維帶著張太太等人，親自到貴族路口的一處路邊花店。店主知道是警察，反而弄得莫名其妙。夏維道明來意之後，要張太太開始認人，但是數名店伴之中，也找不出昨天送花到張宅去的人。

不過，張太太並未失望，她問那個老闆：「還有一個姓王的呢？」

「小王麼？」花店的老闆恍然道：「噢！對了，小王今天告假。」

透過了報紙和電台，進行一連串安定民心的宣傳工作。

呂偉良最關心的，還是張百靈的真正死因。

呂偉良想了整整一晚。他不想張太太含冤莫白，因此透過夏維探長，又獲准進入了兇案現場。陪伴着他的當然是他的徒弟阿生。

阿生也想了一整晚，仍想不出張百靈何故要自殺，因為在表面上看來，這不像是宗謀殺案。除非兇手是死者的妻子。但無論如何，呂偉良師徒二人是不會相信張太太就是兇手。

呂偉良在警方人員的監視下，面對那張睡床，想得出了神。

睡床上的屍體早已搬走了，其實，房間裏許多東西都已經給警方搬走，以供研究之用。

呂偉良注視着睡床旁邊的一個床頭几。他回頭問阿生道：「你還記得麼？這裏昨晚似乎有一束鮮花。」

「是的。」阿生很快就回答他，因為事隔不久，他還記得清楚。

「要是沒有人入過來，要是張太太不是存心殺害她的丈夫，那麼，問題極有可能出在那一束鮮花上面。」

「鮮花也會殺人麼？」

「通常一般植物日間吸收炭氣，即所謂二氧化碳，但到了晚上，植物便要吸收氧氣，而我們人類則不分晝夜都須要氧氣始可生存，呼出來的便是炭氣。所以，有常識的人，都不會把鮮花或植物，於晚間放置在睡房裏。」

「你的意思是：張太太存心要害麼？」

呂偉良沉吟道：「希望這是無心之失，更希望這只是我個人的假想。」

張太太回頭告訴夏維：「每天早上把鮮花送到舍下來的，就是小王。」

夏維探長向花店老闆討了小王的住址，派了二名警察按址去抓人。

花店老闆姓何，坊間習慣稱呼他「花王何」。

據說，他在貴族路口開設鮮花檔超過了十年的歷史。最初只是向郊區批發一些鮮花回來，在街邊設檔販賣，由於為人老實而又勤奮，終於獲得坊眾支持，讓他在那處路邊設下了固定攤檔，二三年之間，花王何在郊區自置了一個花園，種植各種鮮花。

又再過一年光景，花王何購下了現址的一間車房，作為永久性的花店，按日送各式時花給附近一帶的中上人家，按月收費。業務越來越發達。至今擁有汽車洋樓，單是店伴也有十個八個之多。此外，郊外的花園還養了十多名種植工人。

但是，花王何却極力否認由外地運花到本市出售。

夏維查過了他的賬冊，證明他沒有向外地購花，甚至那幾名店伴，也經過了分別問話之後，均否認見過「殺人花」那種植物。

派出去找店伴小王的二名警察，突然有一名走回來向夏維報告：小王在那間天台木屋中死去了。

這是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

各人趕到天台那間木屋去，發覺小王是個二十來歲的瘦削青年。他獨居在那丁方不足一丈的小木屋之內，除了一張木板床，就只有幾隻用作「椅椅」的萍菓箱。

一盞小油燈，一張烟包用的錫紙以及一支飲汽水用的吸管，一看就知道這是吸食海洛英的簡單吸毒用具。

「原來又是一個癮君子！」夏維探長嘆了一口

站在他們身旁的警察拍腿驚叫道：「對了，這是一項驚人的發現，怎麼你不早說？讓我立即打電話通知我們夏維探長。」

說着，那警察已跑出臥室去打電話。

阿生說道：「我給你提醒了一件事，看來你的假想極有可能變成事實。」

呂偉良怔了一怔，雖然沒有問出口來，目光中却充滿了疑問。

阿生解釋說道：「我喜歡看電視中的獵奇片集，記得我看過一部關於植物的電視片，提及南美洲有一種殺人花，它須要大量的氧氣才可以生存。師父，你以為那束鮮花中，會不會給人滲進了這種殺人花？」

「嗯！這倒難說了。」呂偉良若有所思，又問：「你還記得這片集是那一部電視台播映過嗎？」

「記得，那是A電視台的本地話配音片集。」這時候，剛才跑出去打電話的警察又進來了。

他說：「呂先生，夏探長請你到警局去一次。」

呂偉良反問道：「是不是有什麼新發現？」

「他在電話裏聽到了我的報告之後，說那束鮮花之中，的確有三朵從未見過的奇怪花朵，他說你一定有興趣，最好是請閣下師徒二人到警局裏去一次。」

呂偉良於是和阿生匆匆趕到警察部。

夏維探長說道：「其實，現場各物被帶走，只是例行手續，難得你給我們這麼有效的提供。」

呂偉良問道：「是不是有了發現？」

「三朵奇怪的鮮花，正由專家研究，這回算是給你師徒二人提醒了我。」夏維說道。

阿生插嘴道：「何不往A電視台把那片片子借回來，細看一回？」

氣說：「這種人最易被人收買！」

呂偉良也同意了夏維這見解，小王是給人收買，把「殺人花」送到張宅去的。

但是，這個人又怎麼會知道張太太有把鮮花擺到床頭去的習慣性？

張太太解釋道：「可能有一次小王送來的花枝太長，我當時曾經提醒他說，這束花是要來擺放在床頭上的，下次必須切短一些，免得又要我動手再把它逐枝截短。也許就是這樣，所以小王也知道鮮花是要來插在房間裏的，而我的客廳只有一些盆栽植物。」

「鐵樹俠盜」呂偉良不知怎的，却想到了張宅內已經辭工的女傭人的身上。

呂偉良問及那女工人的地址。

張太太說：「在一家職業介紹所裏，大概可以查出阿三的詳細地址。因為我也是由那家職業介紹所，把阿三請來的。」

呂偉良和阿生於是離開了現場，根據張太太的口供，去追尋那女工人阿三的下落。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為什麼你會懷疑到阿三的身上？」

「她離開張家的時候，似乎太過巧合。十二日辭工，十三日便發生了離奇命案。」呂偉良沉思着說。

「但是，張太太不是說過，她老早就提出辭工嗎？只是十二日那天，張太太才讓她離去罷了。」

「無論如何，我總覺得要見她，我想，她多少會對這件事有些幫助。」

汽車開到了一條繁盛的街道，阿生把車子往道旁停下來，那兒就是「大都會職業介紹所」的門口了。

呂偉良一邊打開車門，一邊說道：「我先上去，你停好車立刻就來。」

由於這是通衢大道，門前是不准停車的。

呂偉良登上二樓，推開那玻璃門，一名女職員由踵至頂的打量着呂偉良，問道：「你要找工作嗎？」

呂偉良苦笑道：「難道我這副樣子，也會有人請？」

「有的，一間大公司須要一位接綫生，殘廢人士將會被優先考慮。」

「真想不到，這世界上的人，倒還有一點同情心！」

那位戴着深近視眼鏡的小姐把一份表格遞了過來：「請你先填妥這份表格吧！」

呂偉良笑道：「小姐，我不是來找工作的，是來找人的。」

那女子把眼鏡推了一下，凝視着呂偉良問道：「你找誰？」

「一個叫阿三的女工人，曾在貴族路張宅服務過，可以告訴我，她住在什麼地方嗎？」

「對不起，除非你要請她，我們自會通知她去見你，否則的話，規矩上不能私自讓你知道她的住址。」

呂偉良這才想起會影響到他們的佣金問題，於是摸出一張鈔票，往她手板一塞，道：「我有急事，非立即見她不可，小姐，請行個方便吧！」

那女職員果然改變了態度，說道：「請你等等，我給你查查。」

前後不足五分鐘，那張五十元鈔票換來的，是一張寫上了女工人阿三居處的字條。

阿生登樓時，剛好遇上呂偉良落樓去，師徒二人

他永遠不必再上班了。

呂偉良問夏維探長：「我可以和張太太談幾句嗎？」

「當然可以。」夏維說道：「現在證明張太太是無辜的，害死張百靈的，另有其人。」

張太太先後見過三具屍體，都是她所熟悉的人，真的給嚇呆了。

呂偉良把張太太拉過一旁，問道：「請你冷靜一些想想，張先生有些甚麼仇人？」

「沒有，他一向不喜歡開罪別人的。」張太太答道：「你也相處過他了，他是個好好先生。」

「俗語說得好，曹操也有知心友，關公亦有對頭人，即使是好好先生，也難免會有仇家的。最近我發覺他有點心神不屬，到底他沒有對你說過一些甚麼？」

「沒有。」張太太堅持說，「我知道的，都已經一一告訴了警方。」

「除非你不希望兇手落網，否則，你沒有理由這樣回答我。」

張太太含淚凝視呂偉良：「呂先生，如果我不是相信閣下的為人，怎會首先打電話叫你來，然後才報警呢？」

「我也相信你不是謀殺親夫的兇手，所以才要追查到底。」呂偉良說道：「你再仔細想想，張先生有沒有約過某一位朋友，或者在你面前提及過某一位朋友的名字？」

張太太在凌亂的思潮起伏中，果然認真而冷靜地去思索了一番。

好一會兒，她才說道：「要是值得懷疑的話，就是那個電話，百靈聽了那個電話之後，的確有些忐忑不安，但當時我以為只是生意上的麻煩。我對

人想不到鈔票的魅力如此驚人，他們還打算必要時另用一種強硬的方式去查出阿三的地址，想不到却順利得令他們大感驚奇！

字條上寫下的，是一幢舊樓，師徒二人找上門去的時候，按了很久門鈴，仍然沒有人出來應門。

這時候，隣居有個婦人出來，她出奇地瞪住呂偉良問道：「先生，你找誰？」

「一個叫阿三的女工人，可是住在這兒的？」

「這一層樓經常沒有人住的，我看你可能找錯地方了。」

呂偉良一對地址，並沒有錯。

他等到那婦人離去後，悄然把門鎖弄開，與阿生閃了進去。

一幕可怖的情景，立刻出現在他們的眼前，那是一具女屍，橫臥地上，雙眼睜得大大的，舌頭也吐了出來，要是胆小一些的，也會嚇暈。

呂偉良道：「如果她就是阿三，這件事就會有線索可尋。」

室內沒有電話，所以呂偉良叫阿生下樓找電話通知警方。

這層舊樓之內，除了一個小客廳之外，前後有三間木板間格的房間，每間有一至兩張床。從室內的陳設和案頭上的照片，可以推測得到，這是一間由幾個女傭合租下來的舊樓。

不久，大批警方人員趕到現場。夏維探長也聞訊而至。

死者已被認出就是辭了工的張宅女工人阿三。

「這是第四宗命案。」夏維呆了似的說，「也是第四種不同的死法！」

呂偉良問道：「花店店伴小王是怎樣死去？」

「有人把一種可以氣化的劇毒，混進了海洛英，於他生意上的事情，向來不大理會的。」

「電話是甚麼時候打來的？」

「就是十二日那天早上，他接聽完那次電話之後，就上班去，連早餐也沒有吃。」張太太回憶着說道：「當時我還以為他趕時間回到辦公室去。」

「十二日？」呂偉良又問：「是不是女工人阿三辭工那一天？」

「對了。」

「第一個聽電話的人是誰？」

「是阿三。」

呂偉良沉吟道：「替他送上殺人命的小王，給人殺了，是怕小王給警察找到，要他認人，女工人阿三，為什麼也要被害？難道怕她認出那傢伙的聲音麼？」

呂偉良一想到「飛鏢俱樂部」裏也有人聽過這神秘人物的聲音，便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呂偉良作這種推測並非神經過敏，而是張百靈那一晚的動靜與言語間，無形中等於告訴呂偉良，那個電話必然是對他的生命有威脅的，所以才會令到他忐忑不安。

於是他和阿生迅速離開那幢舊樓，飛車趕往「飛鏢俱樂部」去！

但是，呂偉良來得太不合時了，那一晚曾經叫張百靈去接聽電話的侍應生，要晚上七點才上班，然後一直當班至凌晨三點。因為俱樂部要晚上才人擠，日間除非是假期，否則十分清淡。

呂偉良想起小王與阿三之死，便有點不寒而慄，因此他一定要俱樂部的主管從檔案中，查出那個侍應生劉慶的居處。

老主管不但知道呂偉良是「飛鏢俱樂部」中的老會員，同時也同情他的為人，所以很快就替他查

裏面，小王吸了便中毒身亡！」

是的，張百靈，小王，阿三和何通等四個人，在先後不出數小時內死去，每個人的死法不同，這只是偶然的巧合嗎？呂偉良心裏想：起碼除了何通之外，其他三個人似乎都有關連。

夏維又怔怔地問：「阿三為什麼給人勒死？」

「大概她可能知道太多。」呂偉良推測着說。

「如果四宗命案同是一個兇手，這傢伙也可以稱為殺人專家了。」

「事實上，這世界上是有職業兇手存在的，但想不到，這殺人風氣竟會吹襲本市。」

夏維感慨地說道：「那些大人先生們，怎麼每次開會只懂得提加稅，却沒有人提議一下禁止那些殘殺的影片呢？這一回，又够我和手足們忙透。」

殘殺影片和兇殘的電視片集，早為專家認定對社會風氣有極壞的影響，但是，由政府指派的幾位檢查官，都老得有些糊塗了。他們的利剪只懂得把那些裸露乳房的鏡頭剪去，却留回那些血淋淋的殘殺鏡頭給我們去「欣賞」！

隣居並未知道有人回來，也沒有人聽到阿三的掙扎與呼救聲！

那層舊樓已被證實是由阿三和一班女工人，合資租下來，作為她們假期休息之用的。阿三在張家辭了工，在未找到工作之前，也許她正準備留在這裏休息幾天。想不到竟死得如此可怖！要不是呂偉良追跡而至，也說不定要幾天之後才給人發現。

警官證明阿三死去不會超過二十四小時。

至於那個花店店伴小王，只是昨晚深夜至今晨一段時間內，中毒而死的。

根據花王何說，小王昨天就已經告定假，說今天有事不能上班，想不到這原來是一次最長的假期。

出了劉慶的地址來。

呂偉良和阿生根據這地址，趕到劉慶的家中去，劉太太說道：「他還在睡覺，你貴姓找他？」

呂偉良看看手表，下午三點多鐘了，怎麼他還未起床？心裏不免暗吃了一驚。尤其是當他想起張百靈也是在睡夢中不知不覺的死去，呂偉良便不由自主地焦急起來。他問劉太太：「你有沒有進去看過他？」

劉太太道：「沒有。」

這句話剛答了出口，劉太太用極之詫異的目光注視着呂偉良。那是由於她聽不透呂偉良的用意，更不知張百靈這宗離奇命案的始末。

呂偉良只擔心劉慶的安全，却没有理會到劉太太的反應。他說：「我以為你最好入去看看他。」

「先生，你到底是什麼人？」劉太太越來越覺得不對勁。

「我姓呂，呂偉良。不怕坦白對你說清楚，劉先生的性命可能有危險。」

「你說什麼？」

呂偉良忍不住就要衝進房間裏去。但是，劉太太把手一橫，說道：「先生，請你不要騷擾他，有話跟我說好了。他當夜班，每天這個時候，如果沒有特別事情的話，總得多睡一覺，否則晚上就沒有精神。」

呂偉良聽了她這番說話之後，忽然又覺得他自己未免太過神經過敏，怎麼會想不起當夜班的人要睡覺的？既然是凌晨三四點才下班，日間難免要多睡一會兒了。

想到這裏，呂偉良又悄然鬆了一口氣！

這間只有三百多尺的小單位，間格成一廳一房的形式。劉慶年紀大約在四十歲左右，他的妻子總

有三十五歲了，一對兒女這時已經上學去！

呂偉良想起了「殺人花」的厲害，忍不住又問：「你房間裏，有沒有插花？」

劉太太真的給他弄得莫名其妙，怎麼好端端的會問起插花這回事來？

呂偉良忽然覺得好笑，要是對方不知道「殺人花」的內幕，人家好容易會以為他患上了神經病。劉太太的疑慮越來越沉重，幸而就在這時候，房門開處，由裏面睜着惺忪睡眼走出來的，正是劉慶。

劉慶固然認得呂偉良與劉慶二人，也熱情地招呼他們在客廳裏坐下來。劉太太看見這情形，才沒有剛才那麼擔心。其實，真正放下心頭大石的，還是呂偉良。因為眼前的劉慶，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劉慶驚奇呂偉良與劉慶二人何故會找上門來，直至呂偉良把一連串不幸的事件告訴他，他才如夢初覺地吃驚起來。

呂偉良道：「請你回憶一下昨晚那個電話，要找張百靈先生的，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男人。」劉慶回憶着說，「聲音似乎帶點兒沙啞，本地話說得相當純正。」

「再想想清楚，有沒有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種聲音？」呂偉良又問。

「……」劉慶想了一會兒，搖搖頭。

呂偉良有些失望。

劉慶問道：「先生，你以為我會有危險嗎？」

「這倒難說了，坦白說句，要不是怕你有危險，我又何必找你？」

「那麼，我應該怎樣做？」

「你只要冷靜聽我說，大概不會有大問題的。首先你要機警一點，提高警惕，因為這個殺人兇警方談及？」

「沒有，但我希望你大事宣揚一下。」

「有什麼特別作用麼？」

「當然有。」呂偉良說，「所以你最好不要刊登我的照片和特徵，但說俱樂部那侍應生認得電話中的聲音帶點沙啞，這就夠了，江龍，如果我提到兇兒，保證向你提供第一手資料。」

江龍含笑伸出手來：「首先謝謝你！我一定會依照你的意思去做！」

呂偉良滿意地離開了。

他知道以民聲報的龐大銷路，只要雙方有默契，他的目的完全可以達到。

回到汽車裏，呂偉良利用無線電通話機跟阿生取得連絡。阿生叫呂偉良放心，他與劉慶寸步不離，甚至隣居的動靜他也非常留意！

民聲報晚刊出版了。由於江龍的合作，第一版的頭條新聞就是：

「怪客向本報提供，張百靈命案內幕！」

下面的小題則是：

「怪客指出疑兇曾致電死者，俱樂部一侍者認出沙啞聲。」

內容大致和呂偉良對江龍所講的一樣，只是沒有說出「怪客」就是呂偉良，也沒有指出「俱樂部」是那一間，更未提及「一侍者」的姓名。

呂偉良的用意是要兇手着急一下，兇手一定知道是那一間俱樂部的，如果他要繼續消滅證人，一定會明查暗訪，再度出現。

夏維探長正給這幾宗命案弄得團團而轉，偶然看見民聲報晚刊的頭條新聞，立即打電話找總編輯去。可是，編輯部的人早有默契，決定對這件事保密，以免破壞了呂偉良的計劃。

手十分厲害，他運用的殺人方式，可謂千奇百怪，五花八門。例如至今為止，就有四宗命案懷疑可能是他做的，一宗用南美洲「殺人花」佈上奇局，一宗在牛奶中下毒，一宗在海洛英中混入氯化毒物，另一宗則將一名女傭勒斃！單是這裏已經用四種不同的方式殺了四個八。」

「這麼說來，我的處境實在好險，不如我先躲起來吧！」劉慶越想越驚。

「不！你這樣豈不是等於告訴對方，昨晚那個電話是你接聽的？俱樂部有這許多侍應生，如果沒有人告訴對方，他不會知道是你。可能他已經知道了，正在揀機會下手。」

「那麼，讓我立刻報警！」

「不！你去見警方人員，更是無私顯見私，要是你要與警方接觸，還是讓我為你安排吧！」

「呂先生，我知道你一向行俠仗義，這件事，我拜託你了。」劉慶的聲音也顯得有些兒發抖。

呂偉良安慰他說：「你不用害怕成這樣子，由現在起，我會讓阿生留在你身邊，其他的事，讓我去佈置一下。我要追尋那傢伙的下落。」

劉慶聽呂偉良要把阿生留下來陪他，心裏才較為安定一些。當然，他是知道師徒二人來頭的，即使是阿生，也是身手不弱。

呂偉良跟阿生耳語一番，然後就離開了劉宅。

劉太太對師徒二人認識不深，如今看見阿生留在他們的家中，忍不住把丈夫拉入房間裏去問個明白。劉慶低聲對她說：「你放心好了，他們是一等好人，專替人解災救難的。這些事你還是少理吧！快些去泡茶，好好的招呼客人。」

劉太太心裏總是有點志忑不安，但聽丈夫這麼說，也是無可奈何。

呂偉良一直留在「飛鏢俱樂部」裏，暗中窺伺一切。

黃昏，六點半鐘左右，劉慶在阿生的暗中保護下，到俱樂部來上班。

老總管早知今晚可能有事發生，叫各人小心，只是沒有驚動警方。

劉慶這一晚被派在酒水部當班，阿生因此亦可以和他伴一邊進晚餐，一邊負起保護之責。

阿生低聲說道：「你猜，那個人會找到這裏來嗎？」

「看那傢伙的殺人手段，我懷疑他是個殺人狂。如果他也有看到民聲報晚刊，一定會跑到這兒來，追查那侍者是誰，以免給警方留下一條線索。」

呂偉良若無其事地進食，一邊答阿生。

阿生又說：「我們何不把劉慶的名字宣佈，讓他墮入陷阱。」

「不！那樣太危險了，這傢伙的殺人方式千奇百怪，只怕我們防不勝防。」

「噢！你瞧！那個帶着攝影機進來的，會不會是記者啊！」

呂偉良把視線移向入口處，果然是一個攝影記者，他正向侍者領班探問一些什麼。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你留下來保護劉慶，讓我過去看看。」

他拄杖走過去，只聽得那記者問：「張百靈先生可是這裏的常客？」

「是的。」領班照直答了。

「我在某晚報看到一則消息，知道張先生曾在這家俱樂部接聽一個恐嚇電話。你告訴我，當時誰首先接聽那個電話，我想訪問那位先生幾句。」

領班為難地說：「對不起，這對我們的伙伴有

且說「鐵樹俠盜」呂偉良離開劉家之後，獨自駕車往一家報社，找着他的朋友江龍。

江龍是民聲報的採訪主任，年紀跟呂偉良差不多，都是三十歲多一點。

民聲報是當地最暢銷的一份報紙，分早午晚三刊，有什麼特別新聞，還得出號外，所以江龍是個大忙人。但他極了解呂偉良為人，正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故此看見他跑到報社來，便招呼他在會客室裏坐下細談。

江龍吩咐小廝到茶水部去叫二杯咖啡，回頭便問呂偉良：「是不是又發生了什麼特別事情？」

「難道四宗不同手法的殺人案件還不够特別麼？」呂偉良說道：「我這次拜訪，是向你提供一項獨有消息，相信你一定會感興趣。」

「當然，獨有消息是每一間報社都爭取的。到底是什麼？」

「你身為一間大報社的採訪主任，當然知道昨今二天，發現的四宗命案是如何轟動了。如果我的估計不錯，起碼有三宗是同一個人做的。我的意思是說：張百靈，小王和阿三等三人，可能是同一名兇手幹的。」

「是的，阿三被人勒斃，聽說還是你最早發現的呢，我正想設法找你，事情到底是怎麼開始？」

呂偉良解釋道：「兇手作賊心虛，因為他曾致電恐嚇張百靈，女工阿三聽過他的聲音，其實，在電話裏聽過他聲音的，還有一個人，他就是『飛鏢俱樂部』裏的一名侍應生。因為我當晚曾與死者張百靈在一起，一名侍應生曾跑來叫張百靈先生去聽電話，我事後聽張百靈說，那個電話是對他有威脅的。」

江龍說道：「呂先生，這番說話，你有沒有向

生命危險，我們奉命保密的。」

那記者表現得無可奈何，但是，他的行動已經被人暗中注視，那包括了呂偉良和一名神秘人物，至於另外一個戴黑眼鏡的男子似乎並不為人注意。

那記者挽住攝影機，走向酒柜之前，要了一杯啤酒，在旋轉圓凳上坐了下來。

阿生覺得事情不妙，連吃剩的半碟飯也沒有心情再吃下去。悄悄走到呂偉良身旁，低聲說道：「那記者的身份可能有問題。」

呂偉良道：「不！那記者的身份可能是真的，你還是留心一下那二名不明來歷的大漢，這兩個人剛才十分留心那記者的行動，我要到那邊看看！」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射擊部。」

呂偉良舉步欲行，突然看見那二名神秘大漢也走向酒柜那邊。

阿生不禁吃驚地說：「他們要怎麼樣？」

二名神秘大漢分左右兩面，靠近那記者的時候，捧着一杯啤酒，只呷了一口的記者顯然也發覺了事情有點不妙，就待站起來。二名大漢其中一人沉聲問道：「小子，不要亂動，快把你的記者證件給我們看看！」

那記者一怔，反問道：「你們是誰？」

「警察！」另一個答道：「我懷疑你是冒牌記者。」

那記者橫睨他一眼，道：「坦白說句，我也在懷疑你是冒牌警察！」

二名警察分別掏出證件來，在記者面前展示一番，那記者這才摸出記者證來。然後他們才知道只是一場誤會。

原來那二名警察是看了晚報的消息之後，跑到



這兒來找尋破案綫索的。他們以爲這位記者就是那疑兇，冒充記者前來投石問路。

但是，冷眼旁觀的呂偉良師徒二人，在弄清楚了他們三個人的真正身份之後，反而覺得那二名警探愚不可及，他們提早暴露身份，可以說一些好處也沒有。不過，呂偉良却因此而鬆了一口氣！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走廊那邊突然傳來人聲哄動。

師徒二人立刻衝到射擊室那邊去！

幾個人湧入了二號射擊室，呂偉良知道一定是那兒出了事，立即排衆而上！

一名侍應生倒在地上，蜷縮成一團，正有人用藥油爲他急救！

呂偉良心感不妙，蹲了下去問道：「你怎麼樣了？」

侍應生叫阿德，他認得呂偉良，氣喘喘地答道：「快……快追那戴黑眼鏡的男子！」

阿生站在呂偉良的後面，他幾乎沒有等待阿德講完那句話，已經回轉身來，拔足飛奔，直衝出俱樂部門外面去！

原來他們師徒二人離開開水部跑到射擊室這邊的時候，阿生就瞥見一個人影竄出橫門去。他雖然不知道那人是否就是阿德所指的「戴黑眼鏡」的男子，但想起他行色匆匆，便不難想到其他方面。

呂偉良看見現場有人料理阿德，也緊隨阿生之衝了出去！

呂偉良和阿生四下裏張望，但見暮色四合，路燈照耀之下，除了他們二人之外，竟找不到半個人影。

阿生說道：「一分鐘之前，我才看見有人由這

而且勁力十足，呂偉良手中的鐵杖險些兒也給震落地上。

在這一剎那間，呂偉良已經開始領悟到對方並非一個平凡的人，起碼他不是一個瞎子，同時，身手實在也不弱。呂偉良立即回杖一點，人已飄飄數尺。

阿生心裏明白，眼中見到，看師父的動靜，也明白對方是個強對手，立即喝一聲，掄拳撲上！

那人回身一棒，阿生雙足一頓，凌空翻滾，那一邊，呂偉良拄杖又再衝上！

那人前後受敵，但仍然不慌不亂，一進一退俱表現出他是個受過訓練的高手！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的武功底子自問不弱，但是，眼前顯然佔不到任何優勢！

突然之間，只見那人狂喝一聲，瞎子棒有如旋風也似的上打下撩，來勢疾如閃電！阿生赤手空拳，不敢攖其鋒，但呂偉良可不同了，他有鐵杖在手，且已窺伺出那人的意圖，他無非想竄向停車場那邊！

只見呂偉良馬步一沉，鐵杖虛幌之際，義腿下擦，左臂疾伸，直扣向對方的肩膊，這一下子旋轉起伏之快，直是出乎那人意料之外，但聽得「啣」的一聲，呂偉良的指頭，已按着了那人近肩膊處的麻穴！

那人渾身一麻，差點兒連手中的鐵棒也掉在地上！

阿生趁勢急步衝上！正要展開來擊之際，兩度強光照射過來！一輛汽車已經開動馬達，急似雷電的，疾駛而至！

車子是由停車場那邊開出的，只是剛才各人未加留意，等到發覺時，車子已經衝近了。

兒跑了出來！」

呂偉良道：「快跟我到停車場那邊去看看！」

呂偉良口裏說着，脚步不停，鐵杖一撐，人已縱跳過去！

阿生堅躡其後，極之留意停車場那邊，但離遠望過去，却看不見什麼，甚至所有停在那邊的汽車，都已經完全靜止着，看來一個人也沒有。

就當呂偉良拄杖經過一枝路燈柱子附近時，他看見一條人影在那邊蠕蠕而動，他立即停下脚步，阿生也留意到了。

阿生忍不住脫口呼出：「就是他！他就是戴黑眼鏡的人！」

話猶未完，那個手持盲人專用的紅白相間士的，戴上黑眼鏡的人，已經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

看他走路時的情狀，他真像是個瞎子。師徒二人正感驚奇，那瞎子已經經過呂偉良的跟前。

呂偉良靈機一觸，突如其來的舉起鐵杖揮擊過去！

呂偉良這種舉動有如投石問路，假如對方真的是個瞎子，一定無動於中；否則，他一定閃避或者還擊！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人驀然停止前進，一側身，輕輕避過了呂偉良那一杖，反手一棒，攔腰掃來！

呂偉良早就算準想好了，如果輕輕揮杖試探，對方稍爲鎮靜的，都會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結果可能一些收穫也沒有。但是剛才那一杖打得既疾且勁，令到對方以爲真的受到了突襲，除非他真的是個瞎子，否則他一定會盡一切可能去閃避。

呂偉良看見對方來勢汹汹，立即橫杖擋格，「錘」的一聲！想不到那一根瞎子棒竟也是鐵製的，

呂偉良首先拄杖着地一點一擡，轉眼人已躍開了數尺以外，阿生不及閃避，剛躍起之際，車子已自他腳下急急衝過！

地心吸力令到阿生不能停留在半空中，「隆」的一聲，阿生竟摔在車頂上，但車子正在疾駛而過，因此他又滑住車尾部份翻滾下去！跌了重重的一交！

「刷」地一聲响！車子突然停住了！

車門打開，手持瞎子棒的人迅速奪進車廂之內，車門也未關好，車子已經絕塵而去！

阿生摸摸屁股，自地上站起來，呂偉良也拄杖由那邊走過來，他担心阿生不知跌成怎麼樣了。因為從他那個角度看過去，阿生好像給車子撞了一下似的。

阿生只是跌得有點痛，他嘆氣說：「早知是他，我們在酒水部就應該動手！」

是的，呂偉良也想起了，那戴黑眼鏡的男子，剛才曾經出現在「飛鏢俱樂部」的酒水部裏面，只是未曾引起他們的注意。

呂偉良在失望之餘，無意中發覺地上有些東西閃閃生光。

他以為那可能是一枚銀幣；拄杖過去，彎腰拾起，才發覺那是一枚徽章似的東西，藍色漆底，銀色的浮雕——那是一個死亡的符號。一個骷髏，加上一柄尖刀和一條繩子。

代表着死亡的符號；一般是一個骷髏頭以及二枝交叉擺放着的人骨；現在這枚徽章上出現的，兩根人骨變成尖刀與繩索。同樣是代表着死亡，但却包涵了謀殺的意義。

呂偉良把它反覆觀察，在路燈照耀下，只見背後有些機器戮印的字蹟，那是：「ZOOOOL」。



這顯然是一種徽章的編號，巧妙的是：「〇〇七」本來就是英國特務英雄占士邦的密碼編號。阿生也走過來細看，他們都認為這是剛才那人遺下的物件。

師徒二人返回「飛鏢俱樂部」之內，發覺在二號射擊室當值的侍者阿德，已經死了。

剛才曾在酒水部出現的二名警探和一名記者，這時也聞訊趕至！

阿德是被人以毒針射殺的。

目擊的人說，一個戴着黑眼鏡的人，咬著烟嘴由那兒經過，曾在「二號射擊室」門前稍作停留便告離去，就當那人剛離去時，阿德突然尖叫一聲，倒在地上打滾，然後蜷縮在一團。

當時人們以為他中風，又以為他抽筋，立刻以藥油為他進行急救，可是，阿德却不歇地叫：「戴黑眼鏡的人，快捉住他！」

可是，他身邊的人竟沒有一個敢追出去！直至到呂偉良師徒二人跑過來，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惜還是功虧一簣！

早一陣子已經有人報警。

現場上的二名警探禁止任何人離開俱樂部，但呂偉良明知他們這樣做是自費工夫的，因為那戴了黑眼鏡的兇手早已逃之夭夭。

阿德的青色逐漸變成瘀黑，那名攝影記者總算不枉此行，不停的爭取鏡頭。

呂偉良低聲嘆息道：「想不到阿德會變成了替死鬼！」

阿生聽不明白他的意思，反問道：「什麼替死鬼？」

呂偉良道：「那傢伙以為阿德就是當晚接聽過他的電話的人！」

那人客就是那個戴了黑眼鏡的男子，他記得那傢伙的聲音帶點兒沙啞，可惜今晚人太多，他也太忙了，竟忘記了及時通知我。」

呂偉良恍然道：「這麼說來，他就是打電話的人，當然也是一連串的命案的兇兒。」呂偉良又問：「他坐過那一張桌子？」

「牆角那一張。」

「你快叫那位同事通知夏維探長，讓警方及時印取指紋，希望有點幫助。」

劉慶果然依了呂偉良的吩咐去做。

呂偉良揀了一個卡位坐了下來，對阿生說道：「如果謀殺學院真的存在，兇手可能不止一個，你以為是嗎？」

阿生點頭道：「我也這樣想。剛才有人開車接應，便等於告訴我們，他們決不是獨行盜之類，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組織。」

「阿生，動動腦筋吧！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查出這間『謀殺學院』之所在？」

「我以為，首先要查出探長所講的那個被人勒索的富翁是誰？」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去訪問那個富翁，是不？」

「對了。」阿生說道：「聽探長的口氣，那富翁不會付錢給對方的，那麼，『謀殺學院』的殺手們，遲早會來找富翁算賬的。」

「是的。」呂偉良沉吟道：「但是，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查出那富翁是誰？」

師徒二人陷於苦苦沉思之中。

阿生忽然靈機一觸，說道：「怎麼不去找辛尼問問？他是探長的助手之一，一定知道吧？」

呂偉良也覺得有點道理，只是辛尼今晚並沒有

阿生恍然大悟，原來當晚呂偉良和張百靈在「飛鏢俱樂部」裏面競技時，就是在這一間「二號射擊室」，當時在此當值的侍應生，正是劉慶，那傢伙只道每晚在同一間射擊室當值的，都是同一個人，却想不到劉慶當晚已調到酒水部去！

劉慶也聞訊而至，他哀傷地對呂偉良道說：「阿德雖然暫時做了我的替死鬼，但看情形，他們仍不會放過我，因為他們遲早一定知道接電話的人是我。」

呂偉良也開始感到懊喪，他想不到來遲一步，等於間接害了一命。

不久之後，夏維探長親率大隊警探趕抵現場。呂偉良告訴他，兇兒已經逃走了，留在俱樂部裏面的人，並無可疑之處。

阿德已經證實死於那一枚鏢了劇毒的鋼針，根據現場的人說，那戴黑眼鏡的人，極有可能是利用那支烟嘴把鋼針發射出來的，因為當時那支烟嘴之上，並未附上了烟。

呂偉良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決定不把那一枚鏢上死亡記號的徽章交出。但是，他却希望知道警方的檔案，有沒有這種記錄。

因此他問道：「探長先生，據你所知，有沒有一個殺人組織，大胆到佩戴徽章的？」

夏維反問：「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

「剛才我們師徒二人在外面跟那個人搏鬥時，看見他胸前掛了一枚徽章。」

「那是怎麼樣的？」

「一個死亡的記號：一個骷髏骨的頭，加上一柄尖刀和一條繩索！」

「那是『謀殺學院』的標記！」夏維探長說道，「他們真的大胆到把這種徽章掛在胸前？」

陪伴探長到「飛鏢俱樂部」來查案，他可能正在忙於偵查其他幾宗命案也說不定！

忽然有個電話打到酒水部來找夏維探長。

一名便衣警探把夏維找來聽電話。呂偉良和阿生坐在卡位裏，非常之留心注視着他的神態！只見夏維探長的面孔越拉越長！

他支吾一會之後，終於把聽筒放回電話機去。然後吩咐一名助手留下來，在現場主持偵查工作，帶住三名手下，駕車匆匆離去！

呂偉良早知有事發生，立即也跟阿生駕車跟蹤着他們！

師徒二人本是唯一與兇手接觸的人，但他們已向警方人員作了必要的提供。警方的人早已有了默契，每次當他們師徒二人向他們提供時，只循例做了記錄，不一定要帶他們返回警局裏去。否則，他們師徒二人下次就可能不與警方合作。

但根據過去的記錄，凡是經呂偉良師徒二人插手的案件，絕不會成為懸案；如果套用警察局長的一句口頭禪，「破案的比率算是全世界最高」的！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夏維探長亦早已暗示他的手下，除非有特別指示，如無須要，切不可令呂偉良師徒二人反感。

且說夏維探長帶着幾名手下，匆匆趕到一處富人住宅區。

車子在一幢花園洋房門前稍停，然後待至大鐵門打開了，才把車子開入內！

呂偉良也把車子停在不遠的路邊，熄了車頭燈，說道：「記得這是什麼人的住宅麼？」

阿生想了想，說道：「好像是桂友田的住所，是嗎？」

「對了。」

「是的，那戴上了黑眼鏡的人，就是掛了這一枚奇怪的徽章。」

「我沒有見過這種徽章，但是，同一圖案的印鑒，曾經出現過在一封勒索函件的信末；死亡圖案底下是四個宋體字：謀殺學院。」

「勒索函件是寄到什麼地方去的？」

「寄到一名富商的家中，他向我們投訴，我們警方把它當作勒索案處理。」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最近的事。」夏維說道：「我們已經派人去保護那位富商。」

「可以告訴我，那位富商是誰嗎？」

「對不起，為安全計，我們必須保密。要不是你問起那徽章的事，我也不會告訴你。」

「看來警方的保密工作做得可真不錯，怪不得連報章也沒有發表。」呂偉良苦笑着又問：「那麼，勒索函件的內容，可以透露一點麼？」

「那是十分滑稽的事。信中宣稱：謀殺學院成立周年紀念，正準備擴充校舍，所以展開募捐運動；知道某君一向慈善為懷，故此希望解囊捐輸……等等，你想想看，這是不是十分荒唐的事？」

「然則，你以為警方的保護，十分周全……是不？」

「當然，我們派出的警探，寸步不離，相信不會有意外的。」

夏維說完，又忙於指揮各人展開連串的偵查工作。

呂偉良回到酒水部，劉慶偷偷告訴他：「我們錯過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為什麼？」

「這裏有個同事曾經把一杯酒捧給一個客人，

「探長為什麼跑到這裏來？」

「大概那個電話是這裏打去的，否則，他為什麼聽完那個電話之後，匆匆跑到這裏來？」

阿生也覺得有道理，他說：「桂友田不是跟你認識的嗎？為什麼我們不進去看看？」

「是的，我也正在這樣想。」呂偉良說着，已推開了車門。

於是，他們師徒二人併肩走了過去。

走到桂宅門前，立即被二名便衣警探攔駕。其中一名認出呂偉良，他問道：「呂先生，你的消息真靈通，可惜我們不能讓你入內！」

「為什麼？」呂偉良問。

「裏面出了命案。」

「命案。」呂偉良心裏一凜，又問：「死者是誰？」

「桂友田。」

「……」呂偉良這一回張大了嘴巴，好一會才吐出兩個字來：「是……他……？」

呂偉良想起了，接到「謀殺學院」募捐信件的，必定就是桂友田。夏維探長既然已經派人保護，怎麼還會出了事？

他呆了一陣，正要開口再問那名探員一些什麼，看見辛尼正由內面走出來。

辛尼神色頗喪，也許是一連串的命案，把這位年青的偵探壓得透不過氣來了。

呂偉良招呼過辛尼之後，問道：「他真的死了麼？」

辛尼固然明白他所說的「他」，是指桂友田。辛尼走到鐵欄之前，說道：「我們的人上當了。本來派了二名探員負起了保護之責，想不到對方詭計多端！竟然有辦法殺死桂友田，這一回，我們

警探的面子，真不知放那裏才好！」
鐵欄仍然關上，鐵欄柵把呂偉良師徒二人和警探們分開。

辛尼又說：「今天一整天桂先生未出過門口，一直由我們派來的警探保護住。這裏的男女工人出入，也受到另一名警探搜身和監視，這應該萬無一失的——豈料桂友田悶在家中，只有看看電視，等到電視機也壞了，就不能不召保養工程公司的人前來修理。等到那二名修理人員走後，大約十分鐘左右，電視機就發生爆炸，結果桂先生首當其衝，當堂被炸死！」

「你們果然中計了。」呂偉良說，「謀殺學院的人一定是偽冒修理人員。」

「是的，我也這樣想。雖然警探搜過了修理人員所攜帶的一切配件及工具，問題却在於警探不是專家，並不了解每一件電視機零件的作用。」辛尼說道：「桂家這裏的電視機是加進一條有線廣播的，對方可能在這方面下手腳。」

大致情形呂偉良也可以想像得到了，他只問辛尼有沒有提到可疑人物。

辛尼搖頭道：「我在警局裏接到消息，立即趕來，然後再找夏維探長，現在我們已派人去找電視機保養商，但看來亦無濟於事。」

是的，這些佈局呂偉良師徒二人也曾施用過其中一部份。

暗算桂友田的人，預先把電視街綫截斷，讓桂家的電視機受到干擾，以為電視機真的壞了，便通知保養商，但事前他們已經接駁了桂家的電話綫，所以派來的所謂「電視機修理員」，自然也是偽冒的了。

至於引致電視機發生爆炸，這是更易想像得到為數目不在少。

「謀殺學院」之內，一班殺手在苦練，那包括了實彈射擊，以及持刀搏殺！

但是，主持人認為用刀槍進行謀殺，是第九流的殺人藝術；刀槍只可以用作自衛。

因此，在課室裏，一位被眾人稱為「謀殺博士」的男子，才是最高明的謀殺專家。

他時時對他的學生說：「最佳的殺人藝術，是不留任何痕跡的。換句話說，事成之後，不要讓警方有線索可尋。院長要我教你們一流的殺人藝術，我也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成為謀殺博士。」

沒有人見過那位「謀殺學院」的院長，只是每次他的訓話，都透過了擴音器，傳到了課室中來。荒島上這個山洞是一處天然的射擊場，由於山壁的構造，以及泥土的隔音特質，槍聲竟不致外傳。這就是被人選中這裏做「謀殺學院」院址的原因之一。

院長已經正式宣佈，「謀殺博士」就是該院的教務長。當院長不在時，他有權代行一切職務。

幾名殺手把鈔票送到時，也是經「博士」一手收存起來的。

「謀殺學院」內除了院長之外，就是「謀殺博士」和幾名「教授」。他們就是學院中的所謂領導階層，以下便是學生。

學生全是歹徒，要不是被警方通緝的，便是被逮解出境的。

沒有人知道他們何故要訓練這許多殺手。至今為止，他們已經收容了超過三十名年青的歹徒，準備把他們一一訓練成為第一流的謀殺專家。

教授之中，包括了電器專家，馬戲班藝員以及射擊能手等等。

的事。他們在修理電視機時，可以將管狀炸藥放進去，利用遙控方法，或者接駁街綫都可以。甚至加上計時爆炸器，他們也同樣可以達到殺人的目的！

事後警方專家趕到現場，經過一番檢驗，證明一枚新型的計時炸彈，曾被放置在電視機一角。可惜的是：派來保護桂友田的二名警探，對於那箱載滿的電視機零件，並未澈底加以檢查。

夏維探長氣得幾乎昏了過去！這是歹徒向警方示威，證明警方並未能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於是，這件事又給次日的早報提供了更多的資料。

有些報紙甚至大字標題，向警方提出質問：「謀殺案要何時才可停止？」

更有一張報紙問：「一天之內，發生幾宗命案，警方如何安定民心？」

其實，平心靜氣地說：「警方的責任雖然是維持治安，他們只是執法者。社會殺氣正盛，這應該根究一下是誰造成的？」

殘殺影片，再加上法例對未成年歹徒的寬容，這是市面上兇殺案日益增多的原因。要怪只能怪那一班有權張開嘴巴說話的人，以及那些瞎了眼睛的製片家。

不過，眼前一連串的有計劃謀殺案，却令到一般人發生錯覺，以為這是一般兇殺案。所以報紙才會提出質問。

桂友田之死，使到一班富人對警方的保護力量發生了疑問。

桂友田在二名警探寸步不離的保護下，仍會被殺，一班曾經接到了「謀殺學院」募捐函件的有錢人家，在觀望階段中紛紛改變態度，照數捐出了巨款。

這是十分可怕的事。警方無法知道有多少人收

射擊場是位於一處山谷之內，四面泥牆是天然耕成的，每一幅都高達數丈，同時向內造成了彎角。從高處望下，有如一棵椰菜花。

由於泥土有天然的隔音設備，所以槍聲都不致傳了出去。事實上，荒島之上，也沒有人居住。

「博士，我想告假！」一名教授槍法的突然走進教務長的辦公室。

「博士」瞪了他一眼說道：「有什麼事嗎？」

「我母親病了，想回去看看她。」

「什麼時候回來？」

「最多一兩天。」

「這裏的規矩，你是知道的。」博士說，「如果違反了，誰也保不了你。」

「博士，我當然明白！」

「好吧！」博士拉開抽屜，取出了一疊文件，

「我給你兩天假期吧！後天晚上，你必須回到這裏來。」

「是的，博士。」

那位射擊教授說完，就在文件上簽了字。

他剛剛離去，又有人匆匆而入。這是派出去的一名殺手，他向博士報告說：「七號遺失了一枚徽章。」

「怎麼搞的？」博士問道：「你們難道不知道徽章的重要性麼？」

「我當然知道，他現在就因為沒有徽章，而給守衛留難。」

博士扭開了傳話機，說道：「入口處的守衛聽着，讓七號殺手入來，我有話要問他！」

傳話機關上之後，博士又對剛才入來的一名殺手說道：「十五號，你不是與七號一齊去執行任務嗎？」

到過這一類勸捐的信件。但是，毫無疑問，「謀殺學院」多一分經費，便多一分力量。到頭來，社會的治安便更成問題了。

呂偉良和阿生離開了桂家門前之後，回到他的汽車裏，竟沒有把車子開動。

他默在那兒想：如何可以查出「謀殺學院」之所在？

他終於想到一個辦法，就是找到一個被「謀殺學院」變相勒索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設法和「謀殺學院」的人接觸。

但是，在他的朋友中，還有誰接過這一類「募捐信件」？呂偉良就無法可以想像得到。

謀殺學院 門禁森嚴

這是一個荒島。一艘魚船把數名男子載到岸邊去。看來這是無關重要的事。因為附近海面上，經常有許多出海捕魚的漁船，都利用了這一個荒島取得食水供應，以及避風浪之用。

那幾個男子形色匆匆，走進了一個山洞裏去。他們當然不是漁民，也不是來取食水的。而是要把一大袋的鈔票，運回山洞內的基地裏。

對了，山洞之內，就是「謀殺學院」之所在。

山洞裏面，一切設備仍然十分簡陋，所以主持入須要大量的金錢，加以擴充。他們就不能不想辦法。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伸手到有钱人的口袋裏去！

結果，在戲劇化的勸捐運動中，竟然有人以為他們在開玩笑，直到一連串的命案發生之後，他們的鈔票才滾滾而來。

這是初步的成功，但他們已經十分滿意了，因

「是的，博士。」十五號殺手說，「但是，在一場打鬥中，不知怎的，竟把徽章失了。」

「徽章是給你們扣在內衣袋的，怎麼會輕易遺失？」博士含怒地拍案道：「他媽的！早知如此，我就不會派他出去！身為正式殺手，做事一分也不能差錯。」

不一會，有人拍門，博士叫他們入來。

門開處，只見二名守衛，押住一個戴上了黑眼鏡的大漢入來。

博士問道：「七號，你知道這裏的規矩嗎？」

「博士，我不是故意的，事情有點偶然，要是我走遲半步，就可能落入警方手中，那時更加不得了。」七號殺手說。

「但是，那枚徽章一落入警方手中，我們也有問題。」

「我知道那人不是警方的人。」

「那麼，你跟誰打鬥？」

「一個跛子！持拐杖的。」

博士皺着眉頭沉思片刻，反問道：「是不是鐵拐杖？」

「對了。我假扮瞎子，以為可以過骨，差一點兒給他一杖打死！」

「我們的對手又多了一個。」

七號殺手道：「他是誰？博士。」

「他是誰？他就是鐵拐杖俠盜！」博士說道：「我們不怕警方，却不能不防範這個跛子！」

七號殺手猶有餘悸地說：「是的，他的確是個了不起的跛子，要不是十五號及時接應，我可能栽在他的手裏。」

「徽章極有可能在他手中。」博士沉吟道：「七號，你只有一個機會，就是從他的手中取回那一

枚關係重大的徽章。否則，事情傳到院長那裏去，誰也保不了你！」

「博士，給我一個機會吧！三天之內，我一定有辦法找回那枚徽章。」

「不！三天太多了，院長會追究的。你只有二十四小時。」博士又說：「你是受過正式訓練的殺手，不可能失敗的。」

七號殺手無可奈何地，退了回去。

是的，他是受過正式訓練的殺手，自然更明白這裏的規矩，如果院長要殺他，誰也保不了！而遺失徽章，正是一項十分嚴重的事！

博士當住各人面前，以通話機向院長報告。

院長是永不露面的。「謀殺學院」裏面的師生們，都相信只有博士一個人見過院長。

沒有人去追究「謀殺博士」姓什名誰，人們就是習慣了叫他「博士」，即如叫院長和教授一樣。

院長只有一個，教授則有數人之多，教授電器常識的被稱為「A教授」，剛告假返家的，則是教授射擊的「B教授」，此外還有C，D，E等三個教授，分別教授各種專門技能。

而博士就好像是全材，任何一位教授告假，都由這位「教務長」代替授課。

沒有人曉得他們的最後目的是什麼。被招到這裏來的歹徒，反正有得吃有得住，他們也懶得去理會幕後人的計劃如何！

這班過去曾經犯案的歹徒，只知道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要爭取畢業。因為經過各式考試及格之後，他們就會成為正式殺手，以後就會像「七號」和「十五號」等人一樣，被派到外面去進行他們的殺人工作。

雖然到外面去工作，要直接受到「謀殺學院

」的指揮，但總會較為自由了。

因此之故，這班平時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仍在拚命的苦練各種殺人技藝。

呂偉良從來未聽過「謀殺學院」這個名堂，更不知誰是「謀殺博士」，但是，博士似乎也是個老江湖，他竟知道了呂偉良的來頭。所以當「七號殺手」一說出他的外形和特徵，博士就知道他是誰。

七號殺手以時間無多，匆匆乘坐漁船離開那荒島，進入市區裏去。

那荒島附近的漁船，絕大部份是受到「謀殺學院」所控制的，即使有小部份不是屬於他的，也三緘其口，不敢過問此中奧秘。

由於有著這許多漁船拱衛着該島，所以一切伙食及運輸，就不致發生問題。至於外人，更休想跑到這島上來，即使是擁有遊艇的遊客，也往往給漁船上的人，以謊言嚇退！

因此，「謀殺學院」可謂門禁森嚴，起碼至今為止，仍未有外人知道它的存在。

且說七號殺手登岸之後，首先打了一個電話給呂偉良的家裏去。那邊沒有人接聽，七號殺手還擔心撥錯了號碼，於是又再打一次。

呂偉良家中還是沒有人接聽電話。

七號殺手這才召來一輛街車，匆匆趕到翠紅路去。他在街口下了車，然後徒步經過呂宅門前，他看見一條大狼狗虎踞門首，於是又繞到屋後去。

屋後的圍牆只有一丈多高，像七號殺手這一副身手，要偷入屋內，當然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因此，他左右張望一遍之後，四顧無人，就待攀牆而入。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靈犬「多利」突然由橫

你。」

「這種找人方式，相信也只有你們才做得到，為什麼不走正門？」

「……………」七號殺手被問得啞口無言。

呂偉良背轉身去，七號殺手突然伸手到口袋中去，取出了一枝煙嘴來！

阿生正在專心料理「多利」的傷勢，想不到七號殺手會有此一着，當他發覺呂偉良背向着七號殺手之時，同時也發覺了七號殺手的手中，多了一些物件。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他早已在俱樂部裏獲悉，這枝煙嘴是可以發射一種銀毒鋼針的！

阿生嚇得張大了嘴巴，想對他的師父發出警告的！

就在這眨眼間，但見白光一閃，一根拐杖已經疾如閃電的，回頭揮擊！七號殺手「啣」地一聲慘叫，那枝煙嘴已經脫手跌出！

阿生捏了一把汗，他事前絕不會想到呂偉良由窗子的玻璃反映中，窺見了一切，現在驚魂甫定，阿生却是怒不可抑！

他直撲至七號殺手面前，抓住他的衣襟，直挺挺的把他抽起！

七號殺手抖聲喊冤道：「你們幹什麼？我不過想抽枝香煙罷了！」

「他媽的！」阿生用力一摔，「隆」的一聲，就把七號殺手摔向沙發那邊！

但是，阿生並沒有讓七號殺手有喘息的機會，一個箭步躍前，左手抓住他的衣襟，右拳就要朝準了對方的鼻端擊去！

呂偉良及時喝喝：「阿生，慢動手！」

阿生呆一呆，那重重的一拳雖然沒有揮擊出去

巷裏飛竄過來，狂叫一聲，直撲而至！

七號殺手完全想不到有此一着，一時之間，幾乎弄到手足無措！

不過，他到底是個受過訓練的殺手，在這一剎那之間，他雖然被「多利」咬了一口，頭腦却保持冷靜。他迅速將外衣脫下，單向「多利」的頭部，隨即由小腿上的褲襠拔出小刀來！

「多利」因為視線受阻，前腿一陣灼熱，立即痛得直叫起來。

但是，由於這一番極力掙扎，單住牠頭部的一件外衣已經掉在地上！

七號殺手第二刀還未刺到，「多利」已經咬着他的手腕！七號殺手實在想不到這頭大狼狗的身手如此敏捷，痛得他淚水直冒！

刀子「鏗」的一聲墮在地上！「多利」前爪高舉，那百多磅的軀體，已將七號殺手推倒地上，眼看「多利」就要張牙舞爪直噬向他的咽喉之間。七號殺手嚇得差點兒就昏了過去！

在這一剎那間，七號殺手在痛楚與絕望之中，竟然無所施其技。

他後悔自己過份看輕了這頭狼狗，否則，他大可以用銀毒的鋼針，先行將牠射殺，那就省事得多了。可是現在他眼看就要死於爪牙之下。

七號殺手在天旋地轉之中，只有閉目待斃！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驀地有人高聲一喝：「多利！不要傷害他！」

七號殺手有如從夢中驚醒。

「多利」雖然沒有噬咬下去，却是張牙舞爪，虎視眈眈！

驀地喝了一聲的，並非別人，正是「多利」的主人呂偉良！

但「劈！拍！」兩掌，却擱向了七號殺手的左右兩頰！十隻指痕却清清楚楚的，印在面上。

呂偉良一向不准阿生說「他媽的」之類的粗言俗語，但阿生往往在極度生氣的時候，不由自主地說了。

呂偉良拄杖走過去，彎腰拾起那支煙嘴。然後又走到七號殺手的面前。說道：「現在你還想抽一支香煙嗎？老兄。」

說時，就把那支煙嘴遞了過去，但當煙嘴遞到七號殺手面前的剎那間，呂偉良突然掉轉來，把插香煙的那一邊，對準了七號殺手，登時嚇得他面色也為之大變。

原來這支特製的煙嘴果然是一支可以發射毒針的鐵管。供嘴唇咬着的部份，有一個小機關，那小按鍵一經壓迫。毒針就會由另一端飛彈而出！現在呂偉良的手指正是按在那小按鍵之上，也難怪七號殺手嚇得面無人色了。

呂偉良笑道：「怎麼啦？你不是說，想抽支香煙嗎？哈哈……」

阿生把手一推，「哼」一聲說：「你竟敢把我們當作傻瓜？」

七號殺手再次被阿生推倒在沙發上，抖聲說道：「兩位饒了我吧！千萬不要讓我死去！」

呂偉良故意說道：「怎麼？煙嘴難道也可以殺人麼？我從未聽過！」

七號殺手道：「你……你千萬別用力按那部份！否則，毒針就會把我殺死！」

「毒針？」呂偉良笑道：「原來阿德是你害死的，你總算不打自招了。」

阿生喝喝：「站直身子！」

七號殺手不敢不從，依言站了起來。

「那徽章對我們非常重要，沒有那枚徽章，我們就無法進入謀殺學院，所以我才冒險到這裏來找

「不！絕對不是這麼一回事！」七號殺手說，「我只想討回那一枚徽章。」

「謀殺學院的七號徽章，是不？」

「對了，希望閣下尚未交到警方的手裏。」七號殺手說，「如果交到警方的手裏，我就完了。」

呂偉良不明地問：「為什麼？」

「那徽章對我們非常重要，沒有那枚徽章，我們就無法進入謀殺學院，所以我才冒險到這裏來找

「不！絕對不是這麼一回事！」七號殺手說，「我只想討回那一枚徽章。」

「謀殺學院的七號徽章，是不？」

「對了，希望閣下尚未交到警方的手裏。」七號殺手說，「如果交到警方的手裏，我就完了。」

呂偉良不明地問：「為什麼？」

「那徽章對我們非常重要，沒有那枚徽章，我們就無法進入謀殺學院，所以我才冒險到這裏來找

阿生迅速在他身上搜了一遍，搜出一支可以伸縮的賭子棒，紅白相間的鮮艷色澤，正是那一晚用以對付師徒二人的一根。

呂偉良又說：「現在你有兩條路可以選擇，第一，跟我合作，第二，我把你交給警方。」

「不！千萬不要把我交給警方。」七號殺手連忙說道：「我寧願與你合作。」

阿生插嘴道：「師父，別相信他的鬼話。我看還是把他交給警方好。」

「何必呢？我是個有案底的人。」七號殺手說道：「如果我落在警方的手中，他們一定會派人殺死我！」

呂偉良問道：「你說的他們，是指誰？」

「就是『謀殺學院』的人。」七號殺手說道，「因為博士限令我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必須奪回那枚徽章，然後回去報到，我超過了此時限，就實死無疑！」

「博士？」呂偉良又怔了一怔，問道：「什麼博士？」

「謀殺博士！」七號殺手說，「他是我們謀殺學院中的教務長，僅處於院長之下，正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我們差不多都受到他的指揮。」

「博士這街頭我聽得多了，但謀殺博士這奇怪的街頭，却是頭一次聽到。」呂偉良又問：「誰是你們謀殺學院的院長？」

「我也不知道！」七號殺手說道。

但阿生以為他說謊，衝過去又要動起手來。

呂偉良喝住他：「阿生，別魯莽。」

七號殺手說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據我所知，學院中人，除了博士之外，誰也未見過院長的。」

「你們去送死！但是，在這種情形底下，我想，我也不能返回『謀殺學院』去了。」

「為什麼？」

「博士為人精明，我擔心他會知道我一再失手的。」

梁炳話猶未完，阿生忽然由窗那邊回過頭來，說道：「也許你猜對了，起碼你的同伴知道你落入我們的手中。」

呂偉良看見阿生倚在窗緣後面，心裏頭已經猜到了。他問阿生道：「是不是外面有人跟踪監視？」

「是的！」阿生眼睛外望，嘴裏說道：「對面那一輛車子裏，有個可疑人物，他在監視着我們這裏！」

呂偉良示意梁炳道：「小心一點！過去窺視一下，看看是不是你的同伴吧！」

梁炳依了呂偉良的說話去做，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了窗緣的另一邊，只瞥了一眼，就回過頭來說道：「那是二十三號殺手。」

「那是二十三號殺手？」呂偉良又問：「他叫什麼名字？」

「我怎麼知道？」梁炳答道：「我們學院之內，沒有人叫名字的，習慣了稱號，未正式成為殺手之前，只叫編號，成為殺手之後，便加上殺手二字。」

外面那個躲在車中的男子，就是我的同伴二十三號殺手。」

「他與你一起來的嗎？」

「不！大概是奉了博士之命，前來監視的。」

梁炳顯得極度不安地說，「我早知會有此一着的，如果我回去，一定會被殺害！」

呂偉良這間屋子裏面的地台，比起外面的街道

「那麼，謀殺博士的真姓名又是什麼？」呂偉良又問道。

七號殺手答道：「天曉得！我們只知道叫他做博士，據說，他在外國一間職業兇手訓練學院，考獲了最高的博士榮銜。」

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呂偉良道：「算我見識淺，殺人而有博士這榮銜，也真的是千古奇聞。」

「呂先生，你不會明白的，除非你到過我們謀殺學院裏參觀過。否則，你不會相信博士的殺人知識是多麼的豐富。」七號殺手道。

呂偉良道：「我不怕坦白說，我正想跟你去參觀一下，見識見識。」

七號殺手道：「但是，那是十分危險的事。而且，我根本亦無法帶你去參觀。」

「你一定有辦法的。」呂偉良說道：「這是你唯一的機會。因為據我所知，你已經殺了四至五條人命，即使殺了你，也不見得冤枉！」

七號殺手忙辯道：「你完全誤會了，我實際上只殺過一個人，他就是飛鏢俱樂部侍應人阿德，這名字還是事後我才在報紙上讀到的。」

「那麼，其他幾個呢？又是誰動手殺死他們的？」呂偉良又問。

七號殺手道：「當然都是我的同伴們，但決不會是我，我只是奉了博士之命，去殺害俱樂部中那個在二號射擊室值班的侍者，因為他曾經接聽過我打去俱樂部找張百靈的電話。不過，這只是一種藉口而已，博士的目的，是要多殺幾個人，顯顯我們的殘暴手段，讓那些接到我們『謀殺學院』募捐函件的人，乖乖的捐出巨款來，以便擴充學院一切設備的！」

高出了數尺，所以門前有石階，也正因為這樣，在窗口俯視出窗外，街上的人亦未必會發覺！

阿生回過頭來問道：「師父，要不要我去對付那個傢伙？」

呂偉良署為沉思一下，咬咬嘴唇道：「不！還是讓我自已動手吧！」

然後，他拄杖走近了窗前，但只瞥了一眼，就往後退却。他示意阿生小心監視住梁炳，才拄杖急縱到後園裏面去！

阿生會意，他警告梁炳道：「你別用詭計，我的殺人方式比起你的博士，不相伯仲。」

梁炳道：「放心吧！只要你們不將我交給警方，我決心幫你們到底！」

話雖如此，阿生仍然不敢輕率，對梁炳虎視眈眈。

且說「鐵拐俠盜」呂偉良拄杖走到了後園之後，反身彈跳，側身飛過了後園那一幅圍牆！原來他那半截義腿，裝上了極富伸縮性的彈簧，再加上呂偉良本身的武功修養，丈多高的圍牆，一躍而過，也就變成了輕而易舉的事了。

呂偉良繞過橫巷，在巷口處伺伏！

這時候，阿生在屋內為了分散「二十三號殺手」的注意力，故意迫令梁炳在窗前出現，以利便呂偉良在外面的行動。

梁炳擔心「二十三號」奉了謀殺博士之命，追蹤到這裏來殺死他，所以，誠惶誠恐的在窗前走着！

果然，外面汽車中的二十三號殺手，前瞻後望之下，發覺這裏沒有人注意他，便拔出一支滅聲手槍來，在車窗內瞄準，就待開槍射擊！

豈料他還未及開槍，人已頹然倒在汽車的駕駛座上。

呂偉良道：「果然是兇殘惡極的謀殺博士，他把殺人作為一種消遣呢！」回頭他又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七號殺手為難地說，「我是被博士編為第七號殺手！」

呂偉良瞪住他，又問：「我是要知道你的真姓名！你難道習慣了在警局中招供嗎？」

「不！不！」七號殺手急忙說道：「我當然可以告訴你。但是，你真的可以保證我不至落入警方的手中麼？」

呂偉良道：「那就要看看你的合作情形了。」

七號殺手嘆氣道：「我本來姓梁，名炳，由於眼睛有畏光毛病，所以有人叫我盲炳！」

「原來你戴上了黑眼鏡，並不單止是為了掩飾你的真面目。」呂偉良又說：「好了，現在請你為我設計一下，用什麼方法可以混入去你們那一間謀殺學院？」

梁炳說道：「呂先生，你真的要混入去？」

「是的！」

梁炳道：「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冒上這麼大的危險。」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博士認識你。」

呂偉良驚奇地瞪住梁炳，反問道：「你怎麼知道他認識我？」

「因為我只說出閣下的外形，他已經耳熟能詳的說出你的大名，以及『鐵拐俠盜』這稱號。由此可見，他的確認識二位！」

呂偉良呆了呆，道：「這傢伙果然是神通廣大！」

梁炳又說：「本來我可以把這番說話隱瞞起來

座上。那是由於呂偉良鐵杖中的「麻醉銀針」搶先射中了他的頸項！

呂偉良眼看已經得手，吹一聲口哨，通知阿生出來，把二十三號殺手扶入屋子裏去。

這是差不多剛好入黑的時候，街道上鬼影也沒有一個。

凡被呂偉良鐵杖中銀針射中的八，最快也要十分鐘之後才可以甦醒過來。但是，呂偉良却没有耐性去等了。他為二十三號殺手注射了一支解除麻醉的針藥，讓他提早醒來。

「七號殺手」梁炳一直在「多利」的虎視眈眈之中被監視着。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多利」不知怎的，突然狂吠一聲，發足就要飛奔出門外！

阿生當時還以為是梁炳有所反抗，但回頭看看，梁炳始終呆坐沙發上，動也不敢動一下。他這才明白門外可能有八來了。

阿生剛打開門，夏維探長已經率領數名警探，一湧而入！

梁炳在驚愕中站了起來，立即被一名警探持槍撲至跟前，迅速為他加上了一副手鐐！

呂偉良滿懷不高興地說：「探長先生，真想不到你竟然會犯法！」

夏維一怔道：「你說什麼？我怎麼樣犯法？」

「你沒有入屋手令，怎可亂闖民居？這不是犯法又是什麼？」

夏維這才陪上了笑臉道：「老弟，別跟我開玩笑，我是來幫你忙的。」

「誰稀罕呢？你把我的一切計劃破壞無遺！」

「我也知道你一向做事不喜歡循正軌，老弟，這一次我依了你，你喜歡怎樣做，儘管告訴我，我

會助你一臂之力，決不會破壞你。」

呂偉良半信半疑地瞪住他：「真的麼？」

「當然真的，但也有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要和我們警方合作，辦法用你的，最後犯人一定要交給我們處理。」

呂偉良想了想，點頭說道：「好吧！我的計劃立刻就要開始！」

梁炳在警探的監視底下，向呂偉良求饒道：「呂先生，求求你，救救我吧！」

呂偉良覺得他既然加入「謀殺學院」成為正式殺手，還殺了人，實在罪無可恕。但剛才他說過了，只要他合作，呂偉良就不會把他交給警方，現在雖是警方突如其來的摸上門來，而不是呂偉良報警召他們來的。呂偉良仍然對夏維說道：「探長先生，如果你認為他可以將功贖罪的話，他將是我們的最佳錢人。」

夏維說道：「我們警方一向歡迎那些將功贖罪的人，只要他是真心悔改，將來我們也一定會法庭上替他講幾句求情的話。」

呂偉良道：「那好極了。由現在開始，你就要替我勸這位二十三號殺手，澈底跟我們合作，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

這時候那個被稱為「二十三號殺手」的男子，經已甦醒過來。

呂偉良的話，他當然聽到了。但是，他一點表示也沒有。

呂偉良把所有的窗簾拉上，他顯然擔心外面有人窺視進來。

夏維安慰他說：「你放心好了，街頭巷尾，全是我們的人。」

的教務長辦公室。

「博士，你交給我的任務完成了。」阿生偽冒着二十三號殺手，向謀殺博士報告：「這是七號的徽章，我揀着他剛得回這東西之後下手，總算不負使命，總共發射兩槍！」

博士接過手槍與徽章，小心翼翼地檢驗。

阿生的心臟在加速跳躍，因為他擔心此中有破綻，萬一有什麼不測，他毫無疑問，就會變成了甕中之蠅。

博士似乎在各方面都是一位專家。他瞪住阿生問：「你第一顆子彈，射擊他那一部份？」

阿生以為頭部是最容易令人致命的，所以，他答道：「第一槍我射向他的頭部，第二槍是他的背部。」

「看來你還須要再上一課。」博士面色突然一沉，說道：「一個出色的殺手，不但要槍法奇準，命中率要達百分之九十九。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判斷力，但照你剛才所說，顯然缺乏了判斷力。」

阿生莫名其妙，難道射擊頭部也會錯麼？

博士又說：「既然擊中了頭部，大可省回一顆子彈。一名出色的殺手，是不會浪費太多子彈。」

阿生聽了最後一句，才悄然鬆了一口氣。他說：「博士，我只是擔心他會在臨死之前，向人吐露口供。」

可是，博士仍不滿意。他說：「二十三號，你必須再接受訓練。」

阿生的心裏又變得忐忑不安，因為他不知道博士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博士又說：「不過，無論如何，你這次的行動應記一功，因為你不但清除了一名學院中的飯桶，還奪回了他的徽章，不致讓它落在外人的手中。」

「原來你一直在監視我？」呂偉良道。

「我早知道你對這一連串命案發生了興趣，」夏維說道：「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只要是你發生興趣的案子，跟踪你必有驚人發現，今晚又再度靈驗了。」

呂偉良有些啼笑皆非。但是，事情發展到這裏，他也覺得除了與警方合作之外，也沒有別的可供選擇。

他把夏維拉過一旁，低聲對他說出了他的辦法，夏維聽了之後，也覺得此法甚妙。於是，他親自留下來，協助呂偉良完成他心目中的「裏應外合」妙計，務求要把「謀殺學院」的人一網打盡！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不容讓那「院長」與「博士」逃脫！因為他們才是罪魁。

呂偉良首先從二十三號殺手那裏，獲得了一項消息，知道有一位「謀殺學院」裏的B教授，告假出來訪母。這是一項令呂偉良鼓舞的好消息。

原來呂偉良的辦法就是利用巧妙的好消息，假扮「謀殺學院」中人，混進內部去。

根據「七號殺手」梁炳的提供，他們如果沒有「謀殺學院」的徽章，根本無法獲得漁民的信任，而乘坐他們的漁船到達荒島去。

但是，「七號殺手」梁炳的聲音是帶點沙啞的，即使超卓的化裝術，能把軟膠塑造成一模一樣的面型，那沙啞的聲音也是無法仿效。何況再根據「二十三號殺手」林洪的口供，「謀殺博士」的密令，是要他殺死梁炳，然後奪回徽章的。如此一來，他們只可以假冒一個人，那是不夠的。

幸而有了「二十三號殺手」林洪的口供，再加上警方犯罪檔案的記錄，終於找出了「B教授」的回島上來。

「狼狗？」

「是的，一頭十分可愛的狼狗，我看見牠受了傷，於是替牠裹傷，想不到牠竟一直跟隨住我，趕牠牠也不肯離去！」

「本來你又犯了一次嚴重的大錯誤，經由這裏訓練出來的殺手，不應該有同情心的。温情主義往往會出大毛病，幸而是一頭狗。」博士又想又說：「好吧，就讓牠留下來。」

「謝謝博士。」

「你立即到心理班去，我會通知D教授的。」

博士一邊說，一邊在文件上寫了一些什麼。

阿生答應一聲，便退了出去。他在梁炳他們的口中，知道「D教授」也就是「謀殺學院」五個教授之一，專教心理謀殺的。

阿生也覺得有「深造」的機會，以便對學院內部情形有更深刻的認識。

他帶住「多利」，緩緩地在走廊上走着。

他擔心「多利」這個名字會引起「博士」的注意，所以拍拍「多利」的頭部，低聲警告牠：「你要小心！我們隨時有危險，由現在起，我不叫你名字了！」

「多利」搖頭擺尾，好像真的領悟了阿生的教訓一樣。

憑着阿生的記憶，他知道「D教授」的心理班，就在走廊的末端。

門板上一個巨大的「D」字。

下落。

原來在「謀殺學院」裏教授射擊的「B教授」，正是第一屆公開射擊比賽的冠軍英化利。後因一宗商業犯罪案，而被判入獄，出獄後就一直踪跡渺然。

警方將英化利圍捕之後，他母親正在病中。事後警方把他秘密監禁，塑造了他的面型，再將他母親送入醫院料理。

經過整晚的努力和籌備，幸得「B教授」與二名殺手還算合作，使到呂偉良初步的計劃能够順利完成。

翌日清晨，偽冒「二十三號殺手」的阿生，首先帶着「多利」乘漁船啟程往荒島。

由於阿生有着「二十三號殺手」的徽章，所以負責交通事務的漁民，並未引起懷疑，至於那頭受傷的狼狗「多利」，阿生只說是被人遺棄的，所以他順手牽羊。

「鐵樹俠盜」呂偉良因為要偽冒「B教授」，而「B教授」的母親是有病的，二十四小時的假期尚未到，他太早回到「謀殺學院」去，反而容易引起人們的疑心！

故此，他趁住這機會，從「B教授」和二名殺手的口中，希望知得更多有關「謀殺學院」的內部情形。

阿生這時候已經抵達荒島了。

他帶住那支發射二响子彈的滅聲手槍，以及一枚編號第七的銀質徽章，進入「謀殺學院」去見「謀殺博士」。由於事前阿生曾看過「七號殺手」梁炳的繪圖講解，他進入了「謀殺學院」之後，有如返回自己的家中一樣，不致行差踏錯。

阿生把「多利」留在門首，獨自進入「博士」吧！」

阿生推門入內，只見四個「學生」，正在聽一名老教授授課。他心裏想：也許這戴着老花眼鏡的人，就是「D教授」了。

阿生的推測沒有錯，那老者正是「D教授」。他是個心理學家，其實也可以算得上是個病理學家。他教授的謀殺課程，就包括了心理與病理謀殺在內。

雖然說：ABCDE是五大分類，實際上是代表了五大階段，「D」排第四，相等於「謀殺學院」中的三年班，「E」便是畢業了。而「A，B，C」三班，則是必修課程。

事實上，派出去的殺手，每一個都未正式在「謀殺學院」中畢業，只是博士認為須要，才選派他們出去，執行任務罷了。

根據「謀殺學院」的制度，經過五階段的全部謀殺課程訓練，便成為一名正式的「謀殺學士」，只經過三階段的基本訓練，只能成為一名「殺手」而已，至於要像博士本人一樣，則必須再經深造，才可以獲得這項榮譽。

換句話說：A班相當於大學預科，B班等於大學一年級，除此類推。制度與專上學院差不多，只是並不硬性規定一年一班，而是視乎每個人的接收程度，較有進取心的，可以在半年內完成兩個階段的課程。

上述的大致情形，阿生早從梁炳口中獲悉。現在他被「D教授」安排在一座位置上坐下來，至於「多利」則跑到廣場外面去了。

「D教授」看來已經六十多歲了，在座的四名「學生」看來十分尊敬他。

「謝謝博士過獎了。」阿生又說道：「但有件事要請博士原諒。」

「什麼事？」

阿生道：「我未得博士同意，把一條大狼狗帶回島上來。」

「狼狗？」

「是的，一頭十分可愛的狼狗，我看見牠受了傷，於是替牠裹傷，想不到牠竟一直跟隨住我，趕牠牠也不肯離去！」

「本來你又犯了一次嚴重的大錯誤，經由這裏訓練出來的殺手，不應該有同情心的。温情主義往往會出大毛病，幸而是一頭狗。」博士又想又說：「好吧，就讓牠留下來。」

「謝謝博士。」

「你立即到心理班去，我會通知D教授的。」

博士一邊說，一邊在文件上寫了一些什麼。

阿生答應一聲，便退了出去。他在梁炳他們的口中，知道「D教授」也就是「謀殺學院」五個教授之一，專教心理謀殺的。

阿生也覺得有「深造」的機會，以便對學院內部情形有更深刻的認識。

他帶住「多利」，緩緩地在走廊上走着。

他擔心「多利」這個名字會引起「博士」的注意，所以拍拍「多利」的頭部，低聲警告牠：「你要小心！我們隨時有危險，由現在起，我不叫你名字了！」

「多利」搖頭擺尾，好像真的領悟了阿生的教訓一樣。

憑着阿生的記憶，他知道「D教授」的心理班，就在走廊的末端。

門板上一個巨大的「D」字。

D教授對阿生說道：「博士剛剛在通話機中吩咐我，要我給你灌輸一些心理學方面的常識，希望你用心的去學，成爲一位出色的殺手！」

D教授又給阿生一份油印講義，上面印了一些人體結構圖。

阿生看看其他四名「同學」，也每人手中都有一份。

D教授講解說：「病理學中有所謂心理治療，同樣的道理，謀殺學問也有所謂心理謀殺。在這方面最佳的對象當然是心臟病患者。但是，並不是每一個被我們謀殺的對象都是患有心臟病的，這就須要我們進行一種所謂心理攻勢，我們學院中有起碼的規定，就是謀殺絕不能留下任何線索，但是，高級的謀殺方式，就是讓我們要殺的對象自己去送死，這就要靠心理了。」

阿生心裏道：這老傢伙看來也是個出色的謀殺專家。

這一課的時間頗長，阿生足足在裏面一小時有多，才可以踏出課室門口。

突然有人在他背後一拍，登時把阿生嚇得一跳。回頭一看，那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小夥子。他笑道：「二十三號，博士又要你深造嗎？」

阿生這才發覺自己未免太過作賊心虛！現在他的身份既是「二十三號殺手」，自然會有許多「同學」認識他。問題却是：二十三號殺手並未逐一告訴他各同學的外形，因此他不知道眼前這個人的編號。

凡是「謀殺學院」中人，當進來之後，必須佩戴那枚藍底的徽章，以資識別，離開學院到外面去的時候，掛進內衣袋裏，非到必要時，是不會讓人看見的。

「什麼？」十九號嚇得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你……你殺人？」

「是的，別那麼大聲，博士知道就糟了。」

「放心吧！我不會對任何人提及的。快些告訴我，你殺了誰？」

「七號。」

「爲什麼博士要你殺他？」

「因爲他遺失了一枚徽章，洩漏了我們這裏的秘密。博士覺得他太大意了。」

十九號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道：「是你才可以殺得下手，我就不忍開槍了。」

阿生覺得奇怪。他以為這裏訓練出來的人，全是冷血動物，想不到十九號竟還有些人性。他聳聳肩說：「你也知道，這不是我的主意。如果我違反了博士的命令，我也有生命危險！」

「我不是怪你！是覺得這裏太可怕了！」

阿生低聲說道：「十九號，你說話要小心點，幸而面對着的是我，要是換上了別人，我才替你擔心。」

「如果不是你，我又怎麼會跟你說這番話？」十九號又說：「二十三號，不怕坦白對你說吧！我真希望出去見見一個人。」

「誰？」

「我的愛人。」

「哦！原來如此。」

「出獄之後，我就被人帶到這裏來接受訓練。她一定以爲我還在獄中。」

「那你要用心一點學習，終歸會被派出去工作的。」

阿生話猶未完，突然感到耳邊生風，急忙推了十九號一把。

阿生靈機一觸，一邊跟對方說話，一邊爲他整理那枚徽章。

阿生說道：「你這枚徽章怎麼掛得歪了？博士見了一定罵你！」

他趁勢看看背後的號碼，那是「十九號」。於是他緊記心中。

十九號年紀約在二十四五歲之間，從他的滿臉笑容，好容易看得出，那是一個樂天派的人。

阿生跟他併肩走過走廊，向廣場那邊走了出去。他的目的是要順便看看「多利」跑到那兒去了。

「多利」不知由那裏飛撲出來，平空嚇得十九號一跳。阿生喝住牠！

十九號驚魂甫定，問道：「是你帶回來麼？」

「是的。」阿生摸着「多利」的頭部，「博士容許我收養牠！」

「你雖然要再深造，到底也成爲正式殺手了，博士自然會對你優待。」十九號嘆氣說：「我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再考試。」

阿生知道成爲「殺手」之前，必須經過博士的考驗，聽這傢伙的口氣，他可能經過考試之後不合格，否則不會用那個「再」字。

因此阿生說道：「你希望到外面走走嗎？」

「是的，悶在這裏，日子真不易過。」

「你總沒有想到出外工作是相當危險的。」

「危險？」十九號輕輕一笑，「我早已過慣了那種危險的生涯，太安定了，反而沒有意思。」

二人邊說邊走着，不經不覺走到了射擊場那邊！十多個「學生」正分頭練習，有人在練靶，那是以實彈射擊搖擺中的木人，也有人以利刀向稻草人刺殺，更有二人互相搏鬥的。

看他們的認真操練，不難想到「謀殺學院」的訓練過程非同兒戲。

十九號莫名其妙地倒向一旁，他還未開口發問，一把利刀已從耳畔擦過，「卡察」一聲，利刀隱沒進了數寸，穩穩插在樹身之上。

二人驚魂未定，回頭一望，那是專授武功的「C教授」。

阿生早從梁炳口中獲悉，這個面有刀疤的人就是「C教授」。所以他說：「C教授爲什麼要對付你？」

「我也不知道。」十九號說。

「C教授」正由那邊走過來，他若無其事地笑道：「十九號，你可以畢業了。」

十九號給他弄得莫名其妙。

阿生反而明白了。他沉聲說道：「原來他在考驗你。」

C教授原來看不見阿生曾用手推了十九號一把，十九號給阿生提醒之後，說道：「這回真要謝謝你了。」

十九號的說話也像阿生講得那麼低沉，所以數尺外的C教授還沒有聽到。

C教授走到他們跟前說：「十九號，你如果不合格，就有可能少了半隻耳朵。但現在，二十三號你可以做個證人。」

「二十三號」當然就是指阿生。

阿生苦笑道：「這種考試方式，也確够新鮮刺激。」

C教授笑道：「這也是博士的主意，他要用人，吩咐我們加速訓練。十九號，你只過了第一關，還有兩關，這要看你的運氣了。」

「好吧！」十九號大爲興奮，「先謝謝你了，C教授！」

話未完，博士由那邊走過來。不知怎的，阿生

訓練過程非同兒戲。

阿生留心那些射擊木人的子彈，每一顆要不是射向頭部，便是左邊的心臟部位。

十九號扯扯阿生的衣袖，道：「過來，我有些話要問你。」二人走向一棵大樹底下。

阿生詫異地反問道：「什麼事？」

「你被派出外工作，是一個人，還是有人陪伴的？」

「爲什麼你要這樣問呢？」

「我知道，我很快就會再被博士考試，如果合格，就會派出工作。」

「那麼，一個兩個人又有什麼分別？」

「我的意思是要知道一下，屆時的行動會不會受人監視。」

「對不起，我可不能把工作上的程序告訴你，否則，博士知道我就不得了！」

十九號半生氣地說：「他媽的！我跟你這麼好朋友，難道我還會出賣你嗎？」

阿生看看左右無人，低聲說道：「傻瓜，當然有人監視的，博士怎麼肯讓我們一個人出去自由行動？」

「那麼，最近這次派出去，你給誰監視？」

「給誰監視？不！不是我給誰監視，是我監視別人。」阿生說道。

「你負責監視誰？」

阿生故作神秘道：「你先發誓，不要告訴任何人。」

「我跟你相處這麼久了，難道你還不相信我的爲人麼？」十九號說。

「不怕坦白告訴你，我不是監視誰人那麼簡單，還要殺人滅口。」

見了他，便感到忐忑不安。

C教授迎上去，不知跟他說了一些什麼，但看情形，十之八九是談及剛才的考驗經過。

博士似乎很滿意，於是招手把十九號叫過去，進行第二階段的考試。

十九號走過去，阿生不敢跟隨他過去。只是遠遠參觀。

博士給十九號一支實彈手槍，對他說道：「等會兒就會有人由靶板後面走過，我要你一槍把他擊斃！」

說着，博士揮手示意。那一邊，顯然有人在接應他，所以，射擊場上所有的人，都停止下來。

泥牆那邊的靶板，設計得本來就够特別，有一滑而過的木人，也有搖擺不定的木人，更有完全靜止不動的木人。

在一度闊僅二尺的門口後面，突然有一個黑影一掠而過！

十九號把握時機，立刻發射了一槍！

「砰」然槍响過後，那邊傳來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叫，那原來是一個真人，只見他掙扎幾下，隨即靜止下來，動也不動！

阿生在這邊也看得心驚胆震！

十九號當初只以爲那是一具木人，想不到會是一個真人，也給嚇得呆了一陣。

博士却若無其事地說：「十九號，你的槍法大有進步。現在還要看你的頭腦是否够靈活，假如你過了最後那一關，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任務要交給你！」

衆目睽睽之下，各人看見剛才被十九號一槍擊中頭部的那個人，現在就給數名大漢抬走！

C教授問道：「他是誰？」

阿生話猶未完，突然感到耳邊生風，急忙推了十九號一把。

博士面色一沉，說道：「一個企圖混入來的傻瓜。」

此語一出，阿生幾乎昏了過去。因為他不知道博士所說的人，會不會就是他師父呂偉良。

博士說完之後，就帶住十九號，跑到屋子裏面去。

阿生真想問問他，又怕露出破綻。心裏想：除了師父之外，還有誰會混進來？

呂偉良本來約在黃昏之前趕到這兒來的。他假冒的身份是「B教授」。但是，他的計劃會不會改變，阿生就不得而知了。

阿生為明真相，也走進屋子裏去。

他認得一名大漢，是剛才數名「抬屍者」之一，忍不住截住他問：「剛才那具屍體呢？」

「在解剖室。」那大漢順口答了一句。

阿生似乎未聽梁炳談起過什麼解剖室。他怕露出馬脚，不敢追問得太多。

他走到走廊拐彎處，看見另一名大漢正在一間房中走出來，阿生認得他也是剛才抬走屍體的人之一。不問可知，眼前這一間，必是停放屍體的解剖室。

他石無其事地往前走，直至發覺那大漢遠遠離去，他才回過頭來。

阿生輕輕推開那度房門，果然看見一具死屍躺在一張手術床上。

一幅白布自頂至踵的，把屍體遮蓋着。血水正逐漸由頭顱上流出，滲透了白布的一端。

阿生看得清楚，十九號剛才那一槍，的確射得十分的準確。

阿生剛掩上門，就想走過去揭開白布細看。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突然有人在背後伸手搭住了他的肩膀，嚇得阿生的心臟，幾乎要由口腔裏跳出來了。

那人說道：「你進來幹什麼？」

阿生回頭發覺一個身裁高大的男子，穿上了白袍，戴上了醫生用的膠手套。

阿生力持鎮定，說道：「我只是想看看那具屍體。」

「有什麼好看？小心給博士知道了，他就會怪你多事。」

阿生看見那人並無惡意，於是靈機一觸，說道：「坦白說，我只想看十九號的成績，我真不相信他的槍法如此準確。」

「怎到你不相信？那一槍中正了腦門，發射得極度準確。」

「我才不相信！」

「你可以過來看看。」那大漢說着，一直走向解剖床那邊。

阿生又驚又喜，驚的是謎底快要揭開了，可不知那會不會就是他師父呂偉良，喜的就是他的詭計成功了。終於可以一睹那死者的面目。

白布揭開，那屍體上的頭部，仍在不斷流出血來！

阿生在心驚胆戰中，俯視着那屍體的面部，發覺他並不是呂偉良，阿生這才鬆了一口氣。

他驚嘆地對那人說道：「果然是槍法厲害！」

那人笑着將白布蓋着屍體的頭部，說道：「當然，由這家學院訓練出來的，個個都是人才。」

「對不起，騷擾你了。」阿生因為不知道對方是誰，担心跳下去會露出破綻，所以說完之後，就想匆匆離去。

可是，那人突然又叫住他：「喂！二十三號，

你等一等！」

阿生心裏一凜，脚步也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他順口反問道：「什麼事？」

那人說道：「聽說七號給你殺了，是不？」

阿生答道：「是的。」

「博士也說你做得好，只是你也太小心了，多浪費了一顆子彈。」

「那是為了保證萬無一失。」

「但博士的要求是很高的。」

阿生支吾以對，終於，匆匆離開了那間解剖室而去。

阿生所以不敢在那兒停留得太久，是担心博士闖進來，也怕對方窺出破綻！

阿生剛離開了解剖室，就在走廊上遇見了十九號，他忍不住問道：「過了第三關沒有？」

十九號的面色極之難看。阿生大感驚奇！

他心裏想：十九號也許無法闖過第三關，否則怎會這樣難過？

阿生安慰他說：「何必如此？第三次考試，相信也不會太久的。我知道博士等人用呢！」

十九號搖搖頭苦笑一下，道：「二十三號，你以為我合格麼？」

「第一，第二關，我目睹你闖過了，就是第三關，可不知……」

「那麼，你還愁什麼？」阿生意外地感到非常驚奇！

「你不會明白的。」十九號輕輕嘆了一口氣，又想走。

阿生尾隨着他，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十九號。」

阿生默然無語。

十九號終於匆匆由走廊上走過。

阿生心裏想：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如果博士有意要試試他，這件事便可大可小。

但是，看十九號的表情如此迫真，以及他留給阿生的印象既懦弱又富感情，就不像是「演戲」，最多是博士有心要為難他而已。

阿生回到宿舍，發覺「二十三號」這個編號的床位，正是在「十九號」之側，怪不得十九號跟他的床如此親切了，原來他們是芳鄰。

阿生發覺宿舍中沒有人，正担心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出錯，萬一個個都聚集在某一個地方，偏偏少了他，這個破綻就大了。

就在這個時候，有個人走了進來。

阿生看清楚，發覺這傢伙正是剛才在解剖室裏見過的人。

他看對方在「十二」號床位躺下，才知道他是十二號。

阿生問道：「十二號，你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啦？」

「博士要我實習，習慣面對死屍，所以看够了就走，」十二號伸了一個懶腰，說道：「其實，死人與生人也沒有什麼分別吧！為什麼生人會怕死人的？」

「那具死屍，到底是誰？」

「天曉得！盲目闖進這荒島來的人，總之有危險就是了。」

阿生想起他師父呂偉良，心中納罕。要不是親眼看見，他實在不敢相信這裏的人這麼殘忍，殺人竟然當作殺雞那麼隨便，尤其是那個「謀殺博士」，他好像要把所有的學員，都訓練成殺人眨眼的



「博士這一回，把我整慘了。」

阿生恍然道：「原來你怕殺人，那怎麼可以成為正式殺手？」

「殺人我不怕，但我認識的人，可不忍心下手。」十九號道：「何況，這個人是我的恩人。」二十三號，你叫我怎下得手。」

阿生想不到十九號已經有了任務。他問道：「你怎麼知道？」

十九號把一張照片出示，說道：「你瞧！這還會假麼？照片中人姓柳，與我同姓，是我堂伯父。我父親去世後，他維持我們一家大小的生活，是我的大恩人，只因爲我自己不長進，才會犯案。但是，現在叫我殺他，我真做不到。」

阿生故意說道：「十九號，別這樣，博士的話你怎可以反抗？」

「我不是反抗，而是無法下手。」

「會不會是他故意試試你？」阿生說道：「照道理，不可能如此湊巧的。」

「我看不會吧！博士要殺他，是因為他收到了我們謀殺學院的募捐信件，竟然去報警。」

「我看，這件事大有問題，博士不可能不知道他是你堂伯父的，十九號，如果你不忍下手，也該向博士交代一下。」

十九號若有所思，沉吟道：「不！這是一個機會，我怎可以放過？」

「十九號，你的意思是——」

「二十三號，你不要出賣我。」十九號左右張望一番，又說：「我沒有你那種胆色。雖然我犯過案，但我還有點人性的。我們是好朋友，我不會出賣你，希望你也不要出賣我。」

傢伙。

阿生想得糊糊塗塗的，終於，在倦極中睡了過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阿生在朦朦朧朧中似乎聽到外面人聲嘈吵，立刻自夢中驚醒。

他衝出宿舍，透過走廊，只見博士的「教務長辦公室」門前擠滿了人，他也擠進人叢中去，只見辦公室裏面除了博士本人，就是「B教授」，此外地上還躺了一具屍體，那人蜷縮着，面部向內，所以阿生看不到他是誰。

不過，「B教授」怎麼會回來了？阿生心裏大感疑慮，因為根據他們原來的計劃，呂偉良是要偽冒「B教授」混進這裏來的。

現在連阿生也不敢肯定，那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B教授」。

呂偉良的計劃是把「B教授」交給警方監視起來，然後由他假扮「B教授」在約好的時間，混進「謀殺學院」中來。

呂偉良所應用的化妝術是最新的，先以人肉色澤的軟膠，塑造出B教授的面部輪廓，再模倣他的動作表情。阿生也是用這種新法偽冒着「二十三號」殺手。

但是，這是十分危險的一項工作，任何人也可以想像得到：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談吐舉止，未必盡然相同，即使極力模倣，但有心人細心辨認之下，必可窺出破綻。只是一般人習慣了看表面化的東西，但見外型輪廓差不多，疏忽了其他方面，自然也是難免的事。

呂偉良就是利用了這一點心理，希望可以查出誰是這家「謀殺學院」的首腦，以及他們幕後的真相。

一個人處於這種疑幻疑真的局面底下，心裏忐忑不安是難免的。

其實，學院裏志忑不安的，又何止阿生一人？其他的學員們，甚至包括那幾位教授在內，都覺得心情凝重，只因爲死者不是外人，而是他們朝夕見面的自己人。

在博士的辦公室裏，B教授正受到博士的厚待着。

平時難得看到臉上有笑容的博士，此時正與B教授頻頻舉杯。

「B教授，令壽堂怎麼樣了？」博士十分關心地問。

B教授答道：「博士，你真有心，我已經把她送進醫院裏去了，相信不會有什麼大碍的。」

「你真孝順！」

「沒有辦法的，我家裏什麼人也没有了，就只得這一個母親。」

「如果不是爲了加速訓練這班小嘍囉，你的假期也可以延長一點，但是，我實在須要他們快些成爲正式殺手。」博士呷了一口酒，又說道：「教授，你也知道，我們這間學院，是新成立的，我們還找不到大後台，因此只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去擴充的。」

「博士，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會盡我所能，早些令他們成爲正式殺手。」

「如果一切依我和院長的計劃去做，我們行業將是令人驚奇的。我們把社會上的廢物，盡量加以利用，B教授，你當然也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當然明白的。我們把歹徒訓練成殺人專家，這真的是等於『廢物利用』，這種七十二行以外的新興事業，相信一定大有可爲。」

阿生看看時間，差不多黃昏了。呂偉良約好到荒島上面來的時候，也是這個時候。

呂偉良如果就在其中，他一定會認出阿生的真正身份來的，儘管阿生現在的外表是「二十三號殺手」。

博士的辦公室裏，氣氛極之緊張，四名槍手攔在門外，把看熱鬧的「學生」隔開，博士本人的面色凝重得叫人喘不過氣來。

阿生故意低聲問身旁的一名「學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人答道：「有人要謀殺博士，幸而B教授及時趕回來，替博士解圍。」

「有人要謀殺我們的博士？」

「是的。」

阿生楞住了一陣。他想不通，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如果現在站在博士面前的，是真的B教授，那麼，倒在地上的，又是誰？會不會是呂偉良的身份被人發覺了，真的B教授逃出警方的掌握，及時回來救了博士？

阿生胡思亂想一陣。

室內的博士驀地飛起一脚，把躺在地上的人，踢得面部朝天。

阿生和所有站在門首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呀」然一聲驚叫之後，便是窃窃私議。

原來躺在地上的人，並非別人，正是十九號。十九號就是今天才經博士提升爲正式殺手的學生，但是沒有人知道何故會弄成這種局面。

阿生應該明白的，因爲十九號曾對他表示不滿，所以他要殺害博士，絕不出奇，奇在「B教授」爲什麼會替博士解圍。

阿生心裏想：假如他是呂偉良假扮的，就不會

博士說道：「在外國，這種行業不但流行，而且賺錢又多又快，院長希望我們合作得好好的，最多三數年後，我們都是大富翁，到那時，大可以收山到外國去嘆世界了。」

B教授也充滿希望，與博士舉杯。

B教授說道：「院長還有一些什麼大計劃？」

「一切要看看我們訓練的成果。」博士說道：「我們目前最須要的是經費，所以不能不心狠手辣，希望接到我們募捐信件的富商，會在破財擋災的心理影響下，乖乖的打開他們的腰包。」

「博士已經是這方面的專才，相信院長一定更加有經驗。」

「院長年紀老了，但他有頭腦，我們如果沒有了他，這間謀殺學院也難成立。」

「院長可在我們這裏？」

「你問來幹什麼？」

B教授支吾着說道：「我只是好奇心，想見見他！」

「總會有那麼一天的，但不是現在。」博士說道：「院長不想以真面目示人，是因為他經常要出現公共場所裏。」

博士和B教授的談話，似乎並無結果。因爲B教授提及院長時，他就發覺博士不大高興，所以他沒有追問下去。

謀殺博士 罪該萬死

阿生還沒有跟B教授接觸，「謀殺學院」裏又發生了一件轟天動地的事。

有人向博士報告，說十九號的屍體突然自解剖室裏面失了踪。

幫着博士，把十九號殺害了。然則這個「B教授」極有可能是真的。

又假如真的B教授脫離警方的掌握而逃回來，後果就不堪設想，起碼他會知道阿生的「二十三號殺手」的身份是假的。

阿生一想到這裏，便感到渾身不安。

這時候，博士召八把十九號的屍體搬入解剖室，所有在場的人都可以看見，十九號背部有血水滲出，那大概就是致命傷。

B教授是射擊教練，他能一槍命中，絕不出奇，他及時趕到，把博士救回，在場的人亦不以爲奇，只有阿生却給這場面弄得頭腦昏亂不已。

因爲「B教授」身份的真與假，影響之大，實在無法估計。

博士驚魂甫定，轉而對在場的人說：「十九號本來合格了，我升他任正式殺手，派出工作，他突然狂性大發，竟敢闖進辦公室來對付我，幸而B教授及時趕了回來，救了我一命，現在沒有事了，請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去吧！」

擠在門前的人，紛紛離去。

阿生一心要等「B教授」出來，試探一下他的口氣，看看他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可是，博士把辦公室的門掩上了。室內就只留下他和「B教授」二人在內。阿生看見這情形，更加感到不安。

呂偉良的性格，阿生是最了解的。他不是個殘暴成性的人，照理不會把十九號一槍了結。但是，衆目睽睽之下，十九號的確中彈身亡。

那麼，「B教授」決不會是呂偉良所假扮的了，阿生這樣想着，立刻就感到渾身冰冷的，甚至想逃走！

阿生雖然是經呂偉良親手訓練出來的，但每逢

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爲許多人都知道十九號的確死於B教授的槍下。甚至把屍體搬入解剖室的人，也證明十九號經已氣絕身亡。

「謀殺學院」內地方闊大，人們都奉了博士之命，四下裏展開搜查，目的是要找尋失了踪的十九號屍體。

就當各人在緊張搜索中，十九號突然出現在博士的辦公室裏。

博士吃驚地問：「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你猜猜吧！」十九號的手中多了一支槍，他神色極之憤怒。

博士坐在他的辦公室後面，態度忽然又變得冷靜。他瞪住十九號問：「你想怎麼樣？」

「我要殺你！」

「你瘋了！」

博士話猶未完，子彈已經奪腔而出，射向他站立的位置！

但是，子彈並未把博士射倒！

博士依然屹立在那裏。他哈哈大笑道：「十九號，你這大傻瓜，爲什麼會死不掉？我想到了，是B教授射不中你的要害麼？」

十九號沒有答他。

但是，他心裏既然明白十九號爲什麼沒有死掉，十九號自然也明白他爲什麼沒有倒下去。辦公室內原來有一度透明的防彈玻璃在其中，怪不得博士的態度會如此冷靜了。

十九號在極度恐慌中，自博士的辦公室中退了出來。

B教授立即叫他跟他走，他生氣地說：「你瘋了麼？怎麼你癡到這個程度？」

B教授在慌忙中把他拖入一間房間中去。

走廊那邊，阿生剛好日擊其事。阿生也是奉了博士之命，到處搜索十九號「屍體」的，剛才一幕，使他更加信B教授就是他即父呂偉良。

雖然人們都以爲十九號死了，但阿生在聽到了「失屍」的消息後，却心裏明白，B教授那一槍大有問題。

阿生也跟踪着他們，閃進那間堆置了一些雜物的房間中去。

十九號不知內裏，以槍嘴指住阿生，沉聲說道：「找我麼？快舉高雙手！」

教B教授道：「十九號，不要衝動，把槍放下，我保證不會傷害你。」

「好吧！B教授，我相信你。」十九號說道：「你千萬不要再令我落入博士手中。」

「如果我害你，那一槍就不會是血漿彈。可惜，你太過衝動，你不該去找博士算賬。現在事情很麻煩！」B教授道。

阿生忍不住問道：「你是不是師父？」

「然則你以爲我是誰？」

十九號莫名其妙，摸摸後腦道：「你們在說什麼？」

阿生正想答話，B教授又說道：「我當然不是真的B教授，否則，我不會救你了。」

十九號更加不明不白的瞪住他，B教授道：「我是假冒B教授的，這件事，以後慢慢再向你解釋，請你快些爲你的安全設想，外面正有許多人要殺你呢！」

阿生心裏放下了一塊大石。雖然看情勢眼前這個B教授必然是假冒的，但經他師父親口說了出來，心裏總覺得放寬了一些，而十九號也逐漸明白到，何故博士的親信也會救他？B教授既然是假的，

「非請勿進」一類的警語字句見得多了，但用到「不准接近」！這似乎有點特別，也顯示出這是有如軍事重地一般的重要！

阿生也隨後而至！

但是，他却守在走廊的另一端，以便隨時截擊苦苦追迫他們的人！

幸而這家「謀殺學院」一切設施仍在發展階段，走廊與各房間未設有電視眼之類的新式傳真儀器，因此在四通八達的走廊上，彼此變成了捉迷藏一般！

十九號對呂偉良說道：「這一間就是院長室，但我從未入過去！」

呂偉良伸手扭動那個門環，發覺門已在內鎖上了，但對他來說，這是簡單不過的事。開門鎖，只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只見他輕輕一撬，門已「呀」然應聲而開。

但是，內面沒有人。

呂偉良擔心另有暗格，小心戒備下，又搜索了一遍，仍搜不到什麼。

不過經此一搜，呂偉良不禁大感驚奇！因爲室內蛛網塵封，好像很久很久沒有人到過一樣。

呂偉良瞥見那邊還有一度橫門，與十九號通過那度門，到隣室去，那是院長的會客室，同樣是找不到半個人影，也同樣是蛛網塵封。

呂偉良忍不住對十九號說道：「你們院長是不是很久沒有到過這裏了？」

「不！前一些時才對我們發表談話，鼓勵我們努力學習呢！」十九號說道。

「他在廣場上對你們發表談話麼？」

「不！只是透過了擴音器。」

「那可能只是錄音聲帶，這裏顯然很久很久也

那這個問題亦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

呂偉良沒有時間向阿生多說話，只把手中的一支手槍交給他，說道：「阿生，我們的行動要提前了，一切計劃也被迫改變！」

阿生固然明白他們的行動計劃是什麼，只有十九號聽得莫名其妙。但是，他也沒有時間追問下去了，因爲門外人聲吵鬧，好像就有人要搜到這兒來似的。

呂偉良把褲管捋高，露出半截義腿。義腿是空心的，裏面收藏了一些東西，呂偉良把那些東西也交了一部份給阿生。

阿生自然明白，因爲有許多是他手製的袖珍炸彈，此外還有一具無線電通話機。

呂偉良又問道：「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那個院長麼？」

阿生答道：「院長室查到了，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那裏呢？」

十九號道：「在一定的，只是不輕易進去，院長室經常重門深鎖！尤其是在這個時候，他們一定會在那兒加強了守衛。」

「打蛇要打頭，我們快些去找着他，希望他可以控制大局，減少死亡！」呂偉良說着，已經站了起來，走去開門。

他雖然跛了一條腿，但早已習慣了捨棄鐵拐杖而改用義腿走路，走起來，也跟常人差不了許多。當然，如果要跑得快又方便，還是離不了鐵拐杖的。

房門拉開，三人先後走出那間房，十九號從言語間，已經知道了他們都是冒充的，相信對於這裏的環境都不會太過熟悉。因此說道：「你們跟我走吧！我有捷徑到院長室去！」

沒有人到過！」

「那麼，我們怎麼辦？」

呂偉良正想答話，隣室突然傳來一陣步聲，二人立即戒備。一個人影由院長的辦公室走過來，他原來是阿生。

阿生說道：「他們在外面繼續進行搜索，相信最安全還是這裏。」

呂偉良把院長室與會客室兩度可以通往外面的門，分別門上了，繼續在裏面搜尋，希望可以把握院長的下落弄個明白。

終於，呂偉良在院長的辦公桌上，找出了一些秘密來，桌子的抽屜裏，原來放着一副錄音機。根據線路顯示，錄音機可以將聲音透過擴音儀器，把聲帶的聲音傳至整間「謀殺學院」。

十九號恍然說道：「原來博士就是院長。」

呂偉良不明白他的意思，說道：「博士怎麼會是院長呢？也許院長每次悄然回到學院裏來之後，錄好了音就走。」

十九號說道：「不可能的，如果他回來，我們總會見到。這間房只有博士一個人進來，他可能從中攪鬼，根本就沒有院長這個人。」

阿生也說道：「也許十九號的話是對的，如果沒有其他暗門，院長由這兩度門出入，都難免會給院中人見到的，因爲這兩度門都通往走廊，走廊上經常有人走過，不可能永遠沒有人看見。」

阿生說着，又走過去檢查那些錄音儀器，發覺這些設備與一般有些不同。

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個跌得有些凹陷的咪高峯。阿生把通往外面的線路關掉，試放一段聲帶，院長的聲帶有點沙啞，阿生透過那具跌壞了的咪高峯，也把自己的聲音錄進了聲帶中去，當播講出

師徒二人剛跟在十九號的身後面走了幾步，立刻有人在走廊的另一端大喝了過來：「不要走！站住！」

阿生話也未等對方說完，已是一個翻滾，順勢倒了下來，就在那一剎那間，槍聲接連響了起來，呂偉良與十九號亦同時閃向門口的凹入處！

阿生出手之快捷，真是出乎對方意料之外，因此，在槍聲連串響起之後，對方已經有一個人倒在地上呻吟，他顯然中了一槍，受了傷！

其餘幾個人紛紛躲進了房門的凹入處，因爲走廊之上，本來就是一個個的房間，每間房都有一個門口，每一個門口都稍爲凹陷下去的。

呂偉良道：「阿生，掩護我們，我與十九號去找院長！」

阿生答應一聲，一顆煙霧彈已經脫手飛出！這些經阿生親手設計及手製的袖珍炸彈，只有指頭般大小，但爆炸開之後，威力却是十分的驚人，但見「轟隆」一聲巨響，走廊上隨即煙霧瀰漫！

呂偉良趁勢帶住十九號，由走廊拐彎處轉了出去。

十九號指指另一個拐彎，對呂偉良說道：「院長室就在那邊！」

呂偉良迅速和他衝了過去！這時他們的手上都持有一支手槍，隨時準備迎擊那些迎面而來的人，因爲他們都明白到，這裏是專門訓練職業殺手的地方，所以這裏各人的槍法雖不致每人都百發百中，但射擊的水準必高。因此，他們可能在剎那之間，便會中彈身亡，除非他們出手快過對方，也必須準過對方！

十九號帶住呂偉良拐彎抹角，終於來到一間房門前。門上漆着：「未經許可，不准接近！」

來之後，發覺兩者之間相差不太遠，都同樣有些沙啞。

但是，更令人出奇的事並非那些咪高峯與聲帶，而是辦公桌抽屜中，並無任何文件足以證明有「院長」這個人存在。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你設法錄一段談話聲帶，將計就計，就當你自己是院長，要學員和教授們反叛博士，說他是一號殺人犯，把學院弄得一團糟，非殺不可，又說警方已經包圍這個荒島。錄好之後，我們迅速離開這裏。」

阿生會意，於是開始錄音。

呂偉良則以無線電通訊儀器，與警方取得連絡，其實警方早已秘密對這個荒島展開監視。許多警員偽裝漁家，承租來的漁船，對那些機帆船暗中監視，直升機隊則隨時準備應召出發！

呂偉良的袖珍通訊儀器是暗藏在義腿之內的。強力的乾電池，可以發動半導體儀器，使到呂偉良可與在荒島附近海面的漁船取得連絡。

十九號則繼續在房內各處搜索，結果又給他在牆角一處暗格中，搜出了一枝滅聲手槍和一副電影放映機，此外還有一卷菲林。都是十六厘米厘的。

十九號把電影放映機通上了電流，將那卷菲林播映出來，原來是院長與博士談話的紀錄片。這時呂偉良亦已經與海面上的警方人員連絡妥當，走過來看看那些紀錄片，希望可以看出誰是這間「謀殺學院」的院長。

但是，影片的光線不足，院長在畫面上亦僅可見到背影而已。

表面上實在看不出這部紀錄片的價值，但想深一層，看影片的拍攝手法，便不難想出了其中的玄妙。

原來院長辦公室的辦公桌，對開的一度牆上，有一玻璃窗，玻璃窗有二層窗簾，一是輕紗，一是絨簾，都是由辦公室內面加以控制的。

那闊達三尺，高僅尺許二尺的玻璃窗，是一種厚厚的沙玻璃，這是不透明的，從電影放映機安放在牆角的角度推測，鏡頭既對準了那個銀幕形的玻璃窗，底片放映時，畫面自然亦可以在那兒出現。那麼，當有人在走廊上經過時，好容易以為「院長」正跟博士在「他」的辦公室裏談話。

假如每次只放映這卷菲林其中的一段，在外面看見「室內情形」的人，絕不會引起疑心。

如此看來，院長這個人絕不存在，那是大有可能的。

但是，博士何故弄這假局？目的大概是：一，令到學員們震驚於「院長」的淫威之下，二，對教授們易於交代，三，在各人腦海中造成假象，萬一有什麼不測，主要的責任問題易於推卸。

十九號不敢把畫面放映在那塊沙玻璃上，只以室內的牆壁作為銀幕。而玻璃窗那兩度厚厚的簾子已經拉上了。

呂偉良看過菲林底片之後，令十九號把它和一卷錄音帶帶走。那枝滅聲手槍，也不例外。

阿生這時，也把呂偉良吩咐他要講的話錄完了音。

呂偉良知道他們遲早會搜到這兒來的。因此，他在門縫中看過走廊上沒有人的時候，便示意阿生把擴音儀器上的開關扭開，然後，三個人迅速離去了！

阿生早已明白到他師父呂偉良的用意，所以那一卷錄音帶最初的一段是沒有聲音的，以便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離開那間「院長辦公室」。

「看來沒有人被殺，否則，為什麼連血漬也沒有呢？」一名學員說道。

另一名說：「那麼，博士那班人呢？」

各人都莫名其妙，因為他們在「院長辦公室」的兩度門口，都有人把守，但彼此都說沒有見過博士和他的手下們由內出來。

「我看，這裏面可能有機關！」

「對了，博士可能由秘密通道去了。」

「那麼，我們怎麼辦？」

「三十六着，走為上着，還用說麼，當然是快些離開這兒。」

「是的，我們還是快走，警察可能真的會來，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我們都是有案底的人，如果給警方抓回去，那還了得麼？」

「對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再落入警方的手中。」

一班學員在議論紛紛。

忽然又有人提出：「我們反正是走，何不去博士辦公室發點橫財？」

「橫財？什麼橫財？」

「他媽的！你真沒有記性啊！博士籌回來的那一筆巨大的經費呢？」

「對了，他用等同勒索的方式去勸捐回來的擴充經費，大概還在他辦公室的保險箱裏，來吧！我們一齊去找！」

於是，學員們又一窩蜂似的，湧到博士的辦公室裏去，他們似乎暫時忘記了追擊呂偉良師徒二人。其實，他們剛才也只不過受了博士的慫恿而已，他們當然不會曉得呂偉良和阿生的真正身份，既然以為他們跟十九號一樣是自己人，如今大難臨頭更

三個人通過走廊，迅速閃進一間房裏去，那是他們剛才進去過一次的儲物室。他們決定以靜制動，希望可以俟至警方人員一舉包圍這間學院。但是，阿生走在最後，竟遲了一步！

「砰」然一聲槍响，表示走廊那邊已經有人發現了他的踪跡！

那一槍並未命中，阿生迅速閃了入內。

呂偉良和十九號也聽到了槍聲，立即展開反擊！於是走廊之上，一時槍聲卜卜，子彈有如穿梭一般，各自人身邊擦過！「砰砰嘖嘖」的回聲，更是震耳欲聾。

突然之間，擴音器開始廣播了！

那帶點沙啞的聲音說道：「各位親愛的同學們，請聽我說幾句話。當然，你們一定會認得我是院長。對了，我就是意圖把各位訓練成專職人才的院長。但我並非要大家去殺人，更不是教你們殘殺自己人。這點我可以發誓，因為過去各位已經做錯了，我要各位重新做人的，但是，博士企圖騙騙一切，再將各位帶上歧途，這是令人氣憤的事。過去每一次對各位講話，都是由他控制住我，要我依照他意思去講的，但現在這裏已經給警方包圍了。大難臨頭之際，我只能對各位同學說一句後會無期！希望大家在這危急關頭把博士抓住，交給警方，總可將功贖罪，因為他才是罪魁！」

話猶未完，突然傳來了數响槍聲，整座錄音機好像被人轟碎了。

走廊上的槍聲暫時停止下來，人們似乎都被剛才那一段廣播詞吸引了，因此，當人們聽到了槍聲之後，立刻一窩蜂的湧向「院長辦公室」。

呂偉良師徒二人與十九號心中暗喜，因為他們都知道那一段廣播詞是阿生所講的。當時呂偉良也

為了發財，也顧不了這許多了。

各人來到博士的辦公室，發覺光線很暗，辦公桌後面沒有人。幾個急先鋒匆匆衝了過去，豈料「轟隆」連聲，幾個人紛紛倒了下來。

原來博士的辦公室之內，中央有一幅透明的防彈玻璃隔開了，這班人竟不知道，看見室內無人，便匆匆趕到辦公桌後面去，因為他們都知道，博士的辦公桌背後就是保險箱之所在。

這班曾經犯過各種刑事案的歹徒，在連放數槍，那麼巨大的防彈玻璃仍無動於中時，一時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俗語有道：「賊公計，狀元才」，他們既然是無所不為的歹徒，辦法自然多着。

結果在他們的分工合作之下，終於給他們找到了博士辦公室的另外一度暗門，各人於是湧入辦公室的後面，圍在辦公桌附近，其中一名老手將保險箱打開。

那名老手自然是開保險箱的能手，但是，當他旋轉了那暗盤之際，便感到有點不妙！

突然「卡察」一聲！緊接而來的，便是一聲「轟」然巨响！

一時之間，火光冲天，震撼得整座學院搖搖欲墮！圍攏在博士辦公室的學員們，首當其衝，無一倖免。

保險箱內，滿載炸藥，一經觸發，便是不可收拾。

原來博士是為了迫不得已要撤退時，用以對付警方人員的，想不到却殺死了超過二十名的學員，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這時候已是晚上時候，荒島四週的海面正是一片漆黑，剛才爆炸時那一團火光，却把附近的環境

不敢對這方面寄予太大的期望，但現在看來，這班學員對「院長」的確很尊敬。

要是「院長」沒有其人，只是博士胡亂創造的偶像的話，那麼，這一回便是博士自作孽！因為數名持着手槍的學生，正趕往「院長辦公室」那兒去一看究竟。

博士的確已經闖入了「院長辦公室」，與他同時在一起的，還有二名親信槍手。

博士在盛怒之下轟毀了那具錄音機之後，拿起咪高峯想說話，突然門外槍聲乍起，數名學員已經急急衝到，二名槍手為了護衛博士，立即還擊！

博士企圖力挽狂瀾，無奈他平時在學員們的心目中，把「院長」造成了一種偶像，既是神聖不可侵犯，如今「他」竟在廣播中被人槍殺，那有不發生反感之理？

因此，瞬息之間，另外一批學員也由走廊那邊湧到，與門才的一批會合，圍攻「院長辦公室」，因為他們已經不再相信博士，認定「院長」是被博士所殺，他們更相信了「院長」的話，希望把博士生擒，交給警方人員，將功贖罪！

子彈把「院長辦公室」的玻璃打爛了，那二名槍手漸漸沒有反擊，看來他們非死即傷，只是不知道博士怎樣罷了！

數名學員一湧而入「院長辦公室」，但是，裏面竟空空如也！

學員們平時對這兒視作「聖地」，他們從未到過這兒來。現在是為了院長的廣播，他們認為院長可能被殺了，所以才會衝入來。

可是，這裏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他們四下裏搜索，除了那些擴音設備與錄音機之外，便是一些蛛網塵封的傢具。

驀地照耀得如同白晝！

海面上偽裝漁民的警方人員，不久之前才接獲呂偉良的信號，想不到他們的攻擊行動剛要開始，就發生了如此巨大的爆炸！

沒有人知道「謀殺學院」裏發生了什麼事情，更沒有人知道呂偉良師徒二人的命運如何。

警方的攻擊行動迅速展開，夏維探長在一艘偽裝的機動帆船上，未登陸之前，先企圖與呂偉良用無線電通訊儀器取得連絡！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等人不知道去了那裏，夏維探長三番呼喚，竟然毫無反應！

目睹「謀殺學院」發生如此巨大的爆炸，夏維探長不免會連想到最壞那方面去。他的助手辛尼也說：「呂偉良這一回凶多吉少了。」

夏維探長對於呂偉良來說，是由「敵」而演變為「友」的。

當他們權力與利害發生衝突時，夏維總覺得呂偉良該死有餘，但是，每當一些困難重重的案件須要呂偉良協助時，他就會覺得社會上的確需要像「鐵樹俠盜」這種人。

其實，真正善良的市民，無不愛戴「鐵樹俠盜」的。他從不為自己的利益打算，每次出生入死，全是為了公眾的利益打算。他喜歡冒險，但是，他要做得有意義，那就是說：不一定是為了協助警方，因為他向來不賣任何人的賬，包括警方與惡勢力在內。只要這件事是對公眾有益的，他又有興趣的話，他就會去冒險一下。

但是，今晚這情景，看來的確對他極之不利，難怪夏維和他的助手呆了一陣，仍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才好，他唯有叫手下們加緊包圍和搜查，不要讓「謀殺學院」有人逃出重圍。

就在這時候，有一隊警員用無線電話報告，說是北面僻靜的海灘，有一艘快艇突然不知道由那兒駛了出來，正迅速向公海方面。

夏維探長下令制止，但是，快艇如追風，警員所乘坐的水警輪，亦無法追得到，唯有開槍制止。但是子彈似乎也無法傷害他們，那艘快艇去勢如箭，轉瞬間已隱沒在黑夜裏的大海之上。

除了那艘在逃的快艇之外，所有荒島上的漁船與偽裝漁夫，也分別落入警方的手中，至於「謀殺學院」裏的學員們，在爆炸發生之後，已有大部份死在博士的辦公室之內，能够生還的，亦所餘無幾了。

直升機在島上投下了照明彈，以方便警方人員展開搜捕工作。

夏維探長帶著數名手下，在「謀殺學院」內展開搜索行動。

突然間，迎面有三條黑影自頑垣敗瓦中竄了出來，夏維探長立即喝道：「不准動，將雙手高舉，慢慢的走出來吧！」

三個人之中，一個說道：「探長先生，別太緊張吧！你要捉的人大概已經捉到了。」

夏維探長當然認得他是誰。因為他的助手已將手電筒照射過去！那三個人正是呂偉良師徒二人與十九號。

夏維舒一口氣，問道：「怎麼你不回答我？我在無線電儀器中，曾三番呼叫你呢。」

呂偉良苦笑道：「你交給我的無線電通話機，在黑夜中失掉了。」

原來自從博士的保險箱發生爆炸之後，「謀殺學院」的電流中斷，整座建築物在震撼中已有大部份倒塌下來，裏面一片混亂！

警方人員一直在荒島之上工作至天明。

夏維探長感激呂偉良師徒二人冒險深入虎穴做內應，即使是功虧一簣，也只能怪他們警方的包圍網不夠嚴密而已！

在漁民的口中，也同樣得不到什麼結果。因為他們有絕大部份是被迫，替「謀殺學院」的人服務的。對於學院中的一切，自是不敢過問。

不過，呂偉良師徒二人這次冒險深入虎穴，也不是一無所獲。起碼他已經知道「謀殺博士」才是這家「謀殺學院」的最高負責人。至於那個什麼「院長」可能是虛構的。當然，真相如何，相信亦只有博士一個人可以知得清楚。

呂偉良的計劃本來是要他們師徒二人去完成的，想不到現在多了警方這一支生力軍，結果還是沒有多大的幫助，要不是「謀殺博士」神通廣大，就只好說是警方的工作效率太低了。

在現場上，呂偉良師徒二人搶盡了夏維探長他們的鏡頭。

報紙與通訊社的記者，固然針對着師徒二人訪問，就是電視台的外勤組人員，也找呂偉良出鏡，拍攝現場的實地新聞紀錄片。

呂偉良最討厭做別人的攝影對象，但這一次却變成了無可避免。

鬧至天亮，警方人員仍在「謀殺學院」內外工作，最吸引人注意的，就是那個天然構成的射擊場。除了一切設備充滿了血腥之外，就是那些聳立着的天然隔音泥牆，竟比電台播音室所用的隔音紙，更加實用。

呂偉良師徒二人陪同警方人員，搜查過整座「謀殺學院」，也無法找到那一批鈔票。但是學院中人說，鈔票是由博士所收藏着的。看來十之八九是

呂偉良以為外面有警方的包圍網，大可不必理會，只帶着阿生和十九號，到處找尋博士和他的存款。但是，博士失了踪，那些存款也全無下落。

呂偉良師徒二人與十九號在瓦礫中搜索無結果，以為博士可能死了，但是，聽夏維事後談及那一艘超速快艇，他就肯定「謀殺博士」還沒有死去。

呂偉良洩氣地說：「怎麼你們不用直升機追蹤他？這一回更麻煩了，因為他是個詭計多端的傢伙，只怕他遲早也會潛回本市作孽！」

夏維探長說道：「直升機來遲了，而且，黑夜中他們的視線受阻，即使有照明彈，但快艇速度極快！」

「這麼看來，我們是自費心機了！」呂偉良說道。

「那又未必，起碼我們搗毀了這間古怪而又可怕的學院。」

「有什麼用呢？只要謀殺博士一天未死，他就會作怪。他可能在更秘密的地方，訓練更可怕的殺手，為患社會。」

「我們警方捕捉了不少人，希望可以從他們的口中得到一些線索，讓我們去追捕謀殺博士。」

「沒有用的，他們也受到了博士的欺騙。」呂偉良指指十九號說：「他們每一個學員都是有案底的人，博士只是利用他們，重要的事都不會讓他們知道的。」

「對了。」十九號插嘴道：「其實，我們也有多少被騙和被迫。博士要我們到處殺人，製造恐怖氣氛，答應過給予我們一點酬勞的，如今一無所獲，所有的錢都給博士帶走！」

夏維示意手下將十九號加上手鐐。

呂偉良和阿生一邊除去面上的偽裝，回復本來給博士帶走了。

呂偉良固然相信這一種可能性，因為他們師徒二人與十九號早已查過了所有可能收藏着鈔票的地方，但保險箱爆炸了，其他的地方也都搜查過了，半張鈔票也找不到。

警方在電視的實地轉播節目中，呼籲曾經收到「謀殺學院」勸募函件的富商巨賈，立即與警方取得連絡，千萬不可給「謀殺博士」嚇倒，而以金錢去滿足對方的無理要求。

警方的目的，無非想那些曾收到「謀殺學院」募捐函件的人，目睹螢光幕上出現的頑垣敗瓦，而深信警方有能力摧毀一切罪惡性的組織。但是，無論是報紙或電視台，他們派出的記者都是忠於報導的。這大概就是自由世界裏面最可愛的地方。

記者忠實地告訴市民：「謀殺博士逃脫了！」於是，人們難免會引起騷動；尤其是那些曾收到「謀殺學院」向他們勸募函件的有錢人家無不凜然！其實，現場上的報導，已經等於替「謀殺博士」做了一次有力的宣傳！因為有人在擴音機裏聽到那十多個「學員」企圖開啓博士的保險箱。結果保險箱發生猛烈爆炸。這顯然又是博士的一次巧妙設計，無非表示了博士有先見之明，事先設下了這個「陷阱」，讓背叛他的人上當。

如此一來，曾經成為博士募捐對象的人，更加想博士遲早會找上門來。

就在一片風聲鶴唳聲中，有「七號殺手」之稱的梁炳，突然跑到荒島上來。他是獲得警方特許的，因為他對守衛在附近海面的警方人員表明了身份，說有重要的事要見探長。

梁炳被帶到荒島上來，呂偉良師徒二人仍未離開那裏，他們仍在協助警方留在現場偵查。一度受

面目。十九號喊冤道：「我是立心改過的，我已幫助了你們，你們怎可以這樣對付我？」

阿生對夏維說道：「其實，他是學院的所有學生中，較為有血性的，希望探長從輕發落。」

夏維瞪了他一眼，道：「一切交由法律去裁判，我和你都沒有權說話。」

阿生不敢再作聲。但呂偉良安慰十九號說：「只要你沒有殺過人，將來你可以對法官說出來，大概不會被判得太重的。」

十九號黯然說道：「他們要我殺人，我才反抗的，但是，事前我不知道你用的血漿子彈加上麻醉針，令我只是暫時死去，否則，我也不會在無意之間，破壞了你們原來的大計。」

呂偉良道：「這也算不得是破壞，只是迫我們把行動提前了。」

原來呂偉良因為不想大事謀殺學院之中的人，手槍中的子彈全用血漿彈加上麻醉針，被射中的人，會被麻醉倒，亦會出血。但實際上他是不致會死的。十九號不知來龍去脈，在甦醒過來之後，竟撲進博士的辦公室去報仇，湊巧呂偉良這個「B教授」及時回來，為博取博士的信任，便只好把十九號「殺死」。

當時呂偉良因為給博士糾纏着飲酒，阻延了不少時間。等到他可以由博士的辦公室出來時，找到解剖室去，十九號已經跑掉了。

於是，呂偉良在這一邊要找尋十九號的下落，在那一邊，又要找尋阿生那個偽裝的「二十三號殺手」。

事情完全是呂偉良事前意想不到的。但到了現場發生爆炸為止，他以為事情總可告一段落了，想不到博士這個主犯却又變成了漏網之魚。

傷的靈犬「多利」，由於島上四周環水，竟然無所施其技；但阿生仍將一些博士用過的物件，讓「多利」嗅着，希望可以讓牠靈敏的嗅覺，把博士的下落找出來！

呂偉良看見「七號殺手」梁炳匆匆趕到，心裏奇怪。

梁炳本來一直在警方的保護下躲了起來，如今突然趕到荒島裏來，相信一定有事。

果然，梁炳未對警方人員談話，先對呂偉良說道：「我在電視裏看見警方人員的搜查工作無結果，忽然想起一件事；接近博士辦公室附近，可能有一條地道通到北面海灘的。」

呂偉良也是已想到博士是由秘密隧道逃出海的。但博士的辦公室發生猛烈爆炸，現場一片瓦礫，警方僱用的人員，正在發掘中。

梁炳又說：「可能是一個秘密庫房就在博士的辦公室底下。」

夏維探長這時正由北面海灘懸崖下視察回來，他說：「海灘下面的岩石洞中，有一條秘密隧道，機動快艇就是由那兒駛出的。我們圍捕人員疏忽了他們擁有如此高速的快艇，而過份集中注意力在那些漁船之上。」

呂偉良把梁炳的意見轉告了夏維；夏維也認為可能有一個秘密地洞。於是下令工作人員，加緊進行發掘工作。

太陽越升越高，發掘現場的人員，在瓦礫中掘出了不少「學員」的屍體。他們都是夢想發橫財的人，結果都死在博士的殺人毒計中。

差不多到了中午時份，夏維才可以率領各人進入現場的一個地下室。

由於博士的辦公室曾經發生爆炸，所以地下室

的秘密進口處，也被炸開了一個洞。嗅覺特別靈敏的靈犬「多利」，首先在狂吠聲中，衝了進去！

警方人員看見「多利」的狂態，以為地下室內可能有着博士的踪跡，紛紛戒備起來！

其實，「多利」不過是一直無所施其技，積壓在心胸間的情緒無從發洩，如今牠也的確是嗅到了人類的氣味，但那種狂態却是罕見的。

當呂偉良與徒二人被困在「謀殺學院」中，被人追殺的時候，「多利」被各處出口處的鐵閘隔開在外面，因此「多利」東奔西跑，也找不到可以鑽進學院去的地方。

如今，牠好像有點抱歉，所以在衆目睽睽之下，極力爭取機會，大顯身手！

夏維探長帶着幾名幹練探員，緊隨着呂偉良與徒二人和「多利」，衝入地下室之內。

地下室就在博士的辦公室底下不到一丈深的地方。博士辦公室的一幅暗牆之內，有路可通往這下面來。再由這地下室，沿住一根光滑無比的銅柱，便可以到更下層的岩洞底下去。

岩洞底下就是通往北海灘的一條水道，博士的快艇一直是停放在那兒。至今水道上仍有電油的痕漬留在水面之上。

其實，博士的辦公室與院長辦公室之間，亦有暗道互通。博士是帶同他的心腹手下由院長辦公室通落地下室，再由地下室沿住那支光滑銅柱，滑下底層，乘快艇逃走的。

那一支光滑無比的銅柱，就像消防局裏面的設備一樣。那是爲了消防員遇到緊急召集時，省却了走樓梯的麻煩。

只是這傢伙半痴半呆的，誰敢把手槍或任何武器交給他呢？

呂偉良低聲對探長說道：「我看這傢伙也不像是完全痴呆的，設法把他救出來吧！」

豈料夏維還未答話，洞內那長毛怪人却哈哈大笑，說道：「你們何必大驚小怪？我絕對不是個瘋子，如果你們要救我出去，也得小心！否則，你們便會一齊葬身在這洞穴之內。」

呂偉良問道：「是不是這洞內有機關？」

「他媽的！你以為這是武俠小說中的大破鐵網陣麼？」那人怪叫起來說：「我是指這兒的石壁都是支持住這岩洞的支柱，一不小心，就會整個兒倒塌下來。」

夏維「哦」然一聲，隨即示意助手去召人把木柱搬來。

他們是決心要把岩洞中的人救出來的。這不但 是警方的責任，也是這件案的重要關鍵之一。

石陣裂縫闊僅數寸，「多利」無法通過，人更不可能由此通過了。

警方的工程人員由破洞口外運來大批巨大的木柱竹竿等物，因爲他們確信這長毛怪人的話是真的，如果洞內沒有支柱承擔，強行撬開那幅石壁，不但不可以把那人救出來，甚至會把各人生葬在這石洞之內。

警方人員有警方人員在忙碌地工作，呂偉良趁着這時候跟那怪人談話。他希望從對方的口中，會知得更多一點！

那怪人雖然有點痴呆，但有時頭腦似乎十分的清醒。呂偉良於是覺得，他極有可能是給囚禁得日子太久，而失掉了常情。

細談之下，呂偉良才知道他並非一名瘋子，而

十分有頭腦的人。要不是這次被破壞，這家「謀殺學院」在他的主持下，有了大量的金錢加以擴充，後果真不堪設想。

正當夏維等人注意刀集中到岩石洞底層去的時候，「多利」突然朝住一條石隙的夾縫中，狂吠不已！

阿生最了解「多利」的個性，這頭狼狗雖然在極度苦悶中，亦不會無的放矢，因此，阿生首先走了過去，從石隙的夾縫中瞥了一眼。

警方的人員，甚至呂偉良也以為「多利」可能是嗅着了什麼野味，所以才會狂吠猛撲！

但是，阿生在朝住石縫那邊瞥了一眼之後，便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

各人似乎也意會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但實際上誰也想不透那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阿生不會無緣無故的叫起來。

各人走了過去，從石隙的夾縫中，可以看見後面是一間天然的石室；石室之內，有一個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長毛怪物，被困在其中。

所有在場的人，無不愕然！

呂偉良喝住「多利」不准牠再朝着那怪物狂吠，使到局面較為冷靜下來。

那個有如人猿似的怪物，這才較為安定了一些了。

但是，現場上的警探們，仍然恐防有變，持槍戒備着！

夏維探長首先發話問道：「你到底是人是鬼呢？」

那怪物凝視着各人，目光中充滿了仇恨，也充滿了恐懼！

呂偉良看見那怪物默然無語，對夏維說道：「

是一個射擊能手。但是，他決不是香市著名一時的「飛鏢俱樂部」的會員，而是由外國回來的。

這傢伙有個英文名字，他叫范占士，大概是姓范的中國姓氏，加上了「占士」的英文名吧！

范占士本來要回到本市開設一間射擊學院的，但却跟他的合夥人發生了歧見。他的合夥人就是號稱「謀殺博士」的賈倫。

范占士憤慨說：「我們在外國是好朋友，但回來之後，他好像失去了常性，把我囚禁起來，要我服從他的意見，否則就要殺死我。但是，我的性子很硬直，寧死不屈，他沒奈何，只有把我監禁起來了。」

呂偉良說道：「換句話說，你是準備開設一間教人射擊的學院，但賈倫要開設一間謀殺學院，所以你們便發生了糾紛，是不？」

「是的。」范占士又說，「他說謀殺學院可以讓我們賺大錢。」

「那你爲什麼不服從他？」

「人是有人性的，但可惜我事前看不透賈倫的爲人，原來那小子沒有人性，只有獸性。」

「是的，只有禽獸才會那麼狂想。」

這時候，警方召來的工人，已經把木柱架好了，再加上竹竿與繩索綁紮，警方人員開始將一幅石牆撬開，終於把范占士救了出來。隨即有人替他把鐵鍊弄斷。

呂偉良忍不住又問：「賈倫那厮到底怎樣把你放進去的？」

「賈倫是個殺人的天才，他把我囚禁在裏面的時候，先將我用藥迷暈了。」范占士回憶着說，「等到我醒來的時候，發覺雙足被扣上了鐵鍊，鐵鍊的另一端則釘牢在石壁之上，用水泥封固；前面的

他當然是人，決不會是鬼！叫你的手下們把手槍放下來吧！」

夏維回頭示意各探員把手槍收藏起來。

這時候，呂偉良看見洞內那怪物伸伸雙腿，立即發出了鏗鏘之聲，細看之下，那是一條鐵鍊。

鐵鍊粗大如二指，只是長長的毛髮把它掩沒了，鐵鍊的另一端，則扣在石壁之上！

夏維恍然道：「原來他是被人囚禁在這秘密石洞之內的。」

呂偉良問了進石洞之內，道：「你懂得聽我的話麼？」

那怪物凝視着呂偉良說：「我當然懂得！」

各人無不一怔！想不到這傢伙原來是會說話的人。

呂偉良立即又問：「你怎麼會在這裏？」

「這是我的地方，爲什麼我不可以留在這裏？」

「那長毛怪物又問：「你們是誰？」

呂偉良道：「他們是警探，我是姓呂的，你貴姓大名？」

「人們都習慣了叫我『院長』，你們當然不能例外。」那傢伙傻氣地笑了起來。

「院長？」呂偉良，阿生和夏維等人，差不多同時驚嘆地叫了一聲！

是的，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無限驚愕！他們都想不到這怪物竟然會是院長。

呂偉良忍不住問：「你是什麼院長？」

那人瞪住呂偉良說：「射擊學院的院長！」

「射擊學院？」各人又是一怔！

那人又說：「我的槍法是第一流的，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準確，要不要試試給你看？」

各人交換着眼色，沒有人懷疑他說話的真實性

一幅石牆，只裂開數寸的裂縫。賈倫當時在外面對我警告說，如果我強行離去，石牆會倒塌，我會被生葬在這裏。」

呂偉良道：「你給他嚇倒了。不過，如果你被生葬在這裏的話，他也有可能被生葬！」

「爲什麼？」

「因爲他的辦公室就在你的頭頂之上！」

范占士仰首一望，「哦」了一聲。又說道：「那小子現在什麼地方？」

「他逃走了。不過，相信你幫助我們，可把那危險人物找回來。」

「未必。」范占士嘆了一口氣，「我對他了解得太淺，否則，我又怎麼會弄成這副樣子呢？」

范占士的身體上發出了陣陣惡臭，警方人員莫不掩鼻。

范占士苦笑着道：「呂先生！看來你才是最有修養的人。可否代我向警方求個人情，先讓我洗個澡？」

呂偉良還未開口答他，夏維探長在旁已經聽到了。他說：「你可以到海傍去，先洗一個海澡水，回頭我還有話問你。」

「海水又凍又鹹，而且我不懂得游泳，可否給我一池香水浴？」范占士半開玩笑地說。

警方人員無不啼笑皆非。

夏維說道：「你要洗個香水浴也不難，只要你跟我合作。不過，眼前你最好先洗次海水浴。」

夏維說完，示意一名探員把范占士帶出那個岩洞外面去。

夏維回頭對呂偉良說：「他對你似乎份外好感，等會兒你替我多問幾句吧！」

呂偉良苦笑一下，沒有答話。

他知道范占士的心情，也許是警探個個掩鼻，說不定他心裏還有多少顧忌，所以才會這樣閃閃縮縮的。其實，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遠與近都是由人造成的。

范占士由一名探員陪着到海傍去洗澡，他要求探員背轉身，因為他太久沒有洗澡了；他要脫清光，洗個痛快！

探員不疑有詐，果然讓他跑到海灘上一塊大岩石後面去！

過了半會兒，夏維與呂偉良等人過來，問那探員道：「范占士呢？」

探員指指那一塊大岩石，道：「在那邊洗澡，他害羞，我只好不看他！」

夏維苦笑道：「我還以為他未開化，原來他還有些禮貌。」

但是，呂偉良跑到石後看了一遍，却驚叫了起來：「奇怪！怎麼不見了他？」

夏維和那探員同時吃了一驚，急忙跑過去，果然不見了范占士。

警方人員立即展開搜索，竟無法再發現范占士的下落。

呂偉良說道：「他一定是潛水逃去的，這一回，我們又上當了！」

夏維說道：「我不該相信他，原來他不但懂得游泳，而且泳術極精。」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道：「他為什麼要逃走了呢？」

阿生插嘴說：「說不定他溺斃了！」

夏維探長為明真相，召來蛙人潛水隊伍，又搜了好半天，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這一邊岩石嶙峋的海灘，平時就沒有船隻經過

或停泊。所以，當范占士在那兒洗澡時，海面也像平時一樣沉靜。而大批記者，則聚集在南面的海灘給警員擋在現場以外。

他們既然不能深入現場，自然亦不知道北面海灘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直至大隊蛙人應召到場，記者們才知道那邊出了事。

呂偉良找着「七號殺手」梁炳和「十九號」柳雁細問，他們也說從未見過那位長髮院長范占士。更不知道博士的辦公室下面有這麼一間密室。

蛙人經過一番打撈之後，仍然找不到范占士的下落。呂偉良想到他可能已經潛登彼岸，躲了起來。於是打算帶同阿生與「多利」返回市區，好好的睡一覺再說！但是，就在他舉步之際，有人叫住他：「呂先生，請等一等！」

呂偉良回頭一看，那是被他用血漿子彈「殺」過的「十九號」柳雁。

柳雁一直被警員看管着，警方要他協助調查此案，呂偉良走過去問道：「十九號，什麼事？」

十九號說道：「博士要求我去謀殺我伯父柳元堂，希望你能够去看看他。」

呂偉良道：「你已經把這事告知了警方，相信他們會派人去保護他的！你放心吧！」

十九號輕嘆了一口氣，道：「博士曾在我面前含恨地說：一定要殺柳元堂，他該死有餘！」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點頭道：「好吧！我替你去看看他！」

十九號說了一句：「謝謝！」呂偉良這才帶着阿生和「多利」，離開了那個荒島。

警方人員仍然留在那裏調查，他們幾乎把荒島上的每一方寸土地也仔細檢閱。被捕的教授和學生都沒有一个是好人，他們都是走投無路才投奔到博

士這間「學院」來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學生」較為平凡，而「教授」都是專家。

謀殺藝術 不宜宣揚

一連串噩夢似的事件，已經成為過去。「謀殺博士」賈倫仍然不知下落，「院長」范占士也不知所踪！因此，人心惶惶是難免的事。

曾被勒索的富商，表面上似乎可以鬆了一口氣，實際上仍然時刻在提心吊膽中生活。過去的事實他們最了解，每一個被害人都被巧妙地殺害；「謀殺博士」的殺人方式是層出不窮的。誰也不知道這狂魔是否會再潛回本市，更沒有誰會知道他又用何種方法殺人。

所有接受過「謀殺學院」訓練過的學生，都聽到博士經常提及一句話，他時常對學生說：「殺人是一種藝術，謀殺更是一種高深的藝術，能够做到不留痕跡的謀殺，乃是登峯造極之作；本人留學歐美，榮獲博士學位，對這方面的藝術素有研究，以後希望能與諸位共享這份榮譽。……」

許多學生至今仍念念不忘博士這番說話，偶然想起也有餘悸。

是的，誰知道「謀殺博士」是否回來了？誰知道他的下一個謀殺對象又是誰？

所有曾經接到「謀殺學院」函件的商人，都要求警方派人保護；也有不少自己聘請私家保鏢的。曾在「學院」中被編號「十九」的柳雁，他的伯父柳元堂就是僱用私家保鏢。

十九號被判獄，事實上每一個在「謀殺學院」中被捕的人，都被判入獄。

柳元堂僥倖自己未遭毒手，對侄兒頗表感激；

保出外候審。

一般人預測，柳元堂一定會罪名成立，除非他的律師有辦法證明食物中的毒藥不是他放的。但是，他的司機和保鏢，以及受賄的獄吏等等，所有人的口供對他都非常之不利。

呂偉良師徒二人也知道了這件事。在十九號落網那一天他曾經答應去看看柳元堂的，因此，呂偉良也就認識了這個商人。

趁住案子未正式開審，呂偉良和阿生特地去拜訪了柳元堂一次。

柳元堂如夢初覺地說：「怎麼我一直沒有想起你二位來呢？我早該向你們求助才是。」

呂偉良苦笑道：「我們也不是神仙，但是，我們却相信你不是毒殺十九號的兇手。」

柳元堂嘆息道：「可惜警方不相信！」

「警方是根據表面證據而提控你的，但這却不合理。」呂偉良說，「我相信這件事一定有人從中作怪。」

「是的，我也這樣想。但是，我的司機和保鏢甚至獄吏等等，全都受到調查，警方反而相信他們，這是什麼理由？」

「是的，警方苦苦不肯放過你，這是什麼理由，我也想不通！」

「坦白說，有人肯放過我，我願意拿一大筆錢出來，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

「這句話你早該說，也早該做出來才對。」

「呂先生，我素知你行俠仗義，濟世為懷，這回要求你幫幫我這個忙了。」

呂偉良道：「既然警方把案子拖到法院裏去，一切只好依靠你的律師，我也無能為力。」

「但是，我知道你會有辦法的。」柳元堂邊掏

這天，在私家保鏢的護衛下，親自到獄監中去探監了。

這是一個以金錢為本位的城市，柳元堂有的是錢，自然有辦法令到獄吏們給予更多的方便。十九號年紀還輕，他表示要決心改過。

柳元堂安慰他說：「三年的時間雖不算短，也不算長，希望你好好的渡過這段日子。過去我對你關心得太少，但當你由獄中出來時，伯父會給你適當的照顧，希望你利用這三年服刑的期間，痛思悔改。」

十九號說道：「我不會怪任何人，只能怪我自己。伯父，我一定會聽你的教誨！」

其實，他是甘心服刑的；因為十九號與其他「同學」一樣的心情，總覺得在獄中服刑比在外面更好，而獄吏們則成為他們義務的保鏢！

但是，不幸的事就在柳元堂離去之後不久發生了。十九號被人發現倒斃在獄中。

監獄當局急忙報警。經檢驗後，初步判定十九號是中毒身亡的！這難免就會牽涉到他伯父柳元堂親自探監那回事去！

在高級警探查根問底之下，終於查出了柳元堂曾以金錢收買一名獄吏，把一紙盒的點心傳遞到獄中去，讓十九號進食。這是違反了獄中常規的。

警探把食物殘餘拿去化驗，証明其中滲了劇毒，於是柳元堂被捕了。

在這個都市，貪污是公開的秘密，政府每一個部門都無貪不成官。當地的市民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監獄中的貪污腐化程度，更是令人咋舌；只是十九號被毒殺這件事發生之後，更加惹人注目罷了！

警方找不出柳元堂要毒殺侄兒的理由，只是根

據表面証據捕人。

柳元堂表示他不但被冤枉，而且莫名其妙。

他對他的律師說：「我數年來未見過這位侄兒，要不是警方破獲『謀殺學院』這宗案件，我還以為他出獄後決心改過了，誰知道他會被人再加以訓練？案發後我知道他曾拒絕殺害我，我才覺得我這位伯父做得太少，似乎有點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兄弟；所以才會親自去探監，希望藉此鼓勵他，安慰他，想不到就此出了事。但是，我敢發誓！我不會做出這種傻事！」

律師說道：「在情理上，你不可能這樣笨，但是在法理上，你吃了虧，因為食物是你送入獄中去給死者的，現在既然證明那些食物中有劇毒，這就有問題了。」

「但是，食物曾經過獄吏的手，而且，在購買時，也不是我親自去購買的。」

「誰替你買的？」

「我的司機！」

「不是你的保鏢麼？」

「不！保鏢寸步也不會離開我。我叫司機把車子停在路邊，着他走進一間酒家，購了一盒中式點心，帶進獄中去。」

「警方已經向司機及保鏢查過了，但他們認為最大的嫌疑仍然是你。」

「這不是太滑稽嗎？我侄兒救了我一命，我反而要殺害他，這無論如何也說不通。」

「我也這樣想，可惜警方不是這樣想。」律師沉吟片刻，咬咬嘴唇說道：「現在先讓我想想辦法說服警方，准我担保你出來再說吧！」

柳元堂無可奈何，一切只有寄望他的律師。警方沒有提出反對，法庭方面也批准柳元堂担

出了一本支票簿，一邊又說道：「請你說，要我捐多少？十萬夠了嗎？」

呂偉良苦笑一聲，道：「現在看來反而有點像勒索！」

「不！我知道錢不會落入你口袋的，我只要你代轉交給慈善機關。」

「那你可以用劃線支票，寄掛號信，這個時候，我不敢再惹麻煩了。」

「那你是見死不救了。」柳元堂嘆氣說，「我還以為你是一位了不起的俠盜。我的侄兒柳雁已死得不明不白，想不到我也被人陷害，看見你來了，還道有了一線曙光，結果，又變成眼前一片黑暗！唉！」

呂偉良搖搖頭，無可奈何地，向他道歉幾句，然後與阿生離開柳宅。

阿生不平地說：「這件事分明與柳元堂無關，怎麼你要理又不理？」

呂偉良沉思着說：「你不會明白的。」

師徒二人橫過馬路。他們的汽車就停在對面的馬路旁邊！

馬路旁邊是一個小花園，那是市政局利用那一角凹入的小三角地帶築成的，有花有草，也有矮樹，看來倒也幽靜。可惜這是富人家的住宅區，附近的有錢人家他們都有自己的花園，有些花園比起這路邊花園更大更美麗，所以，這小花園只能點綴一下附近的環境，實際上平時就難得見有人跑到這兒來散步。

相反，那些平民大廈却建築得密密麻麻的，要找一棵花草樹木看看也難乎其難，這大概就是當地政府對平民的不同貢獻吧？

呂偉良登車之後，坐到司機位一旁，讓阿生開

阿生舒一口氣說：「原來他們的目標也是針對柳元堂的汽車。」

車子正開動往前，阿生加速至時速三十哩左右的程度，準備拐彎下山之際，突然聽到前面傳來一陣陣汽車急劇拐彎時的膠輪磨擦聲！

阿生加緊把車子開過去！

豈料車子一轉彎，立即看見柳元堂的座駕車急急往斜路疾馳下山，去勢之急，大出意料之外。那輛神秘小房車則加快了下去！

阿生把車子控制得極之平穩地，在斜路上駛下山去。一邊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神秘小房車的人要對付柳元堂麼？」

呂偉良也未來得及答話，已經傳來「轟隆」一聲，柳元堂的私家車撞向路邊，衝破鐵欄，直滾下山去！

那輛神秘小房車，停在路邊，車上走出二名大漢，憑欄俯視，但見山下車毀人亡，正升起一團烈火！

呂偉良示意阿生把車子開過去，師徒二人正出其不意地跳下車，準備包圍那二名可疑人物。豈料那二人一轉身，竟有一人是呂偉良認識的！

原來那是一名探目，另一名當然就是警探。探目出奇地說道：「呂先生，怎麼，你也來了？」

呂偉良道：「剛才我還以為你跟蹤我們，原來你的目標是……」

「是的，柳元堂一直受到我們警方的監視和跟蹤，但想不到，他會畏罪自殺。」

「畏罪自殺？」

「難道剛才的情形你沒有看見嗎？」

「……」呂偉良答不出話來，拄杖走到鐵欄杆

車。但是車子未開行之前，他對阿生說：「我要下車去，你照樣把車子開走，不要理會我。」

「為什麼？」

「我要躲到路邊花園去觀察一下柳宅的情形，你就把車子停在鄰近的街道上吧。」

阿生逐漸明白了。他剛才對呂偉良的態度，也開始改觀。

於是，呂偉良悄悄開了左旁的車門，竄下車去。由於角度關係，呂偉良的行動除了阿生之外，柳宅中人應該是看不見的。

呂偉良急竄至小花園那邊，利用灌木林掩飾着身體。當時他雖然也裝上了義腿，但是，却習慣性地吧鐵杖拄在手中。

阿生把汽車開走了，呂偉良把鐵杖旋開了一端，藉着樹木的遮掩，把鐵杖的另一端對準了柳宅。原來藏在鐵杖裏的，是一管長距離的望遠鏡。

柳宅的大鐵門半掩着，看門人在虎視眈眈，一輛豪華大房車停在門前的路旁，司機已經跑進屋子裏去了。

呂偉良利用無線電通話機與阿生保持連絡。阿生這時候已把車子停在街口轉角的地方。他在通話機裏問道：「師父，怎麼啦？有什麼發現嗎？」

「當然不會這麼快就有所發現，但我要看下去，希望會給我看到一些什麼。」

「你懷疑柳元堂麼？」

「不！我在懷疑他身邊的人物。」

「是的，從報紙上的報導看來，他的司機最可疑，點心是他買的，大有可能就是他下毒。」

呂偉良道：「但是，柳元堂視他如心腹，他跟隨了柳元堂超過十年。」

旁邊去。

俯視之下，下面仍在燃燒中，但附近的人越聚越多，大概已經有人報警了。

二名警探回到他們的小房車之上，駛下山去。山下是一個球場，幸好那兒還是半山地帶，沒有居民，否則就不堪設想。

不過，現在還是起碼死了三個人——柳元堂，保鏢和司機。

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回到汽車中去。阿生正要把車子開動，呂偉良却叫住他：「阿生，我們不必再下山了，那三具屍體一定已經燒成焦炭。」

阿生反問道：「那麼，我們去那裏？」

「把車子開回柳宅附近。」

「……」阿生雖然把車子開動，却說不出話來，心裏却充滿了疑問。

車子回到柳宅所在的街道，阿生才怔怔地問：「到這兒來幹嗎？」

「阿生，看見那個抹車的少年人嗎？」

阿生透過了擋風玻璃，果然看見一名抹車工人就在柳宅附近的路邊，替人抹汽車。

呂偉良又說：「我要過去問他幾句。」

阿生會意，把車子開到那抹車人的身旁，「刷」地一聲停了下來。

那少年人平空吃了一驚，回過頭來張望的時候，呂偉良已經推開車門，拄杖走了過去！

少年人不知所措地瞪住呂偉良：「先生，你怎麼樣？」

呂偉良故意問道：「柳先生的車子是不是你負責洗抹的？」

「柳先生？」少年人眨着眼在想，「對不起，

你最好講出號碼來，因為我從不知道車主姓什麼誰

這時候，柳宅門前忽然有個人出現，呂偉良叫阿生別再說下去。

那個人騎着腳踏車，到柳宅門前停了下來。

呂偉良非常注意他的行動，雖然他看來並無可疑之處，表面上看來只是一個抹車的工人。

那少年大約不會超過二十歲，看門人也分明也認得他，所以招呼了一聲之後，他就開始工作。所有水桶，水，鷄毛掃，毛巾等物，都附帶在單車之上，故此他不必進入柳宅，一抵埗後，工作立即展開。

呂偉良又看見司機這時由屋內出來，可惜隔得太遠，呂偉良聽不到他跟那抹車的人說些什麼。但見少年人的工作加速完成，司機也等候在車門旁邊，原來柳元堂要出去了。司機大概是在責備那抹車童來得太慢了。

呂偉良看看腕表，才是上午十一時左右。柳元堂和他的保鏢坐進了後廂之後，車子開走了。

呂偉良立刻通知阿生把汽車開過來，讓他也坐上了汽車之後，一齊跟蹤柳元堂。

這是半山區，上午的時候，馬路上靜得連多一輛車子走動也輕易被發覺。阿生就在望後鏡中，發覺有一輛神秘汽車一直跟蹤他們。

他苦笑道：「師父，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我們跟蹤前面的車子，後面也有人跟蹤我們。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把車子開得慢一些，讓他們爬頭。」

阿生把車子沿接近人行道的行車綫，速度顯著地減慢下來。

後面那輛可疑汽車一掠而過！保持一定的距離，跟在前面那輛豪華房車的後面。

的，如果你講出他的車牌號碼，我可能立即會想起是那輛。」

呂偉良用手指指柳宅，說道：「就是那一家花園洋房的主人柳先生。」

「哦！你是說MM六七六嗎？對了，那一輛大型房車是我抹的，其實，這一條街大部份的車子也是我打理的。先生，你是否也想找人抹車？我的工作最周到，而且價錢相宜……」

「不！呂偉良打斷了他的話柄，問道：「你可知那輛車子已經失事撞毀了？」

「什麼？撞毀了？」

「是的，我以為你一定會知道為什麼。」

「先生，千萬別開玩笑，我怎麼會知道？」

「但是，除了你和司機之外，還有誰動過那輛大房車？」

少年人在極度驚慌中，沉思了片刻，然後好像又想起了一些什麼。他睜開雙眼對呂偉良說：「有件事有點古怪！」

「什麼事？」

「昨天有人向我查問一些關於MM六七六號這輛汽車的一些事。」

呂偉良立刻就問：「是不是一個高高大大的男子？」

「是的。」少年人答道：「他問我，那一輛車子是不是柳元堂先生的，當時我也像剛才你問我一樣，一時想不起誰是柳元堂。後來他說出是那間房的主人，我才想起了。」

「那你怎樣答他？」

「我說實話，他給了我五元賞錢。」

「後來呢？」

「後來他走了。」

呂偉良正想問下去，一輛警車已經急急開到，停在柳宅門外。大概警方已經知道柳元堂汽車墮山的事了吧？

呂偉良心裏這麼想。

少年人又對呂偉良說：「先生，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呂偉良覺得這小子很純樸，對他說道：「你也許沒有做錯什麼，但是，柳先生可能給你一句話害死了。」

少年人很難過。

呂偉良乘機說道：「你認得那個人嗎？」

「當然認得。」

「那麼，我帶你去見見警方的人，希望你可以幫助他們抓到兇手。」

「那個給我五塊錢的人，就是殺人兇手？」

「是的，他可能就是『謀殺博士』，他不但殺了柳元堂，還殺了許多無辜的人。」

少年人渾身在發抖。他就在驚惶失措中，給呂偉良帶去向警探提供一些重要的口供。

夏維探長在不久之後，也聞訊趕到了現場。

柳元堂的汽車是給入暗中加以破壞的，所以當汽車下至斜坡時，一時之間失去了控制，便撞欄墮山！

夏維探長責罵那二名派在這裏的警探，但他們力稱一直沒有離開過柳元堂半步。至於他的汽車何時被人破壞，竟又無法解釋。

不過，夏維在警界服務的日子不淺，他知道自己的手下可能在晚上的時候，曾經一度離開崗位。但是柳元堂返家後不再外出，宅內又有私家保鏢，即使二名警探同時偷懶，也不是奇事！

呂偉良說：「探長先生，難道你也以為柳先生

是毒殺案的兇手麼？」

「當然不是。」夏維毫不考慮地答道。

「那你為什麼要起訴他？」

「這是根據表面證據，事實上，我們至今仍在偵查這件案。」

「你有沒有想到謀殺博士那方面去？」

「當然有。但是，我却想不到他會把柳元堂也害死。這一回，我又棋差一着。」

呂偉良苦笑道：「其實，你早該想到柳元堂是博士的謀殺對象才是。因為十九號曾奉命出差，對象也就是柳元堂。」

「但是，我們已經派人保護和監視，他本身也請了一個保鏢。」夏維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他還是難逃厄運！」

呂偉良看見一大羣記者湧到，立即與阿生匆匆離去。他實在不想成為攝影和訪問的對象，尤其是在這個時候。

回到汽車裏，阿生不禁怔怔地問：「下一個又輪到誰？」

呂偉良給他提起了，也說：「是的，謀殺博士下一個謀殺的人又會是誰？」他想了想不禁苦笑道：「說不定會是我和你！」

阿生給他嚇得連忙把車窗都關上了。

車子開下了山，失事現場仍有人在工作。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停在附近，師徒二人擠進人羣中去。

柳元堂，保鏢和司機的屍體，已被消防人員抬到球場的草地上來，用報紙遮蓋住！

忽然之間，呂偉良發覺人羣中有個人急急離去，呂偉良眼明手快，立刻拉了阿生一把，低聲說道：「你瞧！那人好像博士！」

師徒二人下車觀看，一輛汽車果然在二百多尺的懸崖底下，着火焚燒！

警車聲「嗚嗚」地長鳴，然後在附近的路旁停了下來。

一名警長怒氣沖沖的跑下車來，對師徒二人說：「你們是不是嫌命長？」

「別吵了。」阿生掏出他的駕駛執照來，遞了過去：「警長先生，請抄牌吧！」

「抄牌？哼！我要吊銷你的牌照之外，還要你坐牢才對！」

「你再說下去，下次我見到你的時候，保證你手臂上這三劃鋼臂章一定會少了一劃！」

那警長怔了一怔：「你說什麼？」

「我們是幫助警方捉拿謀殺博士的，難道你連鐵拐俠盜這個名堂也沒有聽過嗎？」

「鐵拐俠盜？難道二位就是……」

另一輛警車又停在附近，一名高級警官走過來查究。呂偉良認得他，但還是由阿生將剛才的經過對他說了。

警官走到路旁，俯視懸崖下面的情形之後，令他的下屬用無線電通知總部。

呂偉良師徒二人與一隊警員，沿住公路旁邊的小徑，蜿蜒而下，而至山腳下的石崖。那一輛藍色的中型汽車已燒成焦炭，就是車廂之內，竟然沒有發現屍體。

「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也不禁為之吃了一驚。

阿生也說道：「車裏明明有人的，難道在撞落懸崖之前，他跳出車外去了？」

「如果真是這樣，他的身手倒也不錯。」

「但事實分明就是這樣，否則，屍體呢？」

阿生吃驚地回頭一看，果然看見一個高大的男子，正竄進了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裏。

車子旋風似的，轉眼便開走了。

阿生也急急跑步，回到他們的汽車裏去。呂偉良則拄杖在後追上！

師徒二人登車後，阿生立刻開車追蹤前面一輛正在急馳下山的中型藍色房車。

房車開得快如追風，超過了正常的速度，阿生一步也不敢鬆，緊緊在後追上！

這是半山區，一條一條的公路，橫貫山腰，蜿蜒而下，那輛藍色的中型房車開得飛快！阿生真擔心遇上了警方的巡邏車。因為這樣子追下去，以呂偉良這輛特製汽車的超卓性能，一定可以追上對方，但是，萬一給警方的巡邏車見到，如果他們把二車一齊截停下來，當然最好不過，只怕他們見一輛截停一輛，那就糟了！

想也未想得完，阿生已經看見橫街閃出了一輛警車，攔住了他們的去路，而那一輛中型藍色的房車，已經開得老遠！

阿生嘴裏咒罵道：「好糊塗的傢伙！」腳上加油一踏，汽車掠過行人道，橫越警車，迅速又往前追了上去，直駛往山下。

警車上的人完全想不到阿生有此胆量，他們只以為阿生會把車子煞停，所以車上的交通警員也正準備下車抄牌，想不到阿生絕不理會他們，氣得警車上的人暴跳如雷，直罵着阿生的母親，扭轉軚盤，也追落山下去。

呂偉良沒有阻止阿生這樣做，雖然他這樣做就是犯上了嚴重的交通則例，只是當地警方的糊塗事太多了，他們正恨不多招惹幾名警員來協助他們捉「謀殺博士」。是的，他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對方就

一位負責帶隊下來查看的警長也說道：「是的，不可能沒有屍體的，那傢伙一定是在墮崖之前，逃出了車外逃生了去了。」

各人回到公路之上，看看右邊的山崗之上，樹木茂盛，要是有人逃進那兒去，怕要把他找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呂偉良後悔未把靈犬「多利」帶在身邊，否則他們的搜索行動立刻就可以展開。但是，他還是和阿生迅速爬上了那處山崗。雖然他明知這可能是徒勞無功的事，心裏仍存有一線希望！

由市區開車在這條北郊公路走，懸崖在右，山崗在左。整條北郊公路，絕大部份就是沿住山腰建築成的。

夏維探長正在市區調查另一宗汽車失事案，警方相信柳元堂的座駕車遭到破壞，而導致汽車在下斜坡時失去控制，造成車毀人亡！

另一方面，由於那抹車童的提供，警方有理由相信那宗看似「意外」的交通失事案件，又是「謀殺博士」一手造成的悲劇。想不到就在這時候，夏維竟在忙得團團轉之際，接到了總部的消息，獲悉「鐵拐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發現了「謀殺博士」的下落。

於是，夏維又帶了他的助手，匆匆趕到郊外去看。

時間大約是中午稍後，大隊警員帶同警犬，在北郊公路那山崗之上，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捕行動。

因為呂偉良相信一定由那兒逃走的！

可是，搜了大半天，竟然一無所獲。

事後經過檢驗，證明呂偉良師徒二人的推斷沒有錯，懸崖底下的汽車之下，的確留下了博士的指紋。

白綫條的欄杆，已被撞斷了。

剛才由於那公路彎角的山崗阻得了視線，所以他們看不見剛才這兒到底出了什麼事。但是，現在不必再看，也可以推想得到，剛才那「隆」然巨响，必然是汽車撞斷欄杆，衝下懸崖的聲响！

是被警方通緝的「謀殺博士」，只是沒有時間向後面那一車糊塗虫解釋罷了。

車子飛馳往北郊，沿途險象環生！

警車利用車上的無線電設備，通知總部，總部又利用無線電通訊系統，通知正在巡邏中的警車，四下裏兜截。當然，呂偉良師徒二人不是第一次跟警方捉迷藏，這個步驟，他們固然也想到了。

正因為太過了解警方的步驟，所以他們師徒二人人才希望警方能及時截住那輛可疑車子。但是，前面那一輛中型房車越開越快，前面公路之上不但沒有警車出現將他兜截，就是其他車子也罕見。

因此，那輛可疑的中型藍色房車，得以長驅直進了！

呂偉良知道阿生還沒有把車子的速度加到盡！

他對阿生說道：「阿生，加油吧！開快一點，越過他吧！我們不能再等了，小心他用詭計。」

阿生再將油門踏盡，汽車有如一支銀色的箭，在北郊公路上節節衝前！

但是，前面那輛車子的速度也不慢，突然他拐了彎！

如此急速的行車，突然要拐彎，危險的情狀是很容易想見的。阿生就擔心在那彎角的地方會衝落懸崖，而急忙把速度暫時緩慢下來。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前面突然傳來「隆」然一聲巨响，師徒二人已經心感不妙，後來阿生把車子開過去，繞過那彎角一看，但見路邊一條漆上黑



至於博士那一組指紋，却是由警方人員在「謀殺學院」中套取出來的，已經存入檔案。

儘管警方在通緝他，過去他在當地並沒有案底，正如「院長」所說，他的確是外國回來的心理學家和神射手。

而最令人莫名其妙的，當然就是「院長」。

沒有人知道院長是生還是死，總之，在海上找不到他的遺屍，就只能把他視為「失踪」。

負責監視柳元堂的警探，正準備執行一項任務，那就是拘捕柳元堂的司機，想不到他竟也成為柳元堂的陪葬品之一。

警方的偵探人員，已經由一間茶樓中查到一項重要線索，知道柳元堂的司機在購買點心去探監時，要自行將繩子綁在盒子之上，因此，茶樓的櫃面，只將一條繩子交給他。當時他所持的理由就是：還要把他食物加入盒子之內。

如此一來，司機極有可能在離開茶樓之前，把毒品加進點心去，然後再以繩子綁穩紙盒，帶回車內交給柳元堂帶入獄中去探監！

警探事後在司機的睡房中，搜出一筆數目頗大的錢鈔，這些來歷不明的錢，就足以證明司機已經受人收買，受了誰的收買？當然是謀殺博士了。

博士何故不謀殺柳元堂在先，反而先要收買司機，假柳元堂之手先行毒殺「十九號」柳雁？理由也相當的簡單，就是柳雁正在獄中服刑，要下手可不容易，所以先行施毒計，把那「叛徒」殺了，再對付在外面的柳元堂等人。

柳元堂本來就是他殺的人，現在連司機也一併了結，正好是殺人滅口。

但是，他干不該萬不該，不該在事後趕到現場看個清楚，到底柳元堂和司機，保鏢等人，是否真便可一了百了，豈料人算不如天算，又給呂偉良從中破壞，要是不把這人先行剷除，只怕他以後的謀殺大計，亦無法逐步去實現。

於是，賈倫開始躲起來，進行一連串的靜思。他希望想出一個天衣無縫的完整計劃來，把呂偉良和阿生置諸於死地，然後才去對付「七號」，「二十三號」和「B教授」等叛徒。

辦法終於想出來。

賈倫把他的二名心腹助手召來，這二名助手在「謀殺學院」中的編號是五號和十二號。

賈倫對他們說道：「你們假扮水務局工程人員，把這些毒液加入自來水管裏去，讓呂偉良師徒二人死在不知不覺中。」

十二號說道：「博士，水管四通八達，這樣好容易連累到他的鄰居們啊！」

「管他什麼鄰居呢，只要他們師徒二人上當就是。」賈倫又說：「你們都受過訓練，當然懂得怎樣做的。水管內的自來水都有壓力，因此，你們必須在呂宅附近的接駁處，找一處不為人注意的地方，加上了這一個滲透小儀器，儀器中，注滿了毒液，可以把食水毒化，即使煮沸了，也會令食者致命。但是，他們師徒二人不是神仙，總要食飯的，那就必須用自來水，是不？那麼，他們也就難逃大限了！」

二名助手也心裏佩服賈倫的謀殺妙計，不愧是個旁門左道的「博士」。

「這個任務交由你們二人去完成，我不插手。」賈倫又說：「這些日子以來，外面風聲太緊，我想避一避風頭。因為我個子太高大，即使化了裝，警探仍會注意身裁高大的人。」

二名助手都是博士的忠貞份子，自無異議。於

的一一死了。

經過親眼看過之後，當然是放心了許多，但是，却想不到當他無意間瞥見了「鐵枋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之後，竟然作賊心虛，企圖悄悄離開人羣，竟也給呂偉良見到，而苦苦追逐。

本來，呂偉良師徒二人混入去「謀殺學院」時，分別以「B教授」與「二十三號殺手」的身份出現，但是，事後經過警方在記者招待會中公佈了事實真相之後，各報爭相刊出了呂偉良師徒二人的照片，便使到「謀殺博士」也認識了呂偉良師徒二人的真面目。

令到博士意料不到的事，委實也太多了。

首先是他明知大勢已去，把保險箱中存放的鈔票全部帶走，放下一觸即發的爆炸儀器在那裏，讓想發財的人自取滅亡，然後又與二名得力助手，沿地下室的逃亡路線乘快艇遁去……

一切情形差不多都與警方在現場所看見留下的痕跡一樣，唯一令人意想不到的，就只是博士原來是個殺人狂。

他殺人不一定就是為了錢，正如這次，他反而化了不少錢去收買柳元堂的司機，先殺獄中的「叛徒」十九號柳雁，然後才對付柳元堂和他的司機。在博士來說，他覺得殺人是一種高深的藝術，他必須把這種學問發揚光大，以滿足他心理上的變態要求。

因此，他在一再逃過警方的搜捕之後，還沒有半點悔改之意，反而含恨在心，要徹底對付「鐵枋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

當然，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好朋友——院長范占士，他從報章上知道他失了踪，他知道院長深懂泳但是，也只有博士最了解，他知道院長深懂泳

術，決不可能遭溺斃的。那麼，他一定是躲了起來了。博士心裏這樣想。

博士所以沒有殺死范占士，並不表示他仁慈和够道義，只不過為了滿足他的虐待狂而已！

為了計劃一次成功的謀殺，「謀殺博士」賈倫決定以呂偉良師徒二人作為對象。當然，他準備殺害的人，決不止兩個。他殺了不少人，包括直接和間接的，那是在「謀殺學院」的時期，現在學院被毀了，他首先要對付的自然就是呂偉良師徒二人。

但是，他也知道呂偉良這個叛徒不易對付，因而改變主意，先殺「叛徒」們，那包括了「十九號」柳雁和「二十三號」林洪，以及「七號殺手」梁炳，然後才安排去對付「B教授」英化利。最後才是「鐵枋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可是，經此一役之後，賈倫博士的計劃又要改變一下了，那就是先殺呂偉良。

是的，在賈倫博士的心目中，這個人是最難對付的，如果不先把他剷除，對他今後的計劃就有影響。

本來，賈倫殺人的原則首先要做到不留痕跡，這才符合所謂「謀殺的藝術」，因為他是這方面的「博士」，那就更加不能不講究。

不過，這個對手——呂偉良不是泛泛之輩，他只要把他剷除，就不一定要斤斤計較其他了。

最近的謀殺計劃本來都不露痕跡的，例如在獄中毒殺「十九號」柳雁，甚至還連鎖性的把他的伯父柳元堂加以陷害。這本來就是天衣無縫的殺人妙計。可惜聰明的警探明查暗訪，竟然又給他們找到了線索，懷疑到柳氏的司機身上去。

因此，賈倫博士再設計了「汽車失事」的交通慘劇，連司機，保鏢亦一網打盡，以為如此一來，

是，他們便去安排這一次別開生面的謀殺大計。

二人已經備妥了汽車和制服。為謹慎計，他們的汽車先在呂偉良的住所附近先行觀察一遍，然後才選定呂宅後巷下手。

因為呂宅後面既少人來往，也是水喉入屋的地方，在那兒工作應該是非常安全的。於是二人把車子停在後巷巷口附近，帶備了修理水喉的工具，跑到呂宅後面去。

獵犬「多利」曾來巡視，只是「多利」是隻懂人性的狗，却不知道人類有這許多毒辣的陰謀，知道那二名陌生人既是修理水喉的工人，不該騷擾他們。因此，只在每隔三三分鐘之後，就回來一次。牠看見那二人既不是獵門，亦非爬牆企圖進入屋子裏面，所以也沒有向他們發出叫聲。

五號與十二號看見「多利」虎視眈眈，心裏不免有點驚慌。幸而他們的工作在關閉了街掣之後，便可以迅速展開了。

豈料一件令他們意料不到的事，竟在這時候發生！

「鐵拐俠盜」呂偉良因為在家裏接到一個神秘的告密電話，而拄杖跑到屋後來。

那電話是一個男子打來的。他對呂偉良說道：「有人要謀害你！」

呂偉良並不認得這個人，還以為對方開玩笑，但那人又在電話中又說道：「到府上後面去看看吧！你會發現那是一項奇妙的毒計！」

那人說完就掛了線。

呂偉良半信半疑，阿生正在找尋水務局的電話，質問何故忽然停止供水。

呂偉良帶住狐疑的心情，到屋後去觀看。

他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只見有人在那邊修理水

阿生精神一振，急步縱前，飛起一脚，把五號踢得朝天仰倒，却留下十二號給呂偉良對付。

五號雖然跌到地上，但身體也是剛跌到地上，已經反彈起來，接連翻了幾個筋斗，直滾出了巷口那邊去，那傢伙馬戲班似的身手，看得阿生不由得驚呆了一陣。

但是，那只不過僅僅是眨眼工夫，阿生已經拔足飛奔，直追了過去！

五號步履快如飛，縱縱跳跳之間，轉眼已到了後巷，巷口外面便是大街，他們接應的汽車就停放在那兒的路邊。

阿生實在想不到這傢伙快到這個地步，眼看追不上了，驀地聽到了「多利」狂叫一聲，由後面急急追趕上來。

阿生回頭一望之際，腳步也相應稍慢下來，而就在這利那之間，五號已旋風似的捲進了之車廂內去。「多利」首先撲到，就要由車窗竄進！

但是，車窗的玻璃關上了，「多利」撞得鼻子隱隱作痛，狂叫數聲，車子「呼」的一聲，隨即絕塵而去。阿生結果還是來遲了一步！

「多利」仍在狂叫聲中，追逐那輛逃走的汽車，阿生却匆匆趕回後巷裏去！

後巷呂宅後面，呂偉良想起那個神秘的告密電話，便知道這二名大漢不懷好意。再看十二號出手之疾快，便不難想到對方的來頭。

十二號手揮「士巴拿」，接連進攻呂偉良，呂偉良鐵拐反擊，「錚錚」連聲中，驀地馬步一沉，運足了勁，攔腰將鐵拐揮擊過去！

十二號雖然氣力甚大，說到武功修養，自然不及呂偉良，鐵杖與「士巴拿」一格，又是「錚錚」的一聲，火光四冒，「士巴拿」被震跌地上，呂偉良

喉，但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屋內忽然停止供水，正好跟修理水喉互相配合。唯一的破綻，大概就是事先水務局沒有公佈其事。

不過，當地的政府機構辦事能力素稱糊塗，低能，偶然疏忽通知附近居民，亦非奇事。甚至報紙上刊登了公佈，他們一時看不到，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賈倫的二名助手心裏暗吃一驚。他們雖然不知道有人向呂偉良告密，但知道他是博士要對付的「鐵拐俠盜」呂偉良。

幸而呂偉良只瞥了他們一眼，就轉身走向屋內，沒有過去仔細觀看。

五號舒一口氣，低聲說道：「幸而我們穿上了制服，否則就麻煩了。」

「那跛子似乎沒有傳說中那麼厲害。」十二號說，「博士似乎把他估計得太高了。」

「快一點，安裝妥當了沒有？讓我把我大槓打開，以便食水供應恢復正常。」

「還差一點兒工夫，把「士巴拿」給我！」

怎料就在這時候，年少氣盛的阿生，怒氣沖沖的由屋子裏跑了出來。

原來阿生剛才打電話到水務局，左打右打也不通，大概是左隣右里的人也打電話去查問突然沒有自來水的原因。詢問的電話應接不暇，自然也就打不通了。

阿生正暴跳如雷之際，呂偉良回來告訴他，屋後有人修理水喉，豈料如此一來，阿生更加生氣了。

他氣得咕咕噥噥的說：「為什麼修理街喉不事先通知附近的用戶？真不像話，竟還厚着臉皮叫加價，這樣的服務水準要減價才對得起居民啊！」

阿生嘴裏咕噥，腳步加速，急急跑到屋後去。

也覺得虎口隱隱作痛。

就在這利那間，但見十二號身形一矮，順勢跌倒地上。

呂偉良正想躍過一旁，然後再重整攻勢。豈料就在此時，右腿一陣疼痛，左腿原來是義腿，無法支持身體的平衡，就是這樣失去了重心的，倒在地上了！

原來十二號不但氣力甚大，也有點頭腦，他眼看硬打硬拚不是呂偉良的對手，便以詭計取勝，他便利用跌到地上的利那間，施展了掃堂腿，把呂偉良登時掃跌地上！

呂偉良的唯一弱點正是在於雙腿之間，他剛栽倒十二號已經反彈起來。呂偉良那一下子被掃倒地上，跌得不輕，一下間竟站不起來！

十二號得勢不饒人，眼看居高臨下就要加害呂偉良，想不到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阿生剛好趕了回來。但無奈距離太遠，正感鞭長莫及，突然眼前銀光一閃，瞥見了一柄尖刀墮在眼底下的地上。俯首彎腰一抄，不暇細想，當阿生身體站直時，尖刀已經脫手飛出，飛插向十二號的背上。

「啲」的一聲慘叫，十二號痛得挺直了腰，雙眼朝天一反，當堂倒斃地上！

呂偉良眼看處以下風，正想滾動身體，以避過對方的襲擊，想不到仰望之間，但見那傢伙中途停止了攻擊，反而往後仰倒地上。

呂偉良自地上站起，捏了一把汗。

阿生看見師父無恙，也鬆了一口氣。

「這是怎麼一回事？」師徒二人都不禁異口同聲地驚問。

但是，他們很快就找出答案了。水務局由於接到附近居民的一連串投訴電話，

呂偉良怕他惹事，也拄杖跟了過來。

阿生跑向二名大漢那邊去，博士的二名助手認得他是呂偉良的徒弟阿生，却不知道他的來意，只見阿生面色不大好看，心裏暗地吃了一驚。

二人從報章上見過阿生的照片，報紙把阿生說成當地的一名小金剛，為人精明機警，歹徒往往都栽在他的手裏。有些報紙甚至說他比起他師父呂偉良更加了不起。

賈倫的二名助手也是基於這種心理威脅之下，不由自主的戒備起來。

賈倫的助手之一——十二號手持「士巴拿」，虎視眈眈的。阿生却看得他目瞪口呆。因而更加火上加油，怒問道：「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

阿生原本的意思是問他們做事怎會如此糊塗，事到絕不通知便停止供水，但是，一個人在生氣和憤怒之下，說話的字數往往相應減少。豈料阿生那麼一問，十二號竟作賊心虛，以為奸計被識穿了，手一緊，那柄「士巴拿」，便迎着阿生揮擊過來了。

阿生沒有打架的預算，在吃驚與憤怒之中，急忙後退。

呂偉良自後趕到，已經看出了事情有點不對。想不到那個神秘電話並非空穴來風。他看見阿生手無寸鐵，擔心他會吃虧了，急忙忙衝了過去！

十二號「士巴拿」連揮，五號也勢成騎虎，放下手中工作，拔出一柄尖刀，兜截阿生。

阿生正被十二號迫得喘不過氣來，五號又持刀自左翼撲到。阿生正感進退失據之際，「錚錚」連聲，呂偉良鐵杖縱橫，這邊擋煞了「士巴拿」的攻勢，那邊，却把一柄尖刀震落地上，跌開了數尺以外！

立即派出工程車前來檢查和修理。呂偉良和阿生看見後巷的地上散滿了工具，再看水喉接駁處多了些儀器，心裏差不多已經明白了大半。

後來師徒二人聯合水務工程人員細心檢驗過後，才證實那是一種劇烈的毒液，幸好大槓暫時關掉，否則，隣居的民居將無噍類。

由於事態嚴重，水務工程人員立即報告警方。呂偉良却勸他們迅速把那具接駁在水管中的儀器先行拆卸，以免毒液沾污了食水。

警方派人趕到現場調查，呂偉良師徒二人分別說出了當時的情形。由於現場有人倒斃，師徒二人遂被帶返警局落案。

由於接駁在水管中的儀器，已被證實為滿載毒液的東西，有經驗的警探，憑眼見的線索，就不難猜出下毒手的人，目標正是呂偉良師徒二人。因為那水管是透進呂宅去的。

呂偉良把那個怪電話告訴了夏維探長。夏維探長也覺得事有蹊蹺，立刻下令追查那輛在逃匪車的下落。

這一回，他的下屬已經把死者的身份查到了。所以如此迅速，正是由於十二號是個有案底的歹徒。警方這才知：又是「謀殺博士」的詭計。

因此，警方只是循例落案，並未拘捕呂偉良師徒二人。至於法院將來開庭研究十二號的死因，那已經是以後的事。

師徒二人離開警局，仍覺得有些提心吊胆。他們不知道「謀殺博士」什麼時候會捲土重來，甚至目前就躲在附近隱蔽，只是他們見不到罷了，這也大有可能。總之，正如俗語所云：他們在光，博士在黑，博士可能時刻見到他們的動靜，他們却不知道博士在何處。

即使是嗅覺特別靈敏的「多利」，也在追逐那輛神秘汽車一程之後，無功而返。

師徒二人登上那輛特製的汽車，阿生也急忙把所有的車門和車窗關上。好像時刻會遭人突襲一樣。其實，呂偉良也不是貪生怕死的人，只是覺得「謀殺博士」好像失去了常性似的，一不小心，便會禍延他人。

試想想：把毒液滲進食水之內，表面看來是爲了謀殺呂偉良師徒。但是，毒液混入食水裏去之後，水是流質，難保不會流進隣宅去。如果不是及早發覺，後果就不堪設想。

「打電話告密的人是誰？」呂偉良不禁怔怔地問道。

阿生想了想，說道：「師父，你猜會不會是院長？」

「院長？」

「對了，極有可能是范占士。」

「是的，我也曾經這樣想過，但是，他爲什麼要向我們通風報訊？」

「可能是由於他憎恨博士——謀殺博士！」

「嗯！」呂偉良墮入了思潮起伏之中。

好一會兒，呂偉良喃喃自語道：「用什麼方法可以把那惡魔制服？」

「只要找到他的下落，自然就有辦法。但是，眼前連他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不知道！」

呂偉良正要說下去，突然看見一隊警探由裏面湧向停車場這邊來，一隊武裝警員也衝上了警車上去，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又是怎麼一回事？」阿生不禁怔怔地問。但這只是下意識的脫口而出，並沒有問話的對象，因爲他明知呂偉良也跟他一樣，不會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由於那麼一阻，一號電梯未到，二號電梯已是捷足先登。

因爲探長未到，其他警探未敢輕舉妄動，只在九樓各要道把守，以防有人衝出！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却看見「一〇三四」號室，似乎有點不大對勁。

等到夏維探長上來的時候，呂偉良却警告他說：「我看，這度門沒有理由虛掩的，叫你手下千萬不可亂動！」

夏維這時也見到了，門的確是虛掩着的，似乎沒有鎖上。但是，也沒有正式打開，只露出了條極小的裂縫，內裏似乎有些東西在阻止那度門被風吹開。但在外面就看不見是什麼東西。

呂偉良在對夏維表達了他的見解之後，他已經帶住阿生走到走廊的盡頭處，跨出窗外去。

窗外牆邊有一度闊約半尺的水泥屋簷凸了出去，師徒二人就是借着這少許駐足的地方，攀向「一〇三四」室的窗口那邊！

夏維探長趁這時候，輕輕推開隣居的一個單位的門。

回事？

夏維探長也率領着他的助手，匆匆由裏面出來，正要跑進他的座駕車去，回頭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還沒有走，他也走了過來。

呂偉良把車旁的玻璃攪下，探首問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接到了一個告密電話，說謀殺博士躲在市區一幢樓宇之內。」夏維說道：「如果你有興趣的，也來看看罷！我看那惡魔末日到了。」

夏維說完，匆匆走上了他的座駕車，他的助手立刻把車子開走！

呂偉良也叫阿生開車，跟隨着大隊警車，匆匆向東區進發！

「又是一個告密電話，誰打給警方的？」阿生喃喃地說，「難道又是他？」

呂偉良順口答道：「是的，那神秘的告密人，極有可能是范占士。」

「他打給你的電話那麼準確，相信這一次決不會是假的吧？」

「當然，如果范占士真的憎恨博士到這般田地，的話，博士的行藏給他知道，恐怕他遲早也逃不掉的。」

大隊警車——包括由警局開出的，以及在巡邏中接到警方無線電台通知的，紛紛自四方八面，趕到東區的一條橫街來。

由於謀殺博士先後令到太多的人死亡，故此這一次警方志在必得，當大批警員趕到現場之後，首先把所有鄰近的街道加以封閉，以防止謀殺博士乘坐汽車逃走。

根據電話告密，謀殺博士據報藏匿在東成街七重天大廈九樓一〇三四號室。

「今天有什麼異狀麼？」夏維又問。

「沒有，我沒有留意。」

夏維看見問不出什麼結果，探首窗外，看見呂偉良二人已經攀至隣室的窗外，伏了下來。

呂偉良窺伺了一下室內的情形，但見一具屍體伏在門後，一束炸藥，則被安置在門門附近，只要有人推動那度街門，便會把一枚附在門旁的自然火柴擦着了火，炸藥也會隨即燃爆！

呂偉良在確信屋內再無生還者之後，便首先爬入窗內，阿生亦隨後而至！

夏維伸首窗外，探出了半截身體，瞭望過隔隣問道：「裏面有人嗎？」

可是，呂偉良那有空去答他呢？他在提心吊胆的去拆除門上的炸藥，阿生則竄進屋內各處，看看有沒有人潛伏在其中。

雖然看見門後這種「陷阱」形式的裝置，差不多也可以肯定屋內不會再有活生生的人在，這裏「等死」，但世事有時很難說的，例如有人給人綁紮起來，讓他們留下來做「陪葬品」也大有可能。

但是，事實上當時是沒有其他的人留在這屋子裏。

因此，阿生不久亦由裏面走出來，高聲回答了探長的問題。但他看見呂偉良正在聚精會神的把自動爆炸的裝置拆除，也順便高聲叫他們外面的人，切不可強行闖進！

呂偉良是個江湖上著名的俠盜，生平出生入死也不知多少次了。對於這一類小巧的自爆裝置，自然是見過了，但是，他却想不到有人喪心病狂至此，竟在這民居之內，安裝了這危險的玩意！

阿生一直沒有留心地上躺着的屍體，他只關心呂偉良那雙靈活無比的手，希望呂偉良能够安然把

因此，警方的包圍網完成後，夏維探長便帶同數名便衣警探，走上七重天大廈去。呂偉良和阿生也跟在後面。把守在大廈門前的警探，知道他們是探長請來的，也沒有阻止他們。

「七重天」不過是大廈的名稱，實則這一幢新廈高達十七層。

大廈建成不過十年八年光景，但已經陳舊不堪牆壁裂痕處處，電梯也在「半病」狀態。與初建成的堂皇美觀，真有天淵之別。

這也難怪的，本來這就是「冒險家的樂園」，炒業的和奸商串同，趁住屋荒處處的大好時機，偷工減料，如此這般的又是一幢「新廈」。反正樓未建成，已是顧客如雲，尚未打樁已經訂購一空，再加上貪官左刮右刮，明明要用石屎樁，也非用木杉不可，圖則明明是十層，也非加多數層不可。否則，就無法賺回他們理想中的「合理利潤」。

至於日後的後果問題，住客的安全等等，管他娘的！反正已經發袋平安了！

這是當地的一種怪現象，居民早已見怪不怪。且說「鐵樹偷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眼看夏維帶了他的手下擠進一號電梯去，他們只好和另一批警探乘第二號電梯。

一號電梯突然「發脾氣」，歇在那兒不動，剛好有個胖子警探夾在其中，夏維以爲「超重」，叫他走出電梯外，等下一次電梯才上去！

可是，少了二百多磅，電梯依然在鬧彘，動也不動！

夏維探長本來已經焦急不已，再給這乘老爺電梯阻了下來，氣得三字經接連出口。

胖子偵探在電梯門外，看得較爲明白，用手推動那度銹蝕處處的「自動門」，「卡察」一聲，門

那一觸即發的炸藥拆除下來。

呂偉良在小翼翼地工作，他知道稍不小心，就可能引起爆炸，他們師徒二人死了不打緊，其實像他們這種冒險生涯，要死隨時都可以死，問題却是這幢大廈之內，少說也會住上數千人，萬一真的發生爆炸，那就不堪設想。

但是，安置這自動爆炸裝置的人，似乎事前也費過一番心思。他把屍體放在門後，如果有人要入來，必須用力推動那度街門。只要稍爲用力，那一支附在門旁的自然火柴便會劃着了火，炸藥的引線也隨即觸發炸藥，而引至爆炸。

目前的難題是呂偉良手中沒有刀，也沒有剪，但憑雙手將那紮在門上的一支粗枝自然火柴解下來，這種自然火柴是隨時隨地，磨擦着任何地方亦可以燃燒的。

呂偉良終於憑着他那靈活的雙手，把火柴枝解了下來。

然後，他才把爆炸品拆除，這才敢叫阿生把屍體搬開。

阿生一直目不轉睛的注視呂偉良雙手的動作，連咽口涎沫也不敢。及至現在呂偉良叫他移開那屍體，他才將那屍體翻側。

如此一來，屍體面部便朝向天花板。因此，阿生也就看見了他的面型輪廓，豈料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又嚇得呆了一陣。

原來這屍體並非別人，正是與他在後巷交過手的五號殺手。

當然，阿生不知道他是五號殺手，只知道他是「謀殺博士」的助手之一。但是，他爲什麼要被人殺死，棄屍在這裏？

屍體移開之後，夏維等警方人員已經入來。

去。

夏維向那婦人問及隣室的情形，那婦人說道：「我也不大留心，好像最近搬來了三個男子漢，沒有女人的。但是，先生，你也知道，這裏大廈環境複雜，有時左隣右里見面也互不點頭，誰有閒心去理會他們呢？」

看一切的佈置如此簡陋，大概在逃的人無意在此久居。屋內甚至連椅子也沒有，只有一些木箱。當然更不會有電話。

呂偉良說道：「我看，他也是由窗口出去的。否則，這自動爆炸裝置，不可能設計得如此巧妙。屍體更不可能推倒門後。」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夏維怔怔地說。忽然他又變得非常生氣，「這分明是企圖謀殺警方人員，真是豈有此理！」

呂偉良指指已經交到一名探員手中的那一束炸藥，說道：「何止謀殺警方人員？如果一旦上當，只怕這一幢大廈的居民也無噍類！」

阿生忍不住也喃喃自語，道：「到底誰打電話給你們，要你們警方到這兒來？」

「當然是賈倫——謀殺博士的詭計。」夏維答道。

阿生道：「他為什麼要殺自己的助手？」

「那傢伙殺人成狂，也許是怪他執行任務失敗了，他不是習慣了不留生口的嗎？」夏維又說：

「我看，他在存心戲弄我們警方。」

呂偉良在屋內各處巡視了一遍，也覺得謀殺博士的確有心要引警方上當，讓警方人員一手製造一宗大爆炸案。幸而他憑了一點經驗，總算避過了一場大災禍，也算是幸中之大幸。

警方人員已經分頭進行工作，包括現場的基本偵查，以及向樓下管理處連絡，派人去找這個單位的業主，追查這裏本來的租客是誰等等。

呂偉良和阿生則想着那個打到呂偉良家中的一個告密電話，那當然不可能也是謀殺博士打去的，他不會自己破壞自己的計劃。

那麼，誰這樣好心，及時提醒了他，說有人要

豈不是變成了傀儡？」

「我們因為意見相左，我軟禁了他，可是，想不到他……他竟逃脫了。」

呂偉良插嘴問：「為什麼你不殺死他？」

賈倫答道：「他是我的老師。」

「老師？什麼老師？」

「專門教授謀殺學問的老師。」賈倫嘆氣說，「我們在外國可謂臭味相投，所以同意回到本市開設這間謀殺學院，教授謀殺藝術。但是，他的目的不在乎錢，而要訓練全能的殺手，那是不切實際的，所以我先下手為強，把他囚禁起來，想不到……想不到……」

消防車已經應召而來，雲梯架起，想漸移近賈倫這邊來！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砰」然一聲！子彈來自附近一座大廈的天台，而且非常準確，一槍便射中了那條繩子！只聽得「謀殺博士」一聲慘叫，賈倫的身體離開了竹竿！直向街上飛墮而下！竹竿轟地減少了百多碼的負擔，跳彈得極之厲害！

準備救援賈倫的消防員，雖然在街上張開了救生網，但可惜賈倫跌得並不準確，「叭」地一聲，跌得頭顱開花，血漿四濺！死狀極之可怖！

夏維等人的注意力立即移到附近的一座大廈天台之上。

那天台之上有人影，頭髮蓬鬆，似人非人，似鬼非鬼，夏維立即俯伏下來，用無線電話通知街上的警員，衝上去捉人！

那人又舉起一支長槍，向着這邊天台發射了一顆子彈。

「砰」然一聲槍响，一名警員躲避不及，受傷

去謀殺他呢？

就當他們在胡思亂想之際，一名探員入來向夏維報告說：「大廈頂樓出現了怪事，一個人給人綁住四肢，用繩子吊在半空！」

夏維和呂偉良等人，急急衝上了頂樓，那是十八樓的天台。

一支稍比晒衫竹粗大的竹竿，像旗竿似的伸出了大廈外面去，一端被人用繩索綁繫在大廈天台之上的鐵欄上，末端則吊着一個人，那人四肢被綁，搖搖欲墮的懸空掛在那裏。

看樣子，那竹竿上面的人好像是有點兒昏迷過去了！

這也難怪的，十八樓離街上的地面，高達百多二百尺，胆小的由欄杆俯視街上，也會覺得雙足發軟！何況那人現在是被繩索反綁四肢，綁在搖搖欲墮的竹竿末端，只要他睜開雙眼一望，相信亦會胆喪！

但是，做這件事的人，偏偏要令竹竿上的人面目光向下街心去！雙手雙足反綁在後，只要他輕輕一掙扎，竹竿就會搖呀搖的，再用力嗎？就不難竹折繩斷，令他墮入街心，而變成肉醬！

呂偉良也覺得這是別開生面的刑罰，大概又是「謀殺博士」的傑作吧？

心裏這樣想着，也不免會替竹竿上那人擔心起來，夏維則下令急召消防人員。

是的，只要一個不小心，竹竿上那人就會墮下百多二百尺下面的街上。竹竿是那樣的幼細，誰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折斷。

呂偉良拄杖至欄邊，細心瞭望一下，不由得又呆了一陣！

原來被懸在竹竿末端的，並非別人，却是謀殺

博士！其他的警員正待開槍射擊，却給夏維探長一聲喝住！

夏維說道：「那就是失蹤的謀殺學院院長范占士，我們要活捉他！」

其實，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早已看出了幾分，他們正蛇行鼠步，急急離開七重大廈的天台，趕到鄰近的天台去對付那瘋子院長。

站在雲梯上面的消防員，耳聞目睹，也覺處境極端危險，只要那瘋子槍嘴一擺，他便隨時隨地會變成一名犧牲者。因此，他用通話機通知下面的控制者，把他迅速移近那幢大廈的天台。當雲梯還差三尺未到時，那消防員已經把安全扣解開，趁住范占士舉槍瞄準七重大廈天台那邊的時候，他飛撲過去，奮勇將他撲倒地上！

二人在糾纏中，那支每次只可以响一下的鳥槍，又「砰」然一响！幸而沒有傷人。

消防員氣力畢竟比院長大了一些，在經過了一番掙扎之後，范占士終於被制服。

范占士傻笑道：「你們這班傻瓜，為什麼要救一個殺人犯？」

消防員不知道他說什麼，因為他對「謀殺博士」這宗案，只是一知半解。

不久之後，夏維等人已經趕到了。呂偉良和阿生則比他們更早了一步到達，但是，一切已成過去。只是他們還不明白，「五號殺手」是誰殺死的，裝成「自動爆炸陷阱」的又是誰？

瘋子院長范占士傻氣地笑了，他對夏維說道：「一切都是我做的，我自從由荒島逃脫後，便決心不放過賈倫，我要報仇！因此，我一方面逃避警方耳目，另一方面也要明查暗訪賈倫的下落，終於給我在翠紅路附近發現了五號和十二號。我看見他們

博士本人。

「奇怪！怎麼會是他？」呂偉良忍不住對阿生說，「這簡直是開玩笑啊！」

夏維似乎也發覺了，因為他未親眼見過謀殺博士其人，所以問呂偉良：「他是不是就是謀殺博士賈倫？」

「是的，就是他！」呂偉良肯定地答。

賈倫似乎也在一度昏迷之後，甦醒過來。他不敢多作掙扎，只是朗聲說：「請做做好事！救救我吧！」

呂偉良覺得這傢伙可能仍未知道有這許多警方人員在場。這也難怪的，任何一個人被人倒吊在那裏，也會頭昏眼花，何況他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被人吊在這裏的。

阿生捉狹地問道：「你是不是謀殺博士？坦白點說了出來，老子便放你下來。否則，嘿！有得你賺的！」

賈倫說道：「兄弟，你要我認什麼，我都承認了，只求你放我下來。」

「好吧！那你告訴我，是否由你一手策劃『謀殺學院』的？」

「是的。」

「那麼，范占士呢？」

「他？他是院長。」

「募捐擴充經費是誰的主意？」

「我的！」

「拒絕捐款的人，是誰殺的？」

「我們謀殺學院中的學生們。」

「誰的主意？」

「當然也是我的。」

阿生又問：「那麼，你們的院長范占士呢？」

的動靜，便知道他們意欲何為了。當然，賈倫是徒弟，五號和十二號是我的徒弟，他們又怎麼騙得過我雙眼？」

呂偉良忍不住插嘴問：「打電話給我的，可就是你是？」

「當然是我，我不想你死，但又不讓你殺死賈倫。我要親手了結這叛徒，所以，我悄悄地跟踪五號回到七重大廈，出其不意的，把賈倫制服，把五號殺死，然後……嘻嘻，我再把賈倫吊上天台，在他的巢穴造成一個爆炸陷阱。我要看警方的人推開那度門，然後，在一聲隆隆巨响之後，看見七重大廈倒塌，看見賈倫那傢伙在爆炸聲中跌落大街上去。可是……」

以後的事，也不須他再說，各人也明白了。在場的人無不覺得這傢伙可憐又可笑！而且，也實在是令人覺得非常可怕。只有呂偉良覺得他還有多少人性，否則，他不會打那救命電話到呂宅去！

不過，那又有什麼用呢？憑呂偉良的力量是無法挽救他的。因為，范占士早些時已經殺了人，他奪了那擁有鳥槍的人的衣服和這一支兇槍，所以，他註定是要死的！呂偉良只能黯然嘆息，人性越來越瘋狂了！這社會上的殺風，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遏止？

(全文完)

名著預告：「骷髏樂園」

那是人間地獄，也是罪惡的淵藪，如果有人偶然闖進這三不管的地帶，眼前所見盡是骷髏，但實際上這裏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只可惜他們偶一不慎，便墮進了這個罪惡的深淵去。結果便無法自拔！下一個「鐵樹俠盜」，將介紹「骷髏樂園」裏的一切，敬請垂注！

天若有情天亦老

蝴蝶永遠只活在春天裏。
春日雖易逝，但却必將再來。
只要你活着，就有春天。

二

這蝴蝶已死去了，至少已死了三個月，但牠翼上的色彩却幾乎還是和活着時同樣鮮艷。

蝴蝶夾在一本李後主的詞集裏。那雙美麗的彩翼雖已被夾得薄如透明，身體的各部位都還完整無缺，所以看起來還是翱翔如生，彷彿隨時都可能展開雙翼，乘風而去。

她翻開這本詞集，就看到了這隻蝴蝶，那一頁恰巧是她最心愛的一首詞。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

花謝了還會再開，春天去了還會再來。

可是這蝴蝶呢？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

這首詞幾乎和蝴蝶同樣美，足以流傳千古，永垂不朽。

可是這填詞的人呢？

這填詞的人，生命是不是也和蝴蝶一樣？

人若太多情，是不是就會變得和蝴蝶一樣？

多情人的生命也總是比較脆弱短促。

「小姐，水已經打好了。」

她的丫頭蘭蘭匆匆走進來。看到她手裏的蝴蝶，蘋果般的面龐上露出一雙笑渦，嬌然道：「小姐，你看這蝴蝶美不美？」

她抬起頭，道：「這蝴蝶是你捉來的？」

蘭蘭道：「嗯，我捉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捉到，幸好沒有把牠的翅膀弄斷。」

她輕輕嘆了口氣，道：「你雖然沒有弄斷牠的翅膀，却弄死了牠。你心裏不難受？」

蘭蘭笑道：「蝴蝶反正很快就會死的。」

她打斷了她的話，道：「人也反正很快就會死的，是不是？」

蘭蘭道：「可是……可是……」

她皺了皺眉，道：「可是怎麼樣？蝴蝶有沒有傷過你？」

蘭蘭道：「沒有。」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文圖
龍新
古培

劍·蝶·星·流



她又道：「蝴蝶又有沒有傷害過任何東西？」

蘭蘭道：「沒有。」

她又嘆了口氣道：「那你為什麼要傷害牠？」

她點點頭，輕輕的將蝴蝶又夾回書裏。

她總是不懂，人為什麼要對蝴蝶這麼殘忍？

填詞的人雖已死了，但這些詞句却已不朽，所以他的入也不朽。

人奴役牛馬，烹殺牛羊，是爲了這些家畜是人養育的。

他雖已死了但卻遠比很多活着的人還有價值。他死又何妨？

可是，蝴蝶——牠是那麼善良，那麼無辜，牠爲了人間的美麗而傳播花粉，却沒有想要人對牠報答。

水並沒有涼了，但夜色已籠罩大地。約會的時間已過了。

人爲什麼還是偏偏要對牠這麼殘忍？

她並不着急，還是懶懶的躺在溫水裏。她知道約她的人一定會等。

蘭蘭咬着嘴唇，想了想，才低着頭道：「我去捉牠，只不過因爲牠很美、很好看……」

何況，他等不等都沒有關係。

「美」難道也是種罪惡？

雖然他很年青，很英俊。尤其是穿着那件大紅斗蓬的時候，更加如臨風玉樹，足以令很多少女心醉。

爲什麼越美麗的生命越容易受到傷害？

雖然他對他體貼入微，千依百順，將她當做女玉甚至將她當做仙子，不惜用盡一切方法討好她。可是她對他並不在乎。

蘭蘭又道：「我其實並不想傷害牠。」

她無論對任何人都不在乎，無論對任何人都不在乎。

她嘆息着道：「你雖然不想傷害牠，但牠已死在你手上。」

有時她自己想想，都覺得自己很可怕。也許就因爲她對他全不在乎，所以他才對她這樣死心塌地吧！

蘭蘭啞起嘴，道：「但現在牠還是和活着時同樣美麗，我若沒有去捉牠，牠現在也許已死在陰溝裏，也許已被吃進了蜘蛛的肚子。」

她若真的愛上了他，嫁給了他，他或許就會變得不在乎了。

她怔住，說不出話。

人，本就是種如此奇怪的動物。對他們已得到的東西，總是不知多多加珍惜，等到失去了時，又往往要悔恨痛苦。

牠的生命已有了價值。

人，爲什麼總是喜歡折磨自己？

蝴蝶如此，人也一樣。

她現在很少去想這種事，也許因爲她對人生已

一個入是死是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生命是否已有價值？

「死有輕於鴻毛，也有重如泰山」，豈非也正是這意思。

「死有輕於鴻毛，也有重如泰山」，豈非也正是這意思。

可是他不敵。

他不敢做任何一件可能會讓她不高興的事。

有時他會替自己生氣，氣得要命，覺得自己本是好的一個人，爲什麼要被她如此欺負。

他甚至可以想很多咒，咒咒後絕不再去找她。可是他不能。

醉漢又笑笑，道：「她也許是你的皇后，却是我的娘子。」

他的人就像是被一根看不到的繩子綁住，拉着他去找她。

花公子大怒揮拳，拳頭還未打上他的臉，忽然發覺這醉漢一雙眼睛銳利如刀完全沒有半分醉意。

只要一看她，心裏立刻充滿柔情蜜意，怒氣早已不見了。

醉漢冷冷地瞧着他，銳利的眼睛中似乎還帶着幾分嘲弄之意。

黑暗中忽然走出來了一條人影。

花公子的心又一跳，道：「你莫非知道我等的

花公子的心一跳：「她來了？」

醉漢道：「你等的是小蝶，是不是。」

不是。

花公子動容道：「你認得她？」

這人的脚步踉蹌，看來是個醉漢，頭上戴的帽子也歪下來了，遮住了大半個臉。遠遠就嗅到有一陣陣酒氣。

醉漢點點頭，道：「我怎會不認得，她就是你的皇后，就是我的娘子。」

花公子皺皺眉。他自己沒有喝酒的時候，總是很討厭喝醉了的人。他自己喝醉了的時候，却認爲自己豪爽而可愛。

花公子動容道：「你認得她？」

他希望這醉漢快點走過去，這醉漢却偏偏向他走了過來。忽然道：「你在等人？」

醉漢道：「我當然管不着，但你等的若是個娘子，那就太冤了。」

花公子昂起頭，根本不屑理睬。

醉漢嘆道：「我也等過人，但要值得等的人我才等。你呢？」

花公子冷冷道：「你管不着。」

醉漢嘆道：「我也等過人，但要值得等的人我才等。你呢？」

醉漢笑笑：「我當然管不着，但你等的若是個娘子，那就太冤了。」

花公子一把揪住他衣襟怒道：「你說什麼？」

醉漢道：「你等的難道不是娘子？難道還會是個皇后？」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花公子道：「是又怎麼樣？」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醉漢淡淡道：「因爲她是我的娘子，我一個人小蝶站在那裏，面對黑暗。

看得太透澈，所以她無論對什麼事都覺得很厭倦。她還年青，本不該對人生看得如此透澈，本不該如此厭倦。

包圍着她的那些人，很多人年紀都比她大，可是他們無論對什麼都覺得很有興趣。一點點小事也會讓他們笑個不停。

有時時候她簡直覺得他們太幼稚，太無聊。

望着清澈的水波，她忽然想到那天坐在溪水旁的那年青人。

那眼睛裏充滿了憂鬱和痛苦的年青人。

他還年青，可是他對人生却似已比她更厭倦。爲什麼？

她輕輕嘆了口氣，喃喃道：「也許我應該讓他死的。因爲我並不能給他快樂……」

蘭蘭垂首走了進來，遞來了一方乾淨的絲巾，陪笑道：「小姐該洗好了吧！花公子一定等得快急瘋了。」

她淡淡道：「讓他等，讓他瘋。」

蘭蘭眨眨眼，道：「小姐你難道一點也不喜歡他？」

她搖搖頭。

蘭蘭道：「那麼小姐最近爲什麼總是跟他一起出去玩呢？」

她凝視着水波，緩緩道：「也許只因爲沒有人來約我。」

花公子穿着大紅的斗蓬，站在樹下。一彎新月掛上樹梢。

「夜已深了，她爲什麼還不來？」

花公子的確已等得快急瘋了，恨不得立刻衝到她家裏去問她。

連遠方都不見燈火，她身上穿的紅斗蓬在黑暗中看來，已變爲暗紫色；一種鮮血凝結時的暗紫色。

地上一片狼藉，現在她已不再嘔吐。

現在她甚至已能不再恐懼，不再憤怒，但却不能不想，所以就不能悲哀！

「他還是個孩子，他做錯了什麼！」

一個健康的少年人：愛上了一個美麗的女孩子，誰也不能說他錯。

可是現在他卻像是條野狗般被人倒吊在樹上，一條已被人用亂棒打死了的野狗。

他做錯了什麼？

他唯一做錯的事，就是愛上了一個不該愛，也不能愛的人。

「我早就應該告訴他，我不是他的對象，我早就應該知道會有這樣的後果。」

小蝶閉起眼睛，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事。

那時候她也許還是個孩子，也許已由孩子長成女人，對生命和愛情還都充滿了美麗的憧憬。

那時正是春天，花已盛開。

她的人就像花一樣，被春風吹得又鮮艷，又芬芳。

盛開的花畔一定有蝴蝶留戀。

花一般的女孩子呢。

她忽然發覺有一個少年人在注意着，她隨時隨地都可以感覺到她那雙明亮的眼睛在凝注着她。

這少年也許在沉默，也許在害羞，可是他那雙眼睛裏，却含蘊着火一般的熱情，足以勝過千萬言語。

她也很喜歡這少年，很願意接近他。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

只可惜他們沒有機會。

他們剛相識，他就忽然失蹤，從此之後，她再也沒有看到過他。

她本來很奇怪，猜不透他為什麼突然避不見面，過了很久之後，她才漸漸明白，無論誰愛上了她，都很快就會「失蹤」的。

她當然也已知道那是誰做的事。

這人已將她佔為己有，絕不許任何別的人再沾她一根手指。

開始時她不但驚惶而憤怒，憤怒得幾乎忍不住要殺了這個人。

她不能。

她沒有那種力量，也沒有那種勇氣。

他佔有她時，她竟完全不能反抗。

從此她只有忍受，忍受……忍受到快瘋的時候，她就會不顧一切，去找別的男，別的男孩子。

她只能帶給別人不幸。

每次的結果都是一樣——和現在這結果一樣。

花公子的命運雖然悲慘，可是她的命運却更悲慘十倍。

花公子雖然無辜，她又何嘗不是無辜的？

她什麼也沒有錯。

唯一錯了的是，有個不是人的人愛上了她，糾纏着她。

她非但無法反抗，連逃都逃不了。

×

×

×

小蝶慢慢的向前走，走向黑暗。

她沒有再回頭去看一眼，可是她眼淚已開始流下。

也許她眼淚並不是為別人而流的，而是為了自己。

小蝶忽然發覺自己臉上也有了一絲笑容升起，道：「你什麼時候來的？」

孟星魂道：「該來的時候就來了。」

小蝶道：「該來的時候？」

孟星魂道：「我總覺得好像欠你一點什麼，所以……。」

小蝶道：「你認為我救過你，所以也該救我一次，是不是？」

孟星魂笑了笑，道：「老實說，我從未想到你這樣的人也有想死的時候。」

小蝶垂下頭，又抬起，道：「你一向都是這麼說說話的麼？」

孟星魂道：「我只說真話。」

小蝶道：「真話有時很傷人的。」

孟星魂道：「謊話也許不會傷人，但却傷人的心。」

小蝶凝視着他，眸子更亮，道：「那麼我問你，那天我若不來，你是不是真的會死？」

孟星魂沉默着，緩緩道：「我只想说……想不想死，我會不會死是兩回事。」

小蝶道：「兩回事？」

孟星魂道：「很多人，都想死，很多人，都沒有死。」

小蝶笑了，道：「所以我並沒有救你，你也沒有救我。」

孟星魂道：「真正要死的人，本就是誰都救不了的。」

小蝶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所以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的。」

孟星魂道：「我欠你。」

小蝶道：「欠我什麼？」

她並沒有往回走，她不想回家，因為她知道那人現在一定在等着她，伸開了雙手在等着她。

前面有流水聲。

那雙殺人的手現在已洗得很乾淨，但是手上的血腥却是永遠洗不掉的。

每當這雙手擁抱她，撫摸她的時候，她都恨不得去死。

她坐下。

她不能死。

但是霧很快就會消失。

她有原因不能死。

「我只要縱身一躍，躍入霧裏，我的煩惱和痛苦豈非也很快地就會隨着這煙霧消失？」

只有一個原因，一個任何女人都不能不接受的原因。

她忽然有了種衝動，幾乎想不顧一切跳下去。

所以她就不能不忍受，忍受他的撫摸；他的擁抱，忍受他那滿帶着酒臭的嘴在她臉上磨擦。

這也是最令她痛恨的。

他只有在喝得醺醺大醉時才會去找她，只有在需要時才去找她。

他找她好像只是為了一件事，一件令她作嘔的事。

她從沒有在其中找到絲毫樂趣。只不過是他發洩的工具。

她非但不敢拒絕，甚至不敢露出一絲厭惡的表情，因為他隨時隨刻都不會忘記提醒她。

「你若不愛我，若敢離開我，我就要你死！」

小蝶已走了很久，但前面還是和她走來的地方同樣黑暗。

甚至更黑暗些。

她不知道，自己應該走到那裏去？能走到那裏去？

這世上彷彿根本就沒有一個她可以逃避的地方，而她雖然明知如此，却還是不願意回去。

去？

一想起那雙手，她就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孟星魂的眸子裏似已有霧，凝注着她，一字一字道：「我現在已不想死。」

小蝶又笑了，道：「這麼樣說，我也欠你。」

孟星魂道：「欠我什麼？」

小蝶道：「我想不到今天晚上還能笑得出。」

孟星魂道：「你喜歡笑？」

小蝶道：「喜不喜歡笑，和笑不笑得出也是兩回事。」

孟星魂道：「你看到我才笑的？」

小蝶道：「嗯。」

孟星魂道：「你認為我這人很滑稽？」

小蝶道：「不是滑稽，是有趣。」

孟星魂道：「那麼，你為什麼不陪我喝兩杯酒去？」

小蝶眨眨眼，道：「誰說我不去？」

酒不好。

如此深夜，已找不到好酒。

酒不好並沒有關係，有些人要喝的並不是酒，而是這種喝酒的情趣。

孟星魂舉杯道：「我不喜歡敬別人的酒。」

小蝶道：「我也不喜歡別人敬我的酒。」

孟星魂道：「但是，我更不喜歡別人比我喝得少。」

小蝶笑笑，道：「喝酒的人都有這種毛病，總希望別人先醉……就算他自己想喝醉，也希望別人先醉。」

孟星魂說道：「你對喝酒的人，好像瞭解得很多。」

小蝶道：「因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孟星魂微笑道：「看來你也不喜歡說謊。」

小蝶道：「因為我自已也是其中之一。」

孟星魂微笑道：「看來你也不喜歡說謊。」

小蝶道：「因為我自已也是其中之一。」

孟星魂微笑道：「看來你也不喜歡說謊。」

小蝶道：「因為我自已也是其中之一。」

孟星魂微笑道：「看來你也不喜歡說謊。」

小蝶道：「因為我自已也是其中之一。」

孟星魂微笑道：「看來你也不喜歡說謊。」

小蝶道：「因為我自已也是其中之一。」

孟星魂微笑道：「看來你也不喜歡說謊。」

小蝶道：「因為我自已也是其中之一。」

孟星魂微笑道：「看來你也不喜歡說謊。」

孟星魂道：「我從不說……」

小蝶道：「可是今天你……」

孟星魂道：「今天是例外，對你是例外。」

小蝶道：「爲什麼？」

孟星魂沉默了很久，突然長長嘆了口氣，道：

「我也不知道。」

小蝶也沉默了。

她忽然發現自己心裏也有同樣的感覺。覺得可以在這人面前可以說出自己的心事，覺得在這個人面前可以無拘無束。

爲什麼呢？

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只笑了笑，道：「你的毛病是話說得太多，酒喝得太少。」

孟星魂道：「我在等你。」

小蝶道：「等我？」

孟星魂道：「你已經比我少喝了兩杯。」

小蝶道：「你要我喝得跟你一樣多？」

孟星魂道：「嗯。」

小蝶道：「你想灌醉我？」

孟星魂道：「的確有這意思。」

小蝶笑道：「那麼我警告你，要灌醉我並不容易。」

孟星魂道：「就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孟星魂道：「因爲不容易，所以才有趣，越不容易越有趣。」

有屬於他的一切立刻都變得全無價值。

孟星魂已將這木屋看成自己的。

他們喝酒的地方，就在這木屋外，現在星已漸疏，夜已更深。

縷子裏的酒已淺了。

孟星魂道：「我忽然發現跟你在一起，不但話說得特別多，酒也喝得特別多。」

小蝶道：「一個人只有跟老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才會這樣的，是不是？」

孟星魂道：「是。」

小蝶道：「我們並不是老朋友。」

孟星魂道：「我們不是。」

小蝶看着他，眸子更亮，比天上最後的一顆星還亮。

孟星魂忽又笑道：「聽說你酒喝得越多，眼睛越亮，是不是？」

小蝶吃吃的笑，道：「你對我還知道多少？」

孟星魂道：「我知道你酒量很好，知道別人都叫你小蝶。」

小蝶道：「還有呢？」

孟星魂道：「沒有了。」

小蝶道：「我卻連你叫什麼都不知道。」

孟星魂道：「我姓孟……」

小蝶打斷了他的話，道：「我並不知道你的名字，因爲我們之間根本沒有任何關係，以前沒有，以後更不會有。」

孟星魂忽然覺得自己的心在往下沉，忍不住問道：「爲什麼？」

小蝶道：「因爲我不高興。」

她忽然站起來，往外走。

孟星魂道：「你要走？」

孟星魂道：「我知道。」

小蝶道：「你……你用不着送我。」

孟星魂道：「我知道。」

小蝶忽然抬起頭：「你爲什麼一直瞪着我？」

孟星魂道：「因爲我怕。」

小蝶道：「怕？怕什麼？」

孟星魂道：「怕以後再也看不到你！」

小蝶的心忽然一陣顫抖，就像是一根被春風吹動的含羞草，她忍不住去看他，她看得出他眸子裏充滿了痛苦。

孟星魂慢慢的，接着又道：「我希望以後還能够去找你。」

小蝶大聲道：「不行。」

她聲音大得連自己都嚇了一跳，所以停了停，才接着道：「你若去找我，一定會後悔的。」

孟星魂道：「後悔？」

小蝶道：「我對你不會有好處，我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無論誰遇到我都會倒楣的。」

孟星魂道：「那是我的事，我只問你……」

他深深的凝注着她，一字字道：「我只問你，你願不願意我再去找你。」

小蝶道：「你絕不能去找我。」

她垂下頭，發覺自己的心已開始軟化。她輕輕的接着道：「但我以後却說不定會來找你。」

小蝶走了。

孟星魂還是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裏。

他心裏有痛苦，有甜蜜，有失望，也有溫馨。

他已覺察到她心裏一定有很多秘密，是不能對他說出來的。

他自己又何嘗沒有一些不能對人說出的秘密。

孟星魂道：「我知道。」

小蝶道：「你……你用不着送我。」

孟星魂道：「我知道。」

小蝶忽然抬起頭：「你爲什麼一直瞪着我？」

孟星魂道：「因爲我怕。」

小蝶道：「怕？怕什麼？」

孟星魂道：「怕以後再也看不到你！」

小蝶的心忽然一陣顫抖，就像是一根被春風吹動的含羞草，她忍不住去看他，她看得出他眸子裏充滿了痛苦。

孟星魂慢慢的，接着又道：「我希望以後還能够去找你。」

小蝶大聲道：「不行。」

她聲音大得連自己都嚇了一跳，所以停了停，才接着道：「你若去找我，一定會後悔的。」

孟星魂道：「後悔？」

小蝶道：「我對你不會有好處，我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無論誰遇到我都會倒楣的。」

孟星魂道：「那是我的事，我只問你……」

他深深的凝注着她，一字字道：「我只問你，你願不願意我再去找你。」

小蝶道：「你絕不能去找我。」

她垂下頭，發覺自己的心已開始軟化。她輕輕的接着道：「但我以後却說不定會來找你。」

小蝶走了。

孟星魂還是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裏。

他心裏有痛苦，有甜蜜，有失望，也有溫馨。

他已覺察到她心裏一定有很多秘密，是不能對他說出來的。

他自己又何嘗沒有一些不能對人說出的秘密。

小蝶道：「我早就該走了。」

孟星魂道：「我送你。」

小蝶道：「不必，不必，不必……」

她不再看孟星魂一眼，接着又道：「我自己有腿，我的腿並沒有斷。」

孟星魂道：「以後……」

小蝶道：「以後？我們沒有以後，以後你還是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

這人就像是忽然變了。

在一剎那間就變了，變得既冷酷，又殘忍。誰也猜不透她會變的？女人的心事本就沒有人能瞭解。

孟星魂的心彷彿有些刺痛，就彷彿有根針刺入了他左面的胸膛裏。

他沒有再說話，他靜靜的看著她走。

他不喜歡去勉強別人，尤其不喜歡勉強女人。誰知小蝶忽又回過頭，道：「你就這樣就讓我走了？」

孟星魂道：「我還能怎麼樣？」

小蝶道：「你不想留住我？」

她眼皮忽然睜開，又道：「若是別人，一定會想盡法子留下我。」

孟星魂道：「我不是別人，我就是我。」

小蝶瞪着他，又吃吃笑道：「你這人真有趣，真有趣……」

她忽又走回來，拿起酒杯，看了看，酒杯是空的。

她就提起酒壺，對着嘴往下灌。

孟星魂道：「你已經有點醉了。」

小蝶抹着嘴角的酒痕，吃吃的笑道：「你不喜歡我醉？——男人都喜歡女人喝醉，女人喝醉了時

的。

也許就因爲他們彼此間的相同處實在太多了，所以才會痛苦。

因爲一個人若是動了情感，就有痛苦。

「我以後說不定還會來找你。」

她真的會來麼？

孟星魂長嘆了口氣，站起來，又倒在床上。

他有很多事要做，但現在他什麼都不想做。

枕頭上還留着她的髮香，他將自己的臉埋到枕頭裏。

他已下定決心。

她若不來，他就將她忘記。

他雖已下定決心，却不知自己能否做到。

「她呢？她要忘記我一定很容易。」

枕頭是冰冷的，但却還是很香，他真想將這枕頭用力丟出去。

突然，門開了。

他聽到開門的聲音，抬起頭，就又看到了她。

她站在那裏，容光煥發，臉上再也找不出一絲昨夜的醉意，看來那麼新鮮而美麗，就像是一朵剛開放的鮮花。

孟星魂歡喜得幾乎忍不住要跳起來。

他這一生從未如此歡喜過。

小蝶背負着手，笑得比花更燦爛，望着他笑道：「你猜我帶了什麼東西來？」

孟星魂故意搖搖頭。

小蝶道：「我忽然想到既然吃了你一頓，至少也該還請你一次，是不是？」

她揚起手，手裏提着的滿袋食物。

她笑着道：「你餓不餓？」

孟星魂終於忍不住跳起來，笑道：「我餓得簡直可以吞下整個一匹馬。」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督帥為難民困，拯救四省災黎，不惜紆尊降貴，要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一般江湖梟雄通力合作，發掘牧羊圖上寶藏，遂因顧自身安危，與劉婉蓉、關中岳輕身犯險，往赴葛玉郎之約，抵埗後為「白衣閻王」常顯誘入機關密室，以壁藏上萬毒蜂要脅，劉婉蓉不為所屈，正欲以武功與其一拼之際，鐵夢秋與已棄邪歸正的八卦教主蕭地來到，常顯迫不得已打開密室之門，出見鐵夢秋，八卦教主藍小月當眾宣稱已解散八卦教，常顯遭此打擊後，突向劉婉蓉挑戰，劉婉蓉要他承諾服輸後，在他身上下點禁制——

指風嘶破玄陰炁

常顯道：「好！如是姑娘敗了呢？」

劉婉蓉答道：「你說吧！」

常顯道：「作我侍妾丫頭。」

劉婉蓉道：「可以，但我不會輸。」

這時，常顯的臉色肌膚，完全有如冰雪一般，看上去全無人色。

常顯踏進一步，正待出手，突聞鐵夢秋叫道：

「慢着。」

縱身一躍，擋在劉婉蓉的身前，肅然說道：「男子漢，大丈夫，為什麼要和女人動手，要打，咱們兩個打！」

長劍一揮，劃出一股劍氣，逼的常顯身不由己

的向後退了一步。

劉婉蓉嫣然一笑道：「鐵兄——」

鐵夢秋道：「閻羅王常顯一身玄陰氣功，已到爐火純青之境，這門惡毒武功，掌上的寒氣極重，妳恐怕不是他的敵手！」

劉婉蓉道：「但我已和他訂了賭約，出口之言，總不能不算啊！」

鐵夢秋道：「你們還沒有開始賭，自然是不算

了。」

劉婉蓉搖搖頭，道：「鐵兄的好意，小妹十分感激，但我不能接受。」

鐵夢秋道：「為什麼？」

旗

鏢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劉婉蓉道：「因為家師是武林第一奇人，我如是不算，豈不是弱了他老人家的名頭。」

鐵夢秋道：「姑娘的口氣，太了一些吧！令師是第一奇人，未免太小視天下英雄了。」

劉婉蓉道：「現在，咱們不爭論這件事，等小妹先制服了閻羅王，咱們好好的談。」

鐵夢秋道：「一個人要是自取其辱，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劉婉蓉道：「鐵兄，可是怕小妹敗陣之後作人家的丫頭麼？」

鐵夢秋收劍而退，道：「你一定要找苦受，在下只好不答了。」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你有一個法子，可以保我清白。」

鐵夢秋道：「什麼法子？」

劉婉蓉道：「我如是不幸敗在人手，你就一劍把我殺死，那不是保了我的清白！」

鐵夢秋道：「以命作賭。」

鐵夢秋冷哼一聲，向後退去。

劉婉蓉目光轉到常顯的身上，道：「你可以出手了。」

常顯道：「妳小心了。」忽然一揚右手，劈出一掌。

他的掌力看上去，並無如何強大的威勢，但掌未近身，已有一股寒意，直逼過來。

劉婉蓉嬌軀側轉，避開了掌力正面，突然飛出一指，點向常顯腕穴。

常顯冷哼一聲，連發三掌，一股奇寒掌力，怒浪排山般，直湧過來。

徐督帥站在一側，感覺那強大掌力中，餘寒之

常顯神色肅穆，緩緩說道：「我說過的話，自然要算數了。」

劉婉蓉道：「你自願認賬，那就請過來吧！我要醫好你的傷勢。」

閻羅王常顯，縱橫江湖，叱咤風雲，幾時受過這等屈辱，但形勢逼人，又不得不聽命行事，只好依言行了過來。

他整個身軀，都在微微顫抖，舉步維艱，有如負重千斤一般。

劉婉蓉一笑，道：「閉上眼睛。」

常顯道：「為什麼？」

劉婉蓉道：「因為賭敗了，從此之後，為我之僕，要你閉上眼睛，你閉上眼睛就是。」

常顯長嘆息一聲，閉上眼睛。

劉婉蓉突然舉手一掌，拍在常顯的右肩之上，道：「好了。」

常顯睜開雙目，道：「這就是療傷麼？」

劉婉蓉搖搖頭，道：「不是，我又在你身上加了一種禁制——」

常顯怒聲接道：「狡猾的丫頭。」

劉婉蓉道：「好沒有禮貌的僕人。」

常顯冷哼一聲道：「你說話不算，叫我如何能守信約。」

劉婉蓉道：「咱們說好的，誰敗了，誰認命，你現在已別無選擇，除了聽我之命外，只有死亡一途。」

常顯道：「我雖然聽你之命，但身上的禁制未除，豈不是隨時有死亡之危？」

氣，有如深冬北風，寒侵肌膚，不禁大吃一驚，付道：這是什麼掌力，竟能侵骨生寒，此等武功，又是如何練成的？

心中念轉，人却已被逼的連連向後退了數步。關中岳一面提聚真氣，人却疾快的向前行了兩步，擋在徐督帥的身前。

手橫金背大環刀，全神戒備。

鐵夢秋，藍小月，四道目光，凝注在場中，搏鬥形勢。

只見劉婉蓉身如飄花飛絮一般，在常顯的掌力下盤旋飛舞。

這時，方圓丈餘之內，都是奇寒侵肌的寒氣，但那劉婉蓉竟然是若無其事一般。

轉瞬間，兩人已動手搏鬥了四五十個回合。

常顯凌厲的攻勢，突然轉弱了下來，原來改採守勢的劉婉蓉，却突然反守為攻，掌指並施，忽拍忽點，攻勢愈來愈兇猛。

鐵夢秋目睹場中搏鬥的形勢，臉上逐漸泛現出驚愕之色。

突然間，人影交錯，乍合即分。

耳際間響起了一聲悶哼，緊接着，是劉婉蓉的嬌笑之聲，道：「承讓了！」

徐督帥根本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聽得了劉婉蓉的嬌笑，才轉頭望過去。

只見劉婉蓉和常顯相對而立，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但聞劉婉蓉嬌聲一笑道：「姓常的，你是否準備守約？」

常顯緩緩舉起右手，按在前胸之上，道：「我受了傷？」

劉婉蓉道：「我知道，那是很重的內傷，如不

嘻嘻死亡滋味了。」

臉色突然一寒，接道：「聽我第一道令諭，動手生擒葛玉郎。」

常顯聽得怔了一怔，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葛玉却哈哈一笑，道：「好啊！劉姑娘很照顧我。」

他口中雖然說的十分輕鬆，但內心之中，却緊張異常，暗中運聚功力，準備找脫身的機會。

劉婉蓉搖了搖頭，道：「常顯，我第一次命你做，你就不肯服從。看來，你很難履行合作之言了。」

常顯突然又向後疾退開數尺，道：「不守約的是你姑娘。」

葛玉郎一張手中的鋼骨摺扇，一派森嚴的戒備之狀，緩緩向後退去。

環伺在四週的江湖高手，目睹兩人向後退避，都不自覺的向後退去。

鐵夢秋長劍一揮，道：「這些人，大都是江湖兇徒，留他們在世，有害無益，何不借此機會，先搏殺他們一些。」

劉婉蓉一伸手，攔住了鐵夢秋，笑道：「這不過是初步接觸，他們重要的人物，還未趕到，目前還不是動手的時候。」

鐵夢秋還劍入鞘，微微一笑道：「姑娘之意，可是要他集齊了人手之後，再和他們一決死戰？」

劉婉蓉答道：「不錯，咱們如是下手太狠，可能使他們心生畏懼，改變方法，他們找我們容易，我們找他們却非易事。」

鐵夢秋道：「姑娘說的是……」

語聲一頓，接道：「在下想和姑娘仔細談談，不知姑娘是否願意？」

早些醫治，只怕對你極是不利！」

常顯答非所問的道：「所以對咱們相約之言，無法立刻兌現了。」

劉婉蓉道：「你想賴約了，是麼？」

常顯道：「在下並無此意，但所受內傷，又必需及時養息。」

劉婉蓉道：「老實說，你被點中的一指，也就是我下的禁制。如若不作及時療治，七日之後傷勢擴大，你便會吐血而死。」

常顯啊了一聲道：「你下手很重？」

劉婉蓉道：「我怕你事後反悔，所以不得不下手重些。」

常顯臉上是一片訝異之色，道：「你點中我一指不錯，但如果說受了很重的內傷，在下就很難相信了！」

劉婉蓉道：「你自然不會相信，但你如運氣試驗一下，就知我言非虛了。」

常顯緩緩向後退了五步，運氣一試，果然發覺內腑之中，果有暗傷，不禁臉色一變。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信了麼？」

常顯道：「在下果然是受了內傷。」

劉婉蓉道：「咱們相約之言，是否還要算，聽憑你自作主張了。」

在衆目睽睽之下，常顯很難作答，沉吟了良久，仍是答不上話。

劉婉蓉嫣然一笑，道：「我知道你想變卦，不過，我要先警告你一句話，那就是你受的傷害，如若不能及時早作治療，只怕是很難有痊癒之望。而且，當今之世，能够醫好我獨門手法的人，絕無僅有。那就是說，你如打算不守信約，必須要用生死作一次賭注。」

劉婉蓉道：「我也要和你談談，咱們回督帥府中去吧！」

一向冷傲的鐵夢秋，突然間變得十分柔順起來，點點頭，道：「咱們一起走吧！」

幾人迅快的退出廣大的宅院，直返督帥府中。常顯受傷，羣凶驚魂，也無人再敢出面攔阻幾人。

幾人回到帥府，直奔花廳之中。

鐵夢秋低聲說道：「劉姑娘，在下想和姑娘單獨談談。」

劉婉蓉一笑，道：「好！」

徐督帥、關中岳，連同藍小月，都藉故離開了兩人。

劉婉蓉道：「鐵兄，有什麼事，現在可以吩咐了。」

鐵夢秋道：「適才見姑娘和人手動手，手法奇異，實是掌堂中極上乘的武功，在下佩服得很。」

劉婉蓉笑道：「鐵兄之言，十分曲折，何不說明白一些呢？」

鐵夢秋道：「很難啟齒，在下想請教一下姑娘的師承！」

劉婉蓉神情突然間變得十分嚴肅，緩緩說道：「鐵兄，可是聽出了什麼？」

鐵夢秋肅容道：「姑娘的武功路數，和在下有甚多相似之處，因此，在下不揣冒昧，請教姑娘的師承。」

劉婉蓉輕輕歎息一聲，道：「鐵兄，識得此物麼？」

緩緩從懷中取出一幅盤龍鏢旗。

鐵夢秋呆了一呆，道：「這是家師之物，怎會落入姑娘手中？」

劉婉蓉道：「賜贈我此旗之人，也是小妹授業恩師。」

鐵夢秋道：「那你是我的師妹了！」

劉婉蓉欠身一禮道：「見過師兄。」

鐵夢秋急急還了一禮，道：「師父他老人家現在何處了？」

劉婉蓉黯然道：「他去追查牧羊圖所示的寶藏，臨去之時，告訴小妹說，不論是否尋得寶藏，一年之內，定然歸去，如是超過了一年限期，那就是身遭了不測之禍——」

鐵夢秋接道：「不會的，恩師武功絕世，已成金剛不壞之身，怎會有不測之禍。」

劉婉蓉道：「小妹也是這樣的想法，但那老人家一去兩年有餘，竟然全無消息。」

鐵夢秋道：「這個！這個……」

劉婉蓉接道：「師兄也不用為此太過焦急，咱們師兄妹見了面，自然要合力想法子找出師父的下落才是。」

鐵夢秋道：「人海茫茫，師踪何處，小兄已走遍了大江南北，却是一點也探不出師父的消息。」

劉婉蓉道：「唉！師兄全無線索，自然是找不到了。」

鐵夢秋道：「師妹，小兄有一點不解之處，請教師妹。」

劉婉蓉道：「師兄言重了，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小妹！」

鐵夢秋道：「那牧羊圖現在徐督帥的手中，師父無圖作引，如何一個找法？」

劉婉蓉道：「師父曾經告訴小妹，那牧羊圖上，不但暗示了一批極為龐大的寶藏，而且，還隱藏着一些很奇異的武功。師父早已把牧羊圖看得十

分熟悉，而且畫了一形勢圖，帶在身上。」

鐵夢秋道：「原來如此！」

劉婉蓉道：「如若師父有什麼不測之禍，那地方定可找到一些眉目出來。」

鐵夢秋道：「師妹可知那寶藏現在何處？」

劉婉蓉道：「師父劃了兩幅形勢圖，一幅在小妹身上。」

鐵夢秋道：「那麼，師妹已經知曉那藏寶之地了？」

劉婉蓉道：「那是山勢形態圖，但小妹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也無法認出那是什麼地方！」

鐵夢秋啊了一聲道：「那幅圖現在何處？」

劉婉蓉道：「現由小妹存着，此間事務完，小妹當奉上，請師兄過目。」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師妹準備如何幫助徐督帥？」

劉婉蓉道：「小妹要全力以赴。」

鐵夢秋道：「日後，咱們如是真的找到了那牧羊圖上顯示的寶藏，師妹準備如何處置？」

劉婉蓉道：「那本是收集民間的財富，自然是應該把它散還民間。」

鐵夢秋道：「但就小兄所知，那批寶藏之中，除了金銀珠寶的財物之外，還有很多珍奇難求藥物，以及一些罕世難得的古玩。這些事物，才是武林人物希望取得之物。」

劉婉蓉道：「不論我們是否取得那些東西，他們都將全力攔阻咱們，所以，無法避開一場惡戰，師兄願否助小妹一臂之力呢！」

鐵夢秋道：「你是我的師妹，也是我唯一的親人，不論公私，我都該好好的照顧你，你既然決定了要助徐督帥，小兄自然全力以赴。不過，就小兄

得到的消息，似乎是，對方也有了很充分的準備，利害相關，結合一起。」

劉婉蓉笑一笑，道：「只要師兄全力助我，小妹信心增強了不少，何況……」

嫣然一笑，住口不言。

鐵夢秋道：「何況什麼？」

劉婉蓉道：「何況，那位八卦教主藍小月，也成了咱們的幫手。」

鐵夢秋輕輕歎息一聲，說道：「她也有很多苦楚……」

劉婉蓉接道：「我明白，像她那樣花朵般的人兒，如非有難言之隱，決不會當什麼八卦教主，師兄能使她棄暗投明，實是一樁大大的功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師兄也不用計較她過去的事了。」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師妹，妳想到那裏去了。」

劉婉蓉道：「沒有啊，我想的都很正常啊！」

鐵夢秋道：「你知道我說的什麼？」

劉婉蓉微微一怔，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鐵夢秋道：「不知道，怎可以妄作論斷。」

劉婉蓉正待答話，瞥見徐督帥正自緩步行了過來。

當下站起身子，迎了上去，一欠身，道：「見過師父。」

徐督帥笑道：「你們坐，本座是否打擾了你們。」

劉婉蓉道：「沒有，我已和師兄談完了。」

徐督帥目光轉到鐵夢秋的身上，笑道：「這幾日來麻煩你不少，本座衷心，極感不安。」

鐵夢秋道：「大人官聲清正，萬民共欽，我輩中人，自應挺身而出，為大人効勞，何況，我們師

內，就改邪歸正。」

鐵夢秋道：「這正邪之間，有如一張薄紙一般，只要點破就是，那藍小月乃是十分聰明的人，是非之間，一日瞭然，所以極快的改邪歸正了。」

劉婉蓉道：「但小月的看法，只怕不是這麼簡單。」

鐵夢秋道：「師妹，你想到那裏去了？」

劉婉蓉道：「我覺着藍小月一下子改邪歸正，只怕並非是被師兄說服了。」

鐵夢秋道：「師妹之意呢？」

劉婉蓉道：「照小月的看法，那藍小月不是被你師兄說服了，而是她對你師兄有了一種特殊的好感。」

鐵夢秋笑道：「師妹之意，可是說她因為師兄，才改邪歸正。」

劉婉蓉道：「不錯，她極快的解散了八卦教，那是因為她對你師兄個人心中敬服的很。」

鐵夢秋笑一笑，道：「不致於，至少，小兄無此感覺。」

劉婉蓉道：「如是小妹的看法不錯，師兄自己心中也應明白……」

鐵夢秋道：「沉吟了一陣，接道：『小妹覺着藍小月對我們很重要。』」

鐵夢秋皺了皺眉頭道：「師妹，你似乎很重視這件事。」

小啓：「關外玉鳳」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

編者。

關？」

鐵夢秋接道：「天旱成災，不知和那批珠寶何

鐵夢秋道：「這等重要麼？」

徐督帥道：「不錯，這幾年來，本座治下的四省，一連兩年大旱，目下已有十萬飢民，苦渡歲月，如是再有上一年大旱必將造成不可收拾……」

鐵夢秋接道：「天旱成災，不知和那批珠寶何

妹，又蒙大人收作義女，在下自是更應該全力以赴了。」

徐督帥道：「什麼？婉蓉是你師妹。」

鐵夢秋笑一笑，道：「是的，不過，我這位師妹早已知曉了我是他師兄，我這作師兄的，才剛剛知曉她是我的師妹。」

徐督帥道：「你們師兄妹天南地北的重逢一處，實在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應該好好慶賀一下才是。」

劉婉蓉道：「此時，事務正忙，不用慶祝了，義父的盛情，我們心領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另外有一樁事，我們倒應該好好慶祝一下！」

徐督帥道：「什麼事？」

劉婉蓉道：「我師兄已答允留在開封，全力助義父取得寶藏。」

徐督帥已見過鐵夢秋武功，那確是身負絕技的人物，不禁心中大喜，說道：「鐵大俠肯仗義相助，是四省百姓之福，本座這裏領情了。」

說完話，竟然抱拳一禮。

慌慌的鐵夢秋急急站起身子，深深一揖道：「督帥言重了，在下怎當得起。」

徐督帥笑一笑，道：「我說的是實話，那批寶藏，不但和四省的百姓有着很大的關係，就是和整個的國運，蒼生，也有着很重要的關係。」

鐵夢秋道：「這等重要麼？」

徐督帥道：「不錯，這幾年來，本座治下的四省，一連兩年大旱，目下已有十萬飢民，苦渡歲月，如是再有上一年大旱必將造成不可收拾……」

鐵夢秋接道：「天旱成災，不知和那批珠寶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抗倭名將戚繼光，在台州校場選拔敢死勇士，險遭海盜派來行刺的刺客毒手，幸「粉骷」洗星寒適時趕到，把到來行刺的海盜擊退，並向戚繼光稟告倭賊行踪，促請戚繼光與兵往剿。洗星寒為隱疾所苦，每至月圓之夜，必作出不可饒恕的罪行，心中時感愧疚，決獻身殺賊，稍贖罪行，那日在小鎮遇海盜頭子徐海等，洗星寒擊殺了二名頭子，本身也受了傷，幸為費亮君所救，數日後，洗星寒與費亮君探知倭賊勾結海盜汪直等擬犯處州，乃相偕往向戚繼光報告，促請注意。

敵愾赴同仇

這是一座頗具規模的大石樓，佔地足有五畝大小，昔日是前朝「南王」的故鄉府第，幾經戰亂，已經顯得十分破舊不堪！

此刻，却更是不堪回首，這座昔日的「南王府」，而今日却成了盜賊窩了。

統率着上萬的大海盜頭子汪直父子，以及「東海人王」徐海，如今都盤踞在這裏，「南王府」也就成了他們的高級賓館！

此時，這頗具規模的石堡大廳內，筵開百桌。

汪直和他兒子汪傲，以及徐海這幾個人，正在聯合歡宴倭寇的首領「野田一郎」，以及野田手下的那一千殘兵敗將！

你們看了這千頭類，排場可是不小！大廳裏有十桌酒席，可都是最高級的上席，山珍海味，應有盡有，就是數過了呂州，也難以找到這類的名廚，帝王生活亦不過如斯。

大海盜頭子汪直，看過去約有五十上下的年歲，中等身材，那裏像是橫行沿海，專門打家劫舍的，而統帥着萬千海盜的一個匪首？

在他左首，坐着高大身軀，衣着鮮艷的一個少年，背後插着兩口大刀。

此人就是他的義子汪傲，本名毛海峯，有一身不尋常的武功。

汪氏父子下首坐着的，是「東海人王」徐海，這老兒看上去面色已不如先時那麼紅了，好像帶有幾分病容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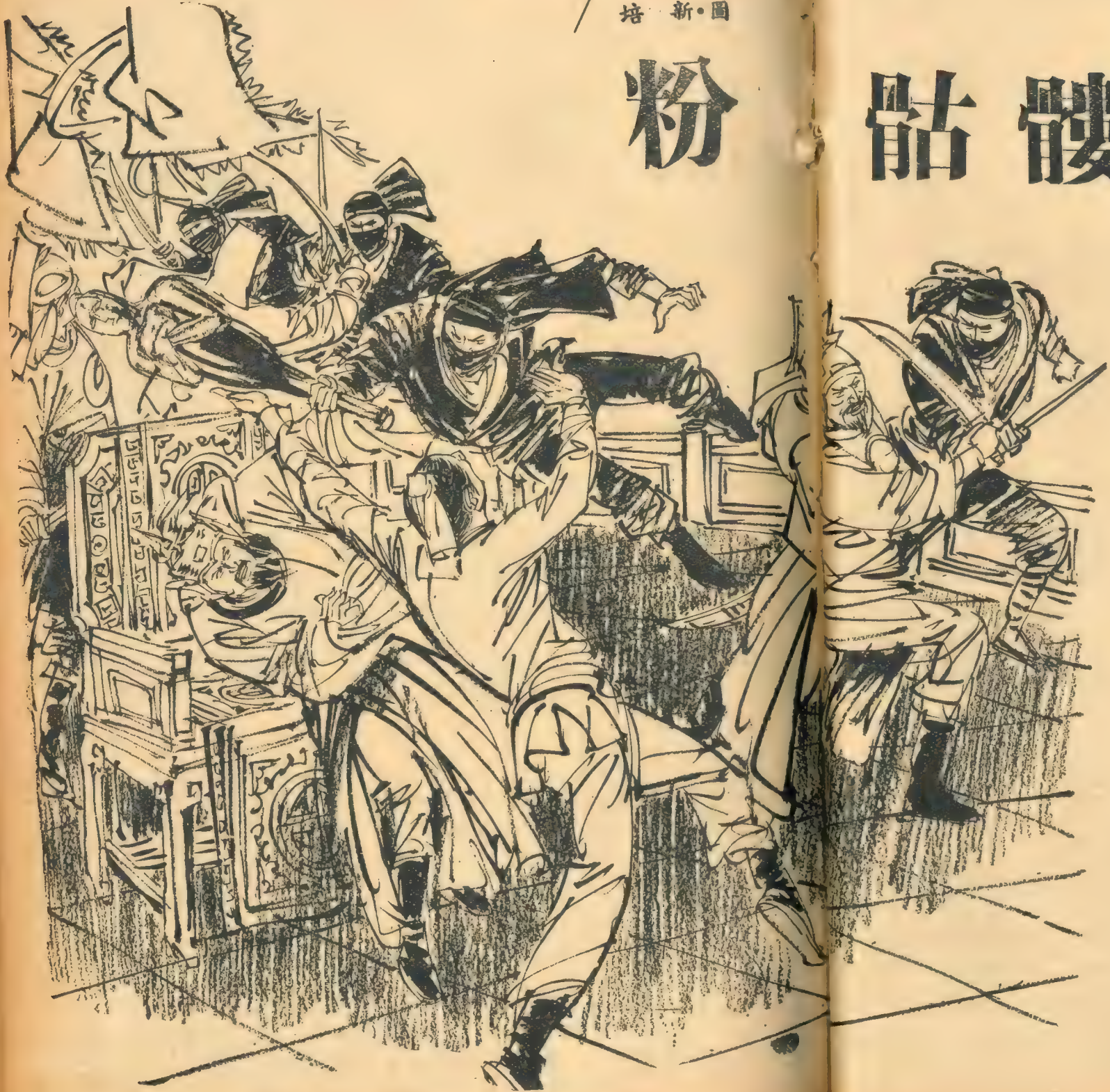
上首，也就是客座的首席，坐着那位倭寇的首

骷粉

粉

文·圖
逸·新
蕭·培

一月完中篇俠情故事



領「野田一郎」！

此人四十三四的年齡，背插倭刀，在兩肋，後背的繫身絲絛上，另外佩着四口短刀，他頭戴着一頂滾金的長尖帽子，濃眉巨眼，滿面于思，一看即知是一個既精明又狠惡的厲害角色。

野田左右兩側，坐着的是他的親信部屬，兩個人一瘦一胖，個子都不高，每人面前都擺着一口窄而長的倭刀，此二人一個叫「飯男」，一個叫「豬井」，是野田一郎手下的最得力的兩員大將！

另外幾個人，却是由汪氏父子後宮裏挑選出來的美女，奉命侍候這三名日本貴賓。

野田一郎及手下隨員，數年前以武士身份，已然幾度來到中國，並且居留過相當的時間，是以中國話朗朗上口，和徐海及汪氏父子，也都是老交情了。

此刻他雖新遭慘敗，部下傷亡泰半，可是這傢伙看上去還是樂觀得很，一副狂傲目無餘子樣子。大廳內點燃着百十支油松火把，火光熊熊，渲染得如同白晝一般。

此刻，正是酒酣耳熱，無所不談的時候。

就見野田一郎狂聲笑道：「汪直，只要你的人由兩邊夾攻，我決定能切斷威繼光的中鋒，殺得他一敗塗地。」

汪老頭好像頗不以爲然，他伸出一隻白哲的手，將着花白的長鬚道：「野田老弟……你冷靜的想想，不可一時衝動！」

閃爍着那對銳銳的眸子，他繼續道：「威繼光可不是兩年前的威繼光了……他所訓練的那些『義勇』兵，饒勇善戰，軍法嚴謹，的確不可輕視！」他兒子汪傲道：「他們的『火炮隊』和『鴛鴦陣』都很厲害！」

了半天。最後才由野田一郎站起來統一發言。

他點點頭道：「好的，我們先拿處州，不過以兩個月時間爲限，你們定要幫忙我們打回台州！」

「老船主」汪直深深一笑道：「放心，兩個月之後，我們不打威繼光，威繼光也會打我們，來！我們喝酒！」

說罷舉杯敬酒，大家都乾了面前的酒，一時前嫌盡棄又復臭味相投！

兩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艷妓，親自持壺上酒，却被飯男和豬井一把一個摟在懷裏，引逗得二妓騷動大發，一個勁的撒起嬌來。

野田一郎大聲的喝叱了一句，飯男，豬井趕快鬆開了女人，樣子很窘。

「老船主」汪直奸猾的笑了幾聲，道：「不要緊，不要緊。二位老弟喜歡女人，那是英雄的本色，等打下了處州之後，那裏的女人多的是。」

三個日本人對看了一眼後，俱都齊聲大笑起來。笑聲少歇，汪直這才想起了一件事，轉向徐海道：「徐兄，聽說威繼光那裏，出現了一名少年，十分了得，可有此事麼？」

「東海人王」徐海哈哈道：「不錯，是一個厲害的角色。不過現在，我料定他已經是不在了！」汪直眨了一下眼睛道：「怎麼說？」

徐海哼了一聲，道：「此人連傷斃了我手下二位島主，只是却難以逃開我的手去……已經被我『攝魂飛針』所中，不出三天必將會毒發而死的！」汪直一喜，還沒來得及說話，他那位義子却在旁冷笑了一聲道：「徐老前輩的推測，也許不大對！」

徐海掉頭問他道：「怎麼……」汪傲冷笑道：「那個人非但沒有死，而且就住

野田一郎眸子裏閃爍着仇恨的光，冷冷的道：「……我看見他們用的青竹子，上面有刀，那是什麼東西？……我們就是輸在這種東西上面的！」坐在他旁邊的兩員大將「飯男」、「豬井」俱都點頭表示附意。

「飯男」頻頻點頭道：「媽的這個……那種東西，刀都砍不斷，厲害，厲害得很！」

「豬井」道：「還有父子陣也厲害，啊！太厲害！」

號稱「老船主」的汪直，冷冷笑道：「你們當然不知道，這都是威繼光的新構想，竹子刀叫做『狼先（竹頭）』，父子陣名叫『三才隊』，都經過嚴格的訓練！」

野田拉長了臉道：「汪大哥，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老船主」汪直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爲了保存實力，我目前不讚成再雙方交兵。」

「飯男」吶吶的道：「你的意思是……」

汪直點點頭道：「不錯，就是前兩天我們商量好的，中國地方大得很，我們有這麼多人，一點都用不着害怕，我們可以先拿下『處州』在那裏好好的享樂一番，養精蓄銳然後再對付威繼光不遲！」

野田挺身怒叫道：「我不同意！」他說：「這樣我們太丟臉……人家會笑……」

汪直輕鬆的道：「誰笑？打敗了仗，人家才會笑呢！」

野田認爲汪直是諷刺他，一雙眸子睜得又圓又大，衝口大聲道：「你說什麼？誰敢笑我？」

他身邊的飯男和豬井，雙雙站立了起來，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動武的樣子。

「老船主」汪直，顯然是經過大場面的，並且

在醉春樓後面的客棧裏。

徐海道：「啊？有這種事？」

汪傲恨聲道：「我而且知道他的姓名。這個人姓洗叫洗星寒……和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姓費的女人，聽說也精於武功！」

汪直側目驚訝道：「你怎麼知道？」

汪傲道：「這個小輩那一天在校場打傷了我，這些日子我一直派人在跟踪着他……」

說到此，轉臉看着徐海道：「那一天徐老前輩和他動手的時候，我也在場。」

徐海面色微微一紅，窘笑道：「是麼？」

汪傲冷笑道：「我以爲他中了老前輩的飛針之後，萬無活理。但是並不就此放心。所以當夜我曾趕到客棧，想待機下手，不想——」

說到這裏，臉色一紅，冷笑不語。

徐海一怔道：「還有什麼意外不成？」

汪傲冷笑道：「……那時天色已將破曉，我方自潛入到客棧院中，竟然被那個姓費的少女看破。那個姑娘武功十分了得，我看並不在那姓洗的之下……是我一時輕敵居然被那少女打中了一拳——」

指了一下中掌的部份，他大言不慚的道：「幸虧這裏有一塊護胸。否則，只怕也要喪命在那女流之手。」

三個日本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老船主」汪直吟哦着道：「這一男一女，我都以爲遠比威繼光的大軍還討厭……應該想個法子，先把他們解決了才好！」

「東海人王」徐海皺了一下眉頭道：「姓費的姑娘我是沒有見過，不知道她的功夫怎麼樣，不過那個姓洗的小子，確實武功精湛。以我看，很像『天一門』的身手！」

他身藏絕技，確實也沒有把對方三個日本武士看眼中。

不過眼前，他因爲還有利用於這股倭寇的地方，倒是不打算開罪他們。

見狀，他哈哈一笑，伸出牙籤向空中指着道：「坐下！坐下……自己人犯不着來這一套。」

三個人恨恨的又坐下來，咬牙切齒的說了幾句日本土語，一旁的「東海人王」徐海一直都沒有開口。

這時他却哈哈一笑道：「野田兄，你口口聲聲要打威繼光，我倒要問問你手下還有多少人手？」

野田一怔道：「這個……」

豬井道：「差不多還有一千多……」

徐海道：「除去受傷的呢？」

豬井道：「這個……」

徐海冷冷一笑，道：「大概不足五百人了吧？以這麼點人想要對付威繼光的四千勁旅，豈非以卵擊石？」

三個日本佬，頓時就像是着了一悶頭棍，都不吭聲了。

良久，野田一郎才冷笑道：「所以……我們才要請你們幫忙。」

徐海道：「這個忙一定幫，可是不是現在！」

野田一呆，道：「爲什麼？」

徐海一笑道：「很簡單，我們也打不過威繼光！『豬井』張大了嘴道：『威繼光有這麼兇，前兩年在『岑港』，被我們殺得落花流水……』

徐海道：「那是兩年以前，你們應該相信汪大哥的話。他說得不錯，我們眼前只有先合力拿下『處州』再說！」

三個日本人把頭湊了在一塊，嚙嚙咕咕的嚙嚙

「天一門？」老船主汪直冷冷笑道：「天一門弟子近年已經凋零，江湖上已很久沒有這一門的人了。」

野田一郎道：「什麼天一門？」

汪直道：「是我們中國的一派武學……」

野田一郎冷笑道：「你們中國也有武學？我們日本的劍道，天下無敵！」

這句話，使得「老船主」汪直父子，以及「東海人王」徐海的臉色，霍然一沉。

三人對看了一眼，汪直終於冷冷一笑道：「野田兄，你對中國只知道一點皮毛……其實你們的『劍道』，在我們中國的武術看來是幼稚得很！」

野田一郎雙目一瞪道：「汪直！你說什麼？」

汪直一笑道：「我們是好朋友，犯不着爲這點小事鬧得不快，不過談到了兩國的武功，我倒要讓你們日本的武師長點見識。」

野田一郎面色勃然大變，抱拳道：「好！我也來請教！」

他身旁的「飯男」推案後退，一抬手抽出了背後的倭刀，左手虎口平張，刀身搭向虎口一拉，鋒利的刃尖暗點在掌心部位，已然拉開了架勢。

汪傲請示義父：「讓我來領教他一陣可好？」

「老船主」汪直嘿嘿一笑，道：「飯男老弟立刃不凡，很有中國武功的『定』字真訣。你們退開，讓我來接他三刀！」

「東海人王」徐海笑道：「不過是引證一下武功，大家誰也用不着緊張。」

說完話，他把椅子向後搬開了一些，大家都照樣把椅子向後挪開了些。

大廳內的人見狀，個個也都顧不得吃飯，全體都離座而起，擁擠過來。

其中倭寇海盜難處，雙方都爲自己這邊人喝起采來。

「老船主」汪直，仍然是四平八穩的坐在椅子上。不過爲了身手容易移動起見，他身子微微向外移開了一些，面對着持刀的「飯男」。

只見他伸出一隻手來，一面摸着飄散在前胸處花白的鬍子，一面笑嘻嘻的道：「中國的武功多而難，比不得你們日本只屬於一樣，這倒是真實。」

兩隻手搓了一下，他微微笑道：「來吧！飯男老弟，只管把你的刀向着我身上招呼就是，別管我受不受得了！」

飯男向着野田一郎噤哩咕嚕的又說了一陣，後者點頭示可，遂向汪直道：「汪大哥，我這兄弟說，兵刃無眼，要是傷了你，可不要怪罪他！」

「老船主」汪直，所以能統率上萬的海盜，就仗着他有一身傑出的武功。而且，他更知道中國的武功，絕非日本之劍道所能望其項背！

此刻，他所以以身相試，正要借此來殺一殺野田等一千倭人的狂傲。

至於徐海等人，自然對於汪直的武功，極具信心，也都樂於眼着給這般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人一點教訓。

飯男收刀於胸，四面行了個禮，倒是一副武士的風度。只見他轉過身來，向着「老船主」汪直面前丈許以外站定了身子！

汪直一雙眸子似睜又閉的打量着他，飯男把一口倭刀高高舉起，掄於頭頂。

看到這裏野田一郎一笑，小聲的向着身邊的徐海道：「汪大哥不拿兵刃，要接我這兄弟的刀，實在是太難了！」

徐海鼻子裏哼了一聲，冷冷笑道：「老弟，你

刀，

可是轉念一想，却又把長刀合于鞘內，氣憤憤的走了過去。

汪傲特別拉了一張椅子，請他坐好，又爲他斟上了一杯酒，散開的人也聚攏過來，重新坐好。

「老船主」汪直親自舉杯致敬道：「來，來，來，都怪老哥哥我下手太重，二位老弟兄不要見怪……我敬二位一杯。」

野田一郎和飯男兩張臉，就像兩個紫茄子似的，還有點掛不住，禁不住旁邊的人七拉八勸，這才悻悻的舉起了杯子……

徐海哈哈一笑，用力的拍手道：「上菜！」

一場風浪，看來像是平息了！野田及一千手下，這才領略到了中國玄奧的武功，同時也深深的服了「老船主」汪直這個人。

慢慢地，氣氛平和了下來。

汪直微笑着道：「野田兄弟，中國的武功奧妙無窮，你以爲我方才那兩手如何？」

野田一時還不好意思開口，他身邊的「豬井」却大聲道：「汪大哥本事好！只是你沒有出刀！」

汪直冷冷的道：「我空手已能對付你們的刀，再要出兵刃，你們就更不是對手了！」

他接下去道：「你們日本人的勇氣，毅力是令人佩服的，但是你們還不懂『以柔克剛』這四個字，今後我希望你集合手下弟兄，好好的加以訓練，我不信就怕了威繼光！」

最後這幾句話，還真緩和了一下氣氛，幾個俏麗的妓女嫵媚步出，巴結着野田一郎等三個人添酒上菜，又重新熱鬧了起來。

大廳外——

幾名負責守衛的武人，正和兩三個本地的土娼

等着瞧吧！」

話方出口，但聽得「飯男」大喝了一聲，霍地躍身而前，掌中刀直走中鋒，快劈一刀。

刀勢方吐：「老船主」汪直一聲叱喝道：「來得好！」

右手倏翻，以姆、食、中三指向上一接一捏，無巧不巧的，正拿住了飯男力劈而下的刀鋒。

刀尖一陣顫抖，却砍不下一分一毫！

飯男面色一變，身子曲扭着向前一欺，左掌五指緊握着吐氣開聲「嘿！」地一掌，直向汪直頭上擊去。

一旁的野田一郎，見狀臉色大變，道：「不要——」

「飯男的掌勢已然劈了下去，再想收回那裏還來得及，却被汪直翻出的另一隻手，施了一下『拿』字真訣。只一下已拿在了飯男左腕之上。

他身子依然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嘴裏低叱一聲道：「去！」

隨着他的左手向外翻處，飯男身子霍地騰空而起，足足翻出了三丈以外。

總算這小子涉獵過騰躍的功夫，尚能急中生智，就空一翻，落下來。

他身子方自站定，還不及看清眼前的形勢，耳

聞得對方汪老頭一聲叱道：「原物奉還！」

寒光一現，像是一道銀蛇般的：「噫——」地

一股尖風襲面而至，只聽得「咚！」地一聲，緊接着震光刺目，飯男就覺得左頸處一陣冰凍。

側眼一看，這才發現自己那口倭刀，緊緊貼着頸項，插入身後的木柱之內，深入半尺有餘。

隨着那聲光顫抖的刀身，飯男早已心驚胆戰，目瞪口呆，一時銳氣全消，面色如土。

跑過去兩個人，把他攙了起來，飯男掙開了，

在調笑着，月影倒映着石樓的飛簷，當空星散雲淨，連一片雲也沒有，由遠處星丸跳擲般的，飛馳來了兩個極小的黑點，那麼倏起倏落，利時之間已來到了近前。

星月下，兩個人均着黑色夜行衣，像是一男一女！他二人併肩立在高有十丈的石樓一角，低首看着，呼呼的夜風，飄動着那少女頭上的長髮！

她一面把長髮打着結，一面道：「洗大哥，我們這就殺進去吧！」

洗星寒搖搖頭道：「對方人手太多，不可力敵，我有辦法誘使他們幾個頭子出來，費姑娘，妳只埋伏在此，見人就殺就是了——」

費亮君後退一步，抽劍，場身姿態極美。

另一面的洗星寒，却像是神鷹天墜般地，驀地自十丈有餘的飛簷一角，飄身落地！

一名海盜，正在拭着刀，見狀猛吃一驚，身子一躍而起道：「有奸細——」

話方出口，洗星寒已如同魂魄附體般的，只向前一閃，劍光繞處，這名海盜斗大的一顆人頭已然滾落塵埃！

其他幾名海盜見狀，一時忘命般的大叫起來。

洗星寒飛縱的身子，施展出「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如「長烟一縷」已拔身於飛簷之上。

大廳之內，立時起了一陣喧嘩。

一連十幾條快捷的身形，自大廳內掠窗而出，落地之後，現出了「老船主」汪直，汪傲，徐海，以及倭寇首領野田一郎等十幾個人影！

汪直身子一沾地，已然看見了簷角上的洗星寒，嘴裏叱道：「好小輩——」

他身子斜側着，使了一手「平步青雲」，足足拔起了十來丈高下，向着飛簷一角的洗星寒身上撲

一直走到了汪直面前，怒目瞪視了半天，才退後一旁。

全場海盜目睹老頭兒如此威勇，爆雷般的喝起好來！

「老船主」汪直坐在椅子上拱了一下手，道：「那一位還要賜教？」

野田一郎冷笑着步出道：「我要請教。」

汪直呵呵笑道：「老弟台，何必呢！」

話聲方落，就見野田身子騰空而起，捷如電閃星馳般的直向汪直坐處撲來。

由於起勢如此之快，大出各人意外，所有人都發出了「啊！」地一聲驚叫。

眼看着「老船主」汪直坐在椅子上的身子，無論如何難以逃開野田的籠罩之下，而野田起身在空中身子，活像是一個拋空而起的大圓球，頭、背、臂、膝，團抱在一起，任何人都難以看出來他將如何出招。

可是，等一到了汪直頭頂之上，雙手，兩足，却像是炸爆般地，驀地炸了開來，手和腳，同時向老汪直身上招呼下來。

的確是伶俐巧快之極。

座椅上的「老船主」汪直，身子向後倏地一「波」，兩隻手向外一抖，但聽得「叭！」地一聲脆响，四隻手好像已經合在一塊。

緊接着座椅克克一陣聲响，在一個車輪式裏，野田的身子也如同「飯男」一般的，被摔了出去。

他身子「嘩啦！」地一聲落在了一張桌子上，枱面上杯盤一陣碎响，連同着整個桌子，全部都倒塌在地。

野田一郎一個咕嚕，臉色鐵青的站起來，用日本話，厲聲的罵了一句，一招手，自背後拔出了倭

去！

緊接着徐海，野田，汪傲，飯男，豬井這幾個

身手傑出的人，也都拔身而起，翻落樓簷之上！

汪直身子一沾瓦面，抖擻向着洗星寒身上就打

，後者平掌以封，雙掌交接之下，「老船主」汪直身子疾閃了一下，足下叭叭！一陣碎响，綠瓷的琉璃瓦，竟然被他一連踏碎了兩塊！

這一驚，不禁使得這位素來目高於頂的海盜頭子，出了一身冷汗！

這老兒怪笑了一聲，右手向後膀間一探，向外一抖，嘩嘩嘩一陣疾風，星月之下，他手中已多了一條軟兵刃——十三節亮銀鞭！

他的兵刃，方自出手，再看對方那個年輕人，竟然騰身而起，却由自己頭頂上飛到了對簷之上。

「老船主」汪直恨得咬牙切齒：「那裏跑！」

他第二次反身折騰，施了一手「金鯉倒穿波」，箭也似的反向着洗星寒空中的身子追到，掌中「亮銀鞭」嘩啦啦倒捲而出！

這當口，暗影裏却傳出了一聲女子清叱聲：「打！」

汪直雙手一扯亮銀鞭，就空一翻，目光中已然看見飛臨至面前的，竟是一枚「梭子鏢」，他用右足斜點着勾出去，「叮！」地一聲，把那枚暗器踢落簷簷！

却不會想到，暗器的來勢不止於此，那是「琥珀宮」燈婆婆的專門傳授——「一掌雙梭」！

「老船主」汪直脚尖方自踢出了眼前的一支，却另有一支，由身子左側，呈弧形的飛掃而至，奇快若電，一閃而至！

汪直暗叱道：「不好！」

急切間，左掌外封，用掌沿硬硬的把這支飛梭

擊得斜飛而出，可沒有想到，費姑娘的梭子鏢是瓦梭狀的，三面皆有鋒利的刃子。

汪直雖然一掌震飛了這支梭子鏢，却覺出掌邊一陣熱痛，已被鋒利的梭面刃子，把掌邊劃開了一道血槽，痛得他鼻子裏哼了一聲。

身子一閃，他斜着飄出了丈許以外，厲叱一聲道：「好個賊人！」

面前人影一幌，費亮君「玉樹臨風」般的，已站在了眼前，隨着這姑娘抬起的右手，一口長長把柄，形式修長的古劍已到手中。

「老船主」汪直平素自負極高，本不願與婦人女子動手，可是眼前這個少女，却似有一種令人不可輕視的威嚴，那閃爍着灼灼光采的一對眸子，更說明了她蘊藏在身上的不世內功！

劍勢一出，她冷森森的向着汪直一指道：「汪直，我認識你，你這喪盡天良人性的海賊，今夜看你怎麼逃開姑娘寶劍之下？」

汪直雙手扯直了手中的亮銀鞭，聞言森森的一笑，他長鬚飄洒着，沉聲道：「臭丫頭，妳大概是活膩了！」

身子陡地拔空而起，亮銀鞭刷啦啦撲頭直下，迎合着費亮君的長劍，二人驀地向當中一合，像是燕子般的再次分開。

乍合即分開，費姑娘却借勢一連劈出了三劍，名為「狂雲三斬」，隨着她貼地的身子，捲出的劍光，像是三道閃電，三圈旋風！

雙方兵刃交碰着一片斬鐵截金的脆响之聲，勝負也因而定！

自從「燈婆婆」閉門手創了這式「狂雲三斬」的劍招之後，這還是第一次用之於敵對！費亮君也確實的不知道這式劍招的威力，而此

刻第一次展試之下，顯然的，竟然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力。

「老船主」汪直，手中的亮銀鞭，電光石火般的快速接架了「狂雲三斬」中的第二兩式，可是他畢竟未能接住或是閃開這第三式！

劍光如芒，嘶風而過，帶着他踉蹌墜地的身體，一連後退了三四步，然後倒下來……

費亮君一出手即斬獲了對方頂兒尖兒的人物，不禁大喜，他躍身而前，想砍下「老船主」汪直的首級，可是長劍方伸，却未免帶着三分猶豫！

面對着汪直的屍身，他居然有點下不了手的感覺！

陡然間，空中落下了洗星寒，手起劍落，已把汪直一顆首級斬落在簷，一抬腿，人頭悠悠的直向着費亮君身上飛去！

費亮君伸手接住，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洗星寒冷笑道：「姑娘收好了，不要婦人之仁！」說話間，空中嗖嗖一連三數條人影落近，現出了徐海，汪傲，以及三個身着蝴蝶裝的日本人！

原來方才洗星寒費了半天氣，殺了好幾個人，却沒有一個是要下手的對象，這才快速的又折了回來！

此刻對方五人來得正好，他目光如電，注視着當前的五人，沉聲道：「那一個是野田一郎？」

野田橫刀道：「你是什麼人？」

洗星寒一聲冷笑，身形如風，只一閃，已來到了野田面前，野田大叫一聲，揮刀就砍！

倭刀在冷月下，像是一道殘虹，嗖！嗖！嗖！一連三刀，轉砍前，中，後三方。

只是用以對付洗星寒這等絕世高手，他的刀法可就顯得太弱了。

側方一跳，身子還沒有站穩，洗星寒揮下的長劍，竟然由頭至尾，把他活生生的劈成兩半！

豬井嘶啞的一聲吼叫，兀然餘音盪漾在空中，身子竟然分成了兩片，死相極慘！

洗星寒像一隻脫困的雄獅般的，連揮兩劍，斬殺了兩名逼近身側的海盜。

這時，庭院裏人聲鼎沸，羣相鼓噪。

數百名海盜，倭寇，舉着火炬，兵刃，像潮水也似的，向着這邊逼近！

誠然，洗星寒所要追殺的，乃是野田一郎，而不是這羣烏合之衆，只是眼前形勢所迫，他也就說不得了。

大吼一聲，他縱身於人潮之中，長劍如龍，吞吐點挑，每出一劍，必然帶出大片的血光。

利時之間，已爲他斬殺了八九名之多。

衆人眼看着他如此神勇，一時都相顧失色！

洗星寒以快劍，劈倒了前奔的一名倭寇，眼中却已看見數丈外，野田一郎在七八名倭寇的包圍之下，急快的向着石樓甬道下撤退！

那是野田一郎身邊的一小撮近衛親信，眼看着他們的首領負傷，是以不顧生死，趨前護衛！

洗星寒因在威嚴光面前誇下了海口，要在出兵之前，繳上寇首人頭，是以無論如何，他也不能放走了這個野田一郎。

此時他目睹着野田的背影，那裏肯肯放過？長嘯一聲，拔身而起，不過是三起三落，已到了野田背後！

眼看着敵方倭寇一聲吶喊，由一名膀大腰圓的壯倭，揹負着野田拔步就跑，而其身後八名倭寇，一字排開，俱都亮出了鋒利的倭刀。

這羣凶倭，眼看着首領性命不保，是以拚死衛

三刀の間隔空隙之中，但見洗星寒扭曲伸延的身子，簡直柔若無物那樣，就像個燈草人兒似的。野田的刀固然認爲是恰到好處，可是不知怎麼，每一刀都全落了空！

此刻他算是真正領略到了所謂的中國高手，的確是不同於本國的劍道！

當他全身冷汗淋漓，正要背身施展救命一刀時，洗星寒却已容他不得，左掌「金豹觀掌」，向外一抖，「嗖！」地一下子，已然抓住了他的背心。

這時，兩側早已開打，費亮君一口長劍，正和徐海，汪傲二人戀戰着。

雙方打得激烈，由於徐，汪二人身手不凡彼此間配合得尤其緊湊，是以一時尚看不出有何勝負！

這一邊，倭人飯男，豬井，兩口倭刀輪着圍圍轉，却一時找不着進身之處。

就在洗星寒牽制野田一郎後背的同時，飯男，豬井二人方寸窺出空隙，兩個人同時發出了大聲喝叫，一左一右，同時挺刀而上！

兩口倭刀，一左一右，同時映目噴風而至！

洗星寒在如此情勢之下，不得不先退一步，他鼻子裏哼了一聲，陡地向後就退，那隻抓住野田一郎的左手，一用力，五根手指，深深的都陷進野田一郎背心之內。

一個前揮，一個後拉！

只聽得「呼啦！」的一聲，大片的血皮，衣服，全被拉扯了下來！

野田一郎痛得殺豬般的大叫了一聲，前竄出一丈五六，一交跌倒在簷面之上！

他已經嘗到了這個年輕人的身手，再也不能拒敵刀拚了，帶來一聲慘叫，他由瓦簷上飛滾着，直向數丈高的地面上墜下去！

擁而上！

這是日本倭子最拿手狠惡的殺門方式，昔日侵犯中原沿海村鎮時，對付守軍，常常以此戰術，鋒利的武士倭刀，最利於短兵相接的搏刺砍殺！

八口倭刀，在一陣震耳的喊殺聲中，同時挺進，刀光映着寒月，冷森森的刺目難開！

今夜，他們算是遇見了最厲害的對頭了。

八個人進身如浪，退時如潮，隨帶着洗星寒猛虎出柙般的攻勢，八個人在一股無比的罡風勁力之下，被逼得踉蹌而退！

像是飛舞着的一條銀蛇，衝、刺、騰、躍、砍、殺……其快如風，其疾若電。

不過是霎眼間的工夫，八個如狼似虎的倭寇，全數了賬，一個個四脚八叉的全數都仆倒在地。

鮮血迸竄着，隨着夜風，空氣裏散發着陣陣的血腥氣息……中人欲嘔！

這時，那名壯倭，揹負着野田一郎，已轉入廊角。

洗星寒再發長嘯，施展出極上的輕功絕技——「狸貓三撲鼠」，快若飄風已然追到他背後。

「野田」霍然雙手一推揹負自己的那名壯倭，掙扎着躍開一旁，他側身擰腕，嘶——的一股尖風，發出了一顆「八角菱」。

洗星寒劍身平舉「叮！」的一聲，火星冒射中，已把這枚暗器格開一旁！

野田一郎此時面面相極爲猙獰，活像是一隻喪家之犬，擇人而噬。

他居然捨棄了背後的長刀不用，而自兩肋間拔出兩口尺許長的短刀，右腿前踢着，打了個伏身，像是一團旋風般的，向着洗星寒猛撲了過去！

豬井見狀大吃一驚，疾速的向後抽身，直由數丈高的樓簷之上，向下飛縱去！

他身子快，洗星寒却還比他更快，豬井身子方一墜地，洗星寒已由他側面疾閃而進！

劍光一領，耀眼的寒光裏，這一劍直劈向豬井面門，豬井手中的倭刀向正中一舉，「噹！」地一聲脆响，掌中倭刀，差一點脫手而落，他用力的向

洗星寒恨恨地丟下了手上的血衣皮肉，方要騰身追過去，兩側的飯男，豬井，一前一後，第二次的撲過來，兩口倭刀一上一下，怒揮過來。

兩口刀尖之下，洗星寒倖倖的身子，看上去，忽然變得細長了許多！

這又是日本倭子弄不明白的中國武功了，洗星寒此刻所施展的這種功夫，正是中國武術的「卸骨術」，高明如洗星寒者流，非但可以如意的收攏一雙肩骨，甚至於連盆骨部位，也可以前後側扭！

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只是這方寸之間，兩口倭刀已變雙雙了空招，噹啷！一聲，都砍在了屋瓦之上。

洗星寒慢過了這般倭寇，一種強烈的民族意志，使得他每見一個倭人，都情不自禁的興思恨惡毒殺之意，自然，對付這類人：他就下手更狠一些！

隨着他下彎的身子，右足尖高高的勾抬而起，接觸到「飯男」兩膀間的要害位置！

嘴裏叱了一聲：「起！」

足勢一起，「飯男」這小子，只覺得膝下一熱，眼前一黑，身子像騰雲駕霧的已竄起當空！

洗星寒冷峻的笑聲裏，左手用「大鵬單展翅」的手法向外一領，正正地已劈在了「飯男」的頂門之上，頓時間血濺腦迸，屍身却飛墜向七八丈的樓簷之下！

這是「野田」點點技窮的拚命招式！
兩口短刀上下翻飛着，在未接近洗星寒身前，已經先變化了四種刀式，目的是擾亂對方的心意，以便攻其不備！

然而洗星寒的立勢如同是疾風裏的一棵寒松。在他似靜又閉的一雙瞳子含著的目光裏，早已洞悉了野田即將下手的意圖部位。

如是——當野田的一雙短刀，形同拍岸的浪花般的向着他兩肋間揮下時，事實上已是在他意料之中，他甚至知道對方這一式出手，目的在吸引自己向兩肋防守，其實他真正的出刀部位，應該是自己咽喉要害。

這種斷確的判斷，常常是令人非夷所思！也正說明了中國武術極難可貴的精華！

因此，野田的刀到了，他不過置之一笑，長劍在胸前立豎着，面外一翻，正迎着野田改換之後的刀勢方位。

劍影像是一道打閃的疾電，叮噠！兩聲脆响，已把野田的一雙短刀格開左右！

更有甚者，他的劍在收回之前，左右兩式快斬，已把野田一雙左右手，雙雙斬落在地！

野田一驚慘叫着，凸目如珠。

洗星寒像是附身的影子一般，已然把身子偎了過去，左手一探，已抓住了野田蓬亂的散髮。

他有力的把他胸前一帶，右手的劍就勢車輪般的旋飛而去——「嘎！」一聲，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到手中，抬腿，像是拋擲球般的，野田的無頭屍身，帶着大股的鮮血，衝飛出丈許以外！

四外的人羣，叫囂呼動着，黑壓壓的一大片，向着這邊狂奔而至，各式的兵刃，刀、劍、鎗、鎗，閃爍着不同的光，為數當在千人以上。

想到了這些，他那顆已幾乎熱血沸騰的內心，利時之間，又似乎變得冰涼，而硬若鐵石了！

把頭塞在了預先帶來的油皮紙袋裏，再在腰帶上繫好，他冷冷的道：「妳預備上那裏去？」

費亮君一怔！窘笑道：「你呢！」

洗星寒想道：「交上人頭！」

費亮君點點頭，道：「我跟你去——」
帶着三分的踟躕，洗星寒似乎想拒絕她，就此分別，可是却又幾分不捨，他遲疑了一會兒，才點點頭道：「我們走吧！」

兩條人影，像是夜鳥般的騰身而起。

星月之下，如同星丸跳擲，夜蝙蝠空，不過是眨眼的工夫，已然無影無踪！

第二天清晨！

威繼光的軍營，箭樓刁斗之上，懸出了「老船主」汪直以及倭寇頭子「野田一郎」血淋淋的兩顆人頭！

三軍震奮之下，益增平倭信心，大家圍着箭樓，紛紛歡笑談論着這件事！引為奇談！

那刁斗，高有數丈，再加上三四丈高的木桿，是誰有此功夫！把人頭懸掛上去的！

夜來不曾好睡的威參將，對於這件事，當然最清楚不過，他曾在深夜三更，在帥帳內設酒筵，為洗星寒，費亮君這雙少年男女奇俠慶功洗塵，雖曾再三的苦留他們這兩個人，在軍營帳內多住幾天，並更飛奏皇上，賞賜二人一份功名。

可是，看來這兩個人，對於這些，居然沒有一點興趣，威參將苦留不住，只得手揮了兩張獎狀，叙明了二人所為的功勳，用以表揚。

洗，費二人叩謝之後，就于當夜四更時分，出

如此的陣勢，顯然使得洗星寒為一驚，只是他任務完成，不欲再和這般人交手。

左手一掄，倒提着野田的人頭，他身子猝起如鷹，已然縱落在高有三丈的石樓一角。

瓦面上，俠女費亮君以一敵二絲毫不見敗象！洗星寒落身之時，也正是費亮君奏功的一刹那，眼看着她彈空而起的嬌軀，正由「東海人王」徐海的肩頭上拔起來，後者蹣跚的踰出了四五步，仆倒在碧綠的琉璃瓦上，死于非命！

汪直的義子汪傲（原名毛海峯），眼看着這男女二人如此神勇。

在先前和徐海雙戰費亮君，汪傲已經三處掛彩，尤其是右額上的劍傷，滴出的清鮮鮮血，使得他右面的一隻眼睛，已無能視物！

這時乍見洗星寒現身簷角，徐海的慘死，更使得他心胆皆寒，那裏還再敢輕舉妄動？

他一聲不響的，反身狂奔着，由于視野不明，身上又帶傷，足下輕一步重一步的，踐踏得瓦面，嘩啦啦一陣亂响。

洗星寒一眼看見，冷笑道：「毛海峯！你那裏走？」

右手向外一探，才出一半，却為費亮君伸手抓住，她冷笑道：「不用煩勞！」

長劍出手，像是長虹貫日般的，已深深投刺入汪傲的後心！

汪傲猶自轉過身來，怒聲嘶吼道：「你……小輩——」一頭栽倒！

費亮君縱身而前，拔劍，退身！

洗星寒已來到了她背後，費亮君回過頭來，臉上作出一個痛苦的笑容，却難以捺壓着內心殺人之後的悲楚感覺，她情不自禁的伏倒在洗星寒的肩上

帳去了！

威繼光十分感動，對於這件事，他不敢掠人之功，於是，在大校場內，召集了所有部下六千人，親自把洗、費二人的經過情形，詳細的講叙給下屬知道！

於是奇俠洗星寒，和俠女費亮君這兩個人的名字，不脛而走，利時之間，傳遍全軍，人人有一張嘴，不出三天，全台州，甚至於整個江南，也都知道了這件事！

茶樓酒肆，街頭巷尾，大姑娘，小媳婦兒，人人都在談這件事，都在談這兩個人的。

可是這兩個人的，如今在那裏？誠所謂「杳如黃鶴」！

風流美小差

離開了「大田鎮」，洗星寒像是一個飄流的浪子般的，來到了「宜平」縣內的「仙霞嶺」。

在這裏，他打住了風塵的浪跡，預備暫時安定一個時候，他以為，他已經擺脫了費亮君！

對於費亮君這個女孩子，他由衷的敬佩，而且並非無動於衷她的美色，只是，他却勢必要離開她，這實在是很不得已……

空中那彎明月，已將接近圓形……

每當洗星寒仰視當空時，內心即由不住興起了一些照例的煩惱，全身的血液也似乎中了魔似的更形劇烈的流竄起來！

雖然過去，他試了無數的方法，來設法壓制住月圓時的性衝動，只是，每一次也都注定了失敗。「罪惡」永遠無止境的惡性循環着，使他一次比一次更重的跌落于痛苦的深淵裏！

嚶嚶的哭泣了起來。

呢喃聲中，幾隻燕子交叉而過——
當空是半輪明月……

此時此刻，夜風輕吹，春寒侵體……有幾分夜來的寒意！

二人立處，乃是樓簷的一個背面，看不見叫囂的人羣，對影成雙，有些兒「高處不勝寒」！自從離開師父燈婆婆以後，費亮君這是第一次殺人，第一次下手殺這麼多人！

雖然她為正義的民族意識所趨使着，不得不如此做，然而「殺人」的事，她是多麼不習慣，多麼不願意這麼做……

冷冰冰的淚水，浸入了洗星寒的中衣！

她伏在他肩上，痛心的道：「這件事了後，我不再殺人了！」

洗星寒回劍于鞘，輕拍了她一下道：「費姑娘，妳沒有作錯，也就用不着後悔……」

費亮君移過眼睛來，作了個苦笑……

月影之下，她看見洗星寒那張英俊而充滿了正義的臉，這一刹那，她忽然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觸，似乎覺得這番接觸，把他和自己拉近了許多，她可能已經愛上了這個人……

她變得有幾分羞澀，退後幾步，低下頭道：「我們走吧！」

洗星寒的表情是錯綜的，他總是比較老于世故一些，在「可」與「不可」之間，很快的作了一番分析，之後，也就毅然的退身！

他甚至已經認定了，遲早有一天，要和眼前的這個姑娘反臉之故……那一天也許不遠了……「該怎麼辦」？那也是他此刻所不能料想得到的！如其那樣，倒不如此刻先留一審退步的好！

那匹「烏雲追風千里駒」的寶馬，歇着他在日落前後，來到了城南第一家大綢緞莊字號「宣泰祥」的店前，就停住了！

洗星寒翻身下馬，直入綢莊！

在這裏他選置了兩套衣服，却留下了一份重金，指定了要店東的掌上明珠，今夜送到他的客館——

「安福棧」裏！

「安福棧」就在「宣泰祥」的斜對門，店東宣玉的女兒，恭送着來客出門，不時的鞠躬彎腰，千恩萬謝！

宣姑娘芳名嬌嬌，從十三歲開始就在父親的店裏幫忙着照顧生意，由于人長得漂亮，能說善道，甚得顧客的歡迎，生意也就愈做愈好，別家無法比得上的！

宣喜吾也就利用女兒的美色，大肆招攬，於是客人們買了料子付了錢，指定宣嬌嬌送府的例子，也就每見不鮮了。

宣嬌嬌人漂亮，又擅于以美色逢迎，所以在地方上得了一個「美小差」的綽號。

遇見有錢的大爺，指定由她送貨時，這位「美小差」宣嬌嬌，常會投其所好的撒上一回嬌，或是唱上一段小曲子，你就是大胆的擁護她，抱抱她，也未嘗不可，只是，再進一步，可就不容易了。

所以很多人又說是一朵帶刺的玫瑰花，形容得倒也並非不恰當！

宣嬌嬌今年二十一了，對於「情」這個字，她懂得很早，從小就和客人打情罵俏慣了，後來慢慢大了，懂得也就更多了。

而且，她私底下，未免也涉及了男女的私情：

洗，費二人叩謝之後，就于當夜四更時分，出

……可是宣老頭夫婦却不甘心把閨女這麼早就嫁出去，要留着她，好好的當一顆搖錢樹，絲毫也不曾爲着女兒的青春與終生着想！

在以前，對於父親的命令，她是百依百順，現在，可就難免要鬧些小盤扭了。

有時候客人指定要她送貨，她也會故意的「拿喬」，宣老頭常常如此，向她賠上許多好話！遇見她不喜歡的客人，她也不再一意的逢迎，時常的還擺上一張臉，宣老頭很不開心，他始終抱着「和氣生財」的這種觀念，而且認爲女兒犧牲一點美色，去滿足顧客，也是應該的！

今天，當洗星寒走了以後，宣老頭生怕女兒又不樂意，其實他是猜錯了。

看上去宣嬌嬌很開心，對着鏡子，她不止梳了一次頭，把長而又黑的一頭秀髮，梳了又梳，理了又理，粉臉上淺淺的又撲上一層粉，看上去就更標緻了。

宣太太可是留意上，心裏由不住連連的暗笑。

她悄悄的向着老頭子噓了噓嘴道：「看看！」

宣喜喜怔道：「看什麼呀？」

宣太太鼻子哼了一聲，笑道：「我看我們這個丫頭，八成是看上剛才那個小伙子了……真格的，剛才那個人，看上去是不賴，他姓什麼來着？」

宣喜喜一笑道：「妳別糊塗了！一個過路的人，管他這麼多幹什麼？」

也難怪，宣嬌嬌在父親這個店裏，送了好幾年的東西了，可是像洗星寒這麼英俊的顧客，她還是第一次遇見，又因春情盪漾，那能不動心呢！不過是第一次見面，對方那張俊逸的臉，已深深印在了她的心坎裏。

于是，當月亮剛出來不久，吃過了晚飯，她就

換了一身漂亮的衣裳，包好了洗星寒所選購的兩塊綢緞料子，也顧不得向父母招呼一聲，儘自的就向店外步出！

這條街上的人，誰不認識她呀！

當她含着春花一般的笑臉，向着那些熟悉的街坊打招呼時，這些人眼睛都直了。

心裏却在說：「喝！瞧瞧美小差今兒個可真够漂亮！」少不得問上一句：「宣姑娘上那去呀？」

宣嬌嬌照例的幌着手裏的小包，笑着說：「給客人送東西去！」

然後，她就扭着可人的身段，一逕的向着斜對門的「安福客棧」去了。

天才剛黑不久，客棧裏可都上了燈了。

「美小差」宣嬌嬌進了棧房，掌櫃的「馬駝子」正歪在椅子上，抽着旱烟，看見了她，笑着坐直了道：「嗨！美小差可又是出差來啦！」

宣嬌嬌道：「可不是嗎。」

馬駝子上下打量着她：「今天可真漂亮呀！」

「別價了！」宣嬌嬌自幼隨父母從京裏來的，說的是口動聽的「京片子」。

她伏在櫃檯上一笑道：「我跟老闆打聽個客人，姓洗的——住在那間房裏？」

馬駝子冷哦道：「姓洗的……啊……一個單身年輕的客人……是有這麼一個，等我給你找找！」

宣嬌嬌笑笑，由櫃檯上回過身子來，由不住楞了一下，她看見一個畧嫌消瘦，但極爲美麗的紫衣少女，正用一雙明亮的眸子打量着自己。

這個紫衣少女，像是剛進店門，身上的斗篷還沒脫下來，想必是聽見了宣嬌嬌的話，而至此表情！

宣嬌嬌被她看得不大好意思，就對着她笑笑，

可是那個消瘦長身的少女，臉上絲毫也沒表情，她只是直直的盯着宣嬌嬌看。

「美小差」宣嬌嬌一賭氣，也就不願再搭理她，把頭扭開了一邊。

這時「馬駝子」已經找到了，笑着道：「不錯！姓洗的，在東院裏，第一進院子三號房！」

宣嬌嬌笑着答應了一聲道：「我知道啦！」

一回身，那個高瘦的女人，還在看着自己，宣嬌嬌把臉一甩，小聲道：「怪事，看什麼呀！臉上沒長花。」

說着，她就轉身，向裏面去了。

一進了東院的月亮洞門，廊子上挑着的兩排燈籠，和天上的那輪明月，反映得十分有趣，腳下的盆景，大概是蘭花吧，開得這麼香噴噴的！

宣嬌嬌認了一下，正是前門，身後傳來一聲女子口音，道：「站着！」

回過頭，可不是又是那個高個子的少女？

她還是用那雙又明又大的眼睛看着宣嬌嬌，而且快步走過來。

這一次，宣嬌嬌才注意到，她手裏提着一個長形的皮口袋，一端，好像露着半截寶劍的把子——這一類的女人，宣嬌嬌見過多了。

她本來還當對方是那一家的大小姐呢，現在可就猜想她不過是一個跑馬頭，要把式賣藝女人了。

「幹什麼？」宣嬌嬌沉着臉道：「妳老看我幹嘛呀？」

紫衣少女道：「我只問妳姓洗的幹什麼？」

宣嬌嬌應了一聲道：「怎麼，我是對門綢緞莊的，洗相公買了兩塊料子，我送進來不行的嗎？」

聽了這些，那個紫衣長身少女，臉上的神色，才緩和多了。

她微微一笑，露出潔白的一嘴細齒，道：「原來是這回事，我還當是……」

宣嬌嬌聳肩哼了一聲，不太高興的轉過身子來，才走了兩步，紫衣少女又道：「慢着！」

宣嬌嬌回過頭，嘆道：「妳這個人怎麼回事？」

找我麻煩是不是？」

紫衣少女冷冷一笑道：「誰有工夫找你麻煩？只不過是告訴妳一聲，等會見了那位洗相公，可不要提碰見我這回事，妳知道不？」

這樣命令的口氣，宣嬌嬌可不大喜歡。

她眨了一下眼，道：「妳這個姑娘，是幹什麼的？鬼鬼祟祟的，我管不着——」

才說到這，紫衣少女身子向前一欺，像陣風似的，已到了她跟前，一伸手抓住了宣嬌嬌胳膊，就像是一把鉤鈎似的。

宣嬌嬌痛得禁不住「啊」叫了一聲，抬起頭，接觸到紫衣少女那雙冰冷的眸子，由不住地打了個寒顫害怕的道：「妳……妳要幹什麼呀？」

紫衣少女道：「記住我關照的話聽見了沒有？」

宣嬌嬌害怕的點點頭道：「知……知道。」

紫衣少女這才鬆開了手，看着她，又有點不大好意思，嘆了一聲，道：「對不起，我不該對妳這麼兇……其實也沒什麼事，只不過我容易找着了，他，如果他一知道我來了，一定又要走了，我又得找他！」

宣嬌嬌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妳追他幹什麼呢？」

紫衣少女聞言怔了一下，低下頭怪不好意思的

笑了一笑，宣嬌嬌不由心裏頓時明白了一半，說不出來的，心裏就有了這麼一點酸溜溜的感覺了。

她也懶得再說許多，就點點頭道：「好吧！我

不說就是了，其實我也管不着這些閒事！」

紫衣少女道：「謝謝！」

腳一點，退回丈許以外，回身就走了。

宣嬌嬌嚇了一跳，心說：好快！

想了想，她就又帶上了一副笑臉，興緻匆匆的進了一進院子，找到洗星寒所居住的第三號房子，敲了一下門，裏面問：「誰？」

宣嬌嬌應道：「洗相公，是我，給您那送料子來啊！」

「進來！」

「是——」宣嬌嬌推門而入，却發現那個姓洗的客人，正自對窗望着。

他像是遇見了極大的煩惱似的，兩隻手分插在頭髮裏，全身微微顫抖着。

宣嬌嬌回身關上了房門，慢慢走到了他背後，道：「洗相公，您的料子！」

洗星寒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放下來，快走！」

宣嬌嬌怔了一下，碰了一鼻子灰，心裏怪不是勁兒的，失望的應了聲：「是——」

杏目一睜，却總覺得這麼就走，未免太掃興了，再說自己特爲打扮的這身衣裳，梳的頭……？

她嬌笑一聲，道：「洗相公……我匆忙着來，也不知拿錯了沒有？您看看吧！」

背向着她的那位洗相公，身子抖得更厲害了。

宣嬌嬌暗忖：怪呀！他是怎麼啦？

心裏想着，嘴裏却嬌笑道：「您不舒服……是吧？」

姓洗的客人惘然長嘆了一聲，自語道：「劫數……難逃……」

他猛的站起來，沉重的關上了窗子，並且上了栓！

說着，她就轉身，向裏面去了。

一進了東院的月亮洞門，廊子上挑着的兩排燈籠，和天上的那輪明月，反映得十分有趣，腳下的盆景，大概是蘭花吧，開得這麼香噴噴的！

宣嬌嬌認了一下，正是前門，身後傳來一聲女子口音，道：「站着！」

回過頭，可不是又是那個高個子的少女？

她還是用那雙又明又大的眼睛看着宣嬌嬌，而且快步走過來。

這一次，宣嬌嬌才注意到，她手裏提着一個長形的皮口袋，一端，好像露着半截寶劍的把子——這一類的女人，宣嬌嬌見過多了。

她本來還當對方是那一家的大小姐呢，現在可就猜想她不過是一個跑馬頭，要把式賣藝女人了。

「幹什麼？」宣嬌嬌沉着臉道：「妳老看我幹嘛呀？」

紫衣少女道：「我只問妳姓洗的幹什麼？」

宣嬌嬌應了一聲道：「怎麼，我是對門綢緞莊的，洗相公買了兩塊料子，我送進來不行的嗎？」

聽了這些，那個紫衣長身少女，臉上的神色，才緩和多了。

他把臉埋在雙手裏，過了一會兒，才緩緩轉過了身子，宣嬌嬌甜甜的對他一笑，就勢的請了個安，嬌滴滴的喚了聲：「洗相公！」

不知怎麼，她臉一紅，可就把手垂了下來，可是過了一下子，却又忍不住抬起頭來，她發覺到對方那對異常的眸子，町視着自己，目光中流露着一種極爲痛苦的魔光！

那是充滿了極度的色情，狂熾的一種魔焰……

宣嬌嬌心裏可就像小鹿般的撞着！

她忽然感到有點害怕了。

遞上了一個羞窘的微笑，她退後一步，忸怩着道：「要是沒別的事！我就走了！」

洗星寒蠕動的嘴唇，喃喃的道：「妳……不能走了！」

像是一陣風似的，他猛的撲過去，抱住了她，宣嬌嬌輕輕推着道：「啊……不要嘛！」

燈光裏，她看見洗星寒的那張俊臉，透着一種潮紅，更英俊了。

在他的熱烈擁抱之下，她禁不住激發出長久抑制的一番春情，何況這個人，自己第一眼起，就已經喜歡他了，而此番前來，心理上也就早就存了退思，作了準備！

只是，她絕沒有料想到，對方竟會比自己所要想像的要熱情得多……那麼迫不及待，那麼熱烈！

她的心是那樣的矛盾，若即若離……既想抽身離開，却又帶着三分的奉獻，心甘情願！

總之，對方已不給她這麼多的時間考慮了。

在他的鐵腕神力之下，宣嬌嬌一襲羅衫，整個的撕碎了，現出了內着的紅色肚兜兒。

燈光映着她裸露的身子，無限春光，映入到洗星寒眸子裏，他變得益發狂痴，像一隻虎一隻狼！

宣嬌嬌笑着，推着，叫着……在對方的熱烈攻勢之下，她獻上了處女的身子。

最後，她伏在她的懷裏哭了！

一顆顆的熱淚，却滾落在對方結實赤露的胸肌上！她緊緊的抓着他，抽噎着道：「你這個鬼……看看你！我可怎麼辦？我不要活了。」

狠狠的推他，打他，擰住他……

那張粉紅，沾着淚痕的臉，看來像是一朵沾露的桃花，張開了石榴小嘴，說重不重，說輕可也不輕的在他肩上咬了一口，鼻子裏嬌聲的哼着！

她破涕為笑的道：「你呀……乾脆殺了我吧！反正我也沒臉活了！」

對方「洗相公」原本呆痴的臉，一剎時變得極為冷靜，當他轉過臉近着看時，宣嬌嬌忽然發覺到他那原本春色滿佈的俊臉，這一剎間，竟變得冰般的寒冷，無情！

她由不住打了個寒顫，頓時吃了一驚！

洗星寒的一隻手，緊緊的抓住了枕下的劍柄，他這一剎那，身子戰抖得那麼厲害……

閃着精光的眸子，所能憧憬的是一片……充滿了離奇的回憶……

那荒涼的寒夜……天上又大又圓的月亮……冰冷的寶劍，獸行……寶劍刺下的一剎……母親的慘叫……

……母親的慘叫……

……刺下的寶劍……

血……血……母親的慘叫……終於，他再也按耐不住，嗆啞！一聲脆响，拔出了長劍。

宣嬌嬌美好的臉，一剎時呆住了，竟然連最起碼的「救命」或是一聲尖銳的喊叫，也鎖在喉頭，

無法發出聲。

閃爍着一片奇光的劍尖，深深地刺入到酥白粉嫩的前胸……她那張玫瑰鮮花般的臉，像是猝遭霧雪，立時呈現出一片枯萎，慢慢的，謝了！

劍拔，血竄……

那剛才「笑把檀郎啐」，輕把俊郎咬的櫻桃小嘴裏，翻湧出令人戰慄的濃血，染紅了半邊枕頭！

× × ×

洗星寒收住了劍，重重的抓住了她……

宣嬌嬌痛苦的脸，正在作垂死的掙扎，那雙流目澄波的美麗眼睛，兀自町視着他。

在無限的凄苦掙扎裏，似是有無數的問號？

她不明白……這一切是爲了什麼？爲什麼？只是連這麼簡單的三個字，却也無力出口。

就這樣的，一朵才新開的鮮花，就凋零了。

冷靜之後的洗星寒，照例的感到了無限的恐懼，愧疚和追恨！

用一張棉被，包裹了宣嬌嬌的屍體，他推開窗，輕輕地縱身而出，明月之下，他身輕如燕，起落之間，已落身在東面的院牆之上！

夜風颼颼，洗星寒噙着滿眼的熱淚，挾帶着宣嬌嬌的屍體，撲出棧外，一逕的向着附近的「仙霞嶺」騰躍而去。

在「仙霞嶺」上，他找了一塊青葱的草地，放下了宣嬌嬌的屍身。

冷夜淒淒，四野肅然！

他抽出劍來，挖掘着地上的泥土，就在這時，背後傳出了一聲冷笑道：「洗星寒你作的好事！」

洗星寒驀地回頭，面前站着一個羽衣高冠的少年人，彼此距離約有丈許遠近，那高冠少年凌厲的一雙眸子，正注視着他，目光精銳，一望即知內功

深厚。

洗星寒慢慢的站起身子來，掌中倒輕輕的顫抖着，面上不禁現出了一絲殺機。

這是他生平一件最大的隱秘，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只見是發現他這件秘密的人，他必定要下手殺了他！

高冠少年似乎由對方雙瞳裏，已窺出了他的意圖，他不禁向後飄了五尺以外。

這種距離，正好躲開了洗星寒劍上的威力。洗星寒不禁暗吃一驚，即將揮出的長劍，也就臨時忍住不發！

高冠少年冷冷的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些年來，你作的好事！豈不愧對『天一門』傳授你這一身傑出的武功麼？」

洗星寒大吃一驚，道：「你是誰？如何知道洗某的身份？說！」

他身子向前行近了幾步，重新把對方置身在戰圈之內，高冠少年這一次不再閃躲，他沉聲一笑，道：「我不是已經說出了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粉骷髏！哈哈！好個下流的淫賊！」

洗星寒咬着牙，道：「尊駕再不以真實姓名見告，請想洗某劍下無情了！」

高冠少年「哼」了一聲，道：「你要問我的名字，我自然可以告訴你，只是說出之後，你只怕會大吃一驚！」

冷冷一笑，洗星寒道：「天下沒有令洗某大吃一驚的事，你且說來！」

那人點點頭道：「好吧，既然你問，我也不再瞞你，洗師兄，你可認得我這個師弟歸元甫？」

「歸元甫」三字一出口，洗星寒果然吃了一驚，他本能的打了一個冷顫，道：「哦——」

足下頓處，箭也似的，已追到了洗星寒背後，掌中劍「白蛇吐信」，朝着洗星寒背上就扎！

他的劍方自遞出，洗星寒像是背後生了眼睛一般，順着他的劍尖滴溜溜一個疾轉，已到了歸元甫左側，長劍嘶風而下。

歸元甫一翻劍身兩口劍「噹！」的一聲交接。這一剎息之間，歸元甫施展師傳的「燕雲插手」，五指箕開着，吐氣開聲——「嘿！」一掌向着

洗星寒左肋骨上插了下去！

洗星寒嘴裏叱道：「好！」

左掌輕揚，用「撲膝提籃式」，一掄左掌。二人的內力，都運足了，雙手一交接之下，各

人都感到身子霍然大震了一下。

像是糾纏在一起的山藤般的，一時誰也扭扯不開，兩隻合着的手劇烈的戰抖着。

二人的臉，一剎時也變得赤紅。

「天一門」以內力真元之力，見長於武林江湖，這一刻這雙同門師兄弟，一出手，彼此也就不得不

不施展出內真元力，一較短長。

除了那兩隻像膠也似相黏的手掌以外，他們竟然誰也沒想到用劍，也許彼此心中，却還存有一點

忠厚。

但，無論如何，這一剎間，他們顯然都在施展着「天一門」最傑出的內功真元，在彼此相拚着。

這是兩個石頭人似的，面對面的對立着。兩個人的身子，一次比一次戰抖得更厲害，似

如此足足僵持了有半盞茶之久。

最後，在一次更厲害的戰抖之間，歸元甫終於顯出不支的神態來了。

他的額角，開始沁出了一層汗水，身子於戰抖之中，顯得有些不穩，而左右擺動起來。

洗星寒冷冷笑道：「好個不肯來？……歸元甫

說得好，只是他自己爲什麼不來？」

歸元甫道：「師父不肯見你，着我先來！」

他上前一步，恨聲道：「我們已發現你三天了，只爲一時大意，却是你又幹下了這種醜事……哼！這件事師父還不知道！」

洗星寒冷冷笑道：「好個不肯來？……歸元甫

的……我……」

後退了幾步，歸元甫又跟上去！

歸元甫冷笑道：「你的事，師父已詳細說過了，我知道你是得了一種怪病，師父說那是『月圓狂症』！」

「什麼月圓狂症？……」

洗星寒繼續後退着，可是歸元甫毫不放鬆的又逼進上前，恨恨的道：「……你自己還不知道……」

洗師兄，要不是如此，我現在還會對你好言相勸，哼——」

「師父……他老人家現在何處？」

「在離此三十里外的白衣寺裏！」

「你……你要幹什麼？」

「攔你回去！」

冷笑一聲，洗星寒後退了三尺以外，他揚了一手下手中劍道：「我已是一門棄徒，歸元甫，你何能以師門之威來嚇我？」

歸元甫怔了一下，冷笑道：「話雖如此，師父却不容許你在外面胡作胡爲！」

洗星寒由不住露出了陰森森的一聲冷笑道：「說得好，只是他自己爲什麼不來？」

歸元甫道：「師父不肯見你，着我先來！」

他上前一步，恨聲道：「我們已發現你三天了，只爲一時大意，却是你又幹下了這種醜事……哼！這件事師父還不知道！」

洗星寒冷冷笑道：「好個不肯來？……歸元甫

就見洗星寒雙目倏然大睜，精光暴射中，一聲叱道：「去！」

指尖靈地向上一挑，一股巨大的真力直貫而出，歸元甫踉蹌地倒退了四五步，身子一挫，坐倒在地。

或許是一時收氣不住，他吐出了一口鮮血，但他却不服輸的，在地上打了個咕嚕，翻身而起。

洗星寒吃驚的道：「不要動——」

歸元甫當真站住不動，可是他腦子裏，流露出無比的怒火，頻頻的冷笑。

洗星寒沉着臉道：「難為你隨師甚久，却不知『金皮鼓』運轉之招！」說完，他劍劍於鞘，冷然道：「回去以『本門心法』的功夫坐息三天就好了！」言畢，轉身就走！

可是他走出兩步，却聽得背後的歸元甫一聲冷笑，隨着一股尖銳的破空之聲，嘶風而至。

一聽見這股風力，洗星寒不由得大吃了一驚，他倒是有想到，這位師弟在憤怒之中，竟然下了煞手。

由於二人相隔得這麼近，歸元甫所施展的，正是燕子青畢生劍招中，最為傑出，無敵劍派，配合着本身的真元內力，這種劍勢，能在百步內外，取人首級！

想不到歸元甫此刻竟然施展出來，洗星寒此刻無備之下，要想從容逃開這一招，談何容易？

在淩厲的劍派裏，洗星寒仆倒在地，他希望着躲開歸元甫的這一手無敵劍派，只是妙在這種劍派一經展出，奇快若電，似有一種牽制對方閃躲的力道！

如虹的劍勢裏，眼看着洗星寒就要被血劍下！夜空裏，陡地傳出一聲清叱道：「大胆——」

匹練般的一道白光，隨着一個快落的身影，驀然間由左面山嶺上直墮而下。

這人，像是也是內派的高手，頗曉得劍派運轉之妙，是以劍光一吐，已然封架住歸元甫的劍勢！兩口劍的劍派甫一交接，像是噴珠濺玉般的爆開了一天的流螢！

洗星寒乃得由劍鋒之下，挺身而起。

歸元甫原已受了內傷，此刻憤怒之下，才在背後出此毒招，這一招已然施盡了力氣，那裏當受得起對方實力極強的一劍！

他身子搖幌了一下，蹣跚而退。

乍然現身的人是個長身，披着一領披風的少女，在雙劍一交接的同時，她已施展進步欺身的疾快招式，只一閃已來到了歸元甫身邊。

歸元甫在雙劍一交之間，再次的受了內傷，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差一點站立不住。

而眼前，這個長身少女，出手的動作，竟是如此之快，劍芒飛旋着，已傷了歸元甫的左面半邊身子，歸元甫痛吟一聲，側着縱出丈許以外！

長身少女一壓劍身，冷叱道：「那裏走？」

她的劍方自擦出一半，洗星寒已如同展翅巨鷹般的來到了她面前，長劍一掄，「噹！」一聲脆响，架住了她即將出手的勢子。

少女一怔道：「噢——」

洗星寒直直的看着她，道：「讓他走吧！」

歸元甫這時手扶着大樹，又吐了一口氣，他似乎頗為驚異眼前二人的交往，也曾仔細的看了那長身少女一眼，但是卻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冷冷一笑，他騰身而起，落在一棵松樹的尖梢。

少女探手欲發暗器，却又被洗星寒伸手抓住，

道：「費姑娘，由他去吧——」

松梢上的歸元甫，在二人問答之間，已施展出極上的輕功絕技，身子微微向下一沉，倏地拔起來，活似一隻冲霄的大鶴。

不過是三數個起落，已然消失無踪！

目送歸元甫消失之後，洗星寒才鬆開了抓住那少女的手，他無限氣餒的長嘆一聲，垂下頭來。

長身少女——當然是費亮君！

她用着疑惑的眼光，看着洗星寒道：「這是怎麼回事？他要殺你，背後暗算你，你居然還爲他討情？這又爲了什麼？」

洗星寒緩緩抬起頭來，含笑笑道：「他是我師弟，歸元甫！」

費亮君一楞道：「哦——這……？」

「姑娘妳當然不明白……」

「怪不得他有這麼一身好功夫呢！」她更顯得迷惑的道：「只是！爲什麼呢！」

洗星寒道：「是一樁家務事！」

說完這句話，他看着費亮君道：「費姑娘，您怎麼來的？我以爲妳已經回『琥珀宮』去了。」

費亮君聳了一下眉毛，冷冷的道：「我只不過是偶然來這裏遇見你吧了，也不是故意跟着你！」

洗星寒呆了一下，欲言又止。

他無限愁苦的轉過身子來，緩緩步向嶺頭！空中並無片雲，只是那輪冰皎的滿月，高高的懸掛在天上。

此刻看來，明月對他已失去了作用，相反的，是滿腔的消極，和無限的灰色……就像月光一樣的颜色。

費亮君輕輕的走到了他背後，顯得有些不自在

一隻燕子，她把半面香腮，輕輕地送上去，慢慢地貼在了他臉上，輕輕的磨擦着。

彼此都聽得見對方沉重的心跳聲！

費亮君慢慢的氣息沉重，感覺到對方冰冷的臉，開始變得有點燙人，她的臉也燒紅了，說不出的羞澀，情虛，只是這些却難以抵擋住內心的喜悅，這是她第一次接觸到異性的感覺。

她用火熱的唇，接受了對方的愛，身子在激動的快感裏，輕輕的顫抖着。

長年的寂寞，陪伴着她的，只是那個怪僻孤獨的老婆婆，如非是此番出山，使她接觸到洗星寒這個人，她幾乎已經忘了自己是個女人，是個已經情開的少女了！

這一瞬間，她似乎已經找到了自己所愛的人了！

……今後也許不再孤獨了。

可能就此脫離了婆婆——那個怪僻的老婦人！和她長年的相處，好像自己也變得怪僻了。

她在想，自己和婆婆之間，名爲師徒，其實是兩個爲人羣所遺棄的兩個可憐的女人，一老一少，相依爲命，彼此在互相啃噬對方的靈魂。

那深深的石洞……古燈……自己對於它們，早已就厭倦了，只有在此刻甜美的一刹那，在心愛人的懷抱裏，才憧憬着昔日的虛擲……

她幾乎變得更感激洗星寒了，因爲他看來已經把自己由痛苦的深淵裏解救出來了。

那麼緊緊的貼着，耳鬢廝磨，一次又一次的吻着——忽然，洗星寒推開了她的站起來，向嶺頭上走過去。

費亮君幾乎沉醉了。

她像失去了魂魄似的，跟在身後，輕輕地，像是夢囈般的呼喚着他道：「星寒——」

然後把臉伏在他的背脊上，洗星寒回身推開她

道：「不能這樣……我……」

費亮君呆住了，她那雙大而亮的眸子裏，充滿了一片迷惘！

洗星寒冷冷的道：「妳難道忘了，妳此刻的使命？」

費亮君秀眉輕皺，她實在也想不透，這和自己的使命有什麼關係？

她搖搖頭道：「沒有呀！」

「那麼妳告訴我！」洗星寒冷冷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妳出來的任務是爲什麼？」

費亮君呆了一下，才道：「我不會忘記的，遲早我總會見着他——」

「見着誰？」

「粉骷髏！」

洗星寒的身子起了一陣戰抖，他回過身子，面對着當空的月，冷冷一笑。

費亮君道：「我已經幫助你，完成了除妖的義舉，這一次該着你們幫我了！」

「幫你們什麼？」

「噢——費亮君目光一轉，像是閃爍的兩顆小星星：「殺粉骷髏呀！」

洗星寒沉沉的一笑道：「這個忙我幫得上！」

費亮君喜悅道：「真的？」

說時，洗星寒已回過身子來，他正視着她道：「妳真的要殺粉骷髏！」

「當然是真的啦！」

「好吧！」洗星寒後退一步道：「下手吧！」

費亮君有點不明白的，道：「下手？我下……什麼手？」

洗星寒道：「我就是粉骷髏！」

，又有點扭扭的樣子——她本來不是這樣的。

過了一會兒，她才道：「我知道你住在安福客棧！我也住在那裏！」

洗星寒忽然吃了一驚，回過頭來。

費亮君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歪過臉來道：「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躲着我？討厭我？」

洗星寒不動的搖搖頭，那雙炯炯的眸子裏，蘊含着一種難以傾訴的痛苦。

費亮君在他如此的眼神之下，不禁感到十分的寒冰。

她皺了一下眉道：「洗大哥，你不舒服嗎？」

洗星寒又搖搖頭，却慢慢的走到一旁的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費亮君也跟過來，她隨手拔了一根草，把它繞在指頭上，抬起頭，看着天，她道：「今天的月亮真好！」說完，偷偷看了洗星寒一眼，對方像個木人似的，一言不答！

費亮君站起來，長長的出了一口氣，道：「好吧！我走了！」

洗星寒遲疑的目光，這才移到了她身上，費亮君站住身子，道：「你怎麼啦？怎麼不說話？」

「無話可說！」說完這四個字，他又深深地埋下了頭，十根手指頭，插進長髮裏，內心的悲痛感觸，似乎已到了配合的地步，他長久的隱藏，難以壓制的恐懼，虛情，使得他真想大哭一場！

一隻柔軟的手，輕輕地攀在了他的肩上一——那是一隻女人的纖纖的玉手，費亮君輕輕地撫着他散在臉上的髮絲，尖尖的玉指，小心的觸摸着他的臉，劃過他的頸項！

洗星寒轉過臉來，兩個人痴痴的對着看。

「大哥——」費亮君低喚了一聲，像是呢喃的

「別……啦！」費亮君後退了幾步，窘笑道：「別開玩笑！」

洗星寒冷笑道：「我說的是真話，我就是粉骷髏！」

一利時，她的臉變成蒼白。

可是，想了想，她又笑道：「你這個人——」

洗星寒發出了淒慘的一聲冷笑，道：「真怪！為什麼我說出真話的時候，妳會不相信？妳難道希望我一直欺騙妳？」

他這個樣子，實在不像是開玩笑的樣子，費亮君不得不感到了懷疑。

她臉上立時現出無限迷惘的道：「……有什麼為證？」

洗星寒深炯的眸子在她臉上一轉，道：「有！妳跟我來！」

費亮君自嘲似的一笑，如果說洗星寒是粉骷髏，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千古怪談。

她不得不跟着他走下去，心裏却暗笑思忖道：「看妳還能玩出什麼花樣來？」

前行了約有數十丈，來到了一片空曠的草坡地帶。

洗星寒忽然站住，向着身前地上指了一下道：「這就是證物！」

地上放着一張棉被兒，費亮君瞟了一眼，不覺的心裏怦然大跳了一下。

她轉臉看着洗星寒道：「這……是什麼？」

洗星寒却只笑不語，費亮君條地撲到近前，蹲下了身子，當她觸目到棉被之外，所露出的一雙女人的腳，禁不住大大的吃了一驚！

她回頭看了洗星寒一眼，立時用抖顫的手，迅速的把被兒打開。

月光之下，她所看見的，是一具全是裸露，沾了鮮血的女屍。

費亮君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她細看了一下那女屍的臉——好面熟！再看看，她立時認出來，這個女人，正是今晚上自己在客棧裏所遇見那個姑娘！

對了……她曾經對自己說，說是要為洗星寒去送料子去，想不到竟而遭受了如此毒手！

這麼一想，如同天空响了一個霹靂，頓時就呆了！

這時多麼難以令人相信的事實！一點都不錯，是他！就是他！他就是粉骷髏！

一股潛在內心已久的仇恨，像是電流般的，剎時傳遍了全身，她條地抽出了劍來，如同旋風般掉轉身來。

洗星寒就站在對面，一動也不動的看著她！

費亮君幾乎用着哭也似的聲音道：「告訴我，你真的是不是粉骷髏？……告訴我……這不是你作的……你……你說！」

一顆顆的淚珠，洒落在青草地上！

洗星寒搖搖頭道：「姑娘……我要告訴妳的是，這一切都是我所為所作！」

「你——」費亮君快要瘋道：「你為什麼？」

洗星寒冷冷一笑，道：「一言難盡！」

費亮君條地一聲尖叫，劍光像是一片光牆般的，向着洗星寒身上撲過去。

月光下，洗星寒那壓壓直立的站立着，一副從容就死的樣子，費亮君的劍勢方撤出一半，却不禁後悔了，立時把劍式向後一吞。

可是劍上的那片冷光，已如同浪花般的捲出了一半，凌厲的劍氣，斜掃着洗星寒左面半邊身子，血光一現，洗星寒身子踉蹌而退！

費亮君嘴裏「哦！」一聲，頓時呆住了。

她幾乎想撲上去抱住他了，可是却堅強的制止着，使自己不要這麼做！

她身子戰抖得那麼厲害，一跤跌倒，伏在草地上哭了。

洗星寒咬着牙，戰瑟着道：「下手吧，能够死在你的手裏，我也知足了。」

費亮君回過身來，月亮下，那個人，他是那麼的英俊，那麼的緊緊地扣着自己的心，在片刻以前，還在自己懷中的人，而此刻却白刃相加，要殺他了。

「不……不……我豈能這樣的無情？我豈能下手去殺一個我心愛的人？殺一個曾為解救黎民百姓，甘心冒險，力殺敵寇的俠客呢？……」

「不——絕不能！」

「只是……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

費亮君霍地站起來，回過身子，她止住淚，傷心的道：「洗星寒！我不能下手殺你，你去吧……我們之間的關係，到此為止！」

一隻手拉起了長長的裙角，霍然的揮砍着長劍砍下了尺許長短的一塊裙角。

她哭泣着道：「我們的友情……就像這樣，你去吧！」

洗星寒一隻手撫摸着受傷的半邊身子，對方這種「割裙斷義，割地絕交」的舉動，深深的刺傷了他。

這裏，他不能再多留一分鐘，他只用那雙沉鬱的目光，看着她，看了最後一眼。

雖然像是有滿腹的淒酸，可是此時此刻，說什麼也是多餘的了。含着一絲愧疚的苦笑，他冷冷的轉身而去。

未完

過關刀

日誣關主夜攻關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與賈谷蘭、田舍郎等裏應外合，一舉大破二聖教的飛豹關，把關主杜敬堂及衛教軍統領西門海殺斃，救出白鶴真人，依據楚雲彪計劃，採取迂迴戰術，攻取飛虎關。三日後，一行二十多人已抵銅官山下，適值有一飛豹關的衛教軍左基福奉二聖教主令到飛虎關傳達命令，楚雲彪命樊小琰迎向來騎，把二聖教主的令牌騙到手後，隨把左基福殺死，由楚雲彪假扮左基福，持令牌逕奔飛虎關，求見關主「八臂魔君」邊無界，飛虎關的巡邏，見楚雲彪是衛教軍打扮，又持有令牌，乃引他進入殿中——

殿上，雕梁畫棟，金碧輝煌！

那位面如重棗，身穿水合服，雲冠帶扇，面貌猙獰的八臂魔君邊無界，正高坐於殿上一張長案之後，神情倨傲，頗像一位王爺。

在他身旁，還立着三個人。

一個是面無鬚鬚，嘴邊生着一顆黑痣的中年文士，樣子有幾分脂粉氣，似是衛教軍統領脂粉人妖郎玉瑣。

另外兩個，一個是滿身肥肉的和尚，一個是瘦骨如柴的老人，顯然是樊小琰口裏說的「飛虎關二高手」——花花僧和鐵羅漢。

楚雲彪上前施禮，說道：「小的左基福，參見邊關主。」

八臂魔君邊無界威風凜凜地道：「令牌呢？」

楚雲彪取出令牌，雙手呈上去。

八臂魔君接去令牌檢視無訛，才問道：「教主眼下在飛狐關中？」

楚雲彪恭聲道：「是的。」

八臂魔君道：「派你到此，有何指示？」

楚雲彪道：「教主命小的面告關主，說有緊急事情要與關主面談，請關主隨小的去一趟。」

八臂魔君目光一凝，道：「發生甚麼事情？」

楚雲彪道：「小的不知。」

八臂魔君沉思有頃，又問道：「只命本關主一人前去麼？」

楚雲彪道：「是的。」

八臂魔君道：「教主有沒

有指示本關主的職務應由誰代

替呢？」

楚雲彪道：「沒有。」

八臂魔君站了起來，在長

案後負手踱步，想了一會，才

又停步問道：「要本關主立刻

動身麼？」

楚雲彪道：「不，教主說

小的可在貴關過一夜，明早再

與邊關主一道返回飛狐關。」

八臂魔君輕「唔」一聲，皺了皺眉道：「既是

緊急事情，怎可等到明早再走？」

楚雲彪道：「這是教主吩咐的，小的也不知所

謂「緊急事情」指的是甚麼。」

八臂魔君道：「現在就走不行麼？」

楚雲彪道：「小的趕路疲困，關主若要今天動

身，也請讓小的歇息半天，否則小的支持不了。」

八臂魔君笑道：「也罷，你在此歇一夜，明早

再同本關主一起下山。」

說到此，轉對那娘娘腔的中年文士道：「鄔統

領，你帶他下去，給他酒食。」

脂粉人妖郎玉瑣躬身應是，即由長案後轉出，

向楚雲彪一揮手，道：「跟我來！」

他嗓音清脆，十分陰陽怪氣。

楚雲彪又向八臂魔君行了一禮，才轉身隨對方

出殿。

脂粉人妖郎玉瑣領着他走上廣場，忽然掉頭向

楚雲彪嫵媚一笑，道：「你們飛狐關的兄弟，過得

好麼？」

楚雲彪道：「很好。」

楚雲彪道：「很好。」

脂粉人妖道：「吃的怎樣？」

楚雲彪道：「大魚大肉，從來不歇。」

脂粉人妖道：「玩的呢？」

楚雲彪道：「也不錯。」

脂粉人妖道：「孫二娘不禁止你們玩女人？」

楚雲彪道：「不大禁止。」

脂粉人妖不勝羨慕的嘆了口氣道：「那太好了，我們這裏可不行，吃的不好，玩的也受限制，大家怨聲載道，唉……」

楚雲彪道：「甚麼原因？」

脂粉人妖低聲道：「有人起扣伙食，飽攬私囊，又作威作福，不把我們當作兄弟看待！」

楚雲彪故作吃驚道：「那統領指的是誰？」

脂粉人妖道：「你該知道我說的是誰！」

楚雲彪心知他說的是八臂魔君，當下又問道：「你們為何不向教主報告！」

脂粉人妖一聳肩道：「眼下他是本教的大紅人，誰敢告他的狀！」

輕嘆一聲，自怨自艾道：「我真後悔，當初若跟定孫二娘，今天也有福可享了。」

楚雲彪不知他與殭屍婆孫二娘有何交情，故不敢接嘴表示意見。

脂粉人妖擺頭一望，又低聲道：「你在飛狐關中想必頗得孫二娘的器重，是不？」

楚雲彪點頭道：「孫關主對待小的還不錯。」

脂粉人妖道：「那麼，幫幫忙如何？」

楚雲彪一聽他對自己有所要求，心中暗喜，付道：「好極了，這傢伙既對我有所請託，我在這裏的行動就可方便多了！」

當下點頭道：「那統領有事儘管吩咐，小的力所能及，絕不推辭。」

脂粉人妖喜道：「很好，你回到飛狐關時，找機會向孫二娘說說，告訴她我在這裏和姓邊的攪得不甚好，希望她能向教主說項把我調去飛狐關。」

楚雲彪道：「好的，一定遵辦。」

脂粉人妖道：「我若能調去飛狐關擔任統領，立刻提拔你為大頭目。」

楚雲彪道：「多謝那統領的好意。」

脂粉人妖領着他進入一間石屋，親切的招待他坐下，笑迷迷道：「你坐一下，我去廚房弄些酒食來。」

說罷，出門而去。

楚雲彪見他走路的姿態都像女人，不禁暗暗好笑，付道：「這條伙必是陰陽人……」

不一會，脂粉人妖回來了，身後跟着一名廚子，手端着一大盤食物，脂粉人妖指示廚子把酒菜端上桌子，便向楚雲彪笑道：「來，你一定餓了，快坐下來吃吧！」

楚雲彪上前坐下，見酒菜都不錯，笑了笑道：「伙食不錯嘛！」

脂粉人妖笑道：「這是我特地吩咐他們弄的，你遠來是客，怎好虧待你。」

楚雲彪謙遜一番，也舉箸吃了起來。

脂粉人妖一直在旁陪坐，不住探詢飛狐關的情形，楚雲彪含糊以應。

不久，酒足飯飽。

脂粉人妖道：「你趕路疲困，我這就帶你去歇息吧。」

楚雲彪笑道：「不，剛吃飽飯那裏睡得着，且讓小的走動走動，等會再睡。」

脂粉人妖道：「也好，我陪你走走。」

兩人出了石屋，並肩信步而行，楚雲彪漫不經心地道：「小的聽說『刀痴百里發』刀法武林無雙，那統領可曾見他施展過？」

脂粉人妖道：「沒有，他不當關主的時候，雖然神智清醒，却渾身無勁，因為——」

楚雲彪接口道：「飲了一種名叫『蝕骨露』的東西，功力喪失，是麼？」

脂粉人妖道：「正是，這時候他連舉刀的力氣都沒有，如何能叫他施展功夫。」

楚雲彪道：「他長的甚麼模樣？」

脂粉人妖道：「你想見他？」

楚雲彪道：「他是當今武林高人，小的確想看看他長的甚麼模樣。」

脂粉人妖道：「我帶你去。」

他領着楚雲彪走到廣場左方的一間大石屋，一指屋中說道：「他就住在這裏，這會可能又在跟金盾幫的一個兄弟奕棋。」

楚雲彪聽了頗感意外，問道：「邊關主怎肯答應讓他跟金盾幫的兄弟奕棋？」

脂粉人妖道：「邊關主本來也不答應，但百里發一再大吵大鬧，說非替他找個奕棋的對手不可，誰知本關之人無一是他對手，邊關主爲了使他安靜，只好由金盾幫兄弟中，找出一個名叫管以昌的來跟他下，那管以昌的棋力倒也不弱，跟他是勢均力敵，因此就天天跟他下了。」

楚雲彪心中暗喜，付道：「好極了，管以昌既已成了師父的棋友，他必已將自己的一切偷偷告訴他老人家……」

兩人跨入屋中，果見刀痴百里發和管以昌正在揪拏對峙，刀痴百里發面部瘦了些，精神却還很好，此刻正聚精會神的注視着棋勢，對於脂粉人妖和「左基福」的入屋，畧不一顧。

楚雲彪道：「還好，你們呢？」

蕭老三輕聲道：「不大好，關主管得很嚴，伙食也不好，有人從中起扣。」

楚雲彪笑「哦」一聲，沒有接腔。

蕭老三覺得他不是說悄悄話的對象，便不敢繼續訴苦，拱拱手道：「左兄請洗臉，在下這就去拿早膳來。」

楚雲彪面上塗滿易容膏，豈能洗臉，當下走去洗手，即信步走出，在附近走來走去，暗中觀察飛虎關中的形勢。

不久，蕭老三把早膳送來了。

管以昌則抬頭向脂粉人妖和「左基福」看了一眼，視線也很快移回棋盤上。

楚雲彪走近去觀戰，說道：「殺的好！」

脂粉人妖道：「你也懂棋？」

楚雲彪笑道：「小的是個棋迷。」

脂粉人妖道：「我可一竅不通。」

楚雲彪搬過一張椅子，在旁邊坐下，道：「這盤棋殺的真好，得看一看。」

脂粉人妖道：「你來看人的：怎麼反看起來棋來了。」

楚雲彪道：「人已看過，現在要看棋！」

脂粉人妖很覺無味，聳了聳肩。

楚雲彪道：「那統領若有事，只管請便，小的看完這盤棋，再去找您便了。」

脂粉人妖道：「好吧，我在大殿右邊第一間石屋中，你要睡覺的時候，可來找我。」

說罷，轉身而去。

管以昌掉頭向脂粉人妖看了一眼，接着回望「左基福」淡淡一笑道：「你不是飛虎關的人麼？」

楚雲彪點點頭，傳音說道：「我是從飛豹關來的。」

刀痴百里發和管以昌一聽他竟能用「傳音入密」的功夫發音，登時都對他刮目看起來，管以昌目光炯炯的凝望着他，似在猜測他用「傳音入密」答話的用意。

楚雲彪雙目微抬，望着刀痴百里發，又傳音道：「師父，我是雲彪！」

刀痴百里發神色大大一震，拈在指尖上的一顆棋子「拍」的一聲，掉落棋盤上……

夜幕垂下了。

飛虎關中，燈火四起，看來更顯得神秘詭譎。

楚雲彪步出大石屋時，脂粉人妖正好迎面走到，他含笑問道：「那盤棋結束了？」

脂粉人妖道：「正是，看得真過癮！」

脂粉人妖道：「我見你遲遲不出，正想進去看看，如今跟我去歇息吧。」

楚雲彪道：「是的，謝謝那統領。」

脂粉人妖帶他進入一間石屋，指着屋中一張床榻，說道：「今夜你就在此睡覺，若要甚麼，可去隔房找蕭老三，我已關照過他了。」

楚雲彪稱謝不已。

脂粉人妖忽然壓低聲音道：「回到飛狐關時，別忘了我託你的事！」

楚雲彪連連點頭說道：「一定遵辦，絕不敢忘記。」

脂粉人妖表示擁護的拍拍他的肩頭，笑道：「那麼，你歇息吧。」

說畢，走了。

楚雲彪見屋中有水，便脫下鞋子洗腳，然後脫衣上床躺下。

他心情很愉快，且已不擔心會敗露身份，故很快就睡着了。

一覺醒來，天已破曉，他立即起床穿衣，一名衛教軍就在這時端着一盆清水走進來，他把清水放在盆架上，笑道：「我是蕭老三，左兄請洗臉。」

楚雲彪拱手道：「謝謝。」

蕭老三道：「昨晚因知左兄趕路很累，需要歇息，故沒敢過來打擾。」

楚雲彪道：「蕭兄太客氣了。」

蕭老三道：「你們飛狐關的兄弟日子過得頂不錯吧？」

心地道：「小的聽說『刀痴百里發』刀法武林無雙，那統領可曾見他施展過？」

脂粉人妖道：「沒有，他不當關主的時候，雖然神智清醒，却渾身無勁，因為——」

楚雲彪接口道：「飲了一種名叫『蝕骨露』的東西，功力喪失，是麼？」

脂粉人妖道：「正是，這時候他連舉刀的力氣都沒有，如何能叫他施展功夫。」

楚雲彪道：「他長的甚麼模樣？」

脂粉人妖道：「你想見他？」

楚雲彪道：「他是當今武林高人，小的確想看看他長的甚麼模樣。」

脂粉人妖道：「我帶你去。」

他領着楚雲彪走到廣場左方的一間大石屋，一指屋中說道：「他就住在這裏，這會可能又在跟金盾幫的一個兄弟奕棋。」

楚雲彪聽了頗感意外，問道：「邊關主怎肯答應讓他跟金盾幫的兄弟奕棋？」

脂粉人妖道：「邊關主本來也不答應，但百里發一再大吵大鬧，說非替他找個奕棋的對手不可，誰知本關之人無一是他對手，邊關主爲了使他安靜，只好由金盾幫兄弟中，找出一個名叫管以昌的來跟他下，那管以昌的棋力倒也不弱，跟他是勢均力敵，因此就天天跟他下了。」

楚雲彪心中暗喜，付道：「好極了，管以昌既已成了師父的棋友，他必已將自己的一切偷偷告訴他老人家……」

兩人跨入屋中，果見刀痴百里發和管以昌正在揪拏對峙，刀痴百里發面部瘦了些，精神却還很好，此刻正聚精會神的注視着棋勢，對於脂粉人妖和「左基福」的入屋，畧不一顧。

楚雲彪道：「還好，你們呢？」

蕭老三輕聲道：「不大好，關主管得很嚴，伙食也不好，有人從中起扣。」

楚雲彪笑「哦」一聲，沒有接腔。

八臂魔君邊無界已然走了出來，連忙躬身道：「關主，左基福到了。」

八臂魔君注目注楚雲彪問道：「你吃過早膳了麼？」

楚雲彪恭聲道：「小的吃過了。」

八臂魔君道：「那就走吧！」

轉對脂粉人妖道：「那統領，你去把本關主的坐騎和左基福的坐騎牽來！」

脂粉人妖應是而去。

八臂魔君迎着早晨的空氣，深深呼吸了一回，才轉望楚雲彪問道：「你覺得我們飛虎關比你們飛豹關如何？」

楚雲彪道：「這裏風景好。」

八臂魔君領首笑道：「你倒有眼光，此山的風景確比東梁山好多了！」

忽然聲音一低，問道：「你有沒有聽到有人說本關主的閒話？」

楚雲彪道：「沒有啊！」

八臂魔君冷笑一下道：「哼，本關主知道有人在說閒話，說什麼本關主剋扣伙食，對人嚴苛等等，哼，簡直是胡說八道，你看本關主這樣的人，會是個貪圖小財的人麼？」

楚雲彪忙道：「邊關主志節高超，行為正大光明，豈是貪圖小財之輩！」

八臂魔君將鬚而笑，道：「正是，正是。」

這時，脂粉人妖已將二騎牽到，八臂魔君登上坐騎，忽然說道：「那統領，你好不知禮貌！」

脂粉人妖忙躬身，惶然道：「屬下愚鈍，尚請關主教誨。」

八臂魔君沉聲道：「我乃一關之主，如今有事出去，本關兄弟竟視若無睹，這是什麼意思？」

脂粉人妖恍然一啊，道：「是是，屬下一時疏忽，竟忘了召集兄弟恭送關主出關，真是該死！」

八臂魔君冷冷道：「現在召集還來得及！」

脂粉人妖連連應是，急急的召集衛教軍去了。不久，已將全關的衛教軍集合列隊於城門口，八臂魔君這才一抖馬索，大模大樣的驅騎走出去。

楚雲彪乘騎隨後跟着，心中竊笑着，暗想道：此魔如此喜歡要派頭，難怪大家不喜歡他。雙騎馳出城門，列隊於兩旁的衛教軍一齊躬身恭送，齊聲道：「關主珍重！」

八臂魔君「嗯」了一聲神態嚴峻，氣派十足。他領頭緩馳，循着關外一條山路迤邐而下，行約百步，已無山路可走，八臂魔君甚覺洩氣，說道：「這裏應該有一條山路直通山下才對，本關主一再請求教主開闢一條路，誰知竟未獲准，真是莫名其妙。」

說着，翻身落地，牽馬而行。因爲，眼前無路可走，而且密林處處，地形崎嶇，非得下馬步行不可了。他掉頭向楚雲彪說道：「由此處開始，地下遍佈着地心鬼雷，你緊跟着本關主走，不要亂闖，懂麼？」

楚雲彪答道：「是。」兩人牽馬穿林而行，走了半個時辰，才到枯樹嶺上，八臂魔君復上馬坐定，道：「好了，已走過埋設地心鬼雷的地帶了。」

楚雲彪跟着上了馬，道：「現在，讓小的來帶路吧。」說着，催馬越前而行。

八臂魔君由懷中掏出一小包東西，遞給他道：「左基福，這個給你。」

楚雲彪仍無滿意之色，淡淡道：「邊關主，不是小的說話放肆，小的在飛狐關中，隨便要弄個一千八百兩銀子如探囊取物，您這三十兩銀子想買消息，不覺得太過寒儉可笑麼？」

原來八臂魔君雖是名震天下的巨魔，却是個視錢如命的吝嗇鬼，他因風聞有人要告他斂財，因此二聖教主的突然召見，使他心懷鬼胎，爲了預防不測，故忍痛賄賂「左基福」，希望知道教主召見之意，而三十兩銀子對他來說已經是大出手了，誰知「左基福」仍不滿足，頓時使他大爲着急起來。但是性命和地位總比銀子可貴，是以他做了一陣眉頭後，只得堆笑問道：「左基福，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到底要多少？」

楚雲彪笑道：「邊關主身上有多少？」八臂魔君道：「只剩下三十兩銀子，要作路費的。」

楚雲彪道：「除了銀子之外，邊關主身上一定還有別的值錢的東西。」

八臂魔君面色一變道：「左基福，你也太狠了，想想看，你不過是飛狐關的一個衛教軍，而我是飛虎關的關主，你竟敢向本關主敲詐勒索麼？」

楚雲彪哈哈笑道：「邊關主言重了，小的本來不敢接受您的賞賜，是您堅持要送給小的，如今既如此說，小的也不敢收下這三十兩銀子，請您收回去吧！」

說着，又要摸出銀子還給他。

八臂魔君忙道：「好好，是本關主說錯了，現在你老老實實告訴本關主，你當真知道教主召見本關主所爲何事麼？」

楚雲彪點頭道：「當然知道！」

八臂魔君試探道：「對本關主是福抑是禍？」

楚雲彪一怔道：「甚麼東西？」

八臂魔君道：「銀子，給你的賞銀。」

楚雲彪訝道：「賞銀？」

八臂魔君笑道：「你遠道而來，本關主應該賞你一些。」

楚雲彪忙道：「不，邊關主請收回去，小的不敢接受。」

八臂魔君不悅道：「本關主給你的賞銀，怎說不敢接受？」

楚雲彪道：「因爲……因爲……」

八臂魔君道：「拿去吧，本關主有些話想問你呢！」

楚雲彪這才明白他的賞錢之意，心中暗暗發笑，付道：「哼，這老魔君莫非也有所求於我不成？」當下老實不客氣的接過銀包，納入懷中，笑道：「邊關主有何垂詢，儘管說出，小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八臂魔君輕咳一聲，道：「你老實告訴本關主，此次教主召我去飛狐關相見，究竟有何事情？」

楚雲彪決定好好敷衍他一下，故作沉吟道：「這何……」

八臂魔君見他欲言又止，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催促道：「快說，教主要本關主去飛狐關幹甚麼？」

楚雲彪道：「邊關主見到教主自會知道，現在何必……」

八臂魔君低聲道：「是不是有人向教主告密，說本關主剋扣伙食，貪污舞弊？」

楚雲彪搖頭道：「沒有，沒有！」

八臂魔君不放心，追問道：「真的沒有？」

楚雲彪道：「真的沒有。」

八臂魔君道：「不然，是甚麼事情？」

楚雲彪微笑道：「這個……」

八臂魔君大爲氣苦，嘆道：「罷了，你開個價錢來吧！」

楚雲彪縱目前瞞，見山麓竹林業已在望，乃笑道：「邊關主身上有多少？」

八臂魔君道：「一張一千兩銀子的銀票！」

楚雲彪伸手道：「拿來！」

八臂魔君幾乎要暈倒，吃驚的叫道：「你的消息值得一千兩銀子麼？」

楚雲彪道：「價值還在一千兩銀子以上，但邊關主既然只有這麼多，小的只好就賣了。」

八臂魔君面有切膚之痛，遲疑良久，才取出一紙銀票遞給他，道：「拿去，但你的消息若無價值，小心你的狗頭！」

楚雲彪收下銀票，笑道：「這個消息，對邊關主自然很有價值，問題在於您獲悉這個消息時，恐怕已經太遲了。」

八臂魔君神情大變，喝道：「快說，教主召見本關主，到底要把本關主怎樣？」

這時，兩人已馳抵山麓竹林中，楚雲彪乃勒停了坐騎，含笑對道：「小的說了，邊關主可莫要驚慌，此次要邊關主下山，並非教主之意，而是有些人要見您……」

八臂魔君大愕道：「那些人要見我？」

楚雲彪道：「賈谷蘭、楚雲彪、田舍郎、玩鈴子、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尚，十五位金盾幫兄弟，外加一位白鶴真人！」

八臂魔君張大了眼睛，又驚又疑道：「怎麼是他們？他們要見本關主幹麼？」

楚雲彪道：「要你邊關主的命。」

八臂魔君怒道：「胡說！」

八臂魔君一聽就知他仍嫌少，不由得面色發白，只得又往懷裏掏摸出十兩銀子遞給他，道：「好了，本關主全部財產在此，都送給你好了！」

楚雲彪道：「老實說，這十兩銀子還不够小的賞給酒樓客棧裏的小二們！」

八臂魔君連忙又取出十兩銀子，塞入他手裏，笑道：「這樣成了吧？」

楚雲彪把銀子掂了掂，輕笑一下道：「邊關主，您老真會開玩笑！」

八臂魔君一聽就知他仍嫌少，不由得面色發白，只得又往懷裏掏摸出十兩銀子遞給他，道：「好了，本關主全部財產在此，都送給你好了！」

楚雲彪笑道：「不，是千萬萬確的事！」
八臂魔君疑心大起，沉聲問道：「他們都在飛狐關中麼？」

楚雲彪搖頭道：「不。」
八臂魔君怒聲道：「不然，在那裏？」
楚雲彪含笑一字一字道：「就在這裏。」
一語甫畢，四周突起一片响動，接着就像鬼魅般的出現了二十多個人。

這二十多人，正是白鶴真人、賈谷蘭、田舍郎、玩鈴子、小淘氣、悟明和尚、樊小瓊及金盾幫的十五位兄弟！
八臂魔君做梦也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一時驚得面無血色，呆住了。

楚雲彪舉手往臉上一抹，笑道：「邊關主，再請看我是誰？」
八臂魔君一見他是楚雲彪，更是駭然一震，衝口罵道：「好小子，竟敢耍鬼域伎倆戲弄本關主！」
喝聲中，右腕一翻，迅速拔出背上長劍，向楚雲彪劈了過去！

楚雲彪滾鞍下馬，大笑道：「賈姑娘，把刀擲給我！」
他的寶刀在上山前交給賈谷蘭拿着，這時赤手空拳不敢和對方動手，故要賈谷蘭把刀擲給他。
賈谷蘭聽聲將他的寶刀擲出，脆笑道：「接住了！」

楚雲彪接住寶刀按卡徐徐抽刀，目注八臂魔君冷笑道：「邊無界，你下來吧！」
白鶴真人突然接口道：「楚小施主請後退，這魔頭讓貧道來收拾！」
楚雲彪知白鶴真人在武林中的名氣和地位不在八臂魔君之下，故不敢僭越，應是退去一旁。

忽而其軟如蛇，直纏而上，忽而其堅似槍，猛點猛戳，毫不放鬆。
打了四十多招，仍然不分高下，倒霉的是竹林，被八臂魔君的長劍掃斷了數百支，劃平了好好的塊地！

玩鈴子最緊張，他悄悄靠近賈谷蘭身邊，低聲道：「賈姑娘，妳看家師能擊敗八臂魔君麼？」
賈谷蘭道：「不太容易。」
玩鈴子道：「那麼，妳何不暗中助家師一臂之力？」

賈谷蘭微笑道：「你該找楚雲彪求助才對，他的『五絕刀』非常厲害，只有他才能——」
玩鈴子打岔道：「不成，家師跟人打架時，最不喜歡有人出手幫忙。」
賈谷蘭道：「既是如此，你求我何用？」

玩鈴子擠眼一笑道：「妳的『七巧斷魂針』神鬼莫測，偷偷打那魔君一針家師大概不會發覺。」
賈谷蘭早已看出白鶴真人雖不致落敗，但要殺死八臂魔君也是絕無可能之事，故也有意思出手幫助，當下點頭笑道：「好，我打他一針，但令師若然發覺，而大發雷霆，你可得替我承擔下來。」

玩鈴子覺得幫助師父殺一強敵，即使挨罵也是值得，故立刻點頭說道：「沒問題，我一力承擔便了！」
賈谷蘭於是將髮間拔出一枚七巧斷魂針，伺機待發。

這時，白鶴真人和八臂魔君的拚鬥已進入高潮，雙方各出絕招，殺手連施，恨不得將對方斃斃。兩人都門得眼睛通紅，臉上沁出汗水，忽見八臂魔君長嘯一聲，劍法陡地一變，似雷兩交加，一口氣向白鶴真人劈出七、八劍！

白鶴真人一擺手中拂塵，舉步而出，面含冷笑道：「老邊，給你一個機會，咱們兩個老的來要一耍吧！」

八臂魔君對白鶴真人那敢輕視，連忙翻身下馬，橫劍胸前，準備迎戰，口中說道：「別忙，你原在飛狐關中，今天怎能到此？」

白鶴真人冷冷笑道：「飛狐關已經沒有了！」
八臂魔君吃驚的掃視眾人一眼，問道：「你是說，飛狐關被你們破了？」

白鶴真人一指圍立四周的二十餘人，道：「不錯，他們合力破了飛狐關，貧道也就得脫魔剎，還我真身！」

八臂魔君道：「杜敬堂呢？」
白鶴真人道：「死了。」

八臂魔君冷笑道：「你說謊吧？」
白鶴真人道：「你認為貧道善於說謊之人。」

八臂魔君亦知白鶴真人乃是一板三行言言語語毫不苟且之人，故立刻相信杜敬堂之死必非虛假，心頭不由大大一慄，問道：「是你殺了他的？」

白鶴真人道：「不，他死在楚雲彪的刀下。」
八臂魔君轉望楚雲彪，驚疑不置的問道：「你小子殺得了杜敬堂？」

楚雲彪不願讓他知道自己身懷「五絕刀」的蓋世絕學，當下笑道：「我本來無力殺死他，但那時他剛從夢中驚醒，神智還有些迷迷糊糊，因此招架不住，被我一刀挑破了肚子。」

八臂魔君見他說得合理，也就不加懷疑，當下轉對樊小瓊道：「妳呢？樊堂主，妳為何跟他們在一起？」

樊小瓊嫣然一笑道：「二聖君是個不解風情的木頭人，奴家不喜歡他，所以決心棄邪歸正！」

這七、八劍簡直像在同一時間發出，快得令人看了眼花撩亂。
白鶴真人登時被迫退了數步。

玩鈴子着急萬分，連連向賈谷蘭使眼色，要她趕快出手。
賈谷蘭一見拚鬥雙方的面部同時轉向一方，沒看到自己，連忙抓住機會，玉手一揚，打出一支無毒的七巧斷魂針。

她的「七巧斷魂針」細如牛毛，發出時又無聲音，故如非看見她的手勢，誰都不知她打出了暗器，八臂魔君正在全力猛攻，自然沒看見她出手，因而被打中了臀部，一下短暫的微痛，使得他的攻勢為之一頓。

高手對敵，任何一方稍有失措，生死立判；他攻勢一頓之下，白鶴真人的拂塵就已攻到他臍下的「氣海穴」上。

但聽「拍！」的一聲，白鶴真人的拂塵結結實實的擊中了他的「氣海穴」！
八臂魔君大叫一聲，仰身倒去。

白鶴真人又即時發出一招，正中他的頭額，頓時把他打得頭額破裂，人尚未倒地，就已腦漿飛濺，一命嗚呼哀哉了。

慘烈的搏鬥，頓告靜止。
白鶴真人不知是賈谷蘭暗中出手幫忙，故十分得意，舉袖抹去頭臉上的汗水，哈哈一笑道：「好徒弟，為師的身手還不含糊吧？」

玩鈴子笑道：「正是！正是！」
白鶴真人道：「為師擊中他氣海穴的一招名叫『太公釣魚』，乃是為師潛研數年才成功的一招殺手鐮，可以百發百中的！」

玩鈴子道：「師父為何不教我？」

八臂魔君臉色一沉，道：「冷峻地道：『妳可知叛離二聖教將受凌遲處死？』」
樊小瓊道：「如今奴家跟上這些人不怕啦！」

八臂魔君冷哼一聲，回對白鶴真人嬉笑道：「老牛鼻子，你真想幹麼？」
白鶴真人道：「不錯，你非死不可！」

八臂魔君馬步微微一沉，殺氣騰騰地道：「那就進招吧！」
白鶴真人一揮拂塵，立時移步迫了過去。

楚雲彪等二十多人見他們劍拔弓張，情知他們將有一場慘烈的拚鬥，故都往後倒退，把戰圈放大，好讓他們施得開手脚。

場面一片死靜，瀰漫着令人窒息的殺伐之氣。兩人游步兜了半圈，白鶴真人突然右腳一揚，踢起一片塵土，打向八臂魔君面門，同時乘機欺前，手中拂塵一抖，直向八臂魔君的小腹丹田點去。

但見那軟軟的拂塵在他手上一抖之下，竟變得其硬如鐵，見其一身內家真力全貫注於拂塵之上！
八臂魔君沉嘿一聲，移步側身讓過，手中長劍出如閃電，「呼！」的一聲，橫截而出。

白鶴真人縱身躍上空中。
只聽「刷！」然一响，他脚下的一叢青竹應聲而倒，被八臂魔君一劍掃斷！

白鶴真人身在空中，却靈活無比，大喝一聲，突如鷹隼電瀉而下，拂塵末梢一甩，對準八臂魔君的頂上百會穴打下。

兩人動作都奇快異常，一眨眼工夫就對拆了六、七招，互相搶攻，毫不遜讓。

八臂魔君的劍招凌厲絕倫，劍鋒到處，周圍的青竹紛紛斷倒，氣勢如虹，令人目眩心驚。
而白鶴真人的一柄拂塵，也極盡變化之能事，

白鶴真人道：「改天有空，為師再教你吧。」
楚雲彪等，都在心中暗笑，却不敢把真相說出來。
玩鈴子怕師父發現八臂魔君臀部上的那支七巧斷魂針，連忙上前將八臂魔君的屍體拖起，說道：「師父，這老傢伙總算也是武林著名人物，咱們修修陰德，待弟子把他埋了吧。」

不待白鶴真人應允，立刻把屍體拖入林中。去。
白鶴真人目送玩鈴子拖着屍體走入林中深處，才回望楚雲彪笑道：「楚雲彪，咱們可以攻上飛虎關了吧？」

楚雲彪答道：「是的，等天一黑，咱們就可上山。」
白鶴真人道：「何必等到天黑？現在就攻上山不可以麼？」

楚雲彪道：「晚輩已和家師及金盾幫的管以昌約定在今夜動手，等見到城中起火，咱們就攻進去。」

當下，把自己冒充左基福進入飛虎關的經過，以及剛才下山時，八臂魔君向自己行賄的情形說了一遍。

眾人聽他賺了一千多兩銀子，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白鶴真人道：「此刻飛虎關中除了『花花僧』、『鐵羅漢』和『脂粉人妖』之外，已無其他高手了麼？」

楚雲彪道：「是的，只有兩百名衛教軍，大概容易對付。」

白鶴真人道：「邊無界跟你下山之前，有沒有拿聖酒給令師喝？」

楚雲彪搖頭道：「不知道，不過晚輩已要求管

以昌兄好好保護家師，他答應在起事之前，如家師飲了聖酒神智不清，便先將家師點倒，把家師藏起來。」

白鶴真人欣然道：「這才是，令師的『斷魂十八刀』天下無敵，若讓他在神智錯亂中動起手來，那可要命呢。」

衆人又交談了一陣，才在林中坐下，閉目歇息，養精蓄銳，等待今夜大殺一場。

樊小瓊却安靜不下來，她看見賈谷蘭和楚雲彪坐在一起，兩情繾綣，更是難耐寂寞，當下走到田舍郎身邊坐下，羞澀地道：「田舍郎，奴家有話同你說……」

田舍郎渾身不禁泛起一層雞皮疙瘩，起身便要離開。

樊小瓊拿出如電，一把揪住他的袖子，眼睛一瞪，滿含威脅的低聲道：「你敢走，奴家就大吵大嚷，說你調戲奴家，看你怎麼辦？」

田舍郎很怕她大吵大鬧，聽了果然不敢走開，只得苦着脸坐下，嘆道：「妳有甚麼話要說？」

樊小瓊又換上笑靨，情意綿綿的低聲道：「你看賈姑娘和楚雲彪兩人，他們好親熱啊！」

田舍郎苦澀地道：「他們情投意合，自然應該親熱。」

樊小瓊靠近他一點，笑道：「告訴奴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田舍郎道：「二十三歲。」

樊小瓊嘆道：「胡說，奴家已經打聽清楚，你今年已三十歲了，你別想賴！」

田舍郎板起面孔道：「三十歲就三十歲好了，這與妳何干？」

樊小瓊伸出食指，在他面頰上刮了一下，笑道

：「你這個渾球，你可知道別人像你這樣的年紀，已經做了幾個父親了！」

田舍郎被她刮得臉上發熱，心忖忖直跳，緊張得喘不過氣來，說道：「妳……妳別動手動腳好不好？」

樊小瓊却得寸進尺，雙手如水蛇也似的纏上他的臂膀，吃吃輕笑道：「我的田舍郎，你也太呆了，想想看，奴家有那一點不好？雖然……雖然有人說奴家胖了一點點，但是奴家眉是眉眼是眼——」

田舍郎掙脫她的掌握，又要起身走開。

樊小瓊低吼道：「你敢！」

田舍郎渾身一震，低聲央求道：「樊……樊姑娘，妳饒了我吧！」

樊小瓊拖他重復坐下，含怒道：「你說！奴家到底有那一點配不上你？你是不是認為奴家長得很醜？」

田舍郎真怕她鬧起來，忙道：「小聲一點，妳看大家都在閉目養神，妳何不去歇歇？」

樊小瓊道：「不管！今天奴家可要跟你說個明白，你爲甚麼不理睬人家？難道人家真是個醜八怪麼？」

她愈說愈有氣，喉門也漸漸提高。

田舍郎嚇得手足無措，急聲道：「不！不！妳不是醜八怪！妳是瑤池仙女，月裏嫦娥，西施再世，姿似復生，行不行？」

看見她聽得眉開眼笑，不由聲調一沉，悻悻然道：「妳眉是眉眼是眼，眼睛不是眉毛，眉毛也不是眼睛，真是美得出人意表！」

樊小瓊吃吃嬌笑道：「既然如此，你爲何不喜歡人家呢？」

田舍郎道：「無緣。」

樊小瓊道：「瞎說，咱們能够相逢在一起，便是有緣！」

田舍郎道：「請注意，妳不止和我一人相遇，眼下在這裏的人還有楚雲彪、玩鈴子、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尚以及金盾幫的十五位兄弟！」

樊小瓊搖頭道：「奴家不喜歡他們，只喜歡你一個！」

田舍郎渾身癱瘓似的仰身躺下……

夕陽西墜。
暮烟四起。

楚雲彪領着老少二十餘人，首途登山。

他對通上飛虎關的祕密路線已然記熟，故一路上山，均未發生意外。

當夜色籠罩了整個大地時，他們已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了飛虎關上了。

舉目望去，不遠處的飛虎關像一隻龐然巨獸蹲伏在山頂上，看來頗爲陰森恐怖。

白鶴真人低聲問道：「他們何時縱火？」

楚雲彪答道：「大概快了。」

白鶴真人說道：「這座飛虎關，防備似乎不太嚴密……」

楚雲彪道：「他們認爲城外四周遍佈地心鬼雷，無人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就疏——」

正說着，忽見飛虎關的城門緩緩而開，由關中走出三個人來！

三人均帶有兵器，爲首一人挑着一盞燈籠，上面寫有一個「巡」字。

楚雲彪低聲道：「敵人出來巡山了！」

田舍郎緊張地道：「不好，他們朝這邊走過來了。」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 庸·文
培 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偽裝做金蛇蚋宮後山守衛，跟隨着統領包鳴，進入金蛇蚋宮，詎在謁見總護法聶開泰稟陳後山發現敵踪的經過時，爲聶開泰看出破綻，喝令劍手擒拿海雲，海雲不甘束手，衝出重圍，闖進後山關主謝金鈴閨房，本可藉挾持謝金鈴出困，不料誤食媚藥，終昏倒被擒，迨一覺醒來，發現身臥地牢，穴道受制，全身被牛筋緊縛，旋發覺小龍與盛彥生被囚於隔壁，乃把受擒經過說出，共籌脫身之計，決藉提審時強幹一下，以圖倖倖，遂着小龍留心守衛動靜，以便海雲連內功衝開穴道——

假死賺劍手 冒險闖迷宮

地牢中沉靜下來，昏暗的燈光伴着低沉悠緩的呼吸聲，使這本來已够陰森的牢房，越發顯得死寂可怖了。

無言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小龍除了傾聽海雲的呼吸，只能默數着自己的心跳，藉以打發這段令人焦急難耐的時刻……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聞海雲一聲長吁，彷彿遭遇到什麼阻碍和痛苦，呼吸突變急促，而且有輕微的呻吟之聲。

小龍大吃一驚，忙問道：「海大哥，你怎麼樣了？」

連問兩聲，不聞回應，再聽聽，似乎連呼吸和呻吟聲音也完全停止了。

小龍一急，忍不住驚聲叫道：「海大哥，海大哥……」

「噓——」恰在這時候，盛彥生忽然沉聲喝道：「當心！有人來了。」

小龍慌忙閉口，一陣腳步聲響，那兩名看守牢房的黃衣劍手已大步走了進來。

前面一個舉起燈籠向鐵欄裏照了照，詫道：「奇怪，怎麼還沒有醒？」

後面一個笑道：「這小子昨夜一定太辛苦了。你沒聽說，他是被從謝關主臥房裏抓出來的，咱們總頭兒等在門外乾着急呢……」

前面那人道：「老張，別儘顧說笑話，我看這情形有些不對勁。」

被叫作「老張」的問道：「那裏不對勁？」

前面那人正色說道：「咱們上次來看時，這小子還有肝聲，現在怎麼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老張」駭然一驚，嘆聲道：「你是說……」

前面那人道：「快打開門進去瞧瞧，我擔心這小子可能受了內傷，萬一死在牢裏，我們都脫不了責任。」

那「老張」連聲答應，急忙取鑰匙打開了鐵欄門。

兩人進去一試探，發覺海雲脈息已十分微弱，呼吸似斷似續，眼看快要斷氣了。

「老張」慌道：「這是怎麼搞的？剛才還好好的，忽然變成這樣了？」

另一個道：「我說他一定受過甚麼內傷，果然不錯吧。」

「老張」道：「我們該怎麼辦？」

另一個道：「你先抱緊他的『人中』，別讓他斷了氣，我立即去呈報值班統領。」

「老張」急道：「好！你快去快來，這小子只怕不行了。」

另一名劍手放下燈籠，匆匆而去。

他剛走，海雲喉嚨裏「咯咯」一陣輕响，竟「悠然復甦」，睜開了眼睛。

「老張」忙問道：「你甚麼地方受了傷？快說！」海雲喘息了幾聲，虛弱的道：「我沒有受傷，只是寧死不甘受辱，已經服了烈性毒藥……」

「老張」大吃一驚道：「呀，服了毒？你怎麼不早說？我們跟你無怨無仇，你何苦害人，替我們惹麻煩？」

海雲搖搖頭，忽然兩眼反掉，竟是只見出氣，不見入氣的模樣。

那「老張」急了，用力拍着海雲的面頰，大聲叫道：「喂！你現在不能死呀！好歹挺着點，等一會再死還不遲呀！」

海雲緩緩的吸了一口氣，復又悠悠醒轉，輕嘆道：「想不到我海雲會死在此地，不過你不用擔心，我不會害你的，我們素不相識，臨死時何必再連累你受罰……」

「老張」接口道：「說的是呀，你若現在死了，我就脫不開責任，你好歹再熬一會，等值班統領來了以後再咽氣，就沒有我的事了。」

海雲道：「藥性已經發作，生死豈能由得自己控制，但是，念在你無辜受累，我願意送你一樣寶物，作為對你的補償。」

「老張」愕然道：「你要送我一樣寶物？」

海雲道：「是的，一樣曠世難求的至寶。不過你必須答應我，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我送你的東西，尤其不能獻給最開泰。」

「老張」越發不解，道：「爲甚麼？」

海雲道：「這件寶物，正是最開泰費心費力沒有得到的，我馬上就要死了，寶物不能隨命帶走，

所以特意贈送給你。」

「老張」道：「是甚麼東西？」

海雲道：「你一定要發誓，決不讓他落在最開泰手中，我才能告訴你。」

「老張」想了想，道：「好吧，我答應你就是，如果言而無信，將來不得好死。」

海雲長吁道：「這寶物乃是練武人夢寐以求的東西，穿在身上，可以水火不侵，刀劍難傷，你得到它，大可以從此遠走高飛，縱橫天下，逍遙一輩子……」

「老張」失聲道：「莫非就是火王莊主的防身至寶『鐵皮衣』？」

海雲道：「正是。」

「老張」忙問：「在甚麼地方？」

海雲低聲道：「就在我貼身穿着，我死之後，你最好趁他們未來以前，趕快拿去，千萬不能被人家看見……」

「老張」沒等他說完，早已迫不及待伸手向他身上摸索，掀起外衣襟角，果然看見那件光華閃爍的「鐵皮衣」。

「老張」回頭張望了一眼，心裏頭頓時狂跳起來。

海雲的喘息聲越來越微弱，喃喃道：「我不行了，臨死把它送給你，希望你仔細珍藏，不要辜負我一番贈寶之意……」

說着，語聲忽然中斷，頸脖一挺，便停止了呼吸。

那「老張」慌忙動手剝解海雲的外衣，但海雲身上纏着堅韌的牛筋繩，衣服無法卸脫，要取「鐵皮衣」勢非先解開牛筋繩不可。

當他匆匆將牛筋解開，卸去了外衣，剛要剝取

急急退回房裏，反手帶上了鐵欄門。

盛彥生倒提着長劍，一旋身，緊貼着牢門內側，摒息蓄勢而待。

就在這時候，四名黃衣人匆匆奔了進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衣鑲黑邊的「統領級」頭目，後面緊跟着兩名報訊的守衛，再後面是另兩名黃衣弟子，却未攜帶兵刃，兩個人合抬着一張「昇床」。

一行人進了地牢，也未細看牢中情形，便直奔向第三道鐵欄門。

那報訊的守衛還焦急的問道：「老張，斷了氣沒有？」

忽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老張還沒斷氣，你自己倒快死了！」

話聲入耳，兩名抬「昇床」的黃衣人齊發驚呼，同時雙雙中劍倒地。

那守衛嚇然一驚，急忙旋身拔劍，喝道：「甚麼人……」

可惜他五指剛搭上劍柄，脅下一涼，冰冷的劍鋒已透衣而入。

盛彥生目不能視，僅憑聽覺分辨進來的共有四人，却不知道其中兩名黃衣人並無兵刃，如今一出手便順利的解決了三個，心裏一寬，竟未再繼續進擊，反而收劍後退，擋住牢門，沉聲道：「朋友，你逃不出去了，識時務的趕快棄劍就縛，我們不會殺你的。」

誰知這最後一個，却是武功最高的「統領」，喝聲方落，突聞破空聲响，那「統領」竟揮劍反撲過來。

盛彥生聞風辨位，急忙招架，才發覺那人劍招迅捷沉猛，不是庸手。

「老張」道：「是甚麼東西？」

海雲道：「你一定要發誓，決不讓他落在最開泰手中，我才能告訴你。」

「老張」想了想，道：「好吧，我答應你就是，如果言而無信，將來不得好死。」

海雲長吁道：「這寶物乃是練武人夢寐以求的東西，穿在身上，可以水火不侵，刀劍難傷，你得到它，大可以從此遠走高飛，縱橫天下，逍遙一輩子……」

「老張」道：「是甚麼東西？」

海雲道：「你一定要發誓，決不讓他落在最開泰手中，我才能告訴你。」

「老張」想了想，道：「好吧，我答應你就是，如果言而無信，將來不得好死。」

海雲長吁道：「這寶物乃是練武人夢寐以求的東西，穿在身上，可以水火不侵，刀劍難傷，你得到它，大可以從此遠走高飛，縱橫天下，逍遙一輩子……」

「老張」道：「是甚麼東西？」

海雲道：「你一定要發誓，決不讓他落在最開泰手中，我才能告訴你。」

「老張」想了想，道：「好吧，我答應你就是，如果言而無信，將來不得好死。」

海雲長吁道：「這寶物乃是練武人夢寐以求的東西，穿在身上，可以水火不侵，刀劍難傷，你得到它，大可以從此遠走高飛，縱橫天下，逍遙一輩子……」

「老張」道：「是甚麼東西？」

海雲道：「你一定要發誓，決不讓他落在最開泰手中，我才能告訴你。」

「老張」想了想，道：「好吧，我答應你就是，如果言而無信，將來不得好死。」

海雲長吁道：「這寶物乃是練武人夢寐以求的東西，穿在身上，可以水火不侵，刀劍難傷，你得到它，大可以從此遠走高飛，縱橫天下，逍遙一輩子……」

「老張」道：「是甚麼東西？」

海雲道：「你一定要發誓，決不讓他落在最開泰手中，我才能告訴你。」

「老張」想了想，道：「好吧，我答應你就是，如果言而無信，將來不得好死。」

海雲長吁道：「這寶物乃是練武人夢寐以求的東西，穿在身上，可以水火不侵，刀劍難傷，你得到它，大可以從此遠走高飛，縱橫天下，逍遙一輩子……」

小龍道：「何必這麼麻煩呢，我們一路殺上去，還愁捉不到活口麼？」

海雲道：「盛大哥的顧慮很對，金蛇劍宮道路紛歧，除非有人帶路，我們很難脫身，不過——」

正說着，地牢外已有紛紛亂的脚步傳來。

盛彥生突然飛快的一探手，竟將海雲手中長劍奪了過去，沉聲道：「愚兄負責看守牢門，你們快些躲藏起來。」

海雲剛想爭辯，腳步聲業已迫近，只得和小龍

急急退回房裏，反手帶上了鐵欄門。

盛彥生倒提着長劍，一旋身，緊貼着牢門內側，摒息蓄勢而待。

就在這時候，四名黃衣人匆匆奔了進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衣鑲黑邊的「統領級」頭目，後面緊跟着兩名報訊的守衛，再後面是另兩名黃衣弟子，却未攜帶兵刃，兩個人合抬着一張「昇床」。

一行人進了地牢，也未細看牢中情形，便直奔向第三道鐵欄門。

那報訊的守衛還焦急的問道：「老張，斷了氣沒有？」

忽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老張還沒斷氣，你自己倒快死了！」

話聲入耳，兩名抬「昇床」的黃衣人齊發驚呼，同時雙雙中劍倒地。

那守衛嚇然一驚，急忙旋身拔劍，喝道：「甚麼人……」

可惜他五指剛搭上劍柄，脅下一涼，冰冷的劍鋒已透衣而入。

盛彥生目不能視，僅憑聽覺分辨進來的共有四人，却不知道其中兩名黃衣人並無兵刃，如今一出手便順利的解決了三個，心裏一寬，竟未再繼續進擊，反而收劍後退，擋住牢門，沉聲道：「朋友，你逃不出去了，識時務的趕快棄劍就縛，我們不會殺你的。」

誰知這最後一個，却是武功最高的「統領」，喝聲方落，突聞破空聲响，那「統領」竟揮劍反撲過來。

盛彥生聞風辨位，急忙招架，才發覺那人劍招迅捷沉猛，不是庸手。

「老張」道：「是甚麼東西？」

海雲道：「你一定要發誓，決不讓他落在最開泰手中，我才能告訴你。」

「老張」想了想，道：「好吧，我答應你就是，如果言而無信，將來不得好死。」

海雲長吁道：「這寶物乃是練武人夢寐以求的東西，穿在身上，可以水火不侵，刀劍難傷，你得到它，大可以從此遠走高飛，縱橫天下，逍遙一輩子……」

小龍喜道：「對！這辦法很好，海大哥就在床上，我和盛大哥扮成抬送的人。」

盛彥生搖頭道：「這樣不妥，你的身裁太小，我又是瞎子，容易露出馬脚。」

小龍道：「那就由我就在床上，你們抬着，海大哥走前面，盛大哥走後面。」

海雲想了想道：「就這麼辦吧，大哥只要低着頭，由我來應付盤查，可能會混得過去。」

盛彥生道：「我們都不知道道路方向，萬一走錯了，仍會引起懷疑。」

小龍道：「管它呢，走一步算一步，等到混不過去，我們就動手。」

海雲忽然心中一動，道：「有了，我們何不把那位老張抬着，讓小龍跟在昇床旁邊，由他指引方向，豈不甚好？」

小龍道：「如果他叫起來怎麼辦？」

海雲道：「我們可以事先閉住他的啞穴，你假作扶持，握住他的雙手，該向左轉，他就拉拉你的左手，再由你告訴我，該向右轉，就拉拉右手，這樣就不怕他會聲張叫了。」

盛彥生沉吟道：「辦法雖然很妙，但要防他胡亂指引，將我們帶入絕地。」

小龍笑道：「除非他自己不想活了，否則，諒他不敢。」

三人計議定了，立即將「老張」弄醒，由海雲把計劃說了一遍，最後道：「你的傷勢很重，如不立即施救，只有一死，何況牢中人犯殺人脫逃，你也難免罪責，假若你願意助我們逃出金蛇窟，還有一線生機，不然便是死路，其中利害得失，你不妨仔細想想。」

那「老張」聽了，搖頭道：「並非我不想求生

，你們不知道宮中的關防何等嚴密，即使熟悉路徑，脫身的希望也很渺茫。」

海雲道：「能否脫身固然尚難逆料，總比束手待斃的好，但有一線希望，為甚麼不試試呢？」

那「老張」默然良久，終於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張某這條命反正是保不住了，你們怎麼說就怎麼辦吧，但是，我有個請求。」

海雲道：「你有話儘管說出來，只要我們辦得到，決不推辭。」

張某道：「我答應告訴你們出宮的路徑，只求你們別帶我一起走，仍然讓我留在宮裏。」

海雲託道：「你寧願留在宮裏受罰，也不願去外面自由自在，這是甚麼緣故呢？」

張某嘆息道：「告訴你們也不要緊，我身上已刺了字，縱然逃出去，也會被正邪兩道不恥，天下雖大，何處才能容身？再說，我也捨不下自己的親生骨肉……」

海雲道：「莫非你還有家眷在宮裏？」

張某苦笑一聲，道：「刺花門中，不准許固定的家眷。不過，我們在宮裏可以定期分配子女，也有傳宗接代的機會，只是那些生下來の子子，都由後宮集中養育，每隔十天讓我們見一次面，稱為『省親大會』。」

海雲慨然道：「好一個『省親大會』，好高明狠毒的手段！」

張某接着又道：「小的身負重傷，自知難逃一死，可是我有兩個孩子，一個兩歲，一個猶在襁褓中，小的別無所求，只求在臨死以前，還能再見到自己的骨肉……」

海雲擺手道：「不必說下去了。我們答應你，決不強迫你離開金蛇窟宮。」

張某忙道：「多謝少俠。」

盛彥生催促道：「時間不早，要動身，就得快些。」

海雲點點頭，便脫下自己的衣服與張某對換，盛彥生和小龍也急忙換裝改扮。

解衣之際，海雲發現貼身處還藏着十粒「護元金丹」，略一沉思，就取了兩粒塞進張某口中。

沒多一會，三人都換了黃衣劍手的服飾，佩帶長劍，然後把張某的啞穴點閉，移上昇床，由小龍隨行攙扶，海雲盛彥生抬着，疾步出了地牢。

牢門外是條彎曲的通道，每隔二三丈，便有一座鐵柵，相距四五丈，就有橫排的岔巷，岔巷裏鑿壁為室，全是一間間牢房，敢情這地牢規模甚大，海雲等被囚禁的所在，只不過其中一部份而已。

三人抬着昇床一路行去，却未發現地牢中另有其他囚犯，穿出通道，外面是間較大石室，設着簡單的桌椅，可能是守衛們休息的地方，此時也已空無一人。

石室前方，有一塊六角形的空地，好像是「天井」，四壁却砌着盤旋而上的石級，竟達百餘級之多。

海雲仰頭望了望，急忙壓低聲音說道：「由這些石級上去，盡頭有一道門戶，可能遇到盤問，大家務必要鎮靜些。」

小龍不禁緊張起來，啞聲道：「如果守衛的人不多，我們就動手……」

海雲沉聲道：「不能妄動，你們只管低着頭別開口，由我來應付。」

說完，舉步拾級而上。將近門口，果然看見外面有兩名黃衣劍手正往來交叉走着，恰巧阻住了通路。

塞進一團冰塊，半晌說不出話來。

小龍輕嘆道：「難怪咱們上次奪劍硬闖，轉來轉去都是死路了。」

張某道：「所以小的脫身的希望太渺茫。你們能够混過地牢守衛，却無法隔過那些劍女的盤查。」

小龍道：「難道那些臭女人，比你們劍手更精明？」

張某搖頭道：「倒不是她們更精明，而是宮規限定，地牢守衛劍手只能到這座大廳止步，不准擅進內宮，你們必須把我交給值勤劍女抬進去，否則便會露出馬脚。」

小龍不覺一怔，愕然望着海雲道：「海大哥，這該怎麼辦？」

海雲皺眉不語，滿臉俱是憂慮之色。

盛彥生神色凝重的說道：「既然難免被識破，只有一個辦法了。」

小龍忙問：「什麼辦法？」

盛彥生道：「放棄昇床再擒一名劍女領路。」

海雲接口道：「這樣等於硬闖，太危險，也不容易成功，我想——」

語聲微頓，忽然問道：「張朋友，你可知道那控制活動的機關在什麼地方？」

張某道：「在通往後宮的一間鐵屋中。」

海雲道：「那鐵屋離這兒有多遠？戒備情形如何？」

張某道：「由右首通路往前去，經過三道門戶便到了，不過，那兒有十名劍女負責防守，又有警鈴分達全宮，屋門由機關啓閉，如無特別通行金牌，任何人都進不去的。」

海雲點了點頭，毅然道：「好！咱們就先去那

海雲深吸一口氣，當先大步闖了出去，同時喝道：「請讓路，借光，借光！」

那兩名黃衣劍手聽見喝聲，下意識的急忙閃身讓路，其中一個好奇的問道：「怎麼樣？人死了沒有？」

海雲低頭由兩人之間快步而過，信口答道：「還沒斷氣，可也差不多了。」

盛彥生和小龍也低頭疾行，居然毫無阻礙就通過了第一道守衛。

待昇床越過，另一名黃衣劍手才詫異的問道：「喂！何統領怎麼沒有上來？」

海雲道：「急什麼，後面不是就來了嗎。」口裏應着，脚下未停，順着甬道一轉，已脫離兩名守衛的視線。

小龍輕呼了一聲，低笑道：「活統領已經變成死統領了，你兩位就多等一會兒吧……」

盛彥生嘆聲道：「他們很快就會發覺地牢的變故，海兄弟，走快些！」

三人加快腳步，轉眼到了一處岔路口，面前甬道竟有四條，全都寂無人跡。

小龍低喝道：「姓張的，該往那條路走？」張某扯了扯右手。

海雲依照小龍的轉告，折向右邊甬道，又行片刻，却來到一座空敞的大廳。

這地方有些像「後關」護衛劍手們休息的那座石室，設置着桌椅和茶水，牆上掛着兵刃，但廳內空空蕩蕩，不見人影。

海雲心中起疑，不覺停步道：「這是什麼地方？好像有些不對了。」

小龍道：「要不要解開他的啞穴問問？」

海雲點頭道：「你解開他的啞穴，讓我來問他

間鐵屋吧！」

小龍說道：「海大哥，那鐵屋的位置正好和宮門方向相反，這樣豈不是越走越遠了？」

海雲道：「我知道，但咱們若不毀掉那些機關，根本無法走出金蛇刺宮。」

接着，又向張堯說道：「為防萬一事敗不使你受到連累，咱們只好再閉住你的穴道，張兄多多委屈些。」

張堯苦笑着點點頭，默然不語。

海雲將昇床交給小龍抬着，親自點開了張堯的穴道，臨行前，又將廳中懸掛的長劍全摘下來，一一拗斷毀棄。

三人穿過大廳，急急轉入右首通路。

循着甬道行不多久，前面果有一道門戶，門前站着兩名劍女。

海雲毫不猶豫，昂然大步走了過去。

兩名劍女橫身攔路，嬌叱道：「站住！要往那裏去？」

海雲拱手道：「咱們是地牢守衛，奉命昇送傷危囚犯入宮。」

一名劍女沉聲道：「好大胆，這兒是你們能來的嗎？為什麼不在大廳交給值勤的姊妹？」

海雲道：「本當按規轉交，可是大廳裏一個人也沒有，所以只好自己抬進來了。」

那劍女道：「廳裏怎會沒有人？」

另一名劍女接口道：「哦！不錯，想必是爲了迎護宮主出關，她們都去伺候去了。」

那劍女也輕吸了一聲，又問道：「是誰吩咐要把這名囚犯送進宮去？」

海雲道：「是總護法的口諭。」

那劍女擺擺手，道：「抬回去等着吧，總護

法早就到後宮去了。」

海雲上前一步，道：「這囚犯傷勢很重，馬上就要斷氣了，總護法交待過要親自問話，怎麼能等呢？」

那劍女道：「不等也不行，現在正逢宮主出關的吉時，各位護法和關主全都到後宮迎駕去了，你只管抬回大廳候命，不會有你的干係。」

海雲故作遲疑，想了想，道：「既然這樣，咱們就把他擱在這兒，請兩位代爲看管一會吧。」

向後面一招手，接道：「放下來！」

那兩名劍女忙道：「喂！不能放在這裏……」

話未完，海雲已閃電般欺身而上，一把扣住了左邊那劍女的「曲池」穴道。

右邊一個剛想探手拔劍，被小龍低頭直衝過來，一頭撞在肚子上，登時仰面摔倒。

小龍翻身壓住，也不點她的穴道，雙手却死勁捏着她的脖子……

海雲急喝道：「不要殺她，快放手！」

待他收拾好另外一名劍女，喝命小龍鬆手，可憐那劍女已經兩眼翻白，險些被活活捏死了。

盛彥生催促道：「金蛇刺宮宮主即將出關，此地戒備鬆弛，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咱們趕快行動，休要就誤。」

海雲道：「小龍快動手，把她們的外衣和裙子解下來。」

小龍道：「幹什麼？」

海雲道：「你身軀較小，正好改扮成女裝，這樣比較容易通過另外兩道關卡。」

小龍不悅道：「要我扮女人呀？我不幹……」

海雲正色說道：「這是什麼時候，還顧忌這些？快些動手，再遲就來不及了。」

不由分說，逼着他脫下黃衫，換上女人的衫裙。小龍本來矮小，只須將頭髮稍作改變，居然活脫脫成了一名嬌小玲瓏的劍女。

海雲又囑咐了一些應對方法，便和盛彥生抬昇昇床，由小龍前導，繼續向前奔去。

這一段甬道岔路極多，幸有張堯指引，左轉右彎，行了幾盞茶光景，才抵達第二道門戶。

遠遠望去，門前守衛的劍女，竟有四名。

海雲一邊走，一邊低聲道：「小龍，千萬要沉着，聽我咳嗽才能動手，警鈴裝置多半在牆壁上，動手的時候務必要注意。」

小龍口裏答應，心裏却「撲通」亂跳，手掌緊緊捏着一把冷汗。

離門還有一丈遠近，那四名劍女中爲首的一個突然舉步迎了過來，揚聲問道：「幹什麼的？」

海雲見這情形，便知道難免一場血戰，忙沉聲道：「往前走別停步，這一個交給我，你們對付另外那三個。」

小龍依言行事，腳下不停，筆直向前走去，口裏應道：「奉命押送囚犯去見總護法……」

那劍女道：「這些外宮劍女是誰放進來的？」

小龍答道：「他們奉總護法特許，准入內宮，另有任務。」口裏說話，腳下便加快了速度。

那劍女說道：「既是特許，咱們怎不知道？」

小龍道：「你看看特別通行金牌就知道了。」

幾句話工夫，已到了那劍女近前，那劍女忽然發覺小龍面目很陌生，忙問道：「你是誰？」

小龍向後一指，說道：「我不知道，你去問他吧！」

那劍女聽了這句牛頭不對馬嘴的回答，剛一怔愣，海雲已放下昇床，咳嗽一聲道：「通行金牌在

難，但總有辦法可以克服的。」

小龍道：「有什麼好辦法呢？」

海雲道：「現在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不管前面守門的劍女有多少，咱們必須設法先控制那支警鈴鐵柄，其次，就是堵截去路，不讓她們有機會脫逃報訊。」

小龍道：「咱們連門邊都還沒到，就被人家看見了，那裏有機會堵截去路，控制警鈴？」

海雲道：「所以，這一次咱們要改變方式，不能再用昇床了。」

小龍道：「那要怎樣去？」

海雲指指那被擒的劍女，說道：「小龍仍着女裝，押着那劍女走在前面，盛大哥和我也換上女人的衫裙，跟隨在後面，咱們要排列得很整齊，假作奉令去接班值勤的樣子，就不會惹起對方的疑心了。」

小龍笑道：「大家都男扮女裝，這倒有趣——以後又怎麼辦？」

海雲道：「只要走近門前，你不必出手，由盛大哥和我先發動，盛大哥要儘快衝過去，然後反身堵住通路，我負責控制警鈴鐵柄，不令她們發出警訊，那些劍女人數雖多，也不足畏了。」

小龍拍手道：「妙計！妙計！」

海雲道：「不過，有一點你要注意，在尚未靠近之前，千萬不能出手。」

小龍道：「我記住就是。」

盛彥生道：「咱們都走了，這位張朋友怎麼處置？」

海雲想了想，道：「帶他一同去，在接近第三道門戶的時候，再放下他。」

計議定妥，海雲和盛彥生便匆匆換裝，可是沒

想到却遭遇一樁難題。

原來劍女們都是窈窕少女，那些既小又窄的衫裙，海雲和盛彥生兩個軒昂漢子如何穿得上身？

盛彥生剛套進一隻衣袖，就把袖口撐破了，尷尬的笑道：「這可怎麼辦？」

海雲道：「反正都是黃色的衣服，上衣別換了，只繫上裙子行了。」

當他兩腳伸進一裙子裏，才拉到膝蓋，便再也拉不上去，直急得面紅耳赤，額上冒汗，也毫無辦法。

衣襟穿不上，換裝不成，計謀豈不變了泡影？

海雲雖然聰明機智，眼睜睜看着那些衣襟，竟想不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爲難了好一會，小龍忽然笑道：「爲什麼不把裙子撕開圍在腰間，何必一定要穿在身上呢？」

這真是「一言提醒夢中人」。半片裙子雖然遮住不住屁股，由前面看過來，倒也不易瞧出破綻。

海雲和盛彥生匆匆改扮好了，抬起昇床，小龍押着那被擒的劍女，繼續向前走去。

這一次經過的甬道曲折較少，但越往前去，氣溫越增，分明已經逐漸接近山腹深處。

走着，走着，前面忽然透射過來一片雪亮的燈光，隱約有笑語聲音。

海雲立即示意大家停步，一面放下昇床，一面低聲說道：「你們在這兒等着，我先去瞧瞧。」

他挨着石壁緩緩躡足移至甬道轉角處，探頭一望，不禁皺了眉——

果然，這兒駐守的劍女共有八名之多，其中更有一名衣袖上綉着黑線的中年婦人，竟是「統領」

身份。

最糟的是那些劍女並不集中在一起，鐵柵門外

間鐵屋吧！」

小龍說道：「海大哥，那鐵屋的位置正好和宮門方向相反，這樣豈不是越走越遠了？」

海雲道：「我知道，但咱們若不毀掉那些機關，根本無法走出金蛇刺宮。」

接着，又向張堯說道：「為防萬一事敗不使你受到連累，咱們只好再閉住你的穴道，張兄多多委屈些。」

張堯苦笑着點點頭，默然不語。

海雲將昇床交給小龍抬着，親自點開了張堯的穴道，臨行前，又將廳中懸掛的長劍全摘下來，一一拗斷毀棄。

三人穿過大廳，急急轉入右首通路。

循着甬道行不多久，前面果有一道門戶，門前站着兩名劍女。

海雲毫不猶豫，昂然大步走了過去。

兩名劍女橫身攔路，嬌叱道：「站住！要往那裏去？」

海雲拱手道：「咱們是地牢守衛，奉命昇送傷危囚犯入宮。」

一名劍女沉聲道：「好大胆，這兒是你們能來的嗎？為什麼不在大廳交給值勤的姊妹？」

海雲道：「本當按規轉交，可是大廳裏一個人也沒有，所以只好自己抬進來了。」

那劍女道：「廳裏怎會沒有人？」

另一名劍女接口道：「哦！不錯，想必是爲了迎護宮主出關，她們都去伺候去了。」

那劍女也輕吸了一聲，又問道：「是誰吩咐要把這名囚犯送進宮去？」

海雲道：「是總護法的口諭。」

那劍女擺擺手，道：「抬回去等着吧，總護

這兒，姑娘拿去瞧瞧！」

咳嗽聲中，右手疾翻，遞出的不是金牌，却是長劍。

小龍一低頭，早由那劍女身側掠過，長劍出鞘，向門內衝去。

那劍女來不及開口叫喊，海雲的劍尖已經抵在她的咽喉上，沉聲道：「要命就不要動！」緊接着便出手點閉了她的穴道。

這突如其來，不能說不快捷，可惜動手的地方距離甬道門還有丈餘遠，這邊一動手，那邊三名劍女便已驚覺，只聽嬌叱連聲，都撒出了長劍。

小龍飛身撲到，立即被其中兩名劍女併肩截住，另外一名劍女急忙去扳壁上鐵柄。

海雲望見大吃一驚，無奈相距太遠，攔阻不及，只得一抖手，將掌中長劍向那劍女飛射過去。

那劍女手指堪堪要抓住鐵柄，脅下一涼，竟被劍尖貫穿肺腸，釘在石壁上。

餘下兩人見勢不妙，連忙棄了小龍掉頭就跑。這時，盛彥生也已由後面趕到，手起劍落，砍翻了一個，小龍趁機追上，一劍貼地掃出，正中那最後一名劍女的足踝，再補一劍，結果了性命。

四名劍女一擒三死，總算順利佔領了第二道門戶。小龍長長吐了一口氣，搖了搖頭道：「好險啊，好險！」

盛彥生也憂慮的道：「頭道門戶只有兩名劍女把守，第二道門戶就增加了一倍，這樣看來那第三道門戶可能會有八個人，無論如何是混不過去了。」

小龍道：「即使能硬衝過去，也一定免不了觸發警鈴，何況，鐵屋內還有十名劍女，咱們總共才三個人，怎能一舉手將那麼多劍女統統殺光？」

海雲沉吟片刻，道：「不錯，這些都是實際困

設着一張長方形木桌，那「統領」和三名劍女坐在木桌後面，另外四人却在鐵柵門內。

看情形，任何人要想通過那道鐵柵，必須先接受盤詰和檢查，然後再由那位「統領」下令開柵放行。如果恃強硬闖，即使能一舉制服柵外四個人，甚至將鐵柵門衝破，也絕對無法阻止裏面劍女發動警鈴。

海雲看了許久，才輕輕退回原處。

小龍和盛彥生忙迎上前道：「怎麼樣？」

海雲把所見情形大略說了一遍，接着道：「此地戒備之嚴出人意外，如只硬闖，非但徒勞無功，反會壞事。」

小龍道：「那該怎麼辦？」

海雲道：「咱們必須先離開那道鐵柵門，設法毀去柵內警鈴機關，然後才能動手。」

盛彥生搖頭道：「這恐怕很難辦到，首先，應付盤問就有問題。」

海雲目光轉動，望了那名被擒的劍女一眼，忽然壓低聲音說道：「咱們退後些再商議，事關重大，慎防洩漏。」於是，拉着盛彥生和小龍向甬道退去。

那名劍女本來站在昇床旁邊，位置在海雲等人的後方，如今海雲帶着兩人退後密議，也就等於讓她換到前面位置。

小龍覺得不放心，低聲道：「咱們別離得太遠，那婆娘下半身還可活動，仔細被她抽腿跑了。」

海雲道：「放心吧，諒她不敢。」暗地却向小龍施個眼色，遠遠離開那劍女十餘步外，才停下了來。

小龍詫道：「海大哥，你究竟弄什麼玄虛？」海雲沒有回答，反嘆聲問道：「你說她下半身

還能活動？」

小龍道：「是啊，我只點閉了她的雙肩穴道和壓穴，她還能走路，更可以逃跑。」

海雲點頭微笑道：「好極了，我正是給她逃跑的機會……」

小龍驚道：「為什麼？」

海雲輕聲道：「小聲點兒，她就是咱們開啓鐵柵門的鑰匙，等會她若果真逃跑，休要攔她，只須……」附耳低聲，對兩人密語了一番。

盛彥生聽完不禁有些擔憂，道：「這方法似乎太冒險了，萬一她們先發動警鈴，豈不是弄巧反拙麼？」

海雲道：「我想，她們在沒有瞭解實情之前，應該不致冒然發動警鈴。」

盛彥生道：「怎見得？」

海雲道：「因為警鈴一响，勢必驚動全宮，現在正是玄姑即將出關的吉期，倘或報警錯誤，這責任誰能承當得起？」

盛彥生沉吟道：「可是——」

語還沒出口，突然頓住，原來他聽覺敏銳，業已發覺那劍女奔逃的脚步聲音。

小龍回頭，正看見那劍女踉蹌奔向甬道轉角處，急忙探手撤出了長劍。

海雲沉聲道：「不要性急，就保持這樣距離跟着她，記住我教你的話。」

小龍匆匆應諾，拔步追去。

那名劍女雙肩和壓穴受制，既不能出聲呼叫，奔跑起來也很不俐落，但她一轉過甬道，望見了鐵柵門，立刻張大嘴巴，極力從喉中發出一陣「哦哦」聲音，同時加快腳步，跌跌撞撞的向木桌前疾奔而去。

小龍心裏一急，竟將抱住的那名劍女奮力擲了過去。

那名劍女不由自主，撞中了其中一個，雙雙跌倒地，可是，小龍却失去護身的憑藉，當場又接連被刺中兩劍，居然倒了下去。

這時，柵外一名劍女已經奔到對面石壁下，抓住了警鈴機柄。

海雲大喝一聲，飛步衝進鐵柵，長劍揮處，及時將那名劍女的手臂齊肘砍斷。

那名劍女發出一聲刺耳慘叫，鮮血噴洒滿壁，人倒了下去，那隻染着鮮血的斷手，仍然緊握住警鈴機柄，在石壁前擺動不停。

盛彥生幾乎和海雲同時衝進柵門，長劍展動，擋住了兩名劍女，小龍才保住性命。

那「統領」眼看手下傷亡將半，又無法發出警鈴報警，敵人都已衝進了鐵柵門，退路受阻，便帶着其餘劍女向甬道來路狼狽逃去。

海雲急忙扶起小龍問道：「傷得重不重？」

小龍搖搖頭道：「還好沒有傷到要害，你們別顧我，快去追那些劍女要緊。」

海雲一面替他止血，一面說道：「她們向前逃了，並沒有退去鐵屋，礙不了事，讓她們去吧。」

盛彥生道：「咱們剛才經過前面甬道門戶的時候，忘了把警鈴機關毀掉，如果她們發動警鈴，豈不糟糕？」

一句話提醒了海雲，頓足失聲道：「不錯，咱們必須趕快走！」

盛彥生道：「事不宜遲，愚兄帶着小龍，你快去把張堯接來，警鈴發動之前務必得趕到鐵屋。」兩人立刻行動，各挽着一個負傷的人邁步疾奔，轉了兩次彎，甬道突然中斷，迎面一堵牆壁擋住

鐵柵內外八名守護劍女都駭然大驚，那「統領」身份的中年女子霍地按劍站了起來，大聲喝問道：「是羅玉娟嗎？前面發生了什麼事？」

那名羅玉娟的劍女無法回答，只能「哦哦」連聲，氣急敗壞的向後面啞嘴示意。

可惜她的意思，人家却難以領悟。

正在這時候，又聽見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甬道中跌跌撞撞奔來一個人，却是小龍。

那名叫羅玉娟的劍女頓時驚惶萬狀，急急退到鐵柵門邊，不住的躁腳搖頭，意思是要同伴們趕快攔住小龍，無奈有口難言，竟無法把心裏的焦急說出來。

小龍也裝作氣急敗壞的樣子，邊跑邊叫道：「不好了！不好了！」

那「統領」沉聲道：「不許大呼小叫，快說發生了什麼事？」

小龍藉亂髮掩住臉，用手向後指點着道：「有人闖宮，姊妹們抵擋不住，被殺了好幾個，馬上就要打到這兒來了……」

那「統領」驚問道：「來的都是什麼人？」

小龍道：「屬下也不認識，來的人很多，武功都很高強，請統領趕快退回鐵柵門裏面去，再遲就來不及啦！」

那「統領」又問道：「前面為什麼不發出警訊呢？」

小龍搖頭道：「不能發動警鈴，宮主正要出關，恐怕驚擾了吉期。」

「說的是。」那統領恍然點點頭，忙揮手道：「大家不要驚亂，先退到柵內去戒備應變，立即派人通知鐵屋轉換疑道，暫時把他們困住，待宮主出關以後再報警。」

去路。

海雲匆匆解開張堯的壓穴，問道：「咱們走錯方向了嗎？」

張堯搖頭道：「沒有錯，那座堵壁便是鐵屋的門……」下面的話還沒出口，忽然間，鈴聲大作，震耳欲聾，整條甬道彷彿沸騰起來。

海雲等人都不禁駭然變色。

張堯長嘆了一口氣，喃喃道：「完了，現在即使進入鐵屋，也沒有機會再退出宮外了。」

海雲道：「你知不知鐵屋門戶的開啓方法？」

張堯搖頭苦笑道：「知道又有什麼用？警鈴一响，全宮都已經戒備，你們只有三個人，怎能勝得了金蛇劍宮全派？」

海雲道：「那是我們自己的事，你只要告訴我們怎樣才能進入鐵屋便行了。」

張堯想了想，道：「你一定不肯死心，就去試試運氣吧！左首石壁上有一塊活動的方石，取下方石，裏面便是話筒，如果能應付屋內的盤問，她們自然會打開鐵門。」

海雲問道：「鐵屋內防守的情形如何？」

張堯道：「裏面共有十名劍女輪流值班，每班兩人，為首統領名叫唐翠花，是副宮主羅妙香的心腹。」

海雲又問道：「那些不當值的劍女，也住在鐵屋裏嗎？」

張堯點頭道：「鐵屋是全宮中樞，值班劍女却是特別挑選的，起居生活不與外間混雜，雖說輪流值班，實際就住在屋中，現在警鈴一响，她們自然也已全體戒備了。」

海雲皺眉沉吟了一會，又道：「剛才逃走的那名統領姓什麼？」

快報警！」

柵門內四名劍女正圍攻小龍，聽了這話，立即有兩人撤招後退，奔向對面的警鈴機關。

張堯道：「姓陳。」

海雲接着問道：「咱們先前擒住的一名劍女，名叫羅玉娟，她和羅妙香有關係嗎？」

張堯道：「她是副宮主的嫡親侄女，新近才投効入宮不過半年時間。」

海雲微微一笑，道：「這就成了。」

他依舊在石壁上尋到那塊活動方石，輕輕取下來，却重重擲在地上，「蓬」的一聲，擲了個粉碎。

緊接着，便故作喘息，逼着嗓音向壁洞裏叫道：

「唐統領，唐統領，請趕快開門呀！」

壁洞中傳來一陣冷冷聲音問道：「什麼人？」

海雲一面喘氣，一面答道：「是陳統領派我來的，前面有強敵闖宮，正在廝殺，玉娟妹妹受了重傷，陳統領特別命令我送她來鐵屋急救，請快些開門……」

壁洞中聲音吃驚道：「什麼？玉娟受傷了？」

海雲道：「可不是嗎！她傷得很重，一條手臂都快斷了，血流得很多，怎麼樣也止不住……」

接着又推了推小龍，道：「玉娟妹妹，忍着些，馬上就替你止血裏傷，千萬再忍耐一會兒……」

他裝得逼真，小龍也不笨，立即呻吟道：「唉！不行了，只怕是不行了。」

壁洞中的聲音接口道：「畧等一等，我立刻就開門讓你們進來。」

於是，便聽見呼喝聲，應諾聲，機簧轉動的聲音，亂成一片。

海雲拍開張堯的穴道，遞給他一柄長劍，低聲道：「你要求生，只有跟咱們一條心，如果咱們失敗了，你也難逃一死，正邪是非，你自己權衡取捨吧！」

又叮囑盛彥生道：「大哥請負責截堵門口，兼帶護衛小龍，屋裏的交給我了……」

話未完，「軋軋」之聲入耳，迎面那座的鐵鑄牆壁已緩緩向兩側縮退。

門才啓開一小半，海雲長劍一振，當先闖了進去。

這「鐵屋」全係堅鋼鑄成，進門是一間小客室，設着桌椅瓷凳，再裏面一間，全是大小不同的機關柄鈕，客室左右另有門戶，可通臥房和廚房，範圍雖不大，却很精巧齊全。

門內散立着七八名劍女，年紀都在二十上下，爲首的「統領」唐翠花則有三旬開外。

海雲打定「擒賊先擒王」的主意，一眼認出唐翠花衣袖上的黑線，便閃電般出手向她「肩井穴」扣去。

出其不意，本來是十拿九穩的事，誰知那唐翠花竟然機警得出人意外，腳下一滑，塌肩錯步，身子突然橫移半尺，竟堪堪避開了海雲的五指。

海雲不禁暗吃一驚，飛快地欺身又上，長劍疾翻，當胸刺出。

唐翠花吸氣縮身，腳下倒退了三步，便想伸手拔劍……

這次海雲已有準備，如影隨形般緊迫而上，鋒芒閃耀，冰冷的劍尖業已抵住她的咽喉。

海雲機動不吐，沉聲道：「不要動！」

唐翠花背靠室壁，滿臉驚駭之色，果然沒敢再動一動。其餘劍女都張口瞪眼，一齊呆住了。

海雲探手摘去了她的佩劍，又道：「叫她們全把兵刃解下來拋在門口。」

唐翠花期艾的問道：「你是誰？」

海雲喝道：「不必多此一問，照我的吩咐，叫去。」

海雲指着機關板上的一枝鐵柄問道：「這就是操縱門戶的機柄嗎？」

劍女點頭道：「是的。」

海雲拔出長劍，連劈了幾劍，將那支鐵柄和接連的鍊條一齊砍斷，然後把那劍女和唐翠花都驅入臥室內。

盛彥生詫問道：「我聽見你在劈砍那些機關，難道咱們真打算斷絕通路，困守在這裏？」

海雲道：「你們三人暫時留在這裏，我想獨自到後宮去一趟。」

盛彥生等人都吃了一驚，異口同聲道：「你去後宮做什麼？」

海雲肅容道：「現在敵衆我寡，藉兒他們又被阻在宮外無法接應，如果硬闖，決難成功，所以，已將前後宮的通路封死，外面的劍手無法進入後宮，你們只要守住這座鐵屋，便等於捏住金蛇蚋宮的脖子……」

盛彥生截口道：「我問你到後宮去幹什麼？」

海雲道：「咱們要想脫身，只有先擒住人妖羅妙香，同時必須阻止玄姑出關。如今既然已經陷身重圍，倒不如索性闖進後宮去試試運氣。」

盛彥生道：「要去，咱們也應該一同去。」

海雲道：「搜擒羅妙香只能智取，人多無濟於事，你們守住這座鐵屋，一則保全退路，二則可以調息療傷，三則監視那些劍女；萬一我不幸失手，你們也好用這些人質跟她們談交換條件，如果同去，鐵屋被她們奪回，那就只有束手待斃了！」

盛彥生聽了這些話，默然無詞可駁。

小龍道：「海大哥，你一個人去太危險了，還是大家守在一起等待機會的好。」

她們拋下兵刃集中在一起，連裏面值班的都站出來，快！」

唐翠花不敢反抗，只好點點頭道：「好吧！你們都出來，把兵刃放下。」

十名劍女愕然相顧，一個個解下長劍，默默退到屋角去。

張堯仗劍跨了進來，將十柄長劍全踢到一旁，盛彥生和小龍也同時進入鐵屋。

海雲道：「張堯，請查一下人數，有沒有漏掉的？」

張堯興奮的道：「都在這兒，一個也不少，海少俠果然高明，不費吹灰之力就將她們全制服。」

海雲微微一笑，道：「叫她們去一個人先把屋門掩閉，再取些敷傷的藥物來，其餘的都關進臥室裏。」

說着，駢指疾落，將唐翠花四肢穴道點閉，然後收了長劍。

那些劍女沒有兵刃，只得俯首聽命，退入臥室，留下了一個去發動機關掩閉鐵門，尋取藥物。

唐翠花冷冷道：「你們且慢得意，現在全宮都已經知道警訊，不久就會搜索到這兒來，諒你們插翅也逃不了。」

海雲一面替小龍敷藥，一面答道：「這件事不必你來操心，咱們不出去，他們也進不來，且等把傷養好了再作打算。」

唐翠花冷哼一聲道：「你們還準備把持鐵屋頑抗麼？」

海雲笑道：「暫時只好這樣了，反正此地既安全，又不愁飲食，樂得多住幾天。」

唐翠花哼道：「你以爲這兒貯藏着食物？簡直是在做夢。咱們的飲食都是每天送到來的，最多僅

海雲搖搖頭道：「機會要靠自己去創，坐以待機，只會落得因循蹉跎，追悔莫及。」

張堯奮然道：「我跟少俠一同去！」

海雲道：「不用了，你還想留在宮裏，最好不要多露面，以防被人認出來。」

張堯道：「我已經想開了，留下來也是骨肉分散，不如跟他們拚了。兒孫自有兒孫福，隨它去吧！」

海雲微笑道：「你能割得下骨肉之情，倒也難得。不過，犯不着輕擲生命，只要能破了金蛇蚋宮，你們父子還是會團聚的。」

張堯喜道：「少俠答應我同去了？」

海雲道：「不，你留在這裏比同去更有幫助，這兒有十一名俘虜，他們兩人照顧不了，會發生變故。」

張堯道：「可以把她們統統細綁起來，關在臥室裏。」

海雲輕輕拍着他的肩，含笑說：「那也得化好一陣工夫，是不是？再說，細綁和關禁也並非絕頂安全。」

張堯訝道：「怎麼不安全？」

海雲笑道：「別忘了我們三人也是被細綁關禁在地牢裏的。」

張堯「哦」了一聲，滿臉緋紅，再也無話可說了。

海雲略作收拾，棄了破褂子，又將兩柄長劍，柄靠柄緊緊繫在一起，充作「雙劍劍」使用，又由唐翠花身上搜到一塊通行金牌，一併帶着。

盛彥生情知攔不住他，只得叮囑道：「海兄弟，千萬要小心謹慎，沒有機會，就得快回來，再想別的法子。」

那劍女答道：「鐵屋的位置就在後宮入口，由這兒去後宮議事廳相距很近，所以未設疑道，再往後去，便是宮主的寢殿和練功密室，更不必設設機關了。」

海雲又道：「這麼說，若有人要進入後宮，必須經過這座鐵屋嗎？」

那劍女道：「不用，鐵屋右側另有一道可達後宮議事廳，但門戶啓用由鐵屋操縱。這裏有面鏡子，可以看見門口實際景象，外面的人沒有辦法混過

存修維持到明天傍晚，不出三日你們準會餓昏！」

海雲聳聳肩道：「沒關係，等到實在餓急了，咱們就顧不得人肉是酸的了。」

唐翠花駭然道：「你竟敢吃人？」

海雲伸舌頭舐舐嘴唇，道：「爲什麼不敢？這兒存貨很充足，如果兩天吃一個人，還能吃上二十天。」

唐翠花信以爲真，機伶伶打個寒噤，險些當場嚇昏了過去。

張堯低聲道：「海少俠，說笑歸說笑，困守此地決不是辦法，趁後宮正迎接宮主出關或許……」

海雲搖搖頭道：「咱們只有三四個人，盛大哥看不見，小龍又受了傷，不可能突圍出去的！」

張堯道：「那麼，少俠的意思是——」

海雲笑了笑，道：「讓我先瞭解一下鐵屋裏的機關佈置再說吧。」

於是，帶着那徒手劍女走進內間機關房，詳細詢問各種機鈕所控制的地區。那劍女也不隱瞞，一一回答。

海雲沉吟片刻，問道：「這些都是控制前面甬道的機關，由此地通往後宮，難道就沒有疑道機關嗎？」

那劍女答道：「鐵屋的位置就在後宮入口，由這兒去後宮議事廳相距很近，所以未設疑道，再往後去，便是宮主的寢殿和練功密室，更不必設設機關了。」

海雲又道：「這麼說，若有人要進入後宮，必須經過這座鐵屋嗎？」

那劍女道：「不用，鐵屋右側另有一道可達後宮議事廳，但門戶啓用由鐵屋操縱。這裏有面鏡子，可以看見門口實際景象，外面的人沒有辦法混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闖入王府，誤進王妃寢宮與水汪結下一段孽緣，水汪汪堅請携彼逃亡，並願引領冷瑤光往尋孟雙虹，詎甫出抱樓樓便見殷天鑑在一衆侍衛跟隨下，前往含翠樓，一宮裝麗人正是他的未婚妻子孟雙虹，不禁怒火如焚，不計後果的向殷天鑑撲將過去，王府侍衛紛紛還截，冷瑤光把郭壘擊傷，但他也受了郭壘發出的毒氣，只好突圍，但路徑不熟，正感徬徨，突有一股細聲傳向他指點，冷瑤光仍循聲向東北逃去——

血刀仗義拯盲婦

王府東北是一片廣袤的叢林，其中除了暗藏陷穿，還有不少暗樁潛伏，環境雖然隱暗，却是一條難以通行的絕路。

冷瑤光奔到林緣，便瞧到兩具伏屍，他方在張惶四顧之際，水汪汪及關東大俠赫連達已由樹蔭中現身出來。

赫連達向那兩具伏屍瞥了一眼道：「兄弟，不是老哥哥不聽你的，王府像一隻鐵桶，咱們總得開出一條逃生之路。」

水汪汪接道：「是我請求赫連達大哥動手的，咱們除了此處，已經別無出路了。」

冷瑤光無暇詢問他們是怎樣碰到一起，以及何

以別無出路，只是點頭道：「此處能够出去麼？」

水汪汪道：「公子跟我來。」

他們展開身形，穿林急走，幾乎費去頓飯時間，才奔出王府之外，當天色黎明之時，他們已然到達距開封百里的曲興鎮了。

渡黃河，向西走，在陳橋鎮，找到了冷彥士及索燾，這是他們預定的會合之處，一夜小別，真箇有如隔世。

首先，冷瑤光以他深厚的內力，將所中的掌毒迫了出來，再將王府所見，對冷彥士一一陳叙。

冷彥士面色一整，向赫連達抱拳一拱道：「久仰關東大俠的盛名，咱們却緣慳一面。」

新派俠義奇情連載

高 阜·文
培 新·圖

天殘劍侶



赫連達道：「晚輩與瑤光兄弟論交，前輩千萬不要客氣。」

冷彥士哈哈一笑道：「既然如此，老朽就不必客套了。」

語音一頓，接道：「赫連賢侄是怎樣被關進那獸檻之中的？受害者當不止賢侄一人？」

赫連達道：「先父喜愛收藏歷代陶器，小侄對陶器之類也有偏好，殷松風願以周代名陶相售，小侄遂被誘入王府。」

嘆息一聲，接道：「那狗賊先以迷藥將小侄迷倒，再施以威脅利誘，如非瑤兄弟相救，小侄決難過那狐狸的毒爪。」

冷彥士道：「投其所好，確是十分高明的手法，當今武林各派只怕很少人能逃過他們的誘惑。」

赫連達道：「就小侄所知，華山無為道長，泰山曲滄大俠，龍門一筆揮天楊冀北，南海三眼神蛟張楚材，就是拒絕賣身從賊，喪身獸籠的幾位犧牲者。」

冷彥士一嘆道：「看來江湖上的險惡風雲，都是殷天鑑父子所造成的了，水姑娘身為王妃，對那殷家父子，必能瞭解一二？」

水汪汪道：「殷家父子陰狠猜忌，縱然是那位最得寵的王妃，也不會獲得他們半句真實之言，賤妾不過是他們父子的玩物罷了，不過……」

冷彥士道：「水姑娘有話但說不妨。」

水汪汪道：「賤妾暗中觀察，那殷家父子似乎非我族類！」

冷彥士錯愕半晌道：「不錯，在本朝之中，咱們漢人能够擠身王位的，堪稱鳳毛麟角……」

一頓接道：「此事十分重要，咱們回莊後再從長計議吧。」

華衣少年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想妳會懂我的意思的。」

荔夫人道：「你是誰？」

華衣少年冷冷道：「我名殷松風，武威王就是家父。」

荔夫人道：「咱們有仇？」

殷松風道：「對不起，適才只是對在下的觀察作一證明而已。」

荔夫人哼了一聲道：「以殺人的陷穽，對付一個雙目失明之人，這只是爲了證明閣下的觀察？」

殷松風冷冷道：「但咱們却付出了一條人命的代價！」

荔夫人道：「這叫做禍福無門，唯人自招，閣下如果別無他事，老身要失陪了。」

殷松風哈哈一笑道：「說的是，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夫人傷了一條人命，對去留就該有所選擇了。」

荔夫人道：「此話怎講？」

殷松風道：「像夫人這般身手，王府中願意重金聘用，殺人之事，自然也不再追究……」

荔夫人道：「人各有志，閣下的盛意老身心領了。」

殷松風道：「咱們可以答允夫人任何要求，幫助夫人完成任何心願，榮華富貴就在眼前，夫人不妨再作考慮。」

荔夫人道：「山野之人不慣拘束，閣下還是另請高明吧。」

殷松風面色一沉道：「夫人如此固執，咱們只好索還一條人命了。」

荔夫人淡淡道：「老身正感活膩了，要命拿去就是。」

渡船抵達孟津，前前後後走下十幾名旅客，最後上岸的是一名頭包黑帕，身着青衣的中年婦人，她揹着一個包裹，持着一根籐杖，雖已徐娘半老，風姿猶勝常人。

像她如此裝扮之人，在江湖上極爲常見，但茶棚之內，却有人投給她十分詫異的目光。

因爲她眼珠潤潤，白內障佈滿整個瞳孔，顯然，這位風姿猶存的徐娘，是一個雙目失明之人。

她手中持着籐杖，却並不用它探問路途，舉步之間，比常人沒有什麼兩樣。

自然，在十丈以外的距離，能够一眼瞧出青衣婦人雙目的形象，此人眼力之強，也不是常人可與比擬的。

那目注盲婦，面呈詫異之色的是一个衣履華貴，英俊逸俗的少年。

隔桌相對的，是一名濃眉大眼，面色陰沉的六旬老僧。

另有十餘名身着勁裝，腰掛長刀的大漢，在華衣少年的身後侍立着。

華衣少年忽地劍眉一挑，向身後一名大漢道：「試試她——」

那大漢應了一聲，抓起一條長凳，彈身一躍，去勢若箭，在空中微一折腰，像一片落葉一般，輕悄悄的落在那盲婦身前五丈之處。

他將長凳橫置路中，正當盲婦必經之路，然後掏出十餘枚長約五寸，藍光閃閃的毒針，將針柄斜插長凳之上，這條普通的長凳，立即變爲一個有毒的刺蝟了。

此人輕功內力，兩皆不凡，尤其以毒針對付一個雙目皆盲的陌生婦人，心腸之毒，也堪當超人一等。

殷松風不再答話，振腕一抖，鬚鞭電奔而出，鞭頭所指，竟是荔夫人身前的章門大穴。

荔夫人振腕一揮，連續响起三聲脆响，籐杖迎擊鬚鞭，時間火候，無不恰到好处。

殷松風門得興起，仰天一聲長嘯，鬚鞭的招式已盡情施展開來，纏打點劈，使得淋漓盡致。

此人一身武功極爲不凡，鞭頭所指，無一不是對方的要害大穴，只要中上一下，是鐵人也難以倖免。

在天殘派中，荔夫人是一個傑出人物，一身功力，堪與天殘五老並駕齊驅，此時碰到殷松風那件奇異兵刃，竟然被迫落於下風。

不過，這種不利的局面十分短暫，當她一招震開鬚鞭的利那之間，她不退反進，逕向殷松風的身前撲去。

扯近距離，殷松風的長鞭就失去它的威力了，然後籐杖縱橫飛舞，使出獨步武林的雲笈七纖杖法，未及三招，殷松風悶哼一聲，竟被籐杖抽得飛了出去。

好在荔夫人不願多造殺孽，殷松風雖然杖下亡魂，却只受了一點輕傷。

這位居心叵測的王子，真正動了殺機，舉手一揮之間，那位面色陰沉的老僧及十餘名勁裝大漢，便一起加入戰團行列。

他們不是各自爲政，是排列一種六合陣法，六合歸一，威力無邊，荔夫人功力雖高，却難以突出陣法之外。

自午及暮，荔夫人已力戰兩個時辰，壓力在不斷增加，她的真力却漸趨衰竭。

只要傷到對方一人，她就有突圍之望，但她竭盡所能，依然難以如願，六合陣是一個整體，找不

等。

一切準備妥當，他悄悄斜退五步，雙目炯炯，睨視着那逐漸走來的青衣盲婦。

對一個盲目之人橫覓相阻，已是不該，竟下倒插毒針，豈不是蓄意殺人！

儘管旁觀者滿臉氣憤不平之色，却没有一人敢於管閑事，各人自掃門前雪，誰願意平白無故的招惹是非。

盲婦走近了，那預佈毒針之人，臉上綻出了陰狠的笑意。

忽地，籐杖急吐，長凳凌空，毒針震出長凳，半數射進那人的身體之內，他僅僅發出一聲哀嚎，便已寂然不動。

盲婦的動作太快了，像電光石火一般，令人連轉念的機會也沒有，那位蓄意殺人的大漢，便已橫屍路側。

華衣少年面色微變，道：「截住她！」

他這一聲吩咐，黃河渡口，立即掀起一片火辣辣的熱潮，一般事不關己之人，遠遠的退了開去，十幾名如狼似虎的武士，立將盲婦團團的圍起來，華衣少年向對面的老僧道：「師父，咱們去瞧瞧。」

老僧濃眉一聳，道：「你先去吧。」

華衣少年身形一轉，馳到盲婦身前，目光如電，向盲婦打量一陣道：「咱們面生得很，大娘是那門派的高人？」

盲婦道：「老身姓荔，是天殘派上代掌門的未亡人。」

華衣少年啊了一聲道：「原來是荔夫人，在下倒有點失禮了。」

荔夫人道：「好說，閣下有什麼指教？」

出半點破綻。

尤以老和尚的掌力，以及殷松風的鬚鞭，時常帶給她無比的威脅，如非雲笈七纖杖法極端神妙，她只怕早已喪身在六合陣中了。

此時黃河渡口又來了幾個行人，內中一名面色冷肅的白衣少年，與一名豹頭環眼的黑衣大漢，另有一股攝人的氣魄，他們遠遠瞧了一眼，逕向激鬥之處走去。

在六合陣丈外之處，他們立定了身形，白衣少年瞧看了一陣，道：「大師兄，她使的是什麼杖法？竟有如此驚人的威力！」

黑衣大漢道：「好像是傳說中的『雲笈七纖杖』法。」

白衣少年一怔，道：「那麼，那盲婦必是天殘門下了。」

黑衣大漢道：「有八成可能。」

白衣少年立即振腕高呼道：「被圍的可是天殘門下？」

他一聲大喝，聲如雷鳴，荔夫人雖在激鬥之中，仍能字字入耳，她知道可能來了天殘派的友人，因而回答道：「不錯，老身正是天殘門下。」

白衣少年再度詢問道：「妳可認識索娘？」

荔夫人道：「索娘是老身的女兒。」

白衣少年面色一變，凌厲的殺機立即繞體而生，黑衣大漢愕然道：「師弟，你要作甚麼？」

白衣少年道：「那前輩是小弟友人之母，小弟焉能袖手不管。」

黑衣大漢道：「就是你說的那索姑娘？」

白衣少年道：「正是。」

黑衣大漢道：「好，咱們上。」

他們手握刀把，昂然進迫，離陣還有五尺，六

合陣的威力，已然大為減弱。

因為這雙師兄弟，全身上下都在放射着懾人心魄的煞氣，殷松風等在那煞氣鎮懾下，全都心神狂震，機伶伶打着寒噤。

當他們逼近陣鋒，刀光兩閃，血光橫飛，殷松風的部屬，已有四名仆倒下去。

刀光再閃，响起扣人心弦的慘嚎之聲，六合陣解體了，殷松風的部屬已然潰不成軍。

在無可奈何之下，殷松風率眾退了下去，他向這雙師兄弟拋過來惡狠狠的警道：「兩位是何方高人，請留下萬兒。」

白衣少年冷冷道：「不知道咱們兄弟是誰，閣下就不必在江湖之上跑了。」

殷松風一驚道：「你們是血刀門下？」

白衣少年道：「還算有點見識。」

殷松風道：「兄台想必是蒙大俠，那位是令師兄崔大俠吧？」

蒙驚道：「說對了。」

殷松風面色一驚道：「令師妹黃姑娘與在下交稱莫逆，咱們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不認識一家人了。」

血刀門大弟子崔六三極為關心他那位小師妹，開言接道：「我師妹呢？」

殷松風道：「在……王府。」

蒙驚冷冷一哼，道：「是麼？你就是姓殷的王子了？」

這位白衣刀客，說起話來像刀斬斧劈一般，決不浪費片語隻言，不過，他的語氣却充份顯露出懷疑之意。

殷松風道：「黃姑娘被人暗傷，經小弟救回王府，承黃姑娘不棄，咱們已然……」

蒙驚怒叱一聲道：「怎樣？」

殷松風微微一笑道：「咱們已然義結金蘭，兄妹相稱了。」

殷松風道：「小弟怎敢欺騙兩位師兄？」

蒙驚道：「冷瑤光同意麼？」

殷松風一怔道：「這個……」

蒙驚道：「據蒙某所知，我師妹已嫁給冷瑤光了，如果姓冷的不願高攀，閣下的心機，算是白費了。」

崔六三道：「師弟，多言無益，待見到師妹再說吧。」

殷松風道：「大師兄說的是，請。」

蒙驚冷冷道：「閣下不必如此稱呼，咱們兄弟高攀不起！」

殷松風面色微變，迅又淡淡的笑道：「蒙兄何必如此見外，來，我替兩位引見一位佛門高人。」

他向那位濃眉僧人一指道：「這是家師嘉正禪師，是少林當代的掌門師叔。」

引見自己的師父，竟稱為佛門高人，殷松風的狂妄無知，由此可以想見，更怪的是這位少林掌門師叔，居然怡然自得，對那佛門高人的頌譽，似有當之無愧的感覺。

這對師徒的性格，與蒙驚師兄弟實在有點格格難入，但為了師妹，他們不得不忍耐一點，因而，崔六三抱拳微拱道：「久仰。」身形一轉，逕向洛陽放步急馳。

殷松風神情一呆，他估不到這兩名血刀門下，在聽到師妹的下落之後竟然不顧而去，他雖然目射兇光，却也無可奈何。

其實崔六三並沒有當真直奔洛陽，他不過避開

殷松風的視線罷了。

他倆脚步剛剛一停，荔夫人已追了上來，她檢柙一禮，道：「謝謝少俠救命之恩，兩位可知道小女目前的下落？」

蒙驚道：「些須小事，伯母不必客套，索姑娘是冷公子的夫人，必然住在冷家莊上，冷家莊在香山脚下，伯母一問便知。」

荔夫人道：「那麼老身就失陪了。」

蒙驚道：「伯母請便。」

送走荔夫人，蒙驚轉向崔六三道：「師兄，你相信那殷松風的言語麼？」

崔六三道：「此人說話之間，目光亂轉，必是一個心機極深之人，但既與師妹有關，不管他是怎樣一個存心，咱們都得查看一個究竟。」

蒙驚道：「師兄之意是暗中跟着他？」

崔六三道：「只有這樣，咱们的行動才不致受到他的控制。」

蒙驚道：「師兄說的是。」

朱曲，是尉氏涇川兩縣之間的一個大鎮，由此向北，經朱仙鎮可直達開封。

陰沉的天色，陰沉的炊烟，這朱曲鎮的黃昏景色，沉悶得令人難以忍受。

也許，朱曲鎮不同尋常，風雨欲來也好，該來的還是要來，而最能引人注意的，是滿臉焦急：一身紅衣的美麗女郎。

她是冷瑤光的妻子，血刀門的傳人黃瑜。

探王府，是她此行的任務，但當她踏上關洛大道，她却改變了主意。

原來她發現了本門的暗號，那暗號又是她大師兄崔六三所留。

無不言。」

黃瑜道：「金不換來此地幹什麼？」

那人道：「是王世子殷松風叫他來的，爲了對付一個姓崔的及一個姓蒙的……」

黃瑜急道：「那姓崔的及姓蒙的呢？」

那人道：「金大爺買通店家，用迷藥將他們迷倒，然後……」

黃瑜雙目噴火，全身上下迸出懾人心魄的殺機，那人心頭一震，張口結舌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黃瑜怒喝一聲道：「然後怎樣？說！」

那人一陣哆嗦，道：「是……是，姑奶奶，然後……然後由王世子將他們帶走了。」

黃瑜道：「帶往何處？」

那人道：「開封，八成……是去王府。」

黃瑜道：「走了多久？」

那人道：「就是剛才，他們前脚走，姑奶奶妳就來了。」

黃瑜道：「饒過你們兩條狗命，滾！」

那兩人如奉綸音，連爬帶滾逃出店去，黃瑜也不敢遲疑，纖足一點，躍上屋頂，瞧清官道所在，騰身向尉氏縣急馳。

她提足全身功力，快如驚虹電掣，約莫頓飯時間，追到一片木葉蕭蕭的密林。

忽地，那密林之旁响起一聲低沉的佛號。一名濃眉大眼，年逾六旬的老僧，閃身攔住她的去路。她腳下一窒，冷冷一哼，道：「你要做什麼？大師。」

老僧道：「沒有什麼，只是老衲想向施主結個善緣罷了。」

黃瑜道：「大師是那個廟裏的高僧？那善緣又如何結法？」

就她所知，大師兄崔六三很少涉足江湖，發現了大師兄的暗號，必然發生了非常的事故。

探王府固然重要，對血刀門她更該關心，因此，她不得不跟着大師兄的暗號追尋下去。

在涇川，暗號突然中斷了，她沿途查詢，一直來到朱曲。

瞧準天色，應該是落店的時份了，找到一個客店，她便一脚跨了進去。

驀地，一個熟悉的身影，向後院一閃而沒，這才是仇人見面，分外眼明，她雖然只是瞥了一眼，已認出那人正是她的仇家金不換。

一片駭人的殺機，在她那美麗的粉頰之上昇了起來，一聲嬌叱，她像風一般向後捲了進去。

後院是兩列平房，房中燈光搖曳，却聽不到半點人聲，黃瑜俯目四轉，冷冷一哼道：「出來吧，姓金的，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到了。」

哎呀一聲輕响，金不換走了出來，他身後高高矮矮的跟來七八人之多。

此人不愧為名震北京的一方霸主，雖在劍拔弩張之際，仍有一副雍容的氣度。

他微微一笑，道：「原來是黃姑娘，當真幸會得很。」

黃瑜撇撇嘴道：「少跟姑奶奶來這一套，是單打，是羣毆，快划下道來是正經！」

金不換道：「黃姑娘言重了，妳是王世子的義妹，金某實在開罪不起。」

黃瑜柳眉一豎道：「那你就過來吧。」

金不換道：「黃姑娘要做甚麼？」

黃瑜道：「砍掉你的狗頭！」

金不換面色微變道：「黃姑娘名門高弟，怎能對付不加抵抗之人。」

黃瑜道：「誰叫你不抵抗了，單打羣毆，你不妨盡情施展。」

金不換道：「那是說，無論怎樣咱們非拚不可了？」

黃瑜道：「你說對了。」

金不換反臂一撈，一雙黠穴已摘到手中，他身後的八名大漢，也一齊分散開來，顯然，他們是要以多勝少，採取羣毆的方式。

黃瑜不再浪費唇舌，手握刀把，一步一步追了過去，她踏出的足音極為輕微，但在金不換聽來，却像一記記鐵鎚敲在他心坎之上。

金不換在冒著冷汗，他的八名部屬便像待決之囚，黃瑜的寶刀還未出手，這般橫行江湖的惡客，已然聞聲喪胆，不堪一戰了。

一聲嬌叱，刀光像長虹一般閃了出來，七名敵人刀下橫屍，比殺雞屠狗還要容易。

天地之間，任何事故都有發生意外的可能，血刀門雖是刀不虛發，也同樣碰到意外。

對方一共九人，她寶刀揮舞，却只有七個人刀下橫屍，以她那一身驚人的功力，仍難免有漏網之魚。

不過，這兩名漏網之魚，並非武功高人一等，也不是見機逃了出去，原來他們矮了半截，雙膝一屈的跪了下去。

黃瑜輕蔑的一哼，道：「看樣子，你們是不想死了？」

其中一人哀聲道：「是的，姑奶奶！我們實在不想死。」

黃瑜道：「我可以饒你們不死，但得告訴我實話。」

那人顫抖着聲道：「妳問吧，姑奶奶！小人知

老僧道：「老衲嘉正，來自少林……」
黃瑜檢柩一禮道：「原來是師叔，侄女這廝有禮了。」

嘉正大師一怔道：「施主是那位師兄門下？」
黃瑜道：「拙夫冷瑤光是嘉祥禪師的弟子。」
嘉正大師冷冷一哼道：「瘋和尚也會收徒，這倒是十分難得。」

濃眉一軒，接道：「嘉祥不守清規，累犯戒律，他不能算做少林弟子，女施主既是心許我佛，倒不如拜在老衲名下。」

黃瑜淡淡道：「禪師佛法高潔，豈是世俗之人所能瞭解的！晚輩另有要事，失陪了。」

語聲甫落，縱身即起，對這位少林高僧，還投給他一瞥不滿之色。

嘉正大師哼了一聲，猛的翻腕一抖，一股暗勁，排空而出，黃瑜感到那是一片無形的鋼牆，身在空際，實在反擊無力，只好真氣一沉，退回原來之處。嘉正大師冷冷道：「老衲言出法隨，女施主怎能不知好歹！」

黃瑜撇撇嘴道：「人之患好為人師，大師佛門高僧，何必如此強求。」

嘉正大師怒叱道：「老衲現當少林長老！難道會辱沒妳不成！」

黃瑜道：「大師的身份果然崇高，可惜晚輩却無拜師之意。」

嘉正大師道：「妳是看不起老衲了，咱們閒着也是閒着，不妨比劃比劃。」

黃瑜道：「大師身為武林前輩，何必與小女子一般見識。」

嘉正大師滿面怒容道：「妳如果再不動手，老衲就不客氣了。」

斷路財神道：「水韞玉只派人告訴在下如何欺騙冷少俠，什麼原因却未作說明，依在下猜，八成是爲邱氏兄弟作報復。」

黃瑜知道斷路財神的猜忖決非事實，以九疑山主的聲譽和地位，縱然爲屬下復仇，也不必借刀殺人，使用爲人不齒的下流手段，不過斷路財神既然不明真象，再問也是白費，因而哼了一聲道：「黃瑜不願殺人，但對一再欺騙我夫婦之人也不便放過，我言盡於此，希望咱們後會有期。」

三山村，是洛水北岸的一個鎮集，由於它是一個山鎮，一年到頭很難見到一個過路的旅客。

在一個月掛樹梢的黃昏之後，三山村來了一個面色冷肅的黃衣女郎，她美得令人心動，但卻冷得令人心寒。沒有人敢接近於她，但三山村所有的目光，幾乎全部被她吸引過去。

她沒有瞧看任何人一眼，但只要她看誰一眼，那人必像當頭遭到一棒，有一種眼冒金星，暈暈欲倒的感覺。

她是雲裳，是冷夫人派往刺探武威王府的人員之一，但她沒有前往，竟然悄悄的跑到三山村來。她對冷瑤光有一種十分奇特而不願爲外人道的情感，但她又爲了什麼不去王府而背棄冷家莊呢？也許她不是背棄冷家莊，不去王府，是有一種無法解決的難言之隱，那麼，到荒山之中靜靜的想一想也是好的。

在三山村她沒有停留，踏着悽迷的月夜，一直奔赴山區。

越過不少山嶺，她還沒有停歇之意，她像在尋找甚麼，又像一個失魂症者，毫無意義的流浪着。終於，她停了下來，雙目炯炯，投向右前方一

黃瑜嘆息一聲道：「大師如此相迫，晚輩不得不勉力一試，但血刀門下，刀不虛發，晚輩如果收不住手，還望前輩原諒一二。」

她說話之間，嫩葱一般的纖纖玉手，已緩緩向刀把握去。無論對方是何等人物，只要她手握刀把，就會生出一股威猛絕倫的凌厲煞氣，這是血刀門的特色，沒有人能夠例外。

嘉正大師絕未想到這位美絕人寰的綺年少婦，會是血刀門的傳人。

現在他知道了，也瞧出黃瑜手握刀把，煞氣橫溢的無比威勢，可是他適才話已說絕，沒有辦法找出一個退縮的台階。

他的面色變得十分嚴肅，全身功力也提到了極限。殺機在瀰漫着，四週的空氣像是凝結了起來。

氣氛沉悶達到頂點，終於發生了驚人的爆炸。刀光像閃電，鐵拳似奔雷，只是一招，這一招却是武林罕見，江湖難覓。

黃瑜刀已回鞘，仍然手握刀把，她的臉色蒼白，却還有再戰之能。

嘉正大師同樣攻出一招，那是少林七十二種經學之一的百步神拳，可是這一記神拳，並沒有使黃瑜受到傷害，他的一條右臂却齊肘斷了下來。

他們仍然對峙着，戰火有重新燃起的可能。良久，嘉正大師忽然一聲長嘯，拖着斷臂落荒而去，戰鬥就這麼結束了，結束得十分突然，也令人大感意外。

瞧着嘉正大師逸去的身影，黃瑜的右手由刀把上緩緩鬆開，惡鬥已成過去，這密林一帶仍靜得出奇。但一斷一續的喘息之聲，忽由林中飄了過來，黃瑜哼了一聲，右手又向刀把握去。

柳眉倒豎，煞氣再生，她面對密林，發出一聲

道山嶺。

那道山嶺較爲奇特，遍地岩石之上，站立着數十名裝束怪異，雙目皆盲之人，他們正是傾巢而出的天殘門下，是江湖之上很難招惹的一羣怪人。

雲裳知道他們重出江湖，是爲了緝拿冷瑤光，但時至今日，他們對於冷家莊並未採取怎樣激烈的行動。這是爲了什麼？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人能夠回答，不過他們決不會對冷家莊這麼輕易的放過，現在荒山聚集，也可能有什麼重大的決策。

能够瞭解他們集會的內情，對冷家莊十分有利，既被雲裳不期而遇，她自然要查出一個究竟。

這般天殘門下，聽覺異於常人，雲裳儘可能不讓行動發出音響，向那山嶺作輕巧迅捷的移動。

在十丈外一塊巨石之後，雲裳藏好了身形，然後集中全力，耳目并用去探查那怪異門派的私隱。

天殘五老，以及該派較爲重要的人物全都到齊，但他們並不是在做問題的研討，而是一個劍拔弩張的爆火場面。

現任掌門索統，長老索統，蒞維，指揮門下弟子，將另外兩名長老索紹，蒞紺圍了起來。

數尺之外，有一名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由兩名天殘弟子看守着，她並未被繩索細綁，却像是穴道受制。

此時掌門索統在對那青衣徐娘作嚴厲的指責，道：「宛娘從女私通外敵，不僅侮辱祖先，還竊盜玄紫神劍，按本派門規，應該處以分屍之刑！」

索紹沉聲道：「我反對。」

索統道：「什麼理由？」

索紹道：「本派弟子未能及時查覺冷瑤光藏身聖德堂，與宛娘並坐半點關連，如果當真要追究責任，咱們五人及防守聖德堂的子弟均難辭其咎，再

怒叱：「滾出來！」

這一聲怒叱，具有難以言宣的威嚴，喘息之聲停止了，跟着跌跌撞撞奔出一個雙目皆盲之人。

他雙手亂搖，嘶聲叫喊道：「在下是尊夫的朋友，冷夫人請手下留情。」

黃瑜道：「你是誰？」那盲人道：「在下是斷路財神文輝，冷夫人可能也有過耳聞。」

黃瑜哼了一聲道：「好得很，我正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斷路財神道：「請問，在下知無不言。」

黃瑜道：「你當年將拙夫騙往牡丹堡，是誰出的主意？」斷路財神道：「這個……」

黃瑜道：「怎麼？不敢說？」

斷路財神道：「在下不敢。」

他響響一頓，嘆息一聲，接道：「當年在江湖之中，在下也是一個响嚕嚕的人物，想不到誤入天殘谷，竟落得這般慘況……」

黃瑜冷冷道：「誰問你這些了？」

斷路財神嘆道：「在下如非失去雙目也不會任人擺佈，那年欺騙尊夫之事，實是迫於無奈——」

黃瑜道：「能够讓斷路財神俯首貼耳，必定是一個大有來歷之人了。」

斷路財神道：「何止是大有來歷，而且名震八荒，譽滿海內，在俠義道中堪稱首屈一指人物。」

黃瑜道：「他是誰？」

斷路財神道：「九疑山主水韞玉。」

黃瑜道：「真是他，真叫人有點難以置信。」

斷路財神道：「冷夫人如果別無他事，在下想就此告辭。」

黃瑜道：「別忙，你還沒有告訴我九疑山主，爲什麼要欺騙拙夫？」

說嬌兒逃離本派，焉知不是被冷瑤光所挾持！在真像未明之前，希望掌門人多加考慮！」

索統道：「不錯，咱們早該蕩平冷家莊，殺他們一個雞犬不留的。但當咱們決定大舉進攻之時，你二人却率領份子弟隱蔽行踪，避不見面，你們居心何在，我倒要問個明白！」

蒞紺冷哼一聲道：「咱們天殘五老，在江湖之中總算薄有虛名，是嗎？」

索統道：「五老聯手，天下無敵，這是公認之事，豈只薄有虛名而已。」

蒞紺道：「五老聯手天下無敵，如果咱們不聯手呢？」

索統道：「此話何意？」

蒞紺道：「因爲有人不必五老聯手，就可以天下無敵了。」

索統面色一變，道：「你敢危言聳聽，本掌門饒你不得。」

這位天殘掌門，性格十分急躁，語音未落，追魂杖已疾點而出。

蒞紺仰天一陣狂笑道：「我倒要瞧瞧閣下私入聖德堂，習得何等驚人的武功。」同時振臂一揮，追魂杖已迎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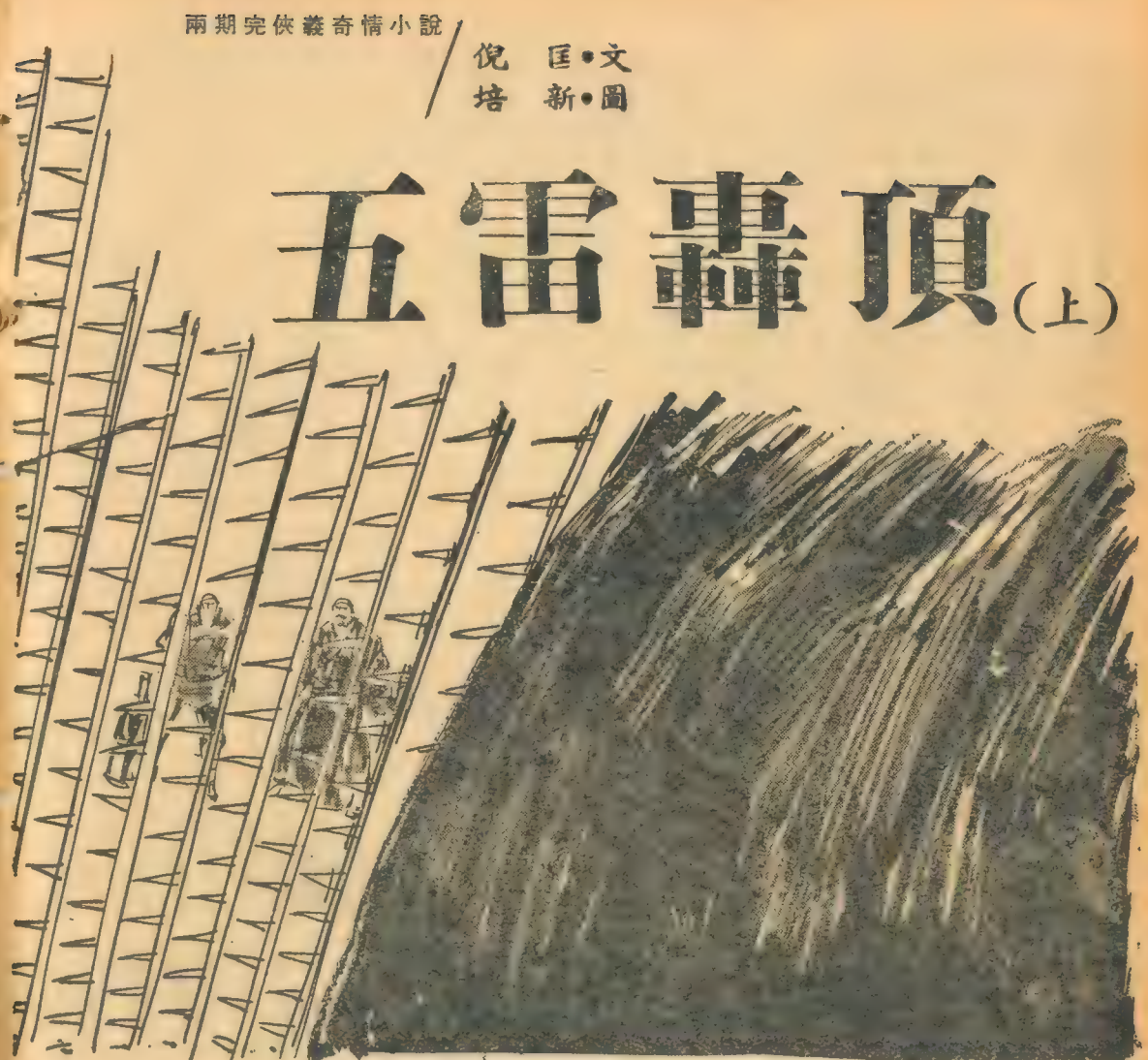
轟的一聲巨響，兩柄奇異的外門兵刃冒出一溜火花，索統蒞紺身形一晃，同時退後一步。

他們似乎，已打出真火，一退立進，拚命纏鬥起來。天殘門下的胸腹之間，似乎都藏有一股難以宣洩的怒火。

這股怒火此時竟變爲野火燎原之勢，形成難以收拾的局面。天殘五老及門下弟子，全部投入了戰鬥。他們像一羣失去人性的惡狗，盲目的互相殘殺起來。

(未完待續)

五雷轟頂(上)



梟雄成功日 義士斷頭時

山上的風很勁，壓得「槍盡皆彎着腰，發出「刷刷」的聲響，那支老滿的旗桿上的一面大旗，更給勁風吹得不住作響，旗幟的邊上，綉着一條龍，旗子在飄蕩間，那龍看來，更像是活的，要騰空而去一樣，而在旗子的正中，則綉着一個老大的「漢」字。

那面大旗，在官道上還看不見，可是一轉進通向山上的道路，就可以看得到了。

通向山口的道路，是一條只有兩丈來寬，一邊是參天古木，一邊是聳天峭壁的險道，看來，這條道路，靜悄悄地，可以直逼山脚下，但是方圓千里的人都知道，元軍三次征剿，全在這條道上，全軍覆沒，那一旁的參天峭壁上，飛龍寨有着數不清的埋伏。

這時，正是元朝末年，蒙古人的統治，已漸趨式微，當飛龍寨才一起，豎起那面大「漢」字旗時，元軍還曾來打過幾次，但幾次都大敗虧輸，狼狽而退，後來，各地義軍蜂起，元軍疲於奔命，潰不成軍，早已無能力再來理會飛龍寨了。

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都知道，飛龍寨三位寨主，全是武藝超羣的好漢，他們並不打家劫舍，要出動，打的是元軍的倉庫，殺的是替蒙古人効勞的狗官。

飛龍寨有將近一萬精兵，勢力極其雄大，以飛龍寨的實力而論，是足以可以攻佔城池，自立為王了的，所以，各方豪傑，對飛龍寨都極其矚目。

那一天，正是深秋時分，秋風勁疾，刮得官道上，揚起一團團灰沙，只聽得一陣馬鈴响，一個人

策着一匹駿馬，疾馳而來。

那人來到了通向飛龍寨的那條路口，勒住了馬，停了一停。只見他氣宇軒昂，方面大耳，身形高大，有一股自然的威儀。

他皺着眉，向前打量着，整條路上，看來一個人也沒有，只有被秋風吹落的黃葉，在路上團團地打着轉，騰地又落下，終於滾到路邊，堆成了一大堆。

那人約莫三十上下年紀，在他的衣袖之上，連着兩個劍鞘，那是兩柄比他小臂略長的短劍，短劍不懸在腰際，而連在衣袖上，着實可稱異特，尤其那兩柄短劍，比他的小臂略長，是以他雙手勒住了韁，倒像他的肘部，長了一個尖角一樣。

那人在路口停了一停，又抖着韁，不急不徐，向前馳了出去，馬鈴聲有節奏地响着，在秋風中聽來，更有一股悲肅之感。

那人一面策馬向前，一面不斷兩面打量着，在他的臉上，現出一種十分深沉的神色來，當他在那條道上，馳出了兩三里時，只聽得一邊，濃密的樹林中，响起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

那陣尖銳的哨子聲，從林中直向半空傳去，那人抬頭望去，只見一支响箭，射上半空，足有四五丈高，才又折了下來，恰好落在他的前面。

那人心中，暗喝了一聲，飛龍寨人強馬壯，江湖上盡人皆知，夢的不說，單說這一支响箭，要不是個能開得鐵胎弓的人，如何射得出來？

那人立時勒住了馬，只聽得林中一陣馬蹄聲起，四匹駿馬，疾馳了出來，來到了路上，一字排開，一個頭目打扮的人，在馬上拱了拱手，道：「閣下是路過此處，還是特來訪寨！」

那人不急不徐，說道：「在下想來見見三位寨

主。」

那頭目道：「閣下若是少了纏綿，飛龍寨規矩，只要閣下接得住，便有黃金百兩相贈！」

那人「哦」地一聲，揚了揚眉，還未曾開口，那頭目一探手，已抓了一錠黃澄澄的金元寶在手，道：「閣下接住了！」

他一句話才出口，手一揚，「呼」地一聲响，那個金元寶，已挾着一股勁風，向前直飛了過來，秋陽之下，金元寶幻成了一股金虹，來勢又急，迎面飛到，連那人的坐騎，也陡地吃了一驚，長嘶了起來。

那人的臉上，掛着淡然的笑容，看到金元寶劈面飛了過來，絲毫也沒有吃驚的神色，只見他伸指，向前彈了出去，「拍」地一聲，正彈在那金元寶上。

他那一指，乃是自下而上彈出的，是以一彈中了金元寶，元寶便向上直飛了上去，他緩緩一笑，道：「在下非為金銀而來。」

等他這一句話講完，彈上去的金元寶，又已落了下來，他再伸手一拍，「呼」地一聲，那金元寶又向着頭目，疾飛了過去。

頭目急忙伸手，將金元寶抓住，却不料他一抓住了金元寶在手，才覺出一股大力，湧了過來，身子一個坐不穩，向後便仰，尙幸他身手敏捷，又來得見機，就勢一個筋斗，自馬背上翻了下來。他落地之後，不禁滿面通紅，道：「佩服！佩服！」

那人仍然微笑着，道：「不算什麼，我此來，只想見見三位寨主！」

那頭目收起了金元寶，道：「閣下要見三位寨主，請向前直行，我們不能擅離，尙祈見諒。」

，是想作什麼。只見洪威握住了大石，畧一運氣，五指一鬆，手臂向上，陡地一振。

那塊大石，少說也有兩百來斤重，還有一小半，是埋在土中，可是洪威手臂一振間，那塊大石，竟已被他的左手，硬生生地提了起來！

這一下，令得鐵門後的頭目，嘿，盡皆咋舌不已，那頭目禁不住道：「好氣力！」

洪威却若無其事，只見他左手握着大石，右腕突然翻了一翻，只聽得「錚」地一聲响，他的手中，已經多了一柄極其鋒銳的短劍。

他的短劍，本來是佩在小臂之上的，劍柄連他的手腕，相去也不是太遠，只要一出手，就可以抓到劍柄。可是在那樣的情形下，要抓住劍柄容易，想要將劍掣出鞘來，却並非易事。

但是洪威的出手極快，只見他一曲手間，劍已到了手中，劍光閃耀，他是如何掣劍在手的，那頭目和嘿囉，根本未曾看得清。

洪威一掣劍在手，就在那碑形大石，平整的一面，刻將起來，利那之間，只聽得「刷刷」之聲，不絕於耳，石屑四濺，間中還有一串串的火星，爆了出來，一剎間，便已在石上，刻了一行字，「淮陰洪威拜見」，他一刻完，一揚手，就將短劍拋上了半空。

當洪威將短劍拋上半空之際，他並不抬頭向空中的短劍望，只是側着頭，打量着大石上的那六個字，像是在端詳這六個字是否刻得好。

那柄短劍，飛高了一丈五六，便落了下來，也就在那柄短劍，開始下落之際，洪威伸出了右臂，曲起了小臂，手向着上面。

直到這時，他眼睜睜地望着那塊大石，可是，短劍落了下來，却是不偏不倚，分毫不差，「錚」

那人一伸手，道：「請便！」

那頭目翻身下馬，手一揮，四匹駿馬，立時酒開蹄，又奔進了林子之中，轉眼之間，路上又靜得出奇，就像是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只有那支响箭，還留在路中，那人策着馬，繞過了响箭，繼續向前去。

他才行出了三五丈，便聽得另一陣輕微的哨子聲，自林中傳了出來，他循聲看去，只見三頭信鴿，自林中飛出，直向前飛了過去。

那人又是微微一笑，他知道，那是剛才退回林去的那四個人，發出信號，去通知前面的人了。

那人深深吸了一口氣，他也知道，自己貿然前來，要見到飛龍寨的三位寨主，並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却極有信心可以見得到他們三人！

他的心中，早已擬好了一整套的計劃，這一整套的計劃，必需在見到了飛龍寨的三位寨主之後，才能逐漸實行！

而當他的計劃，逐步實行之後……

那人想到了這裏，不由自主，笑了起來。

那人的容貌，十分端正，威嚴，可是當他笑起來的時候，他臉上浮現的那種笑容，却和他嚴肅端正的容貌，看來不怎麼相稱，總叫人覺得有點奸詐的味道。

那三隻信鴿，去勢自然比馬兒快得多，很快就飛出了兩三里，那地方，林子已到了盡頭，兩面全是峭壁，在峭壁之間，是兩丈來寬的山路。

也就在山路的口子上，裝着兩扇鐵門，那鐵門足有三丈來高，鐵枝排成方格形，每一根鐵枝，都有手臂粗細，不論是打直或是打橫的鐵枝上，全是密密的尖刺，在陽光下閃閃生光。

那些尖刺，約有三四寸長，鋒銳無比，叫人看

地一聲响，恰好插進了鞘中！

這一手絕技，簡直將在鐵門後的那些人，看得呆了！

也就在這時，洪威已轉過身來，笑道：「名帖在此，請接住了！」

那頭目聽得洪威如此說法，不禁大吃了一驚，但是他心中還在想，鐵門如此之高，只要自己不開鐵門，對方一定也進不出什麼花樣來。

可是，就在那頭目如此想之際，只見洪威左手一揚，那塊少說也有兩百來斤重的大石，挾着呼呼勁風，竟向上直飛了起來。

那塊大石，飛過了鐵門，落了下來，嚇得鐵門後的那些人，一起後退，「蓬」地一聲，大石落在鐵門之後，陷入土中，也足有半尺來深，洪威指着那塊大石，微微一笑，道：「名帖已有了，閣下還不去通報麼？」

那頭目狼狽道：「是！是！」

那頭目轉身就走，洪威笑道：「且慢，既去通報，為何不帶名帖？」

那頭目站住了身，神色尷尬之極，上山的路還遠，這塊兩百來斤的大石，他不是扛不動，但是抗到三位寨主跟前，也就够瞧的了。

可是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他又決無就此罷休之理，是以他乾笑着，道：「我倒忘了！」

他彎着腰，來到了大石之前，先將大石豎直，然後，雙手抱着，用力將那塊大石，抱了起來，放在肩頭上，道：「閣下稍待。」

洪威微笑着，道：「不要緊，我在這裏等！」

他負負雙手，慢慢向側邊踱了開去，來到了一塊大石之旁，坐了下來，雙手抱膝，樣子看來，十分優閒。

了，就禁不住心頭生癢！

鴿子飛過了鐵門，在鐵門之後，有十來個嘿囉守着，另一個頭目，抬起手來，鴿子停在他的手臂之上，他自一隻鴿子的腳下竹筒中，取出一卷紙來，展開了，看了一看，向各嘿囉做了一個手勢，道：「有人來了，來人不明來歷，甚是紮手，却要小心！」

一個小頭目笑道：「韃子兵成千上萬的攻來，也攻不破這鐵門，却怕怎地？」

那頭目瞪了他一眼，而就在這時，已經可以聽到，馬蹄聲不急不徐，傳了過來。

馬蹄聲越傳越近，轉眼之間，已可以看到一人一騎，來到離鐵門，不過十來丈外了，又一眨眼，來人已經到了鐵門之前。

那頭目揚聲喝道：「來者何人？」

那人在鐵門之前，約七八尺處勒停了馬，道：「在下姓洪，名威，特來拜見三位寨主，請閣下通報！」

那頭目揚着臉，道：「咱也不識字，什麼紅，什麼威，你可有名帖麼？」

洪威道：「未曾帶有名帖！」

那頭目的樣子，更是愛理不理，道：「連名帖也沒有，如何替你通報？」

洪威雙眉，向上一揚，一側頭間，炯炯目光，在路旁一塊碑形大石上，畧停了一停，道：「那好辦！」

只見他身形一縱，已自馬上，一翻而下，身形極其靈巧，他自馬上翻了下來，大踏步向前走去，到了那塊碑形大石之前，一伸手，握住了石塊。

這時，在鐵門後的頭目，嘿囉，都以十分好奇的眼光，望定了洪威，也不知洪威來到了大石之前

而在鐵門後的那十幾個嘿囉，却是緊張非常，他們已經看出，來人的武功極高，要是寨主還未下山，便被他過了鐵門，那可吃罪不起，是以人人都接住了刀柄，全神貫注，望定了洪威。

那頭目抗着那塊大石，奔出了一里許，已是氣喘如牛，他將大石放了下来，畧停了一停，只見前面峭壁之後，兩騎馳了出來。

自峭壁後轉出來的，自然也是飛龍寨的人馬，那兩個人看到了那頭目，便笑道：「什麼事如此狼狽？」

那頭目一面抹着汗，一面道：「你們來得正好，快將馬讓給我，我有要事，去見寨主！」

那兩個人來到了近前，一起翻身下馬，看到了碑上所刻的六個字，也是齊齊一驚，道：「這人現在何處？」

那頭目道：「就在頭度鐵門之外！」

那兩人道：「來，快上馬！」

其中一個，翻身下了馬，和頭目合力將大石抱上馬鞍，另一人也下了馬，將馬讓給了頭目，那頭目騎着一匹馬，牽着一匹馬，向前馳去。

不多久，山路越來越陡，峭壁，也越來越狹，又過了些時，只見豁然開朗，眼前是一個大石坪。到了這大石坪，那面漢字旗，也近在眼前了！

那頭目策着馬，直來到了寨門之前，大聲嘿叫道：「快開寨門！」

守在寨門前的嘿囉，早已推開了寨門來，那頭目直衝了進去，在頭廳之前，停了下馬，翻身下馬，在另一匹馬的馬背之上，將那塊大石，抱了下來，走上石階，到了頭廳之中。

這時，早已有人報了進去，飛龍寨的二寨主，雙刀負背，帶着兩個頭目，自後面轉了出來，貝奮

一出來，看到那頭目抱着一塊大石，正在喘着氣，神色又十分緊張，他不禁呆了一呆，說道：「什麼事？」

那頭目看到了貝奮，才算是鬆了一口氣，忙道：「二寨主，有人來訪案！」

貝奮雙目一揚，道：「什麼人？」

那頭目手一鬆，將那大石拋向地上，道：「他將姓名刻在這塊大石之上，說是權充名帖！」

貝奮向那塊大石望了一眼，「哦」地一聲，走向前去，那塊大石在落地之際，刻着字的一面，恰好向着下面，貝奮來到大石之前，伸足一挑，便將大石，翻了轉來，他一看到大石上所刻的六個字，心中便是一凜，失聲道：「洪威！倒是久仰此人的大名！」

他一面說着，一面抬起頭來，道：「這人在何處？」

那頭目已經定下神來，道：「現在大鐵門外相候，看他的來勢，像是不懷惡意！」

貝奮「哼」地一聲冷笑，又向那塊大石瞟了一眼，道：「不懷惡意？分明是掂我們的斤兩來了，我到鐵門前去看看，你去告知大寨主，三寨主，叫他們好作準備，替我備馬！」

貝奮高聲一叫，立時就有兩個頭目，奔了出去，飛龍寨中，號令嚴嚴，片刻之間，便聽得外面，有馬嘶之聲，貝奮撩起袍角，大踏步走了出去，翻身上馬，順着山路，潑刺刺地奔了下去。

坐在大鐵門的洪威，一直抱膝望着天，直到聽到了蹄聲，他才緩緩站了起來，這時候，貝奮也已馳到了近前，馬兒還在向前急馳着，貝奮身子一橫，已自馬背之上，直跳了下來，手一揮，將繩繩摔給了一個迎向前來的小嘍囉，他自己身形一個起伏

，已到了鐵門之前。

隔着鐵門，貝奮和洪威兩人，相距不過六七尺，雙方全都不出聲，只是打量着對方。

貝奮生得短小精悍，一臉英悍之氣，洪威長身玉立，貌相端莊，貝奮看了，心中先是喝了一聲采，他緩緩地說道：「洪朋友到訪，實是敝寨之幸，請！」

他口中說着「請」，自然是請洪威進大鐵門來了。

可是，他却也只是說了一個「請」字，一點動作也沒有。在他身後的兩列嘍囉，也都只是神色緊張地，直挺挺地站着，一點表示也沒有！

洪威看到了這種情形，微微一笑，道：「這定是飛龍寨的二寨主了！」

貝奮道：「不敢，在下姓貝，名奮。久仰洪朋友大名，大哥和三弟，在寨中一定也急於與洪朋友見面，請洪朋友上山好說話！」

這一次，貝奮話說得更明白了，可是在他身後的那些小嘍囉，仍然站着，一動也不動，只有一個人向前走出了兩步，站立在門柱之旁。

在那門柱上，有凸出的三根鐵桿，那小嘍囉站到了門柱之旁，一動不動，那兩扇大鐵門，仍然紋絲不動地關着，陽光射在鐵門上銳利的尖刺上，發出閃閃的光芒來。

洪威淡然一笑，道：「二寨主，可是要在下獻醜麼？」

貝奮也微微一笑，道：「不敢，正想開開眼界，欣賞洪朋友的神技！」

這兩人所講的話，雖然聽來還都很客氣，但是兩句話一出口，氣氛却已十分緊張，貝奮已聲明了不肯開門，而要洪威自己憑本領越過這兩扇大鐵門了！

洪威早知道，自己和飛龍寨的三位寨主，素無淵源，江湖上風波險惡，自己隻身前來，對方不能不防，要見到三位寨主，並非易事，若不顧些真才實學，對方自然不會將自己放在眼中！

是以這時，他心中並不氣惱，因為那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他臉上掛着淡然謙雅的微笑，後退了兩步，抬頭打量那兩扇鐵門。

那兩扇鐵門，足足有兩丈五六高，除了門頂上的橫樑之外，另有兩道橫樑，一根離地丈許，而另一根，離地一丈六七，那兩根橫樑，十分粗大，看來內中，另有乾坤，但洪威却無法知道那是什麼的埋伏。

洪威知道，元軍數度遣大軍攻飛龍寨，但就是未能衝過這道鐵門，自己一個人，是不是能越得過去，當真還有疑問，旁的不說，單說門上的那些尖刺，銳利無匹，密密麻麻，想要立足在門上，已然不是易事！

洪威在抬頭打量那兩扇鐵門，心中在轉着念，耳際却聽得貝奮發出一聲乾笑聲來，洪威看了半盞茶時，陡地吸了一口氣，道：「多有得罪！」

他一個「罪」字才出口，身形突然斜斜向上，拔了起來，拔高七八尺，雙手一伸，已握住了兩根尖刺，雙足也踏在尖刺之上。

那尖刺只不過幾寸長短，洪威的雙手握住了尖刺的尖端，雙足抵在刺身之上，其餘的尖刺，便幾乎要刺中他的身上，而且，他的身子，離鐵門也只有幾寸，就像是貼在鐵門上一樣。

洪威一穩住了身形，就抬起頭來，向上看去，他是在估計，如果貼着鐵門，再向上拔起，是不是可以一下就越過鐵門！

可是，也就在洪威才一抬頭的那一剎間，貝奮

一打手勢，那早已站在門柱之旁的小嘍囉，用力按下一根鐵桿，只聽得在洪威頭上的那根粗大的橫樑，發出了一陣軋軋的聲響，轉動了一半，緊接着，一陣密如聯珠的「拍拍」之聲過處，在那橫樑之上，彈出了數十柄利刃來！

那數十柄利刃，每柄都有五尺來長，兩面鋒刃，雪也似亮，每柄之間，相隔不到一尺，人無論如何，無法在兩柄利刃之間穿過去！

而那數十柄利刃，排在洪威的頭頂之上，已將洪威的去路，完全止住！

洪威一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向下一沉道：「原來飛龍寨並不好客！」

貝奮在鐵門之內，「哈哈」大笑，道：「洪朋友見諒，須知江湖上，每有浪得虛名之士，前來胡纏，寨中事務繁忙，難以一一應付，是以才如此，若是不說明，反倒以為我們小器了！」

洪威的身子，仍然貼在鐵門之上，等貝奮的話講完後，他才「哈哈」一笑，道：「好一個浪得虛名！」

他一句話出口，身子突然一仰，就在他身子向後一仰之際，他雙足在尖刺之上，抵了一抵，借那一抵之力，身形倒斜着，雙腳向上拔了起來，雙手一伸，已捏住了兩柄利刃的刀尖！

這一次，他捏住了兩柄利刃的刀尖，雙足再也沒有可以借力之處，身子就憑着四指捏住了刀尖的力量，懸在半空之中，可是他的雙臂，却仍然平伸着，可知他指上之力，是何等雄渾！

貝奮雖然不知洪威的來意，是敵是友，還難以判斷，但是一看到洪威露了這一手，也不禁大聲喝了一下采，道：「洪朋友小心，上面還有機關！」

貝奮在這當口，出言提醒了洪威一句，自然是

心中已有了惴惴相惜之意。

洪威淡然一笑，道：「多謝提點！」

只見洪威的身子，突然向上一縱，就在他身子向上一縱間，雙手一鬆，整個人一縮，一個倒栽跟頭，凌空翻了起來，翻過了利刃，緊接着，身子一挺，又向鐵門，靠了過來！

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貝奮的手突然揚起，門柱旁的那小嘍囉，又按下了第二枝鐵桿。在洪威上面的第二根橫樑，倏地翻轉，只聽得「錚錚錚」一陣响，一張鐵線編成的大網，凌空撒了下來！

這時，洪威的身子才翻了起來，翻過了那一排利刃，貼近鐵門，身還在半空之中，那鐵線大網，當頭撒了下來，看來他是非被罩在網中不可的了！可是洪威的身形變化，也來得真快，就在那一剎間，他右足自下而上，疾踢而出，避開了尖刺的尖端，踢在尖刺之上。

那一踢的力道，着實不輕，「拍拍」兩聲响，已將兩根尖刺踢斷，而他的身子，也藉着那一踢之力，向外直彈了開去！

鐵線大網向下撒下來的勢子，何等之快，洪威的身子，才一向外，彈了出去，便已避開了鐵線大網，他手一探，反倒將網抓住！

洪威一伸手抓住了網，再要向上攀去，可以說再容易也沒有了，只見他身形縱動，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門樑之上，也就在那時，那小嘍囉又按下了第三枝鐵桿，在門樑之上，「嗖嗖」連聲，已射出許多利箭來。

但是洪威既然已經闖過了那兩關，這一關，却再也難不到他了！

利箭才一射出，他身形一縱，早已向下，落了

下來，越過了鐵門，他雙足落地，轉過身來，向貝奮一拱手，道：「二寨——」

却不料他下面一個「主」字，尚未出口，貝奮雙臂一振，「錚錚」兩聲响，雙刀已然出鞘，大喝一聲，道：「接我一招！」

他一面大聲大喝，一面雙刀，帶起「呼呼」的刀風，早已疾砍而出！

洪威連腳跟都未曾站穩，貝奮便突然進攻，雖然說他在雙刀砍出之前，曾大喝了一聲，但究竟有失光明磊落，洪威的身子，陡地向後一仰，雪亮的雙刀，離他的面門，已不過尺許了！

可是，洪威雙腕一翻，兩柄短劍，也已到了他的手中，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錚」兩聲响，刀劍相交，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將貝奮的那一招，架了開去。

貝奮究竟也是一條漢子，他焉有不知道自己這一招，攻得實在不十分光彩之理，一擊不中，若是再攻下去，那未免變成潑皮了！

是以他一和洪威的雙劍相交，雙臂一縮，身形後退，便已撤招，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洪威大喝一聲，道：「也接我一招！」

只見洪威雙劍互握，身子突然急速地旋轉起來，直向貝奮欺了過去。

在洪威向貝奮欺過去之際，他身形轉得快絕無倫，在他手上的兩柄短劍，幻成了兩股精虹，貝奮在那剎間，只覺得眼花繚亂，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招架才好，只得雙刀，匆忙向前砍出。

可是，等到貝奮的雙刀，向前砍出之際，洪威的身子一閃，早在他的左側，轉了過去，緊接着，洪威的身子旋轉着，繞過了貝奮的背後，又自貝奮的左側，轉了回來，轉到了貝奮的身前。

在那一剎間，貝奮也連發了三四刀，左右，前後，但是洪威的身子，轉得實在太快，一點也未嘗砍中他，洪威一回頭，貝奮身勢，便身形一凝。

那時，貝奮也收住了刀勢，凝立不動。洪威雙臂一振，將兩柄短劍，拋向半空，緊接着，曲起了前臂，令得在袖上的劍鞘口向上，兩柄短劍，落了下來，「鏗鏘」兩聲，恰好落入劍鞘之中！

在一旁的小嘍囉，只看到兩人過招，刀光劍影，快絕無倫，而忽然之間，洪威已收了雙劍，他們根本沒有看出，誰勝誰負，只是喝起采聲來。可是他們的喝采聲，只喝到一半，便突然之間，人人都住了口！

因為那時，貝奮也已還刀入鞘，慢慢轉過身來，站在鐵門前的衆小嘍囉，這時才看到，他們二寨主的背後衣服，已打橫被劃開了兩道尺許長的裂痕，直見劍背肉，可是除了衣服破裂之外，却又絲毫未曾損傷！

各小嘍囉剛才喝采，還以為是他們的二寨主，和洪威各出了一招，不分勝負，而雙方的動作，又快到了極點，是以才喝起采來的。

直到貝奮轉過身來，他們才看到了貝奮背上衣服上的裂痕，他們才知是剛才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雙方雖然只過了一招，但是洪威却已佔了絕對的上風，若不是他刻下留情，貝奮早已一命嗚呼了，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們如何還喝得出采來？

只見貝奮轉過身來之後，面色由白而紅，由紅而白，變了幾次，在他的額上，滲出了老大的汗珠來。

當洪威在他的背後掠過之際，他只覺得背後陡

陳英羣和龍麟兩人，自然知道在山路口，有兩座機關重的大鐵門防守着，那兩座大鐵門，乃是陳英羣聯合了西域巧匠，歷兩載方始製成的。他們更知道，一個人單槍匹馬來，要過這兩座鐵門，絕非容易之事！

但是小頭目來報，却說貝奮和一個陌生人已然馳上山來，那個陌生人，自然就是洪威，貝奮斷無打開鐵門，放人進來之理，可知洪威是自己憑本領，越過那兩座鐵門的了，由此也可知其武功之高。

而洪威的來意如何，他們又一無所知，是以心頭難免發寒，兩人一呆，已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轉眼之間，馬蹄聲已到了近前，兩匹駿馬，並轡馳到，一到了廳前的石階之前，馬上兩人，翻身下馬，一個正是短小精悍的貝奮，另一個長身玉立，氣度雍容，面帶微笑，使人一看，便有一股親切之感的，陳英羣和龍麟兩人，雖未見過，但也可想而知，那就是笑如其來，來意不明的洪威了！

貝奮一下了馬，便大踏步走向前來，洪威不急不徐，跟在貝奮的身後。

貝奮人還在石階上，便大聲叫道：「大哥，三弟，快來見見洪朋友！」

貝奮一面嚷叫着，一面已走進了頭廳，洪威隨即跟了進來。貝奮一進來，陳英羣便向貝奮使了一個眼色，陳英羣的意思是問：你與此人打交道的經過是如何？

貝奮和陳英羣相處多年，自然明白陳英羣的意思，貝奮的心中，對洪威已是佩服之極，是以也絕不隱瞞，道：「大哥，三弟，你們看！」

他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他背後衣服的裂痕，如此之大，一轉過身來，陳英羣和龍麟兩人，焉有

地一涼，貝奮也是武功極有根底的高手，他自然也已知，對方在一招之間，已然得手，一時之間，他幾乎難以明白自己是生是死！

足足呆了半盞茶時，他一直覺得背後涼颼颼地，這才知，對方的雙劍，只是劃破了自己的衣服，並未傷及自己的皮肉！

貝奮在那一剎間，實是又驚又喜，心中又帶着幾分慚愧，當他回頭向洪威望去時，只見洪威只是面帶微笑，神定氣閒地站着，絲毫也沒有一招獲勝，便是驕氣逼人，貝奮的心中，更是佩服。他長地吁了一口氣，拱手道：「洪大俠劍下留情，在下銘感五中！」

洪威微笑着道：「二寨主說哪裏話來，在下遠來是客，只求見到三位寨主，有要事相商，不知二寨主是否肯引見大寨主三寨主？」

貝奮也不說話，只是揚起了手，早已有有人牽了馬過來。

兩匹馬牽到了近前，貝奮向洪威一揚手，道：「請！」

洪威也不再客氣，身形微微一縱，上了馬背，貝奮跟着也上了馬，兩匹馬蹄兒撒開，順着山路，滾刺刺地跑了開去。

這時，在山寨的頭廳之中，飛龍寨的大寨主龍麟，三寨主陳英羣也早已得了頭目的報告，自後寨來到了頭廳之上。

他們一到了頭廳，就看到青磚地上的那塊大石，龍麟大踏步走向前，他是一個身形魁梧，一臉豪意的彪形大漢，與龍麟相比，三寨主陳英羣，倒有點像是文弱書生，但是陳英羣的年紀雖然輕，英氣勃勃，倒也另有一股攝人的神態。

龍麟一來了大石之前，低頭一看，一字一頓

看不到之理，兩人一見，齊齊嚇了一跳，他們乃是何等見識之士，自然一看就看出，當貝奮背後的衣服，被劃開兩道口子之際，他等於在鬼門關之前，打了一個轉兒！

龍麟首先吸了一口氣，貝奮已指着洪威道：「洪朋友大顯身手，過了鐵門，我趁機進攻，却不料洪朋友一還手，一招之間，我就出了醜啦！」

要知道武林中人，性命相拚，落敗之後，每每引為奇恥大辱，誓志報復，像貝奮那樣，輸了之後，並不隱瞞，還侃侃而談，那表示他心中對洪威，已是佩服之極，不然是萬不肯如此說的！

龍麟忙向洪威拱手，道：「洪朋友請坐，莫笑我們小器，多謝你對二弟手下留情！」

陳英羣望着貝奮背後衣服上的裂痕，道：「洪朋友，你佔先的這一招，可就是江湖上盛道，閣下的雙劍絕招急轉風麼？」

洪威仍然面帶微笑，道：「雕虫小技，何足稱道！」

陳英羣倏地抬起頭來，道：「洪朋友，你此來何意？」

陳英羣的話，頗有咄咄逼人之意，大廳之中，一時之間，氣氛登時又緊張了起來。但是洪威仍是神定氣閒，道：「特來結識三位寨主！」

陳英羣立時又道：「閣下若具誠意而來，就不該如此出言不誠，你這一招急轉風，天下皆知，何以竟將之說成雕虫小技？」

陳英羣的這一句話，逼人更甚，貝奮在一旁空着急，龍麟則望着洪威，要看洪威如何應付。這場面，看來確然十分尷尬！

但是洪威却若無其事，「呵呵」一笑，道：「三寨主，你責問得好，然而我初與三位見面，總不

地念道：「淮陰洪威！」

他唸了一聲之後，抬起頭來，道：「三弟，這姓洪的在江湖上頗有名望，我雖然未曾見過，但是聽江湖朋友提起，都着實稱他是一條好漢！」

陳英羣也來到了大石之前，他望着那塊大石，徐徐地道：「天下有的是浪得虛名之人！」

龍麟笑道：「三弟，照你這樣說，反是聲名壞的人，倒是好人了？」

陳英羣也笑着，抬起頭來，道：「大哥，這話也很難說，你看這姓洪的，以石為帖，分明是存心炫耀，如果真是才智之士，以誠待人，不會做那樣的事。」

龍麟啞了一呆，道：「他若不是如此，只怕我們也不會見他。三弟，你看他此來何意？」

陳英羣吸了一口氣，道：「這可難說得很，大哥，前兩次，聞說脫脫丞相率領大軍，已破了在徐州高豎義旗的李二，接下來，只怕就是對付我們飛龍寨了！」

龍麟「呵呵」大笑了起來，道：「三弟，你疑心也太重了，這姓洪的能得江湖朋友的尊重，若說他是脫脫的細作，我却不信！」

陳英羣道：「大哥，我可曾說他是元軍的細作？我的意思是，飛龍寨高豎漢字旗，元軍新破李二，其勢正銳，我們處境十分微妙，却要小心些！」

龍麟點頭道：「那自然是，但飛龍寨據險而守，元軍不是沒有吃過虧！」

陳英羣一張口，看來還想說什麼，但是他的話還未曾出口，就看到一個小嘍囉，氣急敗壞地奔了進來，道：「二寨主和一個陌生人，已快到了！」

陳英羣和龍麟兩人，互相對望了一眼，心中盡皆一凜！

成一開口，就說自己武藝超羣，天下無敵！

本來看來是極難回答的一個問題，極難處理的一個局面，然而洪威一開口，輕描淡寫地幾句話一說，却又登時輕鬆了下來。

龍麟和貝奮兩人，首先跟着「哈哈」一笑，連

陳英羣想了一想，也覺得自己有點過份，他也跟着笑道：「倒是我失言了！」

洪威一點也沒有惱怒之意，道：「不打緊，我正喜歡閣下那樣的爽直漢子！」

龍麟一面打着哈哈，一面指着地上的那塊大石，道：「閣下這個名帖，倒特別得很！」

洪威道：「實是事出無奈，大寨主莫怪！」

龍麟陡地踏前了一步，大聲喝道：「讓我來獻獻醜！」

他一面說，一面手臂陡地一振，只聽得「鏗」地一聲响，一口厚背闊刃的龍麟刀，已然出鞘，那柄刀，刀身之上，全是又細又密，精鋼打就，一層一層的鱗片，藍殷殷地，泛着奪目的光彩，而在刀鋒處，却又似雪也似亮，望了令人心頭生寒，一望而知，是一口鋒利之極的好刀！

龍麟一掣刀在手，身形畧矮，足尖一挑，挑向那塊大石，只聽得「呼」地一聲响，那塊大石，已被他挑得直飛了上去。

大石一飛到了半空之中，龍麟又是一聲大喝，身形跟着拔起，他身在半空之中，揮刀便欲向大石

只見藍光閃耀，一聲巨响，大石已被齊中砍斷！那塊大石，在半空之中，被齊中砍成了兩截，龍麟的身子，立時向後一翻，翻了開去，大石落了下來，只聽得陳英羣一聲長嘯，「鏘」地一聲，已振臂出劍，電光石火之間，只見劍光閃耀，「拍拍」兩聲响，斷成了兩截的大石，又被砍成了四塊！

陳英羣露了這一手，功力比起龍麟來，又要深了許多，因為他手中兵刃，乃是一柄長劍，劍以輕靈為主，和龍麟所用的龍麟刀，力大勢沉，全然不同，而他居然也能將大石砍斷，可知他內力深厚。而且，大石由一斷二易，由二斷四，再加上兩塊大石，分別落下，有先後之分，單是出手快捷這一點，也不是龍麟能及的了！

陳英羣一斷下大石，身形立時後退，他動作快絕，身形後退之際，大石還未落地，離地還有五六尺高下，貝奮喝采道：「三弟——」

可是貝奮下面「好劍法」三字，還未曾說出口，只聽得「叮叮」兩聲響，雪亮的劍光，接連閃動，洪威的身子，突然轉動，撲向那四塊斷石，也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叭」之聲不絕，石塊在洪威的四周圍，一塊一塊，飛了出來。

石塊在洪威的身邊飛了出來，有的撞在牆上，有的撞在柱上，有的撞折了椅子，竟一共飛出了八塊石塊，洪威才倏地收住了勢子。

在那剎間，龍麟，貝奮，陳英羣三人，實在看得呆了！洪威身形，旋轉騰急，他們根本未曾看清，他雙劍是如何出的手！

但是，飛出來的石塊，一共有八塊之多，却可以知道，他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又將四塊石頭，各自齊中斷了開來，雖然說他使的，乃是雙劍，但是這出劍之快，卻實在是驚世駭俗，匪夷所思！洪威收住了勢子，雙腕一翻，已還劍入鞘，道：

「三寨主，我雙手出劍，自然佔些便宜！」

陳英羣先是苦笑了下，一個學武之人，看到別人的武功比自己高，而且高出那麼多，心中總有點不是味兒，但是他却是光明磊落的漢子，隨即道：「洪朋友，你劍術超羣，令人嘆服！」

在推門走進去時，那男人轉過了身來，只見他氣度軒昂，神采非凡，雙目炯炯有神，另有一股自然的威嚴。

那少女知道，這人就是那位不速之客了，而洪威却還不知道那少女是什麼人，只不過洪威人極聰明，一看那少女推門直入，便知道她和三位寨主的關係，一定非比尋常，是以他一轉過頭來，便一聲長笑，道：「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志者，皆若是！」

那少女推門進來，便責他說話，好大的口氣，但是洪威引了一句四書，便將那少女的話，全擋了回去，那少女呆了一呆，也無法再說下去了！

龍麟身子一挺，站了起來，大聲道：「妹妹，你來得正好，快來見見這位洪大哥！古人常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到今日才明白原來真有其事！」

洪威也站了起來，他一站起，更顯得他雄偉挺拔，非同凡响，貝奮指着那少女，道：「洪兄，這是大哥的妹妹，龍珠兒龍姑娘！」

洪威「哦」地一聲，和龍珠兒行了禮，龍麟滿面皆是興奮之色，道：「洪兄說得對，我們佔山為王，只是草莽好漢，方今天下大亂，何不攻城掠地，自立為王？我想，飛龍寨若要成大業，還需由洪兄出來主其事，不知洪兄是否肯當此重任！」

洪威道：「飛龍寨是三位創下的基業，我怎可掠美！」

貝奮在旁揚聲道：「洪兄這樣說，未免太見外了！」

龍麟揮着手，叫道：「來人，大開忠義堂，洪兄，我們四人結義，你可嫌棄我們？」

洪威在聽得龍麟大聲吩咐，大開忠義堂之際，

龍麟雖然未曾說什麼，但是從他的神色來看，也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佩服，貝奮吸了一口氣，忙道：「洪朋友，請進內寨說話！」

洪威也不再客氣，跟着三人，一起走了進去。當陳英羣，龍麟，洪威三人，頭廳較技之際，飛龍寨的不少頭目，嘩嘩，在一旁都看到，看得他們，盡皆瞠目結舌，在他們四人，走進內寨之後，一個頭目，拔步飛奔，奔向寨後。

在飛龍寨之後，是聳天的峭壁，三面環抱，在峭壁之下，却是一個石坪。

那石坪約有畝許大小，那個頭目自後寨奔出，來到了石坪上，立時站定，只見石坪正中，站着一個妙齡少女，手中提着一條軟鞭，那條軟鞭，不過手指粗細，鞭身之上，纏着金絲，閃閃生光，鞭梢上，却是一個精鋼打就的龍頭，兩隻龍角，極其鋒銳。

在那少女的對面，站着一個使女，手中提着一隻竹簍子，只聽得那少女發出了一聲嬌叱，那使女打開了竹簍，用力向上，揚了一揚，白那竹簍之中，立時撲騰出八隻蝙蝠來。

那八隻蝙蝠在半空中亂撲亂飛，那少女吸了一口氣，手背突然揚起，軟鞭抖動，剎那之間，只見精光閃動，鞭影縱橫，她俏生生的身形，隨着轉動，在半空中飛騰的蝙蝠，一隻接一隻，落了下來。

等到那少女一招使老，收鞭立時，地上已躺了七隻被軟鞭擊中的蝙蝠，只有一頭，高振雙翅，飛進了林木之中，那少女拾起頭來，望着那頭蝙蝠，頓着足，道：「還是逃走了一頭！」

那使女笑道：「小姐，前兩個月，你一條鞭只能擊下五頭蝙蝠，現在已可擊下七頭之多了！」

那少女聽了，臉上也不禁現出了得意的神色來，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他早就知道，自己到飛龍寨來，最難的是要能見到三位寨主。至於在見到了三位寨主之後，他知道，憑他的儀表、口才，要說動豪爽，坦直，絕無機心的江湖豪傑，就並不是什麼難事了。

如今，事情正照他的計劃，在迅速地發展着，洪威的心中，自然高興，他神色莊重，望着龍麟，又望着貝奮，只見他們兩人的神情，都表露出了對他的衷心佩服，然而，當他望向陳英羣之際，他却呆了一呆。

陳英羣是三人中最年輕的一個，然而洪威也早已看出，在三人之中，不但武功最高的是陳英羣，而且見識也以陳英羣為最高。

這時，陳英羣雙眉緊蹙，並不出聲，看他的樣子，像是對自己心中頗有猜忌。

洪威的心思，何等靈敏，只是一瞥之間，他便已「哈哈」一笑，道：「龍寨主，這事情，不妨從長計議，又何必急在一時？」

龍麟却是直性漢子，一聽得洪威那麼說，大聲道：「既然決定要做，又何必從長計議？」

洪威笑而不答，却只用眼角望定陳英羣，陳英羣只是坐着，雙眉緊蹙着，並不望向洪威，只見他忽然之間，站了起來，道：「大哥，二哥，請跟我來！」

他一面說，一面也不向洪威打一個招呼，就逕自向外，走了出去。

龍麟和貝奮兩人，看到了這等情形，都是一呆，洪威却若無其事，微笑着，道：「兩位請便。」

龍麟忙道：「我這三弟，是聰明人，他必有事，洪兄請諒！」

龍麟說着，也和貝奮，一起走了出去，陳英羣

，她一轉頭，看到了在一邊的那個小頭目，雙眉一揚，問道：「你來作什麼？」

那小頭目忙道：「小姐，來了一個姓洪的人，他使雙劍，武功極高，連三位寨主，都不是他的敵手！」

那少女陡地一驚，立時喝問道：「你早怎麼不說，他們三人，可有受傷？」

那小頭目心知自己話說得明白，是以聽的人生了誤會，是以忙又道：「小姐，那人似乎並沒有惡意，大寨主已請他到書齋去講話了。」

那少女吁了一口氣，一抖手，將軟鞭盤在腰際，道：「我去看看！」

她一面說，一面已向前走去，前來報信的那小頭目，忙跟在她的身後，他們進了山寨，穿過了一個院子，才進了月洞門，就聽到了洪威的聲音。

洪威的聲音，聽來十分嘹亮，雄壯，那少女一聽到洪威的聲音，便加快了腳步，直來到了門口，到了門口，洪威講的話，聽得更清楚了，只聽得洪威的聲音，顯得十分激動，正在大聲說道：「聚居山頭，只不過是草莽英雄，和成大業的人，怎能相比？」

接着，便是大寨主龍麟的聲音，道：「那麼，依洪兄之見，該當如何？」

洪威大聲道：「依我之見，飛龍寨已有如此實力，就不該以佔山為志向，該效法淮北郭子興，江北張士誠，登高疾呼，高舉義旗，逐鹿中原，天下未始不可為我們所得，帝玉將相，又豈有種？」

那少女聽到了這裏，秀眉倏地一揚，一伸手，推開了門，道：「好大的口氣！」

她推開了門，就看到了三位寨主，和一個身形雄偉的男人，一起坐着，那男人正背對着門，也就

在前，兩人在後，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院子的假山石下，龍麟道：「三弟，你有什麼話說？」

陳英羣站定了身子，道：「大哥，你要我們，與洪威結義，奉他為首？」

龍麟道：「正是，天幸我們能結識這樣文武全材的英雄人物，怎可錯過這樣的良機，三弟，莫非你不願意？」

陳英羣道：「不過我看他華而不實，雄辯滔滔，只怕他日後——」

陳英羣話還未講完，貝奮已然道：「我們歃血為盟，他必然會罰下毒誓的，不怕他會起異心！」

陳英羣又猶豫了片刻，才道：「既然你們全願意，我自然無異議！」

龍麟高興地笑着，拍着陳英羣的肩頭，三人又一起回到了書齋之中，洪威正在高談闊論，龍珠兒則在用心傾聽着，從龍珠兒的神情看來，她也已全然被洪威的話所吸引，對洪威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陳英羣等三人一進來，洪威就站了起來，道：「三位來得正好，洪某就此告辭。」

龍麟吃了一驚，愕然道：「洪兄，這是什麼話，我已吩咐人準備香燭，大開忠義堂，我們四人，歃血為盟了，如何忽然要走？」

洪威嘆了一聲，道：「君子相交，在於至誠，若是相互之間，有猜忌之心，又怎能成至交，立大業？」

龍麟和貝奮兩人一聽，立時向陳英羣望了過去，在他們兩人的目光之中，頗有譴責之意。陳英羣

的心中，也不禁覺得歉然。

他仍然認為洪威這人，有點華而不實，但同時，却也感到有點抱歉，因為他剛才的行動，確使人難堪，看來，這時非要他開口不可的了！

他抬起頭來，道：「洪兄莫怪，洪兄隻身前來，初次見面，略有恩疑，也是人之常情。」

洪威笑道：「三寨主說得是，正因為如此，在下才要告辭！」

陳英羣踏前了一步，誠懇地道：「那大可不必了，小弟胡思亂想，原是一時淺見，忠義堂已開，洪大哥，請！」

陳英羣這一聲「洪大哥」一出口，洪威的雙眉，陡地向上一揚，他道：「陳英羣雖然曾一度反對，但是現在，事情已成定局了！」

洪威首先伸出手去，和陳英羣握住了手，龍麟和貝奮兩人，都高興地笑了起來，就在這時，小頭目已奔了進來，道：「寨主，各站頭目，都已發出飛鴿傳書了！」

龍麟點頭道：「好，洪兄，請！」

洪威大踏步向外走去，龍麟，貝奮，陳英羣三人，跟在後面，洪威儀表出眾，這時，他心中高興，更是神采照人，龍珠兒望着他，芳心之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那種感覺，是她從來也未曾有過的。

當他們四人，來到了忠義堂前的時候，寨中的嘍囉，早已列隊恭候，飛龍寨中，有數千壯丁，這一行開隊，人強馬壯，連龍麟等三人看在眼里，也覺得終老草莽，實在是太可惜了！

忠義堂上，香烟繚繞，洪威，龍麟，貝奮，陳英羣四人，圍着一張矮桌，跪着。

在忠義堂兩旁的廊下，大小頭目，約有百餘人，盡皆神情肅穆，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龍珠兒站在一根大柱之下，也屏住了氣息。

不一會，兩個頭目，抬着一隻銅鼎，走了進來，放在矮桌之上，將掛在鼎角的一柄利刃，取了下來，雙手交給了龍麟。

龍麟接了利刃在手，大聲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弟子龍麟，今日與洪威，貝奮，陳英羣三人結義，歃血為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若有異心，不得好死！」

他話一說完，捲起衣袖，利刃劃過，鮮血滴進了鼎中，混在鼎內的酒中。

龍麟滴了血，便將利刃遞給了貝奮，貝奮也照樣說了一遍，也滴了血，再將利刃，傳給了陳英羣，然後，才到了洪威的手中。

洪威神色莊肅，一樣說了一遍，當他說到「若有異心」之際，陳英羣便抬眼望定了他，只聽得洪威頓了一頓，便說道：「若有異心，五雷轟頂而亡！」

陳英羣聽得洪威說了這樣的一個毒誓，心中也不禁放下了心來。

接着，四人輪流捧起銅鼎，各自喝着鼎中的酒，一人一口，直到喝完，才站了起來，兩廊下衆頭目，齊聲歡呼，四人一序齒，是洪威為長，立時就改了稱呼。

飛龍寨在洪威來了之後，就似乎什麼都不不同了，不到一個月，飛龍寨的人馬連番出擊，就攻下了縣城，其時，兵荒馬亂，他們也根本未曾和元軍見過，就佔了城池，幾千人一下子擴充到了幾萬人。

飛龍寨的「漢」字旗，自山頂上移了下來，到處飄揚着，事情正如洪威所料一樣，登高一呼，應者上萬，他們四個人各盡所能，原來的嘍囉，也變成了征戰時的精兵，大半年之後，他們已連佔了好幾座大城，洪威自封為飛龍大將軍，準備氣勢再盛時，就自立為王。

那時候，龍麟，貝奮，陳英羣，也不再是寨主

，而是將軍了，只不過飛龍寨的舊人，却還是沿用原來的稱呼，但是一律稱洪威為大將軍。

洪威坐鎮在城中，將原來的一所巨宅，改稱為大將軍府，那一天傍晚時分，在大將軍府的門外，來了一個身形瘦削，面色蠟黃的漢子。

那漢子疾馳而來，下了馬，大將軍府前，早有幾個守衛的士兵，迎了上去，橫戈將來人阻住，那來人四十上下年紀，一面的精悍之色，神態從容，抬頭望了大將軍府的正門一眼，道：「真是氣象萬千！」

一個士兵沉聲道：「你是誰？」

那人搖着手，現出一副十分興奮的神情來，道：「相煩通報大將軍，故人張作明到訪！」

一聽到是洪大將軍的故人，那守衛士兵倒也不敢怠慢，連忙後退了兩步，已有兩個士兵，轉身奔了進去，不一會，已聽得裏面一聲聲地叫請，一個中軍，迎了出來，道：「那一位是張先生？」

那中軍人呵呵笑着，道：「洪大將軍高懸義旗，已是天下知名，居然不忘故舊，難得，難得！」

他一面說着，一面早又有幾個中軍，打開了大門，將他迎了進去。大將軍府深邃宏寬，走了一進又一進，直來到了內廳堂，才聽到了洪威嘹亮的笑聲，那中軍人一步跑了進去，便是一呆。

只見在那陳設華麗的廳堂上，除了洪威之外，另有兩個人在，一個高大，不怒而威，一望而知，是一員勇將，另一個雖是身形矮小，但是却是一面精悍之色，那中軍人像是想不到除了洪威之外，還會有別人在，是以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而就在這時，洪威已經站了起來，「呵呵」大笑，道：「原來是你來了，來來，我替你引見引見

出聲，忍不住問道：「你怎麼啦？」

洪威臉到了窗外，抬頭向窗外看去，張作明循着洪威的視線，向外望了出去，從內堂的窗中看去，也可以看到，廳前旗桿之上的那面漢字旗，正在迎風飄揚。

一看到了旗正中那個斗大的「漢」字，張作明的心頭，就像是陡地挨了一鎚一樣，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道：「洪大哥，你可是說，你想答應，但是飛龍寨的舊人，必然阻攔，是不是？」

洪威並不回答張作明的問題，只是站着一動不動，望着窗外，過了好一會，才忽然一笑，道：「你進來，快去休息，我自去休息。」

張作明踏前一步，低聲道：「洪大哥，脫脫丞相在差我送信來的時候，曾說立等回音的。」

張作明在一提起脫脫丞相之際，神情就不免緊張，但是洪威却是泰然自若，笑道：「就讓他等多幾天，又怕甚麼？他若有能力進城來抓你，連我也會放過，你只管放心好了！」

張作明還想再說甚麼，洪威已高聲叫道：「來人！」

洪威一叫，立時有兩名親兵，走了進來，洪威吩咐道：「張先生是我上賓，好好替他收拾下處，派十二人服侍他，不得怠慢！」

那兩個親兵大聲答應着，張作明看到洪威始終帶着極其安詳的微笑，也摸不準他究竟是甚麼心意，只好跟着兩個親兵，走了出去，到了門口，才聽得洪威又道：「二將軍和三將軍巡視回來，說我在書齋之中！」

那兩個親兵答應着，洪威又背負着雙手，望着窗外，他正在迅速地轉着念。

他曾投在脫脫的帳下，替元軍謀劃効勞，這是

張作明道：「那就好了，脫脫丞相有密函在此，請你自己拆閱！」

張作明一面說，一面扯開了他的外衣，在外衣的夾層之中，取出一封信來，交給了洪威，洪威將信拆開，迅速地看了一遍，「呵呵」大笑了起來。

張作明忙道：「脫脫丞相信中，說些甚麼？」

洪威道：「他要我出兵至江西，與他夾攻張士誠。」

這兩位是龍麟，貝奮，我的結義兄弟，這位是我的至交，姓張，名作明。多才多藝，曾在徐州義軍首領李二帳中為參謀，只可惜李二剛愎自用，不聽他的勸告，以致脫脫大軍一到，便自煙消瓦解！」

洪威這一番介紹，龍麟和貝奮兩人聽了，也不禁肅然起敬，因為天下義軍雖多，但勢力大的，却没有幾股，徐州李二，正是其中的一股。李二雖然敗在元朝的脫脫丞相大兵之下，但是同聲連氣，一提起來，各路義軍，對他還是十分尊敬的。

龍麟和貝奮忙站起讓座，張作明客氣了幾句，坐了下來，四人閒談了片刻，龍麟和貝奮更覺得張作明的胸中，大有經緯，更是欽佩。

不一會，龍麟和貝奮就一起告辭，要領着軍隊，到城外巡視，洪威也不挽留，一送走了他們兩人之後，張作明四視無人便壓低了聲音，道：「洪大哥，你這算是怎麼一回事？」

洪威却笑而不答，只是望定了張作明。像是根本不知道張作明那樣說，是甚麼意思一樣。張作明現出了十分焦急的神色來，道：「可是此處說話不方便？」

洪威笑得很是自負，道：「我就是此間主人，何不便之有？」

張作明道：「那就好了，脫脫丞相有密函在此，請你自己拆閱！」

張作明一面說，一面扯開了他的外衣，在外衣的夾層之中，取出一封信來，交給了洪威，洪威將信拆開，迅速地看了一遍，「呵呵」大笑了起來。

張作明忙道：「脫脫丞相信中，說些甚麼？」

洪威道：「他要我出兵至江西，與他夾攻張士誠。」

張作明忙道：「脫脫丞相信中，說些甚麼？」

洪威道：「他要我出兵至江西，與他夾攻張士誠。」

張作明忙道：「脫脫丞相信中，說些甚麼？」

洪威道：「他要我出兵至江西，與他夾攻張士誠。」

一個極大的秘密，知道的不過三四個人而已。當年，他在脫脫丞相面前，誇下海口，說是能憑自己一人之力，說飛龍寨來歸順，原是他看出，若不立些大功，便難出頭之故。可是他到了飛龍寨之後，就改變了主意，看出飛龍寨人強馬壯，大有可為，而他又有了把握成爲這股力量的首領，所以就將脫脫拋在腦後了！

而現在，在他掌握之中的那股力量，已越來越大，終於強大到連脫脫丞相倒過來要請求他合力發兵，來對付張士誠了！

想到這裏，洪威心頭，不禁感到一陣自傲。

洪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又逐條想着脫脫在托張作明帶來的那封密函之中，許他的條件。他本部兵馬，不致解散，若能破了張士誠，他趁機收容亂兵，至少力量，可以增加一倍，而他仍然用大將軍銜，駐守城池，更可以向朝廷需要軍餉！

而且，賜蒙古姓，娶蒙古郡主爲妻，這一切，都表示蒙古人向他作極度的低頭！

洪威又現出得意的微笑來。自然，他也想過，如果不照脫脫丞相的計劃去做，會怎麼樣。

洪威是一個文武全才的梟雄，天下大勢，早已了然於胸，雖然天下大亂，但是朝廷的勢力，却仍然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脫脫自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可供調動的兵馬，仍有數十萬之衆，一鼓作氣，破了徐州李二，大軍直逼江邊，便是一例！

如果他不是趁機和元軍聯合，只怕在元軍新勝之下，就步了李二的後塵！

自然，龍麟，貝魯，陳英羣和龍珠兒四人……

當洪威一想到這四人時，他兩道劍眉，陡地揚起，轉回身來，在那一剎間，他的面上，也現出了一股極其猙獰的神色來。

無毒不丈夫！他要成大丈夫，大英雄，就得心狠手辣，就得把握千載難逢的時機！

當洪威一想到這一點時，他的心中已經有了決定，而他的神色，也在那一剎間，回復了平淡，內廳堂中只有他一個人，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曾想過甚麼，和他已經決定了怎麼做。

而洪威在決定了要怎麼做之後，他的心中，也絕無絲毫內疚於心的感覺，他是一個極度自私，只知爲自己謀算的人，凡是這樣的人，當他想到一個計劃，這個計劃不論要損害多少人，只要到頭來是對自己有利的話，他是決不會有甚麼內疚之感的。

天色已漸漸黑下來了，洪威已經呆了很久了，他又大聲叫來了人，掌着了燈，然後，他一直背負着雙手，在踱來踱去。

他越來越覺得興奮，在一年之前，他做夢也不敢想像會有今日的地位，但是在張作明到了之後，在他看了脫脫丞相的密函之後，他却又覺得，今日的地位，實在太渺小了，他要向上升，不斷地向上升，龍麟，貝魯，陳英羣，這些曾和他稱兄道弟，歃血爲盟的人，只不過是他向上升的填腳石而已！

夜深了，月明星稀。大將軍府中，依然燈火處處，在書齋中，洪威在長案之前，明亮的燈光下，對着攤開在案上的一幅地圖，仔細地查看着。

一陣腳步聲，傳到了門口，接着，便是龍麟粗豪的聲音，在門口响起，叫道：「大哥在麼？」

洪威並不抬頭，只是眼角向案上的銅鎖紙，瞥了一眼，脫脫丞相的那封密函，就在銅鎖紙下壓着，他道：「二弟請進來。」

龍麟推門走了進來，滿面風塵，一身戎服，仍未除下，一進來之後，就急急來到了案前，洪威並不抬頭，只是問道：「軍情如何？」

況龍麟的武功，本就不如洪威！

這時，龍麟被洪威激得怒火直冒，洪威其計已售，龍麟第二次刀才揚起，又是一聲大喝，沒頭沒腦，便向洪威砍了下來，龍麟才一出手，洪威的身子，便轉動起來，龍麟一刀砍下，砍了個空，「叭」地一聲，他手中的那柄龍麟刀，直陷進了長案之中。

而在此際，洪威的身形旋轉，已經轉到了龍麟的背後，雙劍齊出，「撲撲」兩聲响，兩柄尺許來長的利劍，直刺進了龍麟背後要害，幾乎直沒至柄！

利劍直刺了進去，龍麟的背後，倒還沒有鮮血冒出來，但是他口角，已是鮮血泉噴，他身子猛地向前一摔，向前撞了出去，洪威也趁勢收回劍來，龍麟的身子，撞在那張長案之上。

他的身子撞在長案之上，「嘩啦」一聲响，將那張長案，齊中壓成兩段，他身子也跌倒在地，直到此際，龍麟背後中劍之處，兩股血泉，才射了出來。

龍麟猛地一個轉身，在地上滾了一滾，他雙眼睜得老大，像是眼珠要奪眶而出一樣，只聽得他「呼呼」地喘着氣，啞着聲音，叫道：「三弟，我悔不該——」

他顯然是在遭了毒手之後，臨死之前的那一剎間，想起了當日洪威訪案之際，他對洪威衷心傾倒，奉他爲首時陳英羣所說的那番話來，是以後悔未曾聽陳英羣的話了！

可是，他的話才說到一半，眼前一陣發黑，身子像要向天上飄了起來一樣，陡地向上挺了一挺，又「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已然氣絕！

洪威雖然早已立下了要殺害三弟之心，但是

龍麟伸手指着地圖，道：「張士誠在江北的幾座城池，連日來在招兵買馬，脫脫大軍，在破了李二之後，已經趁勝，分兩路南下，他不知是要攻張士誠，還是要攻我們，可得小心防備。」

洪威的語氣，十分平淡，道：「他是去攻張士誠？」

龍麟呆了一呆，現出極其詭異的神色來，道：「大哥何以如此肯定？可是得了細作的密報？」

洪威笑道：「不是，有人給了我一封密函，二弟請一看，就明白了！」

洪威一伸手，雙指一挾，將那封密函，自銅鎖紙下，取了出來，交給了龍麟，龍麟是性急人，連忙抖了開來，他一看信上一個蒙古文花押，便陡地一呆，接着，便一口氣看了下去，越看越是心驚肉跳，等到看完，他的面色，漲得通紅，大聲道：「這是何意？」

洪威笑道：「信上說得明白，二弟還不知道麼？」

洪威看來，像是若無其事一樣，但是龍麟的面，却已漲得成了紫色，他又大喝一聲，道：「這是何意？你早與脫脫有勾搭！」

洪威點頭道：「我們是素識！」

龍麟不由自主，喘起了氣來，道：「那你……你……」

這實在是龍麟再也不想不到的事，是以一時之間，他激動，憤怒，以致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洪威徐徐地道：「我已決定照這封信上的計劃去做，你們若是仍然追隨我，只要我有成，封侯列士，都是意料之中的——」

洪威這句話，只說到了一半，只聽得龍麟已發出了霹靂也似，一聲大喝，一振臂，「鏗」地一聲

出手殺了龍麟之後，他也不禁好一陣心跳，望着龍麟，鬚髮噴張，雙目怒睜的屍體，他心中也有一股寒意。

就在這時，只聽門外，傳來了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在腳步聲中，夾雜着貝魯的喝問聲，道：「什麼事？什麼人在此呼叫？」

另外有人答道：「不知道，好像是大將軍的書齋之中出了事，將軍快去查看。」

就是這兩句話的工夫，腳步聲已經近了許多，洪威心知龍麟大呼小叫，必然將將軍府上下，盡皆震動，是以他也早有了準備。

一聽到了貝魯的聲音，他立時定下神來，一轉身，還劍入鞘，身形一閃，已閃到了門前，出了書

案已看到貝魯和十來個軍官，自走廊中疾奔前來。洪威在這裏大半年中，早有佈置，凡是飛龍寨原來的頭目，不是派去征戰，便是藉口老弱，將他們調了文職，或是乾脆削了出去，將軍府中，更全是他的親信。這時，他看到貝魯奔在前面，後面跟着的十來個人，不論是軍官士兵，全是他的親信，他心中不禁大是高興，立時大踏步向前，迎了上去。

貝魯一看到洪威迎了上來，忙站了腳步，道：「大將軍，什麼事？」

洪威的臉色，陰沉得可怕，他沉聲道：「三弟，二弟不服將令！」

貝魯陡地一呆，強笑道：「大將軍，我們是結義兄弟，雖說軍令如山，但也不妨將就些！」

洪威一聲冷笑，冷冷道：「軍令不立，何以成大業？」

貝魯又是一呆，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貝魯仍然不知在龍麟的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是以他心中雖然不以洪威那種話爲然，仍是委婉地

龍麟刀已然出鞘，洪威却仍然微笑着，道：「二弟，你可是想和我動手過招麼？」

龍麟到了這時，實是忍無可忍，一聲怒吼，刀揚起，「呼」地一股勁風，一刀已向洪威砍了下去！那一刀之中，蘊含着突如其來的憤怒，和那種知道了被欺騙之後的，極度的悲憤，力道之大，實是非同小可！

龍麟的那一刀，可以說來得突然之極，但是洪威也早有準備，龍麟刀夾風聲，疾砍而下，洪威雙臂一振，袖際雙劍，已然出鞘，雙劍交叉，架了上去，「鏗」地一聲响，已將刀架住，洪威立時道：「二弟，有話好說！」

龍麟是一個血性漢子，這時他知道自己在這些日子來，最崇拜，最敬重的人，原來和元朝的脫脫丞相，早有勾搭，他心中的痛恨，實是難以言喻，連他的身子，也在猛烈地發着抖。

洪威的話才一出口，龍麟便是一聲怒吼，道：「你這畜牲，也配和我稱兄道弟！」

洪威却冷笑道：「我們是曾歃血爲盟的，你可還記得麼？」

洪威不提「歃血爲盟」這種事還好，一提，龍麟更是無名火起，他身子一退，陡地揚起刀來。洪威爲人，何等聰明深沉，他自知爲了要求自己飛黃騰達，眼前的捷徑便是和元軍合作，共攻張士誠。

但是，只要一提起和元軍合作，原來飛龍寨的人，必然反對。洪威是早在看到了張作明帶來的那封信時，就已經立定了主意，要將龍麟等三人，首先除去，是以龍麟一到，他就將脫脫的密函，給龍麟過目，明知龍麟性子暴躁，必然大怒。

要知道一個人，武功就算有十分，在盛怒之下，心浮氣躁，原來的武功，也必然打個折扣，更何

道：「自家兄弟，縱有爭執，總也有話可說。」洪威踏前一步，一字一頓，道：「我已說了，但是他堅決不從！」

貝奮心中也不免有氣，他自然也佩服洪威，如果果不是洪威，他們一定仍然在飛龍寨中，佔山為王，決不會有如今的局面。但是，對一個草莽英雄，江湖漢子而言，兄弟間的義氣，却比一切更重要！是以貝奮道：「大將軍若是覺得我們不堪成大業，我們仍然回飛龍寨去當草寇好了，又有何妨？」

貝奮的口中，講出了這樣的語來，他心中的激憤，實是可想而知了。他却不知道洪威已動了殺機，龍麟已死在洪威的雙劍之下！

洪威一聲冷笑，道：「遲了，龍麟不服我將令，已然伏誅了！」

洪威這句話一出口，貝奮猶如在頭頂之上，响起了個焦雷一樣，一時之間，目瞪口呆，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他的聲音發澀，道：「你……你在開玩笑？」

洪威冷笑道：「誰與你開玩笑？」

貝奮實在無法相信洪威所說的是事實，他立時回頭，向四面望去，那十來個軍官，侍衛，却都冷冷地望著他，一接觸到那許多冷面平靜的眼光，貝奮只覺得心頭一陣陣地發涼！

他在陡然之間，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呼叫聲，身子陡地向後衝了出去，這一衝的勢子，簡直如同猛虎出柙一樣，動疾無倫，洪威明知自己的武功，遠在貝奮之上，可是看到貝奮那樣子瘋了一樣地向後衝了過去，倒也不敢攔其鋒，身子一側，避了開去。

而貝奮向前衝來，其實並不是衝向洪威的，他只是想衝進洪威的書齋去，看個究竟。

龍珠兒雖在發怔，但雙刀一到，她身形立時一縮，轉頭已抖抖，「噹噹」兩聲响，將迎面砍來的兩柄單刀，蕩了開去，緊接著，長鞭向前一送，刀刃已刺進了其中一人的頸子。

那人發出一聲怪叫，身子向後倒了下去，龍珠兒長鞭霍霍，那些人如何是她的敵手，一起退了開去，龍珠兒足尖一點，身形拔起，一個起伏間，已然飛到了書齋的門口，接着，又反手一鞭，向後揮出。

她向後揮出的那一鞭，恰好揮中身後追來的一人的面門，那人慘叫一聲，仰天便倒，而就在那一剎間，龍珠兒也已看清了書齋中的情形！

那時，貝奮一手抓住了樑頭，可是他的身子，還沒有機會翻上去，腿便已中了洪威的兩劍，他一看龍珠兒跑了進來，急忙大叫道：「珠兒，你快走！」

龍珠兒在驟然之間，遭此巨變，她簡直整個人都呆住了，怔怔地望著倒在血泊中的龍麟，眼前陣陣發黑，連站也站不穩！

這時候，不論是什麼人，只消向她出手的話，她根本連躲避的能力都沒有！

但是，她剛才闖進書齋來的時候，如此神勇，却將門外的那十餘人攔住了，不敢進書齋來，而洪威在雙劍刺中貝奮的腿之後，才拔出劍來，無暇進攻，龍珠兒才能倖免於難。

及至貝奮一叫，龍珠兒才如夢初醒，這時候，洪威也已轉過身來，龍珠兒緊咬着牙，一鞭揮出！她這一鞭才出，洪威身形旋轉，突然向她，疾衝了過來，貝奮身上又負了三處傷，可是看到了這等情形，仍然奮不顧身，一聲大喝，自樑上，向下直跳了下來，撲向洪威，洪威反手一劍，又刺進了

洪威的身形一閃，貝奮捲起了一股勁風，向前衝了出去，他衝出去的勢子實在太急了，以致衝到了書齋的門口，也收不住勢子，「砰」地一聲响，撞在門上，將那扇門，撞得「嘩啦」一聲，倒了下來。

門一倒，貝奮又向前衝了兩步，才穩定了身形，而在他身形未穩之前，他已經看到了仰臥在血泊之中，死不瞑目的龍麟！

貝奮只覺得自己的心口，像是陡地被人撕裂了一樣，發出了一聲怪叫，撲到了龍麟的屍體之上！貝奮一撲到龍麟的屍體上，心中悲憤，實在是難以形容，他實在想大叫一聲「大哥」，可是喉際就像是有大團的棉花阻著一樣，竟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這時候，洪威早已大踏步走進書房來，貝奮聽得「鏗鏘」兩下响，利劍出鞘之聲，他才陡地一震，伸手向腰際摸去，可是一摸之下，却摸了個空！他才外出巡視回來，又是在全靠自己人的大將軍府中，萬萬也料不到會有什麼意外發生，是以他的雙刀，並未帶在腰際！

他雙手摸了一個空，已然聽得洪威，發出了一陣陰鷲之極的尖聲來，貝奮身子一挺，站了起來，這時，他又倒鎮定下來了，他發出了一陣奇異的笑聲：「三弟看得不錯，你原來是隻禽獸！」

洪威冷冷地道：「你們本來，不過是一羣草寇，能有半年這樣的風光，死也該心足了！」

貝奮一聲大喝，陡地一翻手，抓過了半截長案來，狠命向洪威，砸了過去，緊跟着，身子一閃，陡地一扭，便想在洪威的身邊，閃了出去！

可是洪威的身手極高，老大的長案，乘着風聲，向他撞了過來，他橫臂一格，凌空已將長案擋住，

貝奮的腹中，可是貝奮身形一側之際，却死命抱住了洪威的雙腿，撕心裂肺叫道：「珠兒快走，告知三弟！」

貝奮抱住了洪威的雙腿，只不過叫出了八個字，但就在他叫出那八個字之際，洪威雙劍連下，已在他的身上，刺了六七劍。

貝奮身上，血如泉湧，但是他仍然死命抱着洪威的雙腿，龍珠兒看到了這等情形，淚如泉湧。她也知道，自己若是不走，非死不可，貝奮那樣捨死忘生，抱住了洪威，正是好讓自己離去！

是以儘管她心中恨極，難過之極，她也足尖一點，直向窗口，撲了出去，在她撲到窗外時，她着地一點，立時拔身而起，上了圍牆。

洪威一見走了龍珠兒，又驚又怒，又在貝奮身上，連刺了七八劍，一面叫道：「快追！」

七八個人，應聲也竄出了窗外，洪威揚起腿來，用力一踢。這時，貝奮早已氣絕，力道也盡了，自然再也拖不住洪威的大腿，是以洪威的腿才揚了起來，貝奮的屍身，便向外直飛了出去。

貝奮的屍身，直撞在一個古董架上，洪威的心中盛怒，那一踢的力道極大，是以貝奮的身子，撞在古董架上，嘩啦一聲，將那古董架撞得稀爛，他的身子落了下來，跌在許多碎瓷片之中，他雖然已經死去，但是仍然張大了口，像是仍在叫着，要龍珠兒快快離去。龍珠兒那時，出了圍牆，沿着牆，向前奔出了幾步，便穿進了一條小巷之中。

好在她對城中的地形十分熟悉，一到了那條小巷內，她不再向前奔去，身形拔起，又躍過了小巷旁的高牆，落在一個院子之中。

她才一落下，便聽得腳步聲，吆喝聲，和洪威的呼叫聲，龍珠兒咬了咬牙，她實在想痛痛快快地

，緊接着，右手劍已疾刺而出！

當他右手劍刺出之際，貝奮恰好已來到他的身邊，再想退避，却已來不及了，「波」地一聲响，一劍恰好刺中了他的肩頭。

貝奮一受了傷，連忙身子一縮，待要奪窗而逃，他一轉過身來，窗子就在眼前，要穿窗而出，倒也不是難事，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書齋之外，傳來了龍珠兒的嬌叱之聲，道：「什麼事，為什麼攔住了我？」

原來龍珠兒也已聞聲趕到，可是她才一來到書齋之前的走廊中，就被那十餘個軍官，一起攔住，龍珠兒又驚又怒，大聲叱責。

貝奮聽到了龍珠兒的聲音，心中大驚，他心知龍麟已遭毒手，自己也未必逃出去，自己遭了毒手之後，洪威斷然不肯放過龍珠兒和陳英羣兩人！

陳英羣不在城中，或者還可以開風遠避，但是龍珠兒却是危險之極！

貝奮一想到這裏，顧不得再向前撲去，厲聲叫道：「珠兒，洪威人面獸心，已殺了你大哥，你快逃走！」

貝奮一叫，洪威早已大踏步趕了過來，雙劍齊出，攻向貝奮的左右脅。

貝奮的手中沒有兵刃，根本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洪威的雙劍刺到，他只有身形疾拔而起，一探手，抓住了樑頭，逃過了洪威的那兩劍。

而龍珠兒在走廊之中，一見那十來個軍官，沒有一個是飛龍寨的舊人，一見到了她，便神色有異，各自亮出了兵刃，阻住了她的去路，她也心知有異，早已握定了軟鞭，及至貝奮一叫，她在那一剎那間，險險未曾昏了過去！而就在她一呆之間，「呼呼」兩聲响，兩柄單刀，已然砍向她的面門。

哭上一場，然而在今日這樣的情形下，她却連痛哭的機會也沒有，她身形一伏，又向前奔了出去。

直到她又躍過了高牆，到了另一條巷子中，她才喘了一口氣，纏好了龍頭鞭，趁着天色黑暗，向前疾行，她貼牆走着，只聽得蹄聲不絕，一隊隊的士兵，在大街小巷中疾馳而過，那自然是洪威正派人在滿城搜尋她了。

龍珠兒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處，畧停了一停，她的心中十分亂，但是她却還知道，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將洪威的真面目，去告訴陳英羣！

城中發生了那樣的巨變，陳英羣還一無所知，洪威害了龍麟和貝奮，一定要去害陳英羣，如果陳英羣一無所知，那太容易被害了！

龍珠兒想到了自己應該立即去通知陳英羣，可是看城中這樣的情形，她根本難以出城去！

龍珠兒急得心疾向下沉，她雙手緊緊地握着拳，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

而在這時候，大將軍府中洪威，一面派人滿城搜尋龍珠兒的下落，一面却已派人出城去了。他派出的人，是張作明，和他的兩個親信，持着他的函件，要陳英羣立時來城中，商量軍務。

洪威也知道，龍珠兒若是走脫了，除了將大將軍府中發生的巨變，去告訴陳英羣之外，決沒有第二個地方可去，而他就要趕在龍珠兒前面，讓陳英羣不知已發生了巨變，將他騙到大將軍府來送死！

洪威並且已吩咐了張作明，萬一陳英羣心中起疑，不肯前來，那麼，只等他一起疑心，便立時出其不意，將他殺死。

在龍珠兒盤算着，如何才能出城之際，張作明和那兩個軍官，早已到了北門。他們持着洪威大將軍令箭，叫開城門，向前疾馳而去。（未完待續）

倪 匡 著
培 新 圖

風 雄 里 萬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涂雪紅爲雷三所挾，危急間爲東方白所救，但東方白也受了雷三的暗算，傷重不支，涂雪紅扶着東方白回到天一堡，涂龍與唐豪兩敗俱亡，未幾，雷三又來到天一堡，制住涂雪紅，暗算嬌娥，嬌娥負傷懷着三寶真經竄逃，雷三追了下去，待涂雪紅用功衝開穴道，他們已不知所踪，涂雪紅套好馬車，載着傷重的東方白，擬往六盤投靠烈火神駝，途中爲要醫治東方白的傷毒，聽得診治大夫說，需有千年參王始能保存東方白性命，涂雪紅竟誤投雪山三魔莊中，更洩出東方白的行踪，引致三魔要往尋仇——

噩運瀕臨嬌媚苦

玉骷髏姜範冷冷地一哼，道：「涂姑娘不必吃驚，我們三兄弟聲名雖然駭人，但行事却最講理，冤有頭，債有主，我們只找東方白，姑娘何必如此吃驚？」

涂雪紅一聽，倒放了一半心，可是她仍然道：「那麼，你們……想將東方白怎麼樣？」

玉骷髏一聲冷笑，道：「或是活剝人皮，或是五馬分屍，或是剖腹挖心，那得看我們高興，涂姑娘，看你樣子是聰明人，我們多殺一個人，絕不會嫌血腥，你還是不要惹禍上身的好。」

涂雪紅道：「可是……可是他身受重傷，我要將他送到他師父烈火神駝那兒——」

涂雪紅一句未曾講完，玉骷髏已厲聲喝道：「你就去告知烈火神駝說是雪山脚下，我們三兄弟將他的徒弟留下了！」

他一面說，一面衣袖倏地拂起，一股勁風，向涂雪紅攏了過來，攏得涂雪紅不由自主，向後跌出了七八步去，玉骷髏又喝道：「快走！」

那霹靂也似的一聲巨响，更是令得涂雪紅心神大震，一個轉身，便向前奔了出去，一口氣奔出了那鎮甸，才喘了一口氣，停下來。

她轉頭看了看，不見有人追來，可是她心中仍是七上八落，心想，金骷髏一到客店，東方白身受重傷，自然是束手就擒了，他若是一受驚恐，就在半路上斷了氣，那自然可以少受許多痛苦。看來，他定是活不成了。自己怎麼辦呢？真照玉骷髏所說，到六盤山去通知烈火神駝麼？

她心中亂成一片，却又不由自主，轉過身來，向鎮內走去。那是她心內實在想去看一看，究竟東方白怎樣了之故。本來，依她的為人而論，自己可以安全脫身，已是上上大吉，絕不會再去想別的什麼的了。

可是此際，對於東方白，她心中却總有那麼一分難以放得下的感覺。

然而，這種感覺，却又絕敵不過她心中的害怕，她回頭向鎮上，祇走了十來步，連忙又轉過頭，向鎮外疾奔了出去，這一次，奔出了十來里，才又停了下來。

她站在一株大榆樹之下，心中不住苦笑。

她站了好一會，才暗嘆了一聲，心忖如今唯一的辦法，似乎只有照玉骷髏所說，到了六盤山，見到烈火神駝再說了。

她打定了主意，不再停留，一直向前奔去，夜來宿在客店之中，却半夜起身，在馬廄中找了一匹好馬，冒着風霜，向南疾馳而出。

第四天，她就進了關，她一直在塞北苦寒之地居住，一進了關，便覺得耳目一新，一路行來，她也不敢胡亂生事，那一天，離她離開東方白，已足有一個多月，她已來到了離六盤山只有十來里的地方，她只知烈火神駝在六盤山南麓居住，但是却不知道他究竟在甚麼地方，六盤山綿延百餘里，要找一個隱居的武林高人，那自然是十分困難之事。

涂雪紅慢慢地向前走着，到了午夜時分，她來到了一條十分寬闊的溪水之旁，那溪水並不深，極之清淨，在月色之下，銀光閃閃，涂雪紅站在溪水之前，不禁長嘆了一聲，心頭茫然。

在剎那一間，她心頭百感交集，不知想起了多少事來。她感到自己在天一堡中無憂無慮，一呼百

回來！

涂雪紅聽得烈火神駝這樣問自己，心中不禁一陣難過，道：「他……他……」

涂雪紅才說了兩個「他」字！烈火神駝已霹靂也似大喝：「快說，在我面前說話，緊記得痛痛快快，若是否吞吞吐吐，看我揍你！」

涂雪紅給他嚇得面色發青，忙道：「是，是，我是說東方白不會回來了。」

烈火神駝「哼」地一聲，道：「不回來了？爲甚麼？他另投明師了麼？」

涂雪紅心頭又是一陣難過，道：「不是，他死了。」

涂雪紅這一句話才出口，烈火神駝的身子，突然「騰」地向上跳起了兩尺來，凌空伸手，五指如鉤，已經抓住了涂雪紅的肩頭。

涂雪紅只覺得烈火神駝的五指，猶如一柄鋼鈎一樣，一抓下來，痛得她全身打顫，令得她不由自主，尖聲叫了起來。

但是，她的尖聲，却全被烈火神駝的怪叫聲壓了下去。

烈火神駝怪聲呼道：「你說甚麼？東方白死了？他怎會死的？」

隨着烈火神駝的呼叫，另外又有一人，自松樹之上，疾投了下來，道：「東方白怎會死的？駝子，你將這位姑娘放開，讓她慢慢地說！」

涂雪紅那時，已痛得幾乎要昏了過去，幸而那人及時趕到，烈火神駝也聽話，手一鬆，便放了開來，涂雪紅跌出一步，定睛看去，祇見在烈火神駝身旁，多了一個人，那人身形，又高又瘦，約莫五十上下年紀，一身布衣，十分清癯。

烈火神駝雖然放開了涂雪紅，但是他仍在呼叫

諾的日子，又想到了林浩生和玉琴，不知道他們兩人是否生，她想到了雷三，最後又想到東方白。一想到東方白，她不禁又想到了自己，自從進關以來，她可以說是個親人也沒有了，難道以後，一直過着這種飄零的日子麼？

她想到此處，又不禁長嘆了一聲。

可是，那一下長嘆聲，才嘆到了一半，只聽得不遠處突然傳來了一聲巨響。

那一下巨響聲，可以說驚人之極，而山中本來極其寂靜，突然間傳來了那一下巨響，令得涂雪紅突然跳了起來，向前一滑，幾乎跌進了溪水之中。

她勉力鎮定心神，站定了身子，只聽一個粗豪之極的聲音，接着喝道：「兀那女子，在那裏長吁短嘆，敢人清興，有甚鳥事？」

涂雪紅只覺得耳際被那幾句話，震得「嗡嗡」作響，連頭也抬不起來，等那聲音停了下來，涂雪紅才抬頭向聲音傳來處看去。

只見在一株十分高大的松樹的一株橫枝之上，竟有兩個人面對面地坐着。

在那兩人之間，放着一塊方形的木板，像是棋盤一樣，一個人，正在凝神望着棋盤，另一個人，轉頭正向涂雪紅凝視着。

那樹離涂雪紅，足有四五丈，樹又十分高，天色又黑，涂雪紅抬頭看去，只見兩個人坐着，那人的樣子也看不清楚，可是却見他一對眼睛，在黑暗之中，炯炯生光，一望便知是個內功極高的高手！涂雪紅勉力定下神來，道：「我……只不過想起了一些事，心中煩躁，不知道有人在此，尚祈勿怪。」

那人又「哼」地一聲，道：「你再出一聲，看我不將你撕裂了！」

不已，而且，揮手舞足，忙個不了，那人身形一閃，攔在烈火神駝和涂雪紅面前，道：「這位姑娘貴姓芳名？」

涂雪紅道：「前輩，我叫涂雪紅。」

那人濃眉一揚，道：「涂姑娘，從關外來，不知和天一堡主塗龍，如何稱呼？」

涂雪紅一聽得那人問起自己的父親，心中又不禁好一陣難過，忙道：「那是先父。」

那人「啊」地一聲，道：「原來涂堡主過世了，那是甚麼時候的事情？」

涂雪紅心中難過，哽咽了一下，還未回答，烈火神駝已不耐到了極點，火冒三千丈，一伸手，擋開了那人，道：「褚老二，你那裏來的這許多廢話！」

涂雪紅人本聰明，她一聽得烈火神駝叫出「褚老二」三字來，便忙道：「這位前輩，莫非是中條三友的雲中鵬褚二俠？」

那人道：「正是，我與令尊，在多年前曾見過面的。」

涂雪紅這時，心中又高興了起來，她已然看出，烈火神駝這人，脾氣之暴烈，實是比武林中傳說的，有過之而不及，自己想來依附他，縱使他肯收留的話，那麼日子也必然過得悽慘之極了！

而中條三友，各負絕技，比起烈火神駝來，毫不遜色，再加其中雲中鵬褚片天，和自己父親，又是相識，這可比烈火神駝好多了。

是以她連忙的拜了下去，道：「拜見褚二叔。」他們兩人在那裏行見面禮，烈火神駝却又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你們只顧講廢話，東方白是如何死的，到底還說不說？」褚片天回過頭來，怒道：「駝子，你這算是什

這時，在那人對面的一人，笑着道：「駝子，你也太霸道了，這六盤山頭不是你的，人家在這裏嘆氣，碍着你甚麼？你輸了我十餘子，却遷怒於人，這都不是君子所爲啊！」

那人怒道：「我本就不是君子，你這樣說我，豈不是等於放屁？」

涂雪紅一聽得另一人呼那「駝子」，心中不禁陡地一動，忙道：「這位是烈火神駝麼？」

只聽得那人又是一聲暴喝，道：「既知是我，爲免慘死，還不快滾！」

涂雪紅又驚又喜，忙道：「神駝前輩，我正是來找你的，我自關外，萬里迢迢——」

她話還未講完，只聽得烈火神駝道：「不下了，不下了，我有事，這局棋却不是我輸！」接着，便是一陣擾亂棋子之聲，一條人影，飛墮而下！

那人影的來勢，實是快疾無匹，帶起一股勁風，自上向下壓下，向涂雪紅的前面落下，那一股勁風，令得涂雪紅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

那人影落下之後，涂雪紅定睛向他看去，不禁心頭十分驚駭，滿頭亂髮，一團虬髯，貌相十分之兇惡，雙眼異光四射，在他望人的時候，像是要擇人而噬一樣，令人心頭生悸。

涂雪紅吸了一口氣，剛想說話，烈火神駝已大喝：「我並不識你，你來找我作甚？」

涂雪紅心中暗自叫苦，心忖早知烈火神駝竟如此駭人時，我也不來了，但事已至此，她如今却沒有退縮的餘地，只得戰戰兢兢地道：「我是東方白的朋友，我們在關外相識的。」

一講出了東方白的名字來，烈火神駝的神態，和緩了一些，但仍然是咄咄逼人，道：「原來是這小子的朋友，他居然還記得起我麼？他還要多久才

麼？東方白也死了，你曉得他轉來麼？」烈火神駝咬牙切齒，涂雪紅忙道：「東方白先是和雷三動手。」

她祇講了一句，烈火神駝已經叫道：「他奶奶的，雷三是誰？」

涂雪紅連忙接口說道：「他是峨嵋席大先生的弟子……」

她又是一句話未曾講完，祇聽得烈火神駝「哇呀」一聲大叫，整個人都向上跳了起來，跳起了五六尺，突然「呼」地打橫飛出，雙掌齊發，擊在一株碗口粗細的樹上。只聽得「砰」地一聲响，那株樹立時被他雙掌之力，生生砍折！

同時祇聽得他怪叫道：「席大，席大，我與你誓不兩立！」

褚片天看得祇是搖頭，道：「賢姪女，席大先生乃是正派中有名的高手，他弟子怎會和東方白動起手來？恐怕不對吧。」

涂雪紅苦笑道：「我剛才還未曾講完，那雷三是席大先生門下弟子，但是他却淫辱了席大先生唯一的愛女，逃走在外，席大先生正派門下許多弟子在追他的。」

烈火神駝在打折了那株樹之後，身形向外疾展，已向外直奔了開去，看他情形，多半是想趕赴峨嵋，去找席大先生算賬的了。

但是，涂雪紅那幾句話一出口，他又轉回了身來，大喝：「這小子能有多大神通，打得過東方白？」

涂雪紅忙道：「他不是東方白的敵手，但是東方白却中了他的暗算，身受重傷，是血狼神君吩咐我護送他到六盤山來的。」

烈火神駝點頭道：「這老獠倒有點主意，後

來他怎樣死的？」

涂雪紅道：「到了雪山腳下，東方白奄奄一息，我聽得人說，他若是能有成形的老山人參吊住氣，那就還有十天八天好活，我去求人參，怎知撞在雪山三魔的老巢中，東方白又和他們有仇……」

褚片天道：「我不是留你別去，但是你要去的話，嫂夫人那裏，不去說一聲麼？而且，事情和席大先生的叛徒有關，和席大先生說一聲也是好的。」

褚片天才一提到烈火神駝的妻子，烈火神駝整個人都溫文了起來，連講話的聲調也低了不少，他道：「是啊，你說得不錯，但怎麼說呢？若說東方白這小子出了事，她定然心中悲傷。」

褚片天道：「你隨便找一個理由便是。」

烈火神駝點了點頭，道：「那麼，席大先生處，就煩你和我去說說，小姑娘，你來，你對我有些用處！」

涂雪紅也不知道烈火神駝這樣講法是什麼意思，她也根本未及發問，烈火神駝已一伸手，拉了她就走，烈火神駝向前的去勢，是如此之快，以致她整個人，幾乎都已騰空而起。

她只覺得勁風撲面而來，連經過了一些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只覺得突然之間，烈火神駝停了下來，不禁呆了！

她已然處在一個山谷之中，那山谷四面羣山環抱，也不知道從那一條路進來的，在山谷中，有兩股泉水，匯成了一道清溪，注入一個大水潭之中，水色碧清。山谷中全是古松，綠蔭處處，而草地之上，徜徉着十來隻白鶴，見人不驚。

近東首的一片平地之上，種滿了奇花異草，再過去，是一大叢翠竹，在翠竹叢中，便見有幾間竹屋。

涂雪紅一直在關外苦寒之地過日子，進得關來之後，眼界雖然開了不少，但是像這樣如同圖畫一般的景色，她却未曾見過！

而更令得她驚詫的，像烈火神駝這樣一個性烈

如火的人，居然會住在一個如此清雅、絕俗的地方來！

一停了下來之後，烈火神駝便道：「你聽着，你在我女人面前，絕不准提起東方白已死一事，要不然，我將你活埋了，你可記得？」

烈火神駝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看得涂雪紅不由自主，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道：「我知道了。」

烈火神駝拉着涂雪紅向前走去，走到了竹林之前，便聽得有一個十分柔軟動聽的婦人聲音，傳了出來，道：「大哥，你回來了麼？」

烈火神駝道：「是啊，褚老二不是我的對手，只在片刻之間，我就連勝了他三局，他垂頭喪氣地走了。」

令得涂雪紅驚訝無比的是，烈火神駝那幾句話，講來細聲細氣，十分好聽，和他剛才那種兇狠的樣子，簡直判若兩人！

只聽得那婦人的聲音笑了起來，道：「大哥，你別騙我高興了，我知道，你和褚二哥下棋，只會輸，不會贏棋的。」

烈火神駝一聽，頓時紅了臉，變得十分忸怩起來，就像是一個小孩子做錯了事被大人捉住了一樣。這時候他那種樣子，若是說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厲害人物，那是不易使人相信的事。

烈火神駝尷尬地呆了一下，又向前走去，道：「妹子，我有一件事告訴你。」

那婦人聲音又道：「你有什么事，只管對我說好了，可是聽你的聲音，大哥，你又像是要對我編什麼謊言了，是不是？」

那婦人這句話一出口，烈火神駝的一張臉，頓時漲得如同猪肝一樣的颜色，一面他却雙手亂搖

方分明是雙目已盲的人，而自己又一直站在那裏，非但不曾出聲，連走也未曾走過去，她如何會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她禮才行了半，那婦人便已還禮，道：「姑娘，也是學武功的吧，別多禮了。」

涂雪紅忙道：「是，我是跟父親學的武功。」

烈火神駝趁機道：「妹子，她父親給你人殺啦，她來求我替她父親報仇，我却不能不去，是以，我要離開你大半個月了。」

那婦人靜靜地聽着，等到烈火神駝講完，她才微微一笑，道：「大哥，你這個謊可編得不十分好啊，是騙我不信的。」

烈火神駝發了急：「如何編得不好？」

他這句話一出口，連涂雪紅都忍不住要笑，因為他這樣一講，那分明自己承認在說謊了，但涂雪紅却不敢笑出來，只是竭力忍着。

那婦人笑道：「大哥，你別動氣，你且想想，這位姑娘的父親，若是不識的，你不會應允她去報仇，如果你相識的，我焉有不知之理？」

烈火神駝被他妻子一駁，頓時啞口無言。

那婦人又笑道：「大哥，究竟你為什麼事要離去，你快告訴我。」

烈火神駝更是大窘，突然之間，老羞成怒，大聲道：「他奶奶的，你別問好不好！」

那婦人輕輕嘆了一聲，道：「大哥，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你要離我而去，我若是不問原委，那算什麼？」

烈火神駝怒道：「落在他們三人的手中，自然是死了，他奶奶的，你是幹什麼的？何以見死不救？你還是他的朋友？」

涂雪紅道：「我不知道，他們中的金骷髏姜零，帶着人到客店去捉東方白，東方白自然是落在他們的手中了，我……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烈火神駝道：「你不知道他究竟怎樣……」

着烈火神駝，道：「大哥，那你快去，將他帶回來，帶回來好養傷，大哥，我求求你！」

烈火神駝忙道：「妹子，這是什麼話？我當然立即就去，盡快回來！」

涂雪紅的心中，又訝異之極。她知道，東方白是烈火神駝的徒弟，那麼，烈火神駝的妻子，自然是東方白的師娘了。

那麼，何以那婦人要向烈火神駝求他去救東方白呢？莫非他們三人之間，還有什麼奇妙的關係在麼？

這時，涂雪紅自然只是在心中存疑，也不敢多問。

烈火神駝又道：「妹子，我就去了！」

那婦人道：「你……自己也得小心些，我若不是有一點武功也不會，我定然跟你一齊去。」

烈火神駝道：「你只管在此等候我的好消息，我留涂雪紅姑娘在這裏陪你，中條三友，他們有空，一定會來探視你的，我去了！」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已依依不捨地在向後退了開去，突然間，他一個轉身，箭也似地射了出去，轉眼不見！

烈火神駝一走，竹林之前，便只剩下涂雪紅和那婦人了。那婦人又握住了涂雪紅的手，道：「你來，將東方白的事，詳細告訴我。」

涂雪紅的心中，十分為難，但她却祇得答應着，道：「是前輩。」

那婦人道：「你不必叫我前輩，我反正也不會武功，烈火大哥姓胡，你和白兒，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涂雪紅道：「胡伯伯，東方大哥是因為救我，才和一個叫雷三的人結了怨的。」

烈火夫人却搖頭道：「不是的，若是熟人前來，一定早已出聲了。」

涂雪紅更嚇了一跳，忙道：「這裏可是時時有生人前來的麼？」

烈火夫人道：「不，我在這裏住了十多年還是第一次有生人來。來人的脚步很輕快，一定是武林中人。你別心慌，由我來應付他們好了。」

涂雪紅苦笑着，道：「你……你怎知道我心慌了？」

烈火夫人道：「你氣息急促，我雖然看不到你的神情，但却是可以聽出來的。現在，你可聽出他們兩人的脚步聲來了麼？」

涂雪紅仔細向外傾聽着，她祇聽得微風吹動竹子的「刷刷」聲，除了那種輕柔的聲音之外，甚麼聲音也沒有。她聽了一會，才道：「沒有，我……沒有……」

她一句話未曾講完，突然間，聽到了的確有脚步聲傳來了。那一陣脚步聲，來勢十分之快，轉眼之間，便由遠而近。接着，便看到竹林之外，人影幌動！

涂雪紅壓低了聲音，道：「他們來了！」

烈火夫人也低聲道：「你看得到他們麼？」

涂雪紅搖頭道：「我看不清，竹林太密了。但是我已看到他們兩人身上的衣服，似乎全是藍色的……啊！其中一人……已然掣了一柄晶光錚亮的刀在手了。」

烈火夫人苦笑了一下，道：「駝子大哥剛走，就有人來生事了，真怪啊！」

涂雪紅連忙道：「可要我去追趕烈火前輩回來麼？」

烈火夫人道：「不必了，你怎追得及他，且看

那婦人嘆了一聲，道：「那個雷三，本領很大麼？」

涂雪紅搖頭道：「本領麼，那雷三及不上東方大哥，但是，他却詭計多端，東方大哥，却中了他的暗算，是以才受了重傷的。」

她們二人一面說，一面向竹林中走去。涂雪紅好幾次要去扶持那婦人，但都被她婉拒。兩人進入竹林中，只見林中幾間竹屋，十分清幽。那婦人又停了一停，道：「涂姑娘，你告訴我，東方白究竟怎樣了？」

涂雪紅突然之間，聽得那婦人忽然又這樣問了一句，她不禁心頭亂跳了起來，道：「我已說過了，他……胸前受了重傷！」

那婦人又伸手握住了涂雪紅的手，道：「涂姑娘，你和他，一定很好吧？」

涂雪紅道：「是……是的。」

那婦人嘆了一聲，道：「烈火大哥對我很好，但……但如果東方白有了不幸，那我……我……」

她講到這裏，突然泣不成聲，她雖然未曾講下去，但是却分明已在告訴涂雪紅，如果東方白有什麼不幸，那麼她就痛不欲生的了。

涂雪紅這時，心中的疑惑，也到了極點。

她早就看出，烈火夫人對東方白的關切，有一些異乎尋常。如今她又那麼一哭，那更是顯而易見。她和東方白之間，絕不是師娘，徒弟之情。

涂雪紅的心中雖然奇怪，但是却不便發問。烈火夫人哭了半晌，才又向前走去，來到了竹屋之中，坐在一張竹椅之上。

涂雪紅倒有些不知所措，只得站在她的對面。又過了半晌，才聽得烈火夫人道：「涂姑娘，你或許不知道，東方白是我的兒子。」

看他們兩人，準備怎樣。」

涂雪紅又向那兩人看去，祇見那兩人，撥開竹子，已然向前走過來了！

他們來得十分小心，一步一步地，兩人的手中，都執着鎖鐵刀。不一會，他們來到屋子近前的時候，涂雪紅已可以看清，還是兩個面目相似的中年人。

那兩人的身形並不高，可是却十分結實。兩人在屋子前兩丈開外處站定。互相對望了一眼，他們顯然不知道屋中有人，齊聲道：「烈火神駝可在家麼？」

烈火夫人的聲音，十分柔和鎮定，道：「當然不在家。若是在家的話，兩位也不會來了，是不是？」

涂雪紅躲在窗前，向外望去，可以將那兩人看得十分清楚。只見兩人的面色，微微一變，一個道：「那麼，尊駕可是烈火夫人？」

烈火夫人道：「正是，兩位如何稱呼？」

那兩人一齊乾笑起來，一步一步向前逼近了五六步，才又道：「夫人不必問我們是何人。有一個人，請我們帶夫人去與他相見。」

烈火夫人緩緩地道：「我雙眼早已盲了，不能見甚麼人，你們走吧！」

那兩人却還是向前走來道：「那人吩咐我們，夫人若是不肯去時，強請也要請了去，尚請夫人勿怪。」

烈火夫人冷笑道：「駝子大哥雖然不在，總會回來的，你們兩人，誰惹得起他？我看兩位還是快走！他回來時，我只當甚麼事也未曾發生過，那你們兩人還可以安渡餘年。」

那兩人的面色，陰晴不定，過了半晌，才長嘆

涂雪紅吃了一驚，一時之間，實在不知道講些什麼才好，過了片刻，她才道：「你……你剛才不是告訴我，烈火前輩姓胡麼？」

烈火夫人道：「是的，但我在嫁駝子大哥之前，已然生下他來了。」

涂雪紅覺得十分尷尬，她還祇是女兒家。而且，和烈火夫人也是才相識，可是烈火夫人却向她講起了許多不應該隨便和外人講起的事來。涂雪紅不好說甚麼別的，祇得道：「原來是這樣。」

烈火夫人又長嘆了一聲，道：「涂姑娘，這些話，本來我是會對外人說的。但因為你和東方白好，所以我才對你講的。」

涂雪紅忙道：「伯母，你別太擔心，我想……」

烈火前輩一到了關外，就會將他接回來的。」

烈火夫人忙道：「涂姑娘，你若見了他，千萬不可以將我剛才和你講的那番話告訴他。他一直不知道我是他的親生母親。」

涂雪紅奇怪地問道：「伯母，你為什麼要瞞着他呢？」

烈火夫人却又一聲長嘆，並不回答。涂雪紅看出烈火夫人一定是有意言之隱，是以也不再追問下去。兩人默默相對了片刻，烈火夫人才道：「你和我在一起，不必照顧我，我雖然雙眼已盲，但是在這裏住久了，却是和明眼人是一樣的，可惜我看不見你——」

她才講到這裏，突然停下來，側耳一聽，道：「奇啊！有人來了。」

涂雪紅這時，根本甚麼也不會聽到，是以呆了呆，道：「你聽到甚麼了？」

烈火夫人道：「是，來的是兩個人。」

「祇怕是中條三友來探視你了。」

一聲，道：「我們都是為人所迫，當真是左右為難，好歹也請夫人隨我們去走一遭，就沒有事了！」

涂雪紅這時已將軟鞭握在手中，她站的地方，正在門後，那兩人若是推門進來的話，她突然出手攻擊，總可佔些便宜。

是以她只是屏氣靜息地聽着，一聲不出。烈火夫人道：「我已說過了不見人，你們何必多言？」

那兩人又互望了一眼，向前慢慢地走來，道：「夫人若是真不肯去時，那我們兩人，拚着得罪神駝，也要叫夫人去走一遭。」

烈火夫人笑了起來，涂雪紅在一旁，對她的鎮定，實是十分佩服。因為那兩個人，來意不善，已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了。但是烈火夫人笑的時候，却仍然是若無其事一樣。她笑着，道：「好啊！請問兩位高姓大名？天下敢拚着得罪駝子的人，真還不多哩！」

那兩人十分狡猾地笑道：「我們是無名小卒，名字不說也罷！」

等到講到此處時，一個人已然伸手，「呀！」地一聲，將門推了開來。那人將門推開之後，却不立時進來，在門口停了停，然後，只見他一翻身，一柄長劍，已向內遞了進來，劍尖直指烈火夫人的胸前。

涂雪紅這時正躲在門後。她離那柄長劍，只不過兩尺。那人這時她反倒看不見了，只見他的一條右臂，向前伸着。

那人長劍的劍尖指定了烈火夫人，又道：「烈火夫人，我們多多得罪——」

可是，他下面一個「了」字還未出口，涂雪紅手腕一翻一沉，手中的軟鞭，蕩起「呼」地一聲，

已然向那人的手臂直砸了下去。

涂雪紅在這條軟轡上的功夫，也是不弱。她在天一堡的時候，養有十來條獒犬，在獒犬兇性大發之際，她左揮右擊。十來隻獒犬也難以近得她的身。這時，她出其不意一鞭揮出，那人立時一縮手，却已躲不過去。只聽得「叭」地一聲响。一鞭正擊着那人的手腕之上。

那人五指一鬆，長劍「嗆」一聲，跌到了地上，而他的手腕處也立時填起了血也似紅，指頭粗細的一道痕痕來，痛得他一聲怪叫，一個筋斗，向外翻了出去，怪叫道：「快走，神駝在屋中！」

另一個一手將那鞭的一鞭的抓住，道：「做甚麼？神駝離去，却是和你兩人一齊看到的。」

那人抖着手，身子不斷地跳着，額上的汗，一粒粒落了下來，道：「你看我的手腕，說不定神駝是由山後轉回來了。」

另一叱道：「別胡說，若是神駝在裏面，早已衝出來將我們撕成兩半了，你忘了他的外號，人稱烈火神駝麼？我看，是另有其人。」

他講到了這裏，提高了聲音，問道：「屋中那人是那一門派的朋友？此事與任何人無關，尚祈不要插手，否則，難怪我們不客氣了！」

涂雪紅一張口剛想回答，可是却看到烈火夫人正在向她作手勢，示意她不要出聲。同時，祇聽得烈火夫人道：「你們兩人知道厲害了？這是駝子大哥早年的的一位好友，他祇是不願和你們兩人一般見識，是以才小施懲戒，你們若是再不識相，那就難說了。」

涂雪紅心中，又不禁暗暗佩服烈火夫人這一番話，比她自己出聲，有用得多了。自己自始至終不出聲，可以說是個神秘人物。對方自然要諸多忌

看來，只好去找中條三友，告訴他們烈火夫人被人強請了去，自己才可以推卸責任。

然而，就在那一剎間，事情却又起了變化，只聽得「哈哈」一下笑聲，自遠而近，迅疾無比地傳了過來。那一下笑聲，十分清朗，而且來勢之快，當真是令人心驚肉跳，震動不已。

涂雪紅連忙抬頭向外看去，只見一個身長玉立的中年書生，已然進了竹林來。

那中年書生雖然看來已有五十年紀，但仍然手神俊朗，氣度非凡，軒昂風雅，兼而有之，令人一看，便對他生出一股好感來。

他一到，又是「哈哈」一笑道：「月芬，你還是那樣喜歡竹子啊！」

可是，他一句話講完，突然「噢」地一聲，道：「我叫你們兩人來請她與我相見，你拖住她作甚麼？」

他一面向扶住烈火夫人的人一指。那人在利那之間，變得面如死灰，雙腿一曲，竟不由自主跪了下來，道：「她……昏了過去，是以我才……將她扶出來的。」

那中年人雙肩向上一揚，在他的臉上，立時現出了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氣來，那一股殺氣，雖然一閃而逝，但是却已能令人心寒上半天。

而那跪在地上的人，更是身子如同篩糠也似地抖了起來，一面抖，一面還在叩着頭，口中則道：「饒……饒……饒……」

他敢情是害怕得過了份，竟然始終無法講出那一個名字來。

涂雪紅這時，還在屋子之中，她看到了這等情形，不禁呆住了。她並不知道那兩個前來強請烈火夫人的是甚麼人。但是，她却知道，這兩個人的武

懼了幾分。

祇聽得那兩人哭喪着脸，道：「烈火夫人，你是知道那人脾氣的。我們若是請不動你的大駕……祇要一離開這裏，立時沒有命了。」

烈火夫人的面色，在那一剎間，變得十分之蒼白，她的身子，也在不住發抖，她是坐在一張竹椅子上的，連得那張竹椅，也在不斷地發出格格之聲來。

涂雪紅的心中十分奇怪，她明知烈火夫人並不是心中害怕，她忽然變得那樣，那一定是那個人的話中，有什麼令她想起了她不願想起的事來而已。

但是那兩人又講了些甚麼呢？自己實在找不出有甚麼特別的話啊！

那個受了傷的人捧住了手腕，道：「烈火夫人你就算可憐我們一遭，反正你又不是不識得他，神駝又不在，你去見他一見——」

那人才講到這裏，只見烈火夫人的身子，突然向側一倒，咕咚一聲，連人帶椅，跌翻在地上，竟是昏了過去！涂雪紅不禁大吃了一驚，連忙踏上兩步，將烈火夫人扶了起來。

可是，他才將烈火夫人扶了起來，祇聽得背後勁風襲到。分明是有人欺進了屋來。涂雪紅心中一凜，反手一鞭，向後擊了出去，身子也跟着轉了過來，只見那兩人進了屋子，看到涂雪紅，齊齊一怔，道：「姑娘是誰？」

涂雪紅也懶得和他們講甚麼，手腕翻處，「呼呼」地便是三鞭。那兩人一齊向後退去，手腕會握了一鞭的人，退得更遠。

可是，常言說得好，會家一動手，便知有沒有。涂雪紅那三鞭，雖然去勢十分勁疾，鞭法也可說

功極高，遠在自己之上，也絕不會不如自己的父親，他們可以說是武林一流高手！

但是，何以如今他們竟會害怕到了這一地步呢？

涂雪紅也不知是躲起來好，還是該走出去好，她呆呆地站着，心頭突突亂跳。

只見那中年書生面上的殺氣斂去之後，皺了皺眉，道：「你也算是武林中稍有名頭的人物，怎地如此膿泡相？也好，念在你對我頗為恭順，我留你一個全屍罷！」

那人本來，一面叩頭，一面還有一個「饒」字可說，可是一聽得中年書生如此說法，立時僵住，連一個「饒」字也說不出來了。那中年書生話一說完，衣袖便向前拂了出去。

他衣袖向前拂出之勢，也不是十分勁疾，只聽得「嗖」地一聲過處，由於那人是在跪在地上的，所以中年書生的衣袖的袖角拂起之後，再飄落下來，恰好擊在那人的頂門之上。

一直到這時候，涂雪紅的心中仍然在想，那中年書生多半是和那人開玩笑的，這輕輕一拂，如何能送了那人的性命？

可是，她正在這樣想間，那中年書生的衣袖袖角，已然向那人的頭頂，擊了下去，當袖角和那人的頭頂相碰之處，却發出了「拍」地一聲响。

從那一下聲响聽來，倒像是擊中那人頭頂的，絕不是柔軟的袖角，而是一塊鐵枝一樣。

涂雪紅被那下聲响，嚇得陡地一跳，她再定睛向前看去，只見跪在地那人，身子突然向上，挺了挺，中年書生的衣袖，也收了回去。而那人的頂門却陷下去了約有寸許！

緊接着，那人的身子一側，倒在地上，竟連聲

精爽，但究竟不是一等的功夫，那兩人一看，便已看出了鞭法之中，有着不少破綻。

這兩人互望了一眼。那一個道：「姑娘，我們對烈火夫人絕無惡意，你可以放心。」

涂雪紅怒道：「你多廢話作甚，烈火夫人剛才已說過不願意跟你們走，還有甚麼好多說的。」

那人却不由分說，橫着劍，大踏步地向前，走了過來。涂雪紅大怒，喝道：「看鞭！」

她一鞭橫掃而出，可是那人的身形，十分靈巧，順着她的鞭勢，倏地一避，避了開去。同時，手臂斜伸，腰間向涂雪紅刺出兩劍。

這兩劍的氣勢極盛，逼得涂雪紅向後退出了一步，而那人已然身形一閃，疾來到了烈火夫人的面前。一伸手，將烈火夫人扶了起來，又立時向外退去。

那人的動作，極之疾快，等到她退後了兩步，定過神來之時，那人早已輕扶着烈火夫人，退出去了。

涂雪紅想不到這兩人的武功，原來如此之高，心中着實吃了一驚，連忙趕了出去。

可是她這裏身形才動，已然扶着烈火夫人，退到了門外的那個人，突然又向着門內，「噹」地虛刺了三劍，劍氣如虹，將涂雪紅的出路，一齊封住。

涂雪紅心中更驚，利那之間，她知道自己絕不是那兩人的敵手了。剛才一上來便佔了便宜，那只是僥倖而已。烈火夫人是一定要被他們帶走的了。那麼，烈火神駝回來，自己豈不是糟糕？

在她心念電轉之間，她只想到了一個字！走！

可是，如果離開了這裏，自己該上那兒去呢？

也未出，便已然死去！

那人一死，另一人的面色，難看到了極點，只聽得他啞着聲音道：「我們並沒有做錯事，你……你爲甚麼下此毒手？」

中年書生慢慢的抬起頭來，冷聲道：「你不是服麼？」

那另一人一聲怪叫，雙手齊揚，突然之間，七八件暗器，晶光閃耀，暴射而出，同時，他長劍揮起，連人帶劍，一齊向前，刺了過去。

那中年書生大袖一展，只聽得「撲撲撲撲」七八下响，那七八枚暗器，一齊射在衣袖之上，宛若射在牛皮上一般，落了下來。

也就在此際，那人的長劍也已刺到。從那人咬牙切齒的神情看來，他刺出的那一劍顯然是全力以赴的，是以一劍刺到了衣袖，一下裂帛之聲過處，居然將中年書生的衣袖刺穿！

而且，劍勢未盡，劍尖向中年書生的面門直刺了過來。中年書生忽然嘆了一聲，一伸手，右手食指和大姆指，已將劍尖捏住。

他一捏住了劍尖，手便抖了一抖，只聽得那人大叫了一聲，立時五指鬆開，撒手後退，在他五指鬆開之際，五指的指縫，盡皆迸裂，鮮血長流！

而在他後退之際，中年書生捏住了劍尖的手，向前輕輕一送，只聽得「嗖」地一聲响，那柄劍疾飛而出，射向那人的胸口，劍向那人射出之際，還是劍柄向着那人的。但是，一當劍柄射中了那人的胸口，却只聽得「撲」地一聲响，劍柄竟直插了進去，連劍鏢也一齊沒入了那人的胸口之中。

那人的雙手，握住劍身，像是想將陷入了胸腔的劍柄，拔了出來。但是他當然不能將之拔出來，他的身子幌了一下，便向下倒了下來。

他是面向着地倒下來，那柄劍柄留在他胸口的長劍，將他的身子阻住，以致他的身子，變得斜斜地擱在地上，看來真是詭異恐怖之極！

那中年書生在片刻之間，連殺了兩人，却是面不改色，仍是面帶微笑，向烈火夫人走去。

自從那扶着火夫人的人突然跪下之際，將烈火夫人拍了一下，烈火夫人仆倒在地，但不久她已醒轉，站了起來之後，她一直都是兀然而立。

那中年書生走到了烈火夫人的身前，柔聲叫道：「月芬，月芬，你不認識我了麼？」那中年書生的聲音之柔和動聽，當真是難以形容，聽了令得人心中有說不出來的舒適之感，實在迴腸蕩氣，到了極處。

冷雪紅在屋內，自然知道那是中年書生對烈火夫人在說話，可是，她却也無緣無故，心跳了起來了。

那中年書生等着，道：「我叫這兩個個人來請你，他們竟敢得罪你，你看，我已將他們殺了！」

烈火夫人整個人，都像是僵硬了一樣，她一動不動地站着，臉色白得駭人，只見在她的眼中，有兩行淚水，汨汨流了下來。

那中年書生又柔聲道：「你哭，月芬，你不是想哭的，是不是？多半是你見到了我，心中實在高興了，是以才禁不住流下淚來的，可是麼？」

烈火夫人的嘴唇顫動着，開始的時候，根本一點聲音也沒有，但終於有了聲音，她的聲音，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靜。

只聽得她道：「我根本看不見你。」

中年書生突然一呆，又柔聲道：「月芬，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難道你仍然不原諒我麼？唉，你還是不願意見我麼？」

中年書生却仍然不避開，只是說道：「噢！月芬！」

烈火夫人的手，猛地向前一伸，在烈火夫人那一劍疾刺而出間，中年書生的身子，向側一幌，只見那柄劍「波」地一聲，雖然未曾刺中中年書生的胸口，但却刺中了他的脅下！

劍尖刺入，足有三寸來深，中年書生的脅下，立時鮮血長流！

冷雪紅看到這裏，心頭實是駭然之極！

那中年書生的武功，如此之高，但是當烈火夫人一劍向他刺來之際，他竟然連避都不避，這却是甚麼原故？

只見烈火夫人的身子，也是一震，向後退出了一步，五指一鬆，「嗆啷」一聲响，那柄寶劍，已然跌到了地上。

她顫聲道：「……刺中你了麼？」

中年書生道：「是的，你這一劍，刺中了我的脅下……但如果你要刺死我，却還得拾起寶劍來，再補上一劍才行。」

烈火夫人的身子抖得更厲害，只聽得她的聲音，變得十分尖利，叫道：「你爲甚麼不躲開？你爲甚麼不將劍奪走，你爲甚麼不——」

中年書生安詳地道：「你要將我刺死，唉，能死在你的劍下，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你會時時想念我，那比我活着，你只是恨我還……好。」

中年書生的話還未曾講完，只見烈火夫人的雙眼之中，已然是淚如雨下，她不由自主，向前踏出了兩步，道：「你在那裏？」

中年書生變臉一張，在他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捉狹狡獪的笑容來，道：「我在這裏？」

他只講了一句，烈火夫人已然叫了一聲，撲進

烈火夫人的聲音更平靜了，她甚至冷冷地笑了，道：「我根本就看不見你，我雙眼已經全盲了！」

那中年書生又是一驚，忙道：「什麼？你雙眼……」他一面說着，一面又踏前了一步，急急地問道：「可是那賊駝子對你不好，害得你如此麼？這賊駝子——」

但是，那中年書生的話還未曾講完，烈火夫人陡地揚起手來，「叭」地一掌，擱在中年書生的臉上。烈火夫人雖然不會武功，但是這一掌，却擱得着實不輕，那中年人臉上，立時起了五條紅印！

雖然那五條紅印，迅速退去，但烈火夫人那一掌之功力，也可想而知！

冷雪紅剛才，是親眼看到那中年書生在舉手投足之間，便殺了兩個武林高手的，這時，看到烈火夫人擱了中年書生一掌，不禁替烈火夫人捏了一把汗。

烈火夫人面色慘白，一字一頓，道：「你不許在我面前罵駝子大哥，誰也不許在我的面前罵他，他……只有他才是真對我好的人。」

那中年書生也不發怒，他的聲音，仍然是那樣地柔和，聽來令人心醉，只聽得他道：「我呢，月芬，我難道待你不好麼？」

烈火夫人的聲音在微微發顫，她道：「你的劍呢？」

中年書生道：「在，我懸着。」

烈火夫人道：「給我。」

中年書生忙道：「好的！」他一掀衣，一抖手，只聽得「鏘」地一聲响，已然掣出了一柄劍來。那柄劍一出手，冷雪紅的心中，又不禁突突跳了起來，只見那柄劍，只有兩尺來長，比尋常的劍，要

了他的懷中，而他雙臂，也將烈火夫人輕輕抱住，烈火夫人不斷地哭着，而那中年書生也始終帶着那種狡獪的笑容。

這時，冷雪紅才看到，中年書生的脅下，已經不再流血，他脅下的衣服，被劍刺穿，但是，他脅下却掛着一隻鹿皮袋，血是從鹿皮袋中流出來的，而他，根本沒有受傷！他之所以在臉上掛着那樣的微笑，全是因為他已騙過了烈火夫人！

他脅下掛着一袋血前來，那麼，他當然是知道烈火夫人早已盲了眼，可以玩玩花樣將她騙過去的，要不然，他何以會準備得如此之好？

可是，他剛才一來的時候，烈火夫人曾說她自己的雙眼已盲，那中年書生却還裝作十分訝異的神色來，那又是爲了甚麼？

他自始至終，都在騙烈火夫人！

冷雪紅一想到了這一點，心頭又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她從來也未曾見到過一個人騙另一個人，騙得如此巧妙，騙得如此令人死心塌地相信的！

冷雪紅不知道那中年書生何以要騙烈火夫人，但是她却知道，烈火夫人對那中年書生，再無半分恨意了！果然，只聽得烈火夫人抽抽噎噎地道：「你傷得怎樣？可……要緊麼？」

中年書生道：「不要緊，雖然痛些，但誰叫當年被妖女迷惑，痛痛也是應該的。」

烈火夫人道：「那妖女……金蘭花呢？」

中年書生道：「你們母子兩人一走，我就覺醒了，天涯海角地找你們，可是却直到最近，才有了信息，我立時趕來了。月芬，以前的一切，不必再提了，駝子在那裏，我要見他，告訴他我要將你帶走，他若是不答應，我就和他拚命！」

烈火夫人嗚咽着，道：「當年你將我們母子兩

短了許多，可是却寒光奪目，光華燦然，實是鋒利之極，那分明是一口一等一的寶劍！那中年書生倒轉劍柄交在烈火夫人的手中。

烈火夫人握住了劍，只見她的身子在發顫，她手舉着劍，劍尖對準了中年書生。

由於她的手不住地抖着，是以抖得那柄劍，也泛起了一圈圈的寒光，當真令人難以想像，這一口劍，如果在一個劍術大家的手中使來，那將是甚麼樣的一種情景！

烈火夫人握住了劍之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手慢慢地向前伸去，劍尖也漸漸地和中年書生離得近了，看她的樣子，竟像是要用劍來刺那中年書生！

冷雪紅在屋中，看到了這等情形，實在是整個人都呆住了。

烈火夫人一點武功都不會，那是武林中人盡皆知的事，而那中年書生的武功之高，冷雪紅剛才才是親眼看到了的，烈火夫人打了他一巴掌，他一點也不生氣，而且，還將自己的佩劍給了她，讓她來刺自己，這是爲了甚麼？他和烈火夫人之間，是甚麼會有這樣的情形？

冷雪紅在百思不得其解間，只聽得烈火夫人又緩緩地道：「我早就下定決心要殺了你，現在……我真的要殺你了，你爲甚麼不逃？」

中年書生淡淡一笑，道：「既然你要殺我，我爲甚麼要逃？只要你高興，我給你殺了，又怕甚麼？你只管下手好了！」

烈火夫人的手抖得更厲害了，她道：「不要以爲我不會下手，我要殺你，我要親手殺你！」

她手中的長劍，已離得中年書生的胸口，更近了。

人，趕了出來，我悲從中來，抱着孩子，正要投江自盡，却被駝子大哥救了我，這些年來，我們兩人，只是掛名夫妻，你若是要將我帶走，他不會攔阻的，只有高興，只是他現在却不在。」

中年書生「噢」地一聲，道：「那麼，月芬，我們的孩子呢？」

他一面說，一面這才抬起頭來，四面張望着，當他抬頭四面張望之際，冷雪紅已然想到，自己若被他發現，那定然不妙，但是，她心中的驚駭，實在太甚，一時間未及挪動身子，已然被中年書生看到了！

中年書生一看到了屋中的冷雪紅，便自一怔，他的目光，在刹那之間，也變得如同兩柄利刃一樣，向冷雪紅直射了過來。

冷雪紅心頭怦怦亂跳，更是僵住了動彈不得，好半晌，才聽得中年書生道：「月芬，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孩子，是男孩子啊！」

烈火夫人道：「是男孩子，當然是男孩子，他今年已二十四歲了。」

中年書生道：「那麼，這女孩子是誰啊？」

烈火夫人「噢」地一聲，道：「我倒忘了告訴你了，她是冷姑娘，白兒在關外受了傷，駝子大哥趕去看他，就是這位冷姑娘來報信的。」

中年書生點點頭，扶着烈火夫人，慢慢地向屋子走來，他走進了屋子，道：「月芬，你替孩子取名，是單名一個白字麼？」

月芬道：「是的，我總希望你有一天會回來，那時，我心中的天就變了，所以我希望天亮，我才替他取了單名白字，連他的姓就是東方白了。」

中年書生道：「很好，很好。」

他雖然在和烈火夫人說話，但是却一直瞪視着

涂雪紅，直望着涂雪紅頭皮發麻，心中生毛。

涂雪紅想要後退幾步，但是她的雙腳，像是緊緊地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能動，那中年書生又道：「月芬，你看看可有甚麼要收拾的？」

他連連叫着「月芬」，想來那便是烈火夫人的芳名了，只聽得她道：「我已然得回了你，還有甚麼要收拾的？只不過白兒他在……關外……」

中年書生忙道：「那太易了，我們這就趕到關外去見他，不就行了麼？」

烈火夫人的淚水，兩珠也似落了下來，但這次她却不是爲了悲傷而落淚，而是喜極而泣的。她抹着淚，道：「涂姑娘，我知你也一定想急於見東方白的，但是我却有一件事求你。」

涂雪紅只覺得自己的舌頭，像是打了結一樣，過了半會，才道：「甚……甚麼事？」

烈火夫人道：「我們現在趕出關外，但是我們不一定遇得見駝子大哥，我想請你在這裏等着，看見駝子大哥回來，你便將你見到的一切，全講給他聽。」

涂雪紅的聲音，在微微發抖，道：「我……見到的一切？」

她見到的一切，是那個中年書生用了極巧妙的奸計，卑鄙地在欺騙着烈火夫人！但是她知道烈火夫人要自己將看到的一切，轉述給烈火神駝聽，一定不是那樣的意思，是以，她不由自主，反問了一句。

烈火夫人却不知道涂雪紅這一句反問是甚麼意思，只是道：「過去的事，駝子大哥全知道，你只要把看到的一切講給他聽，他就明白了。」

涂雪紅低着頭，可是她却仍然可以感得出，那中年書生凌厲無匹的眼光，仍然罩在她的身上。在

這時，她已再無疑問地相信這一點了，他心中第一個感覺，便是一陣快意，因爲東方白已然死了，他可以說是死在雷三之手的，雷三淫了席大先生的女兒，又暗害了東方霸主的兒子，看他還有甚麼法子逃得出這正邪兩大高手的掌心！

然而，涂雪紅心中所生出的那股快意，却只是極短的時間！接着，她立即又想到，剛才，東方霸主欺騙烈火夫人，自己是全看在眼中的，他會放過自己麼？

一想到這一點，涂雪紅不由自主，反手在自己的額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尖聲叫道：「我再不走，却在這裏等死麼？」

她一面叫，一面足尖一點，「呼」地便向外竄了出去。她心中實在太惶急了，是以一竄出了屋子之後，一個收不住勢子，竟然「叭」地一聲，在地上跌了一交。

她連忙手在地上一按，想站起來，可是就在她的身子向前一縱間，一條人影投到，已有一個人站在她的面前。刹那之間，涂雪紅整個人在都變得僵硬了！

當她盡情在以死亡威脅着玉琴和林浩生兩人之際，她當然是想不到面臨死亡是一種甚麼樣的感覺，但這時，她却真正知道了！

她只覺得口中發甜，眼前發麻，想要開口求饒，却又偏偏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也就在這時，在她面前站定的那人却開了口，道：「噢，這不是涂姑娘麼？却是怎麼一回事？」

一聽到那人出聲，涂雪紅不禁叫了一聲。本來，她以爲那一定是東方霸主去而復回，來殺她滅口的了，但這時，她却一聽便聽出，那是褚片天褚二俠的聲音。

當時這樣的情形下，她實在沒有別的話可說，只得道：「好……好的。」

烈火夫人道：「涂姑娘，我多拜托你的，就算駝子大哥不來，我們找到了白兒，也一定會來找你的，我們再見了。」

涂雪紅心中亂成了一片，聞言連忙道：「再見了。」

只聽得那中年書生柔聲道：「月芬，我扶住你走，你以前不是最喜歡我展開輕功，你則由我扶着走的麼？你常說，那感覺就像是騰雲駕霧一樣！」

他一面說，一面已扶着烈火夫人，向外走了出去，去勢漸漸加快，連頭也不回，轉眼之間，便穿過了竹林，再也看不見了！

涂雪紅一等中年書生和烈火夫人看不見了，身子像是頓時鬆了一鬆，可是她的心中，却也更亂，只是毫無目的在屋中團團亂轉。

她突然不準備真的在這裏等候烈火神駝，但是她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她已經知道，那中年書生和烈火夫人，原來是舊相識，不但是舊相識，而且，他們還生了一個兒子，那就是東方白。

只不過，後來那中年書生又迷戀了一個叫金蘭花的女子，是以將月芬母子趕了出來。月芬母子要投江自盡之際，却恰好被烈火神駝所救，從此，她便和烈火神駝，成了一雙掛名夫妻。

這一切，全是涂雪紅聽了中年書生和烈火夫人的對話之後揣想得知。

她也知道了何以東方白一出事，烈火夫人比烈火神駝更焦急的原因，因爲東方白根本就是她的兒子！

那個中年書生，當年竟忍心將月芬母子，一齊

她雙臂撐在地上，本來是準備躍起身來的，但突然之間，身形發僵，接着，她知道來的不是東方霸主，全身發軟，又「砰」地一聲，跌了下去。褚片天忙道：「噢，涂姑娘，可是出了甚麼事麼？」

涂雪紅剛才，已準備不顧一切，向外奔去，但這時褚片天一到，她反倒全身全力，喘着氣，難以爬起身來，只是道：「褚二俠，事情……不好了！」

在她的聲音之中，充滿了驚恐，連褚片天也不禁嚇了一跳，道：「究竟是甚麼事……」

他一句話才問完，不等涂雪紅回答，便已然看到了那兩個死人，他身形疾掠而起，落在那兩具屍體之旁，一看之下，便不禁面上變色，道：「這是冀中雙傑，何以死在這裏？」

他失聲一叫之後，又大聲叫道：「嫂夫人，你可曾吃驚麼？」

涂雪紅此時，已漸漸緩過氣來，人也站起，道：「烈火夫人已被人帶走了。」

褚片天一聽，更是大吃了一驚，他見到冀中雙傑的屍體，已然暗知事情不妙，這兩人交遊極廣，死在這裏，自然有人會替他們出頭，而烈火神駝又是何等暴烈之人，這裏面的是非本來已經不少了。

現在，再加上烈火夫人被人帶走，那自然風波更大。他吃了一驚之後，忙道：「誰？將烈火夫人帶走的是甚麼人？你看到他？」

涂雪紅道：「那……是一個中年書生，我猜想他是……東方霸主。」

涂雪紅「東方霸主」四個字一出口，褚片天的面色，變得比紙還白，他是中條三友之一，中條三友，和中原三怪，合稱三正三邪，乃是中原武林中，極有名望的高手。但是不論他是怎樣的高手，在

驅逐，可知他定然是十分狠毒之人，而他這時，又是分明來欺騙烈火夫人的，却不知他又來用那麼殘酷的法子，欺騙烈火夫人，究竟有着甚麼目的？

而更令得涂雪紅心中疑惑，是那中年書生的武功極高，却不知他是甚麼人，根據烈火夫人的說法，那中年書生應該是複姓「東方」的——

涂雪紅本來，是在屋中團團亂轉的，可是當她一想到這裏時，她立時停了下來，她只覺得自己的背脊之上，陣陣發涼！

而且，那種極度寒冷的感覺，連即蔓延到了全身，她的身子發起抖來，上下兩排牙齒，也不住相叩，格格發起聲來，她已知道那中年書生是甚麼人了！

她雖然一直只是在天一堡中居住，但是天一堡來往的武林中人甚多，當然，其中沒有甚麼真正的奇才異能之士，然而越是武功低的人，似乎對於武林中的一切事，知道得也越多，講起上來，口沫橫飛，滔滔不絕，涂雪紅自然聽了不少。

所以，當她一想到那中年書生應該複姓「東方」之際，她立時想到，那一定是在所有人的口中一提起來，便定然面上變色，黑口兩道，正邪各派之中，最邪毒的一個高手，天門掌教東方霸主！

邪派之中高手極多，令得一夜之間，天一堡烟飛雲散的血猿神君，便是一等一的高手，但是血猿神君若和東方霸主相比，却是如小巫之見大巫！

武林中有正邪之分，壁壘分明，武林中人，一向以爲正派中的高手，武功最高的，是峨嵋翠風谷，席大先生。而邪派之中，武功最高的，便是這位天門教的掌教，東方霸主！

當涂雪紅和東方白在一起的時候，她實在做夢也想不到，東方白竟會是東方霸主的兒子！

聽到了東方霸主的名字之後，都是無法不吃驚的。他面色慘白，四面一看，道：「他人呢？」

涂雪紅道：「他去遠了，但是我看着他一定會來的，因爲他有一些十分不願意被人見到的事，却叫我見到了，他一定會來殺我的！」

涂雪紅在講到最後一句「他一定會來殺我的」之際，身子又把不住發起抖來。

褚片天道：「快走，快走！」

他拉了涂雪紅，身形掠起，兩人「呼」地一聲，便向外疾掠了出去，一轉眼間，便已穿過了竹林，褚片天的功力，着實不弱，向前的去勢，如飛一樣，一直奔了五七里，他剛以爲可以鬆一口氣間，却聽得身後有人道：「褚二俠輕功，雖然叫人大開眼界！」

褚片天身形剛掠在半空，一聽得背後有人講話，身子在半空中倏地一轉，在一轉之際，他拉住了涂雪紅的手，向外陡地一揮。

那一揮之力十分大，涂雪紅的身子，立時「呼」地一聲，向外飛了出去。

但是褚片天出手雖快，但是仍然未能及時救出涂雪紅。就在涂雪紅向外飛去之際，只聽得「嗤」地一聲响，一枚小石子，凌空射出，恰好射在涂雪紅腰際軟穴上，她落了下來，跌在一株樹上，上不下，被擱在樹枝之上。

這一切，褚片天全是看見的。但是褚片天却没有能力去理會她了！

因爲褚片天在一轉過身來，將涂雪紅拋出之際，便看到在他前面不到丈許處，站着東方霸主！

涂雪紅只不過憑猜測，才能知道那中年書生是邪派之中，第一異人東方霸主，但是褚片天何等見識，却是一一看就認得了。

（未完待續）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培新·圖

· 上文提要 ·

上回書至關山月與江帆趕往千蛇谷中，降服了對他們施予暗算的天毒教徒馬伯憂，關山月隨感自己今後所肩任務，日益深重，未來命運，不可逆料，乃把金神與明駝付託馬伯憂騎返天山，不必分心照顧。事後，又遇西門無鹽與祁浩阻路，放出毒蜈，圍攻關山月與江帆，人虫經過一場激鬥後，發生巨大變化，致西門無鹽無法控制，巨蜈不分敵我，見人就攻，祁浩二人反而身受其苦，幸關山月想出方法，制住巨蜈，救下祁浩二人，西門無鹽不禁感慨繫之的發出一番哀怨——

百計千方除毒物 一片靈心報君情

關山月呆了一呆道：「妳的內心比妳的外貌美麗多了，有妳這一顆良善的心，只要不存奢望，一定可以再找一個愛妳的人……」

西門無鹽搖頭道：「遲了！太遲了，當年我委身謝靈運是爲了師父的命令與練功的需要，可是已經注定了我的命運！」

關山月連忙道：「這不對！李塞鴻與妳一樣，她怎麼可以……」

西門無鹽打斷他的話道：「李塞鴻很美，她可以把感情與現實分開來，我却不，一個醜女沒有權利去選男人，不管遇到的是誰，錯了也只好錯下去，別說我已經上了年紀，就是我還年青，我也不

會再去找別的男了，這是一個醜女唯有情操與命運，美麗的人可以選擇命運，我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

關山月呆了一呆才道：「那你還是回到謝靈運那兒去了？」

西門無鹽點點頭道：「是的！我只有像一頭忠心的狗一樣，永遠跟着他，直到他不要我了，我再找個沒人的地方躲起來，一輩子不見人了……」

關山月呆了一呆，轉頭移向祁浩。

祁浩漸漸恢復了精神，睨着一條獨臂叫道：「關山月，我不跟你廢話，我們作對定了，雖然你救了我，我不會感激你的，今後我還是要跟你作對下去！」

去！」

關山月冷笑道：「我不要你感激，因為我不是存心救你，我是怕你被蜈蚣吃了下去，增加牠的兇焰去害別人……」

祁浩毫無表情的道：「那就更好了，現在我對於這件事可以完全不放在心中了，要我受着一個敵人的恩惠活下去是件很難堪的事！」

關山月冷笑一聲，江帆却忍不住道：「你怎麼知道你還能活下去？」

祁浩哈哈大笑道：「對於這一點我具有絕大的信心，關山月心中很希望殺死我，但絕不是在我剛斷去一隻手臂的時候……」

說完之後，他頭也不回，逕直向前走去，望着他的背影，關山月幾乎抑制不了要追去殺死他的衝動。

但是直等祁浩走出很遠後，他仍是一無動作。

西門無鹽在旁邊冷眼觀看，半天之後，她才輕嘆道：「你實在不應該放他過去的，這個人可能是你最可怕的敵人，他恨你之心比謝靈運還切……」

關山月哼聲道：「他若是正面對我說那種話，我一定不饒他，可是這傢伙似乎把我摸透了，知道我不會從背後去殺一個人……」

西門無鹽輕輕地道：「自然了！他是對你研究最深的一個人，連你的武功與你性格習性，他都下了一番功夫……」

關山月微愕道：「他研究我？那是爲什麼？」

西門無鹽頓了一頓道：「他起初是想找出你的優點而仿你，後來是想找出你的缺點而除掉你，只是兩點都沒有成功……」

關山月更奇道：「他想除去我倒還可說，他要仿效我則殊爲費解了！」

西門無鹽道：「明白他的動機後，就一點都不奇了，他學你也好，除去你也好，甚至於死心塌地追隨在謝靈運身後，目的都在一點——要得到依幻師妹！」

關山月一驚道：「爲了柳依幻！他用不着這麼做呀！」

西門無鹽苦笑一下道：「他也知道你對小師妹全無意思，可是人就有這麼奇怪，小師妹全心全意都在你身上，他對師妹傾慕已久，謝靈運也答應幫他的忙，這件事並非不可能，可是你出現後，他就變得毫無希望了……」

關山月聽得呆了，這又是一件莫明其妙的情孽牽纏，聽起來似乎毫無道理，然而他知道西門無鹽絕非憑空作誑，這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

三個人默然相對良久，西門無鹽才指着滿地蜈屍道：「關山月！我現在對你有個很不情的要求，請你幫我把這些殘屍清理一下，不過，你可以拒絕我的！」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大概要多久？」

西門無鹽道：「牠們的體積長得太大了，要想把牠們整個清理妥當，最少也要大半天的工夫，這樣你就……」

關山月冷笑一聲道：「這樣我就無法在三日前趕到千蛇谷了！」

西門無鹽正色道：「我這個請求，並非是爲了謝靈運爭取時間，所以才敢向你提出，否則我也可以不管，讓牠們留在此地害人……」

關山月微微色動道：「牠們有什麼害處呢？」

西門無鹽冷冷地道：「我的話也許你不會相信，因此你不妨問問江姑娘！」

江帆不待動問，立刻回答道：「這些蜈屍極易



腐爛，十二個時辰內，立將化為汁水，那股毒氣為日光蒸發出去，與牠們噴出的毒霧一樣厲害！」

西門無鹽這才冷冷地一笑道：「關山月！你聽見了，以我的性情大可一走了之，對於所生的惡果，我根本不關心，就是因為見到你的一切，都還像個英雄人物，所以才對你提出這個請求，你假如誤會我是為了謝靈運，那就留給我一個人來做吧！」

關山月想道：「別的人能幫你的忙嗎？」

西門無鹽道：「不能，邪浩已經走了，只有你跟江姑娘，可以不受蜈蚣的影響，別的人走近這個地區都有危險！」

關山月仍在沉吟，西門無鹽拾起地下的斷劍，開始找一塊石少泥多的地挖坑！動作異常快速！

關山月估計一下這些蜈蚣，最少要挖一個五六丈見方，四丈多深的深坑才能完全埋下……

照西門無鹽這種速度，最少也得兩天工夫，而且還需不眠不休才可完工，那時蜈蚣已經開始腐化了！

看來她請自己幫忙，倒是沒有什麼私心，因此遲疑片刻後，他毅然拔出黃蝶劍也參加了挖坑的工作。

西門無鹽見他也動手了，臉上全然沒有表情，不過她自己却止住了手，動身向一邊的山林走去！

江帆見狀大怒道：「這個婆娘簡直該殺，把我們誑住了，她自己却……」

西門無鹽不待她說完即冷冷地道：「誰愛幹就幹，不幹就走，沒有人勉強妳非幹不可！」

江帆憤形於色，衝過去抖手一掌，擱在她的臉上，西門無鹽被打得一個踉蹌，嘴角滲出血漬！可是她只擦擦嘴，一言不發，仍是向山林走去。

江帆氣得還要追上去，却被關山月勸住道：「

江姑娘！既是這件事非辦不可，我們只盡自己的力量去做，不必去要求別人，妳還是來幫幫忙吧！」

江帆氣呼呼地回來，拾起西門無鹽留下的斷劍參加挖土的工作，一面仍是不服氣地道：「這醜八怪真不是東西，我看她明明是有心把我們騙下來，這蜈蚣是她放出來的，我們何必……」

關山月搖頭嘆道：「江姑娘！她是天魔教裏的人，我們不能對她作太多的要求，不管她的用心如何，我們却不能坐視，這條路是管中的官道，來往的人很多，現在也許被天魔教的人斷住了兩頭交通，但是遲早都會開放的……」

江帆怒道：「開放了也毒不到我們……」

關山月道：「我們不受影響，天魔教的人得到警告以後，也會遠離此地，受害的，將是許多無辜的人……」

江帆道：「那也是天魔教作的孽……」

關山月一嘆道：「至少這毒蜈蚣是為我而放的，也是我殺死的，我不知道牠們的惡果，自然沒有話說，知道了就不能不管……」

江帆大聲道：「你一人能管天下的大事嗎？」

關山月正色道：「天下不平之事雖然不能一一管到，但是碰上的事却非管不可，這是我接受明陀令後所立下的誓言……」

江帆呆了呆才低聲道：「關大哥！你是對的，我很慚愧自己有那種自私的想法，看來我要想成為你理想的妻子，還要多多學習……」

說時手下加勁起來，連劍如飛，劍下土屑石塊紛紛碎落，挖鬆了一大片後，她居然用手作答，將碎土摔出去！

關山月被她最後那句話弄得十分煩心，可是看到她認真工作的情形，則又異常感動，輕嘆一聲道：

的枯樹步伐蹣跚地過來，放下枯樹喘了一口氣道：「這個時候找柴火真難，這兩段樹，還是在四里以外找到的！」

關山月此時對她的觀感大為改變，乃柔聲道：「妳不必再辛苦了，這大概够了……」

西門無鹽搖頭道：「還差得遠呢，不過你們放心好了，放火掩埋的工作我一個人就行了，你們現在就可以走了！」

關山月望了天色道：「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早走遲走都是一樣了……」

西門無鹽却連連搖頭道：「不！看了你們的行事居心，我實在不願意你們寄在謝靈運的手中，你們估計一下，在天亮前能趕到千蛇谷嗎？」

關山月微興道：「那自然不成問題，可是到了天亮，已經是三天的限期滿了，趕去也沒有用，倒不如從從容容……」

西門無鹽却急道：「只要你們能在日出前趕到那裏，也許還能阻止謝靈運的陰謀，保全你們的性命，否則就來不及了……」

關山月奇怪地道：「謝靈運倒是準備怎麼對付我們？」

西門無鹽想了一下，終於說了出來：「謝靈運從萬里無雲那兒得知蛇神的一切情形後，他就有了個毒謀，可以把蛇神收為所用……」

關山月心中暗驚，他担心的就是這件事，可是他的表面上仍裝得十分平靜，不動聲色地道：「這恐怕不可能吧！蛇神怎麼會聽他的話？」

西門無鹽急道：「謝靈運從不做沒把握的事，他掌握了蛇神兩項弱點，以此相脅，蛇神一定會中他的圈套……」

關山月忙問道：「他掌握着蛇神什麼缺點？」

：「江姑娘！妳這樣子，的確太費力了，而且收效又小……」

江帆在扒出一個殘穴後，雙袖飛舞，將其餘的碎土飛快地掃出穴外，輕盈曼妙刻間已清出一個大洞。

她才得意地一笑道：「關大哥！我並不像你所想的那麼笨！」

關山月原來也是要用這個方法，見狀才知道她是先用手扒出一個落力之處，使內勁由下而上，將土推出去！

這個主意遠比他所想的高明，因此投以嘉許地一笑，不再說話，兩個人加把力工作着……

過了一會，江帆乾脆擰到他身邊，由於黃蝶劍削土如粉，進度很快，所以關山月每一劍，她就揮出一袖！

這樣子比分開工作快多了，江帆一面工作一面笑道：「關大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這句話真有道理，我們兩個人合作下，辦起事情實在就快得多了……」

關山月沒有答話，手下動作更快了，大概有半個時辰，他們已挖出一個兩丈多寬丈許深的大坑！忽而坑上出現一個人影，却是西門無鹽去而復返！

江帆抬頭看見了問道：「妳怎麼又會回來？」

西門無鹽依然冷冷地道：「天魔教中並非完全都是作惡之人，西門無鹽更不是卑鄙無恥之徒，我回來就是向你們證明這一點！」

江帆哼了一聲道：「那妳剛才為什麼跑呢？」

西門無鹽冷聲道：「妳為什麼不上來看看？」

江帆一縱身跳上了坑，但見坑邊放着一大堆枯柴。

西門無鹽道：「一個人的缺點，自然是他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蛇神性喜女色，却又無法與人交合，這件事總有吧？」

江帆失聲驚叫道：「不錯，難道謝靈運能够使他……」

西門無鹽點頭道：「是的，天魔教最拿手的功夫就是陰陽神合，謝靈運對此道尤精，他的確能教他一種功夫，使他能嚐到男女合歡的樂趣，這還不算，謝靈運把張雲竹也帶去了，利用張雲竹的醫道手術，還可以替蛇神脫去異相，變成成人形！」

關山月一驚道：「這兩件事倒的確是蛇神最迫切需要的事……」

西門無鹽道：「所以你們要快點去，陰陽交合的功夫只要一天就可以教會了，換體的手術比較麻煩，必須要兩天的時間才能够使他行動自如，謝靈運等人比你們早到兩天，只要你們在日出之前到達那兒，蛇神還無法行動……」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就算蛇神接受了他們的條件，也不見得會唯謝靈運之命是從，他的武功高出他們很多……」

西門無鹽一嘆道：「謝靈運控制人的手段何等高明，對於蛇神那樣一個高手，假如他沒有相當把握，他會輕易幫他的忙嗎？」

關山月一驚道：「難道他還能够整個控制蛇神嗎？」

西門無鹽點頭道：「是的！他教他陰陽合歡之法，趁機也施以一種迷魂的心法，蛇神只要接受他的傳授，就將成為他的工具了……」

江帆大驚道：「關大哥，我們得快點……」

關山月想了一下，斷然地搖頭道：「不！蛇神假如已經接受了謝靈運的傳授，則此刻已經成為他

！我去找柴……」

西門無鹽搖頭道：「不必了，你們夫婦兩人合作得很好，運劍清土，我做起來都不如你們快，孤獨的人，只有幹孤獨的活兒！」

當下頗有悵惘傷感之意，江帆臉上不禁紅了！

當工作進行了三個時辰，那個坑已挖到三丈來深，寬也到四丈了，關山月與江帆都很累，站在坑外休息！

天色已晚，星月朗照，西門無鹽拖着兩段粗大

的工具了，我們趕了去，最多只能阻止他恢復人形之舉，那不是太晚了一點嗎？」

西門無鹽道：「不晚！只要你們趕得巧，蛇神還無法行動，你們可以先把牠除去，謝靈運就無能為力矣！……」

關山月望了她一眼道：「你為什麼突然幫起我來了，若是妳早有此意，何必又要放出毒蟻，耽擱我們那麼多的時間呢？」

西門無鹽輕輕一嘆道：「我突然想通了，這樣不僅是幫你們的忙，你們若能除去蛇神，使得謝靈運無所仗恃，他只好老老實實地躲起來，我還有希望伴着他，否則他野心勃勃，志在獨尊天下，我就永遠不再為他重視了……」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對江帆道：「江姑娘，我們繼續挖坑吧。」

說着，又要跳下去，江帆大急道：「關大哥！你怎麼不着急這件事？」

關山月輕聲道：「關心有什麼用了，我們現在趕了去，充其量只能殺死蛇神，我跟他無怨無仇，還受過他一點好處！妳也是一樣，我們能出手殺他嗎？要說怕他成為謝靈運作惡的工具，現在尚未見諸事實……」

江帆不響了，西門無鹽一嘆道：「你不信我的話，終有後悔的時候……」

關山月搖頭道：「我相信妳的話，可是我不出無名之師，尤其是對付一個曾經給我好處的人，我更不能恩將仇報……」

西門無鹽黯然道：「我無法對你心胸作何置評，不過我覺得你這樣拘於小仁小義，不是行走江湖的俠士本色……」

關山月朗聲道：「我不敢以俠士自命，但是有

一個原則，行事先求心安，誅人先究其短，在巫山神女峯上，我放過謝靈運，就是因為他還沒有做出必須受誅的惡行，對於蛇神，我也是抱定這個看法，直到他犯下不可恕的罪行時，我必不饒他，可是我現在絕不能殺他……」

西門無鹽默然片刻才道：「你不一定要殺死他，也許你可以阻止他恢復人形之舉，使他困在干蛇谷中，不出為害……」

關山月一陣大笑道：「這一點，更加辦不到了，我服了寒冉（虫旁）的內丹，才使蛇神失去恢復人形之望，我心中正感到不安，現在，既然有別的方法可以使他達成心願！我高興都來不及，怎麼還會去破壞他呢！……」

西門無鹽呆地不響了，江帆却道：「關大哥，這麼說來我們何必又急急地趕了來呢？」

關山月想才道：「先前我是不知道謝靈運到底要搞什麼鬼，所以才趕去看看，現在知道了，我就不必急了……」

江帆急道：「原來你不是怕蛇神會受到謝靈運的利用嗎？」

關山月點點頭道：「不錯！我一直擔心這件事，可是我一直也不相信這件事，蛇神也許有缺點，他喜歡女色而無法接觸，可是他是一個人，至少大部份是個人，他應該具有這種要求，我不能認為這就是他的不可恕之錯，至於怕他受謝靈運之用，我倒是認為不太可能，迷魂心法是武功的一種，以蛇神的內功基礎，他受惑的可能性太少，也許謝靈運是自找苦吃，倒過來，還會受到蛇神的控制也不一定呢……」

江帆也不說話了，兩人再度跳下坑裏，一個削土，一個清土，又過一陣子那坑已經够大了！

關山月跳出坑笑道：「原來估計要六個時辰的了，我們只化四個時辰就完成了，可見做事要講究方法，多動腦筋……」

西門無鹽把乾柴拋下去，架成一個柴堆，關山月用劍把兩根枯樹也砍成小塊堆好，開始搬動蜈屍架在上面！

在柴上點上了火，立刻熊熊地燒了起來，蜈屍中烤出了油脂，助長火勢，燒得更為猛烈！

不到半個時辰坑中只剩一灘灰燼，三個人一起動手把土堆下去掩好，又用腳踏平了……

西門無鹽才點點頭道：「你們快走走吧！見到謝靈運後，請替我轉告一聲，說我已回五台山了，還是回到神女峯頂的舊居，假如他無處可投時，可以到那兒去，我會忠心地伺候他一輩子……不過這句話是白說，我想他不會再來了……」

說完她悽然地走了，關山月與江帆則是微微有些惆悵，不知是怎麼樣的一種情緒，怔了片刻，他們也向干蛇谷去……

干蛇谷已經不是早先的樣子了！

那道狹窄的岩縫被人工闢成了一條寬廣的通道，因此，關山月與江帆倒是不用再費心去找尋門戶。

從通道進去行不多遠，就到了那片廣場，蛇神的居室還在後面，廣場上空蕩蕩地不見人影。

倒是兩邊掛着一條條粗大的蟒蛇，怒首高昂，口中紅舌直吐，嘶嘶噓噓，作着要攻擊的樣子。

關山月微異道：「這是怎麼回事？」

江帆想了想才道：「也許他們還在忙什麼事無法抽身，所以才擺出這一字長蛇陣，這是最厲害的一種陣仗……」

關山月不信道：「我雖然沒有學過兵法，却也

知道一字長蛇陣是最簡單平常的一種陣法，有什麼厲害的呢？」

江帆輕嘆道：「這不過是借用那個名稱，內容却大不相同，本來蛇越大，毒性愈減，唯獨這種赤鱗蟒不然，越大越毒，這一路上都是蛇神養了幾十年的巨蟒，列之為陣，就是為了要阻止的別人侵擾……」

關山月微笑道：「阻別人可阻不了我們，妳是從此地出去的，難道牠們也會對妳攻擊不成，至於我……」

江帆搖頭道：「這種毒蟒六親不認，除了蛇神之外，誰都不在牠們眼中，你雖服過寒冉（虫旁）內丹，照樣嚇不倒牠們……」

關山月見她說得那麼嚴重，倒是半信半疑地道：「那麼我們也走過十幾條了，怎麼仍不見牠們行動呢？」

江帆緊蹙着眉頭道：「我也感到不解，照道理說，牠們應該早就有行動了，可是我看牠們欲進不進，好像有所顧忌似的……」

關山月奇道：「既不怕我，又不怕妳，牠們顧忌什麼？」

江帆仍是沒有想出其中的道理，不過她試探着向一條毒蟒，靠近了一點，牠的神情仍是將着嚴密的戒備！

可是那條毒蟒雖然表現得更猙獰，身子却朝後緩緩退去，兩隻大眼睛却骨碌碌地盯着牠腳下的布袋！

江帆突然明白了，哈哈一笑道：「原來牠們怕小玉！」

說完她怕關山月不懂，忙又解釋道：「牠們與小玉是死對頭，平常見了面總要鬥個不可開交，一

個原則，行事先求心安，誅人先究其短，在巫山神女峯上，我放過謝靈運，就是因為他還沒有做出必須受誅的惡行，對於蛇神，我也是抱定這個看法，直到他犯下不可恕的罪行時，我必不饒他，可是我現在絕不能殺他……」

西門無鹽默然片刻才道：「你不一定要殺死他，也許你可以阻止他恢復人形之舉，使他困在干蛇谷中，不出為害……」

關山月一陣大笑道：「這一點，更加辦不到了，我服了寒冉（虫旁）的內丹，才使蛇神失去恢復人形之望，我心中正感到不安，現在，既然有別的方法可以使他達成心願！我高興都來不及，怎麼還會去破壞他呢！……」

西門無鹽呆地不響了，江帆却道：「關大哥，這麼說來我們何必又急急地趕了來呢？」

關山月想才道：「先前我是不知道謝靈運到底要搞什麼鬼，所以才趕去看看，現在知道了，我就不必急了……」

江帆急道：「原來你不是怕蛇神會受到謝靈運的利用嗎？」

關山月點點頭道：「不錯！我一直擔心這件事，可是我一直也不相信這件事，蛇神也許有缺點，他喜歡女色而無法接觸，可是他是一個人，至少大部份是個人，他應該具有這種要求，我不能認為這就是他的不可恕之錯，至於怕他受謝靈運之用，我倒是認為不太可能，迷魂心法是武功的一種，以蛇神的內功基礎，他受惑的可能性太少，也許謝靈運是自找苦吃，倒過來，還會受到蛇神的控制也不一定呢……」

江帆也不說話了，兩人再度跳下坑裏，一個削土，一個清土，又過一陣子那坑已經够大了！

兩條小玉是不怕的，像今天這樣一大羣，只怕小玉也應付不了，照理說牠們早已撲上來了，這多虧西門無鹽的一番成全……」

關山月仍是不懂問道：「怎麼又跟西門無鹽扯上了呢？」

江帆笑道：「西門無鹽的母親飛蜈蚣使小玉的威力大進，剛好成了牠們的剋星，難怪牠們不敢蠢動了……」

關山月這才懂了，眉頭一揪道：「蛇神擺出這個陣仗，原是為了阻攔我們的，他一定想到會發生這件事，倒是我們的一個好機會，快走吧！」

說着加快了步伐，江帆卻沒有跟上去，攔在前面的毒蟒，立刻發動攻勢，呼的一響，分從左右襲到了！

關山月連忙一劍削出去，砍向最先攻到的那一條，那毒蟒對於鋒利的黃蝶劍竟是全然不懼！

巨頭一昂，猛伸而起，讓牠的劍砍在半腰上，居然毫無所傷，同時牠的身子迅速一捲，反把牠的劍身捲住！

關山月的長劍一時抽不回來，而另一條又攻了過來，萬分無奈中，他只得飛起一脚，對準蟒頭踢去！

這一腳是踢得很準，然而毒蟒也不過翻了一個身，掉轉頭又咬了過來，因為挨了一腳之故，勢子更猛！

這種毒蟒不但厲害而且頗具智慧，居然懂得聯合攻敵的竅門，纏住他長劍的那一條不肯放鬆，牽制住他的行動！

因為牠纏劍的部位十分巧妙，剛好空出兩尺來長的一截頭頸，關山月不鬆手，牠就够不上距離！假如關山月為了想騰出雙手應付另一邊的攻擊

牠這裏剛好可以揀着空隙而配合攻擊！

關山月久經變故，已經養成臨危不亂的鎮定，自然也看穿牠們的用意，所以他這邊不放手，利用半邊手腳作防！

那條毒蟒挨了一腳後，也頗有戒心了，撲勢雖猛，到了關山月身前半丈處，却突然停住了！

半截身子昂起在空中，左右幌動着，在尋找一個恰當的機會攻擊，牠的身子長，半丈距離探首即至！

關山月的手腳却够不到那麼遠，又被纏劍的那條毒蟒陷定了位置，無法抽身離開，處在了挨打的情況了！

幸虧這兩條毒蟒也知道牠身手了得，沒敢貿然地進擊，雙方僵持了片刻，關山月却已急得眼中冒火！

這些毒蟒都是一對對相向排列，每一對相距兩丈，這一對纏住了敵人，距離最近的一對也有了加入的意思！

只是一對已經够厲害了，要是再來一對，關山月勢非遭受到噬擊不可，急得他大叫道：「江姑娘！快把小玉放出來！」

江帆站在文餘外望着他，聽見他的招呼後，還來不及有所表示，布袋中的靈蛇小玉已如一支急箭般射出！

牠先襲向那條正對着關山月的毒蟒！身子才到，口中噴了一聲，噴出一蓬淡白色的輕霧！

真是一物降一物，那麼兇狠的一條毒蟒，體積比小玉要大上三四倍，受那口輕霧一噴，立刻軟癱在地上！

纏住長劍的那一條見狀不妙，連忙放開了長劍想退，小玉却不容牠逃走，尾部一彈，又跟着射了

過去！

照樣也是一口輕霧，那條毒蟒也翻身倒地，另兩條想趕近來參加圍攻的毒蟒，嚇得退回原位不敢動了！

關山月收回長劍，見那兩條毒蟒已經肚子朝天，好像是死了一般，小玉游過去，一頭就撞破牠們的肚腹。

等牠把頭縮出來時，口中啣着一枚碧綠的蛇胆，足有水梨大小，牠猷媚似的送到關山月身前！

關山月聞到一股刺鼻的腥味，連忙搖手拒絕。江帆已笑着道：「關大哥，這蟒胆吃下去可以清目，夜裏都能看見東西，還有補神壯氣的功效，小玉是份大人情呢！」

關山月搖頭道：「我不敢領教，而且我已經練成夜眼，還是妳吃吧！」

小玉微感失望，啣着蛇胆又向江帆而去！江帆搖手笑道：「我也不要，你自己吃下去吧！」

小玉吞了下去，又去向另一條毒蟒游去，江帆走到關山月身邊，見他還在發怔，乃笑笑道：「關大哥！我沒有騙人吧！」

關山月一嘆道：「這畜生果然厲害，祇是兩條就弄得我手足無措……」

江帆笑着道：「幸虧有小玉在身邊，否則這幾百條一起攻上來，我們倆早就完了，蛇神怎麼把他最厲害的陣仗擺出來了！」

小玉已把第二枚蛇胆吞了下去，十分得意地游過來聽候命令，關山月前面還有二十幾對蛇陣阻路，乃指着道：「小玉！你把牠們都收拾了吧！」

小玉得令正欲前往，江帆却叫道：「不！小玉！回來！」

勾住他的手，把他拖了回來，關山月奇怪地道：「小玉！你做什麼？」

小玉對江帆嘶嘶吐舌，神情頗為畏縮。江帆聽了臉色也是一變道：「關大哥！動不得，裏面有着厲害的埋伏！」

關山月神色微怔道：「什麼埋伏？」

江帆愕然道：「最毒的一種蛇！」

關山月眉頭一皺道：「又是毒蛇！我就不信這畜生能厲害到那裏去！」

說着伸手一扯門簾，室中呱呱一陣怪叫，伸出一顆怪頭朝他正面襲來，關山月倒是吃了一驚！

他並不怕毒蛇，而是那顆怪頭的樣子把他嚇着了！由於江帆告訴他是毒蛇，他心中只作應付毒蛇的打算，而那顆怪頭却十足是人的模樣，長相十分猙獰！

大小也與人頭差不多，五官俱全，雙耳特小，頂上光禿禿的，泛着噁心的肉紅色，獠牙長出唇外，作着怪笑狀！

頭下拖着一條其長無比的細脖，張嘴就朝關山月咬過來，關山月一時無法防禦，恰好手中握着扯下的蛇皮門簾。

因此他只好把門簾朝怪頭上罩去，身子也跟着退後！

小玉已躲進布袋，江帆也退得老遠的，見關山月沒有受到傷害，連忙發聲向他招呼道：「關大哥！快退遠一點，別讓牠噴氣薰着——」

門簾罩在那顆怪頭上，立刻飛了開去，由飛開的方向來判斷，那是被那顆怪頭吐氣吹開的！

江帆急忙掩至關山月身邊道：「關大哥！你沒被牠的噴氣沾上吧？」

關山月搖頭道：「沒有，那門簾是整張蛇皮製

小玉正走到一對毒蟒臨近，聽見招呼後，停止行動，沒有發出攻擊，回頭表示不解之狀。

關山月奇道：「江姑娘！這是做什麼？」

江帆輕聲道：「蛇神遣出毒蟒列陣阻止我們前往，一定是有着重要的原因，怕我們前去打擾，也許現在他脫胎換體最要緊的時刻，你不是說過希望他能順利地恢復人形而不加以阻擾的嗎？」

關山月點頭道：「不錯！我是這個意思！」

江帆道：「那我們就應該成全他到底，現在不要去找他，等待他完事之後，他自己定會撤去蛇陣的，……」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不！我還是想過去看看，假如他正在施行換體手術，我絕不擾亂他，因為謝靈運等人也在那裏，假如他們正在對蛇神施行迷魂的陰謀，我們就可以設法加以阻止，這樣對他並無妨礙！……」

江帆想了一下才道：「這也有道理，關大哥！你為什麼不早說呢！」

關山月一笑道：「看來妳是對我誤解了，我對西門無鹽談話時，則已把話表明了，大概妳對我還不够信任！」

江帆臉上一紅道：「關大哥！我絕對信任你，只是我從小由蛇神撫養長大的，他對我很好，我不得不替他擔心……」

關山月哈哈大笑道：「感恩圖報，這怪不得妳，難怪剛才我叫妳快走，妳不肯跟上來，妳放心好了！我絕不會口是心非……」

江帆却點點頭道：「關大哥！您別這麼說，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對於蛇神，我只能盡到這點心意，假如他以後跟妳作對的話，我還是站在妳這一邊的，關大哥，請你相信我……」

成的，不透氣，這是什麼玩意兒，怎麼長得那麼奇怪狀的……」

江帆拍拍胸口道：「豈止長相難看，牠噴的氣尤其厲害，沾上任何東西都會蝕化掉，不信你看看那張門簾——」

關山月移目看去，臉色頓變，那張門簾被吹到兩三丈處落下，已經像一塊捕魚用的破網，上面蝕出無數洞孔。

又過了一下，整張蛇皮都消化無形，連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這時那怪頭已縮回石室中！

關山月張望了一下，神色更為詫異了，失聲叫道：「這也是蛇？」

因為那怪物沒有一點蛇的樣子，身子像一顆巨龍，足有銅盆大小，盤踞在一張石桌上，由四條粗腿撐着。

脖子長有兩丈餘，彎彎曲曲地支着一顆人形怪頭，怒目突出眶外，沒有眉毛，也沒有眼瞼，所以那隻碧綠的眼睛永遠也閉不起來，臉皮乾貼在頭骨上，伸出兩支白森森的獠牙，嘴角噙開，好像永遠帶着一副猙獰笑！

江帆煞白了臉道：「這東西沒有名稱，也不能完全算是蛇類，據蛇神說牠是一種叫做含沙射影的毒龜與人面蟒交合而生，所以才生成這副怪相，不過牠的毒却是天下第一，尤其是牠口中噴出的毒氣，連整塊的大石頭都能化掉！」

關山月親眼看見那張蛇皮門簾被牠一口氣化為無形，對於這番話倒是深信不疑，乃變色道：「這麼厲害的怪物，蛇神是怎麼捉來的？」

江帆道：「牠不是捉來的，是蛇神培育出來的，他捕得一頭雌龜，把谷中二十幾條人面蟒全部放在一起，雌蟒被毒龜吃掉了，蟒蛇的體質滲入龜體

關山月怕她再纏下去，連忙道：「我當然相信妳，現在妳可以叫小玉開始行動了！」

江帆撮口作了幾聲輕哨，然後朝關山月道：「我們走吧！」

關山月見小玉仍是守在路中間不動，不禁微異道：「小玉為什麼還不開始呢？」

江帆低聲道：「我叫牠跟着我們，蛇陣就不敢發動了，我從小與這些蛇一起長大的，實在不忍心殺死牠們……」

關山月搖頭嘆道：「毒蛇是害人的東西，留下牠們沒有好處，假如蛇神要離開此地，他不可能把牠們都帶走，這附近的人就……」

江帆連忙道：「不會的！蛇神把牠們訓練得很好，沒有蛇神的命令，牠們絕不敢離開此地，只要人家不闖進來，牠們不會出去害人的，牠們也是一條生命，長得這麼大更不容易，就讓牠們在此自生自滅吧！」

關山月點頭道：「好吧！真像妳說的這樣，我自然不堅持要殺死牠們，我也不是個喜歡殺戮的人，不過……」

江帆不等他說出口就搶着道：「假如牠們有人的可能時，我一定想法子消滅牠們，這一點我有絕對把握，不用擔心！」

關山月不說什麼了，兩人默默地前進，有了小玉作伴隨，那些毒蟒只虛張聲勢，却不敢再攻擊牠們了！

四五十丈的路途瞬息即至，二人走到石室門口時，但見門口垂着深簾，望不見裏面的情景！

這石室原是江帆舊日居息之所，關山月也來過一次，室中有着石榻石桌椅等，並沒有其他埋伏。所以關山月動手想去掀門簾，小玉却竄起身子

內，再與雌蟒交合，結果生出這麼一個怪物！只有蛇神一人能指揮牠！」

關山月怒聲道：「蛇神把這種毒物放在石室中是什麼意思呢？」

江帆搖搖頭道：「不知道，也許是阻止我們進去吧！」

空中忽然傳出一陣厲笑道：「關山月！你太看得起自己了，光是阻攔你進來，我用不着費這麼大的事，我是存心要殺死你！」

聽聲音就知道是蛇神，關山月不禁一怔道：「蛇神！你這是什麼意思！」

蛇神在裏面哈哈大笑道：「殺你就是要你死，還有什麼別的意思？」

關山月怒道：「要想殺死我，你大可以正大光明地出來鬥一下——」

蛇神笑道：「我懶得費事，讓我這寶貝一口氣把你噴得屍骨無存，不是很簡單嗎，我何必要多費力氣……」

關山月聽得怔住了，停了一下道：「我不進屋子，你那怪物能追出來嗎？」

蛇神笑道：「不能！我這寶貝雖然厲害，就是行動太慢，放出來也追不到你，可是我方法叫你進來送死！」

關山月不信道：「我就是不進去！」

蛇神一笑道：「你能忍住不進來，我就放你一條性命，不過我相信你忍不住的，你聽着，這是誰的聲音——」

說完後屋中傳出一聲痛吟，聲音細嫩一聽就知道是自鑒姑口中，關山月不禁怒髮沖冠，厲聲大叫道：「靈姑……」

靈姑在室中叫道：「關公子！你不要上他的當

「快走吧……」

關山月大聲叫道：「靈姑！那老怪怎麼樣虐待妳？」

靈姑沒有回答，蛇神却笑着道：「她不好意思說，我來告訴你吧！謝靈運教會了我男女交合之道，谷中又找不到女人，我只好拿她來試試……」

關山月聽着心血翻湧，厲聲大叫道：「老怪物！你敢……」

蛇神大笑道：「爲什麼不敢！這小姑娘也有十三四歲了，據謝靈運說這種年齡的女孩子最有趣，何況我又很喜歡她……」

關山月實在忍不住，拔步向門口衝去。

而江帆的動作却比他還快，一下子衝到門口叫道：「蛇神！你不要糟塌那小女孩子，讓我來陪你，好嗎……」

蛇神却怒聲道：「滾！我不要妳！妳只要敢進來，我立刻叫小花噴妳一口氣，妳要是不怕死，儘管試一下好了……」

江帆哭出聲音來叫道：「蛇神！你本來是個很仁慈的人，怎麼變成這樣子呢！難道已經受了謝靈運的迷惑嗎……」

蛇神嘿嘿冷笑道：「謝靈運是什麼玩意兒，他還能迷住我，他一開始對我施術，我就發覺了，現在都被我關在蛇窖裏……」

江帆哭着道：「那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蛇神大笑道：「我喜歡，從前我的樣子見不得人，只好留在這深谷中受盡冷落，現在我已經恢復了人形了，自然要隨心所欲地做些我喜歡做的事情，妳少噲噲，滾開一點，叫那姓關小子來跟我說話吧……」

關山月把江帆拖開道：「老怪物！我跟你沒有話……」

失去了羈絆，天下的蛇將無類矣，關大哥，你實在害人不淺……」

關山月雖然還是不懂，可是他已經放了一點心，假如這條怪蛇爲害的對象只是蛇類應該是一件好事……

江帆看到關山月臉上的表情，知道他想什麼，只好搖頭嘆氣，而且流露出極端憂愁樣子來。

關山月開始覺得事情並不如他想像中那麼輕鬆，不禁怔了一怔，而江帆却不往下說了，他忍不住問道：「江姑娘，這到底……」

江帆輕輕一嘆道：「這條怪物半屬爲蛇，半屬爲龜，牠最感不便的就是後面拖着那麼重的身軀，而你剛好幫助牠脫離累贅……」

關山月不以爲然道：「我砍斷了牠的脖子，使牠的身首分離，身體是萬物之本，未聞本滅而神在，豈有身死而首生……」

江帆急得搖頭道：「關大哥，你別做文章了，這條怪物的生命主要是在頭上，牠的身子反而是牠的枷鎖，你砍斷了牠的枷鎖，使牠能自由行動，從此就沒有人，也沒有方法能製服牠了，你看牠剛才飛得多快……」

關山月想了一下問道：「牠會怎麼樣？」

江帆嘆道：「牠原以毒蛇爲糧，這一下更是得其所哉，天下毒蛇沒有一條能逃過牠的毒口，以毒養毒，結果……」

關山月笑道：「那不是很好嗎？毒蛇本來是害人的東西……」

江帆道：「唉！你真是想得出一！你難道沒嘗到那飛天子母金蟬的厲害嗎，牠們自相吞食後……」

關山月連忙道：「牠也會越長越大？」

江帆搖頭道：「不！牠恰恰相反，吃下的毒蛇

話說！

蛇神大笑道：「你不必說話，只要等着就是了，等我和這丫頭親熱一番以後，再出來跟你慢慢談天……」

關山月憤然拔出劍道：「老怪物！你聽着，你只要敢靈姑一下，我必不饒你，我會在劍下將你刺成一團肉漿……」

關山月挺劍就想衝進去，那怪物的頭也昂了起來，腮幫圓鼓，一口氣也聚足了，正待噴出！

靈姑在裏面哀聲叫道：「關公子！您走吧，不要管我……」

關山月如何忍得住，不過他究竟不是祇逞血氣之勇的狂徒，決定了要冒險時，他的神情反而鎮定了下來！

先把那怪物打量了一下，心中已想到了對付之法，那怪物厲害之處，只是牠口中噴出的毒氣。

然而，牠的那細脖子不過兩寸，支持那顆怪頭，已經有不勝負荷的感覺，大概那是牠的最脆弱的地方！

可是牠的動作相當迅速，如何避過牠的襲擊而創牠的脖子，倒是頗傷腦筋的事，不過他已經有辦法了！

首先他脫下了自己身上的外衣，江帆已經明白他要做什么了，連忙驚懼地將他拉住道：「關大哥！這一件衣服擋不住牠的……」

關山月却不理她，驕地抖動外衣，身子迅速地向門裏衝進去，怪物果然一口氣噴過來。

關山月利用那件外衣飛舞開來，暫擋住了那口毒氣，本來想衝近去創牠的脖子，誰知那怪物這一口氣異常強勁，他的身子只跨近兩三步，即已被勁氣擋住進不去，當他想退後那怪物長脖子已繞過他

愈多，貯毒越烈，身子却越小，因爲牠並不把毒蛇吃下去，只吸收牠們含毒的精華。假如牠連續併吞兩千條毒蛇的劇毒之後，那顆怪頭縮成拳頭大小，連後面的長頸都可以擺脫了……」

關山月忍不住道：「說來說去，受害者只是毒蛇而已……」

江帆長嘆一聲道：「直接受害者固然是毒蛇，間接受害者就多了，牠的口中毒霧你是見過厲害的，等到牠氣候形成之後，只要牠經過的地方，十丈之內，將沒有一樣東西是活的，聲氣所感，觸物成灰……」

關山月也覺得有點嚴重了，想想道：「牠總不會到處亂飛吧？」

江帆沉重地道：「怎麼不會呢？牠一定到處搜索毒蛇爲食，一個地方搜遍了，就換一個地方，食藥無已時，行動又迅速……」

關山月一驚道：「這倒是真的不妙了，不過毒蛇棲息之處，多半是荒山野地，鮮有人跡，爲害似乎不太嚴重！」

江帆搖頭道：「蛇類的感覺比人類靈敏，牠遠在幾里路外，那些毒蛇便會有知覺，也一定會出平本能地逃走……」

關山月問道：「逃得掉嗎？」

江帆嘆道：「逃是逃不了，不過是先後的問題，那些逃竄奔命的蛇類，已經先期造成人類的災害，人們見到毒蛇後的反應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躲避，一種是撲滅，躲避的還好，假如人們見毒蛇大批湧到，齊集而圍撲滅，人蛇交觸已不免有傷亡，等這怪物隨後追去，蛇固不免，人更遭殃……」

關山月大驚失色，連忙道：「這真是糟透了，妳怎麼不早說……」

的頭對他彈笑着！

不能後退只有前進，他飛快地衝進去，背貼着石牆站好，伸手抓起了一張石椅，以備那怪物再度襲擊。

因爲他的那件外衣已經被毒氣化得只剩一小片了。

江帆在室外見到這個情形，嚇得粉臉失色，大叫道：「關大哥，你快想法子退出來，石頭也擋不住牠的！」

關山月却已處於進退兩難的窘境，怪物的身子雖在中央，長頸連着怪頭却擋住了門口，而另一道通往內室的門却距牠怪頭較近的地方，看樣子牠是存心放自己進去，擋住兩邊的出路，再慢慢地對付自己！

江帆也急了叫道：「關大哥！我替你擋牠一下，你趁機會快離開！」

說着也衝了進來，關山月大急之下怕牠會喪生在怪物的口下，脫手將石椅對準怪物擲去！

怪物本來是準備對江帆噴氣的，可是石椅來得更快，牠一口氣改朝石椅噴去，關山月利用這剎那的空間，欺身進去，劈手一劍，對準怪物的頸上砍去！劍上並未遇到阻力，細頸應手而斷。

然而江帆和室內的蛇神都發出一聲驚呼，那個被割斷的怪頭連同後面丈許長的細頸，徑自衝出門口飛去！

怪頭飛到門口，還回過面來，咧開怪嘴，對着關山月笑了一下，然後才像一顆流星般掠空而逝。

江帆一躍脚道：「壞了壞了……」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什麼壞了？難道那毒蛇還沒有被殺死？」

江帆變色道：「豈僅沒有死，這下子牠的行動

江帆嘆道：「當時情形使我來不及多說……」

關山月唉聲嘆氣道：「至少妳該把那利害之處通知我……」

江帆搖頭道：「這是根本無法預料的，因爲那怪物十分厲害，從沒有人能靠近牠身邊，我不知你是怎麼過去的……」

關山月瞪着眼睛，半天說不出話。

江帆又想了一下道：「是了，那怪物走時還對你笑了一笑，可見牠已頗具智慧，牠一定是故意放你近去，利用你替牠擺脫羈絆……」

關山月連忙道：「別的不談了，先講看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毀滅牠？」

江帆搖頭道：「據我所知是沒有辦法，除非等牠自然老去死亡，這種暴戾之物，壽命必不會長，最多只能活上一二十年……」

關山月急叫道：「一二十年更以牠飛行的速度，可以在三山五湖四海都打個轉，天下人也要死一半了……」

江帆苦着臉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所以我才那麼着急！」

關山月不禁大聲罵道：「蛇神簡直該殺，他怎麼培育出這麼一個禍害！」

江帆嘆了一聲道：「蛇神一直對牠非常小心，而且老早就把內情告訴過我，他只是用來想殺死你，誰知道你會闖下這個禍的……」

關山月連連搓手，以示他心中的焦急，半天才道：「蛇神說過那怪物絕對無法可制嗎？」

江帆點頭道：「是的，他是那麼說過的！」

關山月急道：「我不管，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叫他那個對策……」說完他一掀內室的門帘，走了進去，室中只有一張石榻，上面只鋪着一張整塊大的

蛇皮。

小仙女靈姑全身被剝得精光，仰臥在蛇皮上，淚汪汪地望著他。關山月一見不禁怒髮沖冠。

這小女兒才十四歲，瘦伶伶的身子，剛開始發育，却已接受到人世最悲慘的遭遇——被獸性蹂躪了……

他飛快地跑過去將她抱在懷中急道：「靈姑！妳……」

靈姑擠下了幾滴眼淚，微弱地道：「關公子我的穴道被制了，請你替我解開！」

關山月連忙在她身上的各處要穴上摸了一遍，却找不到被制的地方。江帆輕嘆一聲道：「在乳泉穴上！」

關山月失聲驚道：「那是致命的死穴！」

江帆搖搖頭，低聲道：「蛇神的制穴手法很特別，與一般人不同！」

說着過來在她胸前各按了一下，靈姑的眉頭微蹙，但立刻恢復了行動，她第一件事便是搶起旁邊的衣衫，飛快地穿了起來！

關山月強抑着憤怒，忍着眼淚道：「靈姑！妳受苦了……」

靈姑搖搖頭，苦笑一下道：「還好！蛇神總算還有點人性……」

關山月忍不住叫起來道：「他還有人性……」

靈姑低聲道：「他原想污辱我的，可是到了最後關頭，大概想起了我對他的好處，居然剋制住自己……」

關山月連忙道：「我真替妳感到高興……」

靈姑雙目下垂，長長的睫毛間成一片黑而柔的弧線，那神態充滿了惹人憐愛的嬌態，輕輕地道：「你高興……」

江帆呆了一呆，關山月已經走了，靈姑隨放手嘆道：「他就是那樣的一個人，爲了要做的事，他從沒有計及本身的一切安危，更不會受到私情的影響……」

說着她倒是追在江帆前面走了，江帆則將貯放小玉的布袋放下去，拍拍牠的頭部，輕聲囑咐道：「小玉，你必須留在此地，那怪物正好是你的剋星，而妳却是牠最需要的美食，乖乖地躲起來，別讓牠找到了！」

小玉從袋中竄出來，意圖阻止她前往。

江帆嘆道：「小玉，我已經是關大哥的妻子了，生死都要跟他在一起，你不必跟着冒險，乖！聽話……」

小玉依依地纏着她，江帆又憤然地道：「小玉！妳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現在却必須跟我分開了，假如我遭到了不幸，你要好好地照顧自己！」

說到後來，已是語不成聲，慢慢地推開小玉，從側門中追了出去，這裏的地形她非常熟悉，所以走起來很快！

當她走到蛇窖左近時，却見關山月的長劍已然出鞘，正與一個人遙相對峙，從蛇窖中却傳出了厲聲的呼嘯！

那呼嘯聲一聽就知道是發自蛇神之口，她認得那人正是劉幼夫，不禁呆了一呆，而關山月却叫道：「江姑娘！妳來得正好，請快把這傢伙替我擋住一下……」

劉幼夫冷笑一聲說道：「你別做夢，誰能擋得我！」

江帆飄身來到關山月旁邊問道：「關大哥，這是怎麼回事？」

關山月急道：「蛇神一個人在與怪物相搏，而

關山月笑笑說：「當然了，我把妳從柳仙子那兒帶出來的，把妳留在此地是萬不得已之舉，要是妳受了一點委屈，我真不知……」

靈姑睜開眼睛，明眸中閃着光亮道：「你不必爲我負疚，留在此地是出之我的自願，即使我真的遭遇到什麼，那也怪不得你……」

關山月連忙道：「不！我絕不能讓妳受到一點委屈……剛才……」

靈姑輕笑一下道：「剛才你爲了我拚命，我很感激，不過以後再遇上類似的事情，你千萬要珍重自己，因爲你還有更值得拚命的人，像張菁菁，她爲了你受折磨！落在柳仙子手中亟待拯救，像江姑娘，妳已經是我的……」

關山月一怔道：「妳怎麼知道的？」

靈姑輕笑道：「凡是你做的事，以及你有關的人，我都知道，關公子，你爲我拚命太沒價值了；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

關山月擺手道：「靈姑！妳不要胡說了，在我的心中，妳並不低於任何一個人，怎麼能說不值得呢？」

靈姑眼中忽地一亮道：「真的？」

關山月朗聲道：「自然是真的，別說是妳，就是一個陌不相識的女孩子，若是處在妳剛才的境地，我也一樣地會爲她拚命！」

靈姑目光又消沉了下去，關山月繼續說道：「我行事只問應不應該，從不計較值不值得……」

靈姑頓了一頓才幽幽地道：「不管怎麼樣，我依然對妳萬分感激！」

關山月笑着拍拍她的頭道：「蛇神呢？」

靈姑用手一指屋後的石門道：「從這裏走了，大概是到蛇窖去了！」

這傢伙不讓我進去幫他的忙，劉幼夫，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劉幼夫大笑道：「我怎麼不知道，整個事情就是我的全盤計劃，蛇神那傢伙太蠢了，居然能逃過謝教主的惑心大法，逼得我們只好利用那條人蛟去控制他，可是蛇神太機智，不讓我們接觸那條怪物，真想不到妳竟幫助我們促成了計劃！」

江帆怔然道：「那怪物叫做人蛟？」

劉幼夫笑道：「這是張雲竹取的名字，事實上這條怪物名不見經傳，誰也說不出牠本來叫什麼，不過牠倒是控制蛇神唯一的利器，有此一物在握，別說是蛇神，天下任何人也不足爲慮矣……」

江帆不理他的傲語，仍是追着問道：「你們有辦法控制那條怪物嗎？」

劉幼夫哈哈大笑道：「蛇神只會弄蛇，此外他懂得實在太少了，天下那有不能控制之物，張雲竹早就安排好了！」

這時蛇窖中呼嘯之聲更烈，關山月實在忍不住，手中的黃蝶劍朝前一探，逕向劉幼夫刺去了！

劉幼夫振腕回劍，紫光猛湧，反把關山月格退了兩步，那倒不是他的功力深於關山月，實在是他的劍太利了！

紫邪劍爲五劍之首，只要將內力貫注，劍身自然而發出犀利的劍氣，硬將關山月逼得倒退！他假如不退的話，勢必爲反擊的劍氣所傷，器不如人，只急得關山月五內如焚，却拿不出一點辦法！

江帆突然道：「關大哥！把你的劍給我！」

關山月怔了一怔道：「妳懂得用劍嗎？」

江帆道：「我雖然不精劍術，却另有別的方法對付他！」

江帆連忙道：「不錯！你把那條怪物砍斷了脖子，牠一定會馬上到蛇窖去飽餐一頓，那是蛇神養毒蛇的地方！」

關山月連忙問道：「那裏有多少毒蛇？」

江帆搖搖頭道：「不計其數，你不是也到那兒去嗎？」

關山月大急道：「那牠在這一個地方就可以得到足夠養氣候所需的毒蛇了！」

江帆道：「豈僅足而己，還可以多出兩三倍呢……」

關山月又想道：「假如那條怪物真像妳所說的天下無敵，蛇神此刻又去幹什麼？難道他不怕被牠的毒氣噴上嗎？」

江帆倒是呆了一呆，片刻才道：「這就不清楚了，也許蛇神另有避避之法，不過他以前的確是那樣的，關大哥，我們……」

關山月不等她說完，立刻道：「我們自然也到那兒去，假如蛇神不怕，我們也就沒有怕的理由，假如是他拚命冒險以圖消弭那禍害，我應該去幫助他……不然我就去看看蛇神使用什麼方法避免那怪物的毒害！」

江帆呆了一呆道：「萬一蛇神不在那兒呢？」

關山月大聲道：「那我更應該去了，因爲那條怪物一定在那兒的，而蛇窖中關着謝靈運與劉幼夫等人，我應該去設法把他們放出來，免得他們受害，這兩個人雖是我的仇敵，我也不能讓他們不明不白地喪身於此……」

說着劉幼夫是領先採取行動，從側門走了出去，江帆剛想追上去攔阻他，靈姑已拖住她道：「江姑娘！妳如了解關公子的爲人，就不要去攔阻他，妳想做他的妻子，就先要養成準備做寡婦的習慣……」

說着將黃蝶劍搶了過來，把劍柄上的流蘇絲穗連結在她的長袖上，順手一抖，劍身化作千點黃影湧了過去！

劉幼夫再度用劍反逼，却不如上一次那麼靈驗！因爲江帆的劍並不是握在手心的，虛空不着力，而牠却利用長袖，震發出重重的劍波，專找空處進襲了！

那就像是一個人用赤手空拳去抵擋海邊的浪潮，雖然他能把浪潮的正鋒擊碎，却無法降止水珠飛濺！

而江帆劍波上的每一滴水珠都是勁厲的劍氣，劉幼夫爲了保護自己不爲劍氣所傷，只有把劍舞成一片密幕！

江帆的攻勢被阻退了，可是劉幼夫也被阻住了，無法再分神阻擋別人進入蛇窖，江帆這才對關山月道：「關大哥！你快進去吧！」

蛇神在裏面也聽見外面的說話了，發聲高叫道：「姓關的小子，都是你闖的禍，還不快進來幫我把這些毒蛇消滅掉，只要不讓那畜生吸收到毒蛇的毒液，牠還不足爲害，否則我我都沒有好日子過，這批傢伙的手段太惡毒了，居然想出這麼一條絕主意……」

江帆急道：「關大哥你快去吧！蛇神居然出口求助，可見事態嚴重到什麼程度，自己留心，別靠近那怪物……」

關山月一閃身滑過二人，逕自朝蛇窖的入口處撲去，這是一個地穴，裏面相當黑暗，好在他練就了夜眼！

只要一點微光，他還是能看得很清楚。但見滿坑滿谷的毒蛇四處亂竄，有不少已經被蛇神擊斃了，蛇神果然恢復了人的形狀。

齊腿以下的蛇形長尾割去了，換成了兩條人腿，上半身還是他原來的形狀，全身赤裸。可能他對利用雙腿行動還不太習慣，走路時還是一跳一跳的，不過相當迅速，看起來就像是在飛一樣！

那條怪物人蛇則牽着細頸所化長尾，來回飛竄，追着那些毒蛇，當牠捉住一條時，就一口咬斷了蛇頭，吸收毒液！

毒蛇的毒液多半是貯藏在兩腮之處，牠咬下了一顆蛇頭，就將毒液吸下，然後將蛇頭吐出來！蛇神不敢過份接近牠，只有趁牠噬蛇時，跟在後面發擊，在牠沒有咬到毒蛇以前，先將那條毒蛇擊斃！

有時動作慢一點，仍是被怪物搶了先。從地下的斷頭蛇屍來看，牠已經吸取了近百條毒蛇的毒液，被蛇神擊斃的毒蛇為數更多，那情景也更慘烈。

在蛇神的疲憊掌力下，那條毒蛇一定是連頭帶身子被擊成爛糟糟的一團，血腥刺鼻！

為人咬咬去頭部的蛇身猶未僵死，殘身在蠕蠕扭動，看來十分噁心，而窖中生餘的毒蛇，還有兩三千條之多！

關山月才進來，蛇神已叫道：「快去追殺那些毒蛇，我來牽制這頭畜生……」

說着伸手抓起一條巨大的毒蛇，捏緊牠的頸部，毒蛇的嘴張了開來，兩枝長牙上滲出一點點毒！人蛟受了毒液的吸引，飛撲過來吸收，蛇神則凌空揮出一掌，把牠擊退回去，人蛟搖搖長尾，又撲了上來！蛇神繼續用掌逼住牠，一人一蛟，就這樣乾耗着！

人蛟究竟是畜生，牠認定了蛇神手中的那條毒

狠，多事害人！」

關山月賭氣不開口了。

蛇神仍是不放鬆，繼續冷笑道：「你既然要行俠仗義，現在就不該歇，果死了也是應該的，因為這關係着千百萬生靈，要是被這畜生逃出去，那全是你的錯，我雖然看這頭兇物，不是你多事，牠絕對不會去傷害人的！」

關山月內心充滿了憤怒，却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窖口人影一閃，却是靈姑溜了進來，冷冷地道：「蛇神！你錯了！關公子既不犯下這個錯誤，你這條人蛟仍不免為謝靈運等所用，他們早就安排好了！」

蛇神怒叫道：「妳胡說！」

靈姑冷冷地道：「我一點都不說謊，張雲竹對於人蛟所知比你還多，他們原是打算利用牠來控制你的，只是準備工作來不及完成，先被關公子發動了……」

蛇神呆了一呆道：「他們能控制住孽畜嗎？」

靈姑道：「不錯！」

蛇神連忙問道：「用什麼方法？」

靈姑道：「葉落歸根，當然還是利用牠身體上的原有硬壳，據說把那龜殼焦化成壳，洒在牠身上，就可以使牠馴服！」

蛇神哈哈大笑道：「這一點我也知道，可是那硬壳比鋼鐵還堅固，放在火中鍛上兩千年，也無法把它燒成灰……」

靈姑正色道：「我不騙你，張雲竹現在正在用火鍛化龜壳，而且快完工了，我來的時候，那龜壳只剩下點點……」

蛇神大驚失色，連忙問道：「真的嗎？他是怎

蛇，非得之而甘心，關山月才可以抽暇活動。

可是他手中又沒有武器，只好學蛇神的榜樣，用掌力去對付那些毒蛇，不過他的功力不如蛇神深厚！

才打死了幾十條，他已感到相當吃力了！因為那些毒蛇都是四下分散的，一掌劈死一條，既耗力又費時！

關山月覺得這樣下去可不是辦法，幾千條毒蛇，不等消滅到十分之一，他自己先要累死了！

因此他邊對蛇神叫道：「蛇神！你可以把那怪物引出去嗎？這裏是死谷，我們只要把出口一堵，這些毒蛇就全部解決了……」

蛇神怒叫道：「你少出歪主意，這個辦法若是行得通，我早就做了，那裏還用得着叫你下來幫忙我……」

關山月不服氣道：「這個辦法省力省事！為什麼行不通？」

蛇神怒哼道：「我就是利用這羣毒蛇，把這頭畜生困在此地，等牠精疲力盡，再慢慢收拾牠，要是到了外面……」

剛說到這裏，他手中的毒液已經流盡，對人蛟失去吸引力，牠忽然掉頭去追另一條毒蛇了！

蛇神趕晚了一步，被牠咬下一顆蛇頭，人蛟得到了毒液滋補後，神態又活潑多了，擺頭去追另一條毒蛇！

蛇神先拍掌擊碎了那條毒蛇，再抓起一條，重新吸引了人蛟的注意，開始作一來一往的爭奪，然後才怒聲道：「小子！你少開口，好容易才消耗牠一成體力，你一打岔，又得從頭幹起，你只管你自己的……」

關山月果然不敢再跟他談話，可是又擊斃了十

麼煉的？」

靈姑撇撇嘴道：「我怎麼知道，反正他已經做

到了……」

蛇神變色道：「這不行的！我非要去阻止他不可……」

說着把手中的毒蛇朝外一扔，身形朝外竄出去

人蛟迎着那條毒蛇張口一咬，就把蛇頭咬了去，吮去毒液後，吐出了蛇頭，又去追噬第二條毒蛇！

關山月正想奮身去阻止牠，靈姑却拉住他道：

「關公子！你擋不住牠！你的功力比不上蛇神！」

關山月急道：「那怎麼辦呢？」

靈姑道：「什麼辦法都沒有，而且你還得趕快退去，等人蛟吸足毒液後，你想退都來不及了！」

關山月搖頭道：「不行！這害人的東西絕不能容牠存在世上，要是牠落在謝靈運等人的手中，那就更糟了！」

靈姑道：「落在謝靈運手中也比由牠到處去

害人好一點，至少牠的兇性還有人能控制住，不會亂飛亂竄……」

關山月憂形於色道：「可是謝靈運得到這殺人

兇物後，橫行於世，還有誰能制得住他呢？張雲竹

真的在煉龜壳嗎？」

靈姑點點頭道：「不錯！謝靈運挺劍守在一旁，

我想去破壞他都沒有辦法，而且我也不敢去破壞，因為我不能造孽……」

就在他們這一陣談話的時間，人蛟已經連續吸

取了幾十條毒蛇的毒液，精神更見活躍！

牠飛行既速，動作又快，一口一條，就像人吃

瓜子那樣方便，關山月見了不禁大驚！

幾條毒蛇後，覺得實在不是辦法，忍不住叫道：「蛇神！這樣子不行，我一個人力量有限，絕對無法把這麼多毒蛇殺盡，你為何不能出去呢？」

蛇神怒叫道：「出去後牠掉頭一飛，誰還追得上牠！」

關山月一聽怔住了，蛇神的顧慮確是不錯，要是這條人蛟逃到別處那才是後患無窮……

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打起精神，一掌掌地拍向毒蛇！

當關山月擊斃了兩百多條毒蛇後，他累得連手都抬不動了，而蛇神也換了四五條毒蛇，一直纏住了人蛟！

人蛟的勢子不如先前那麼勇猛了，可是牠還無放鬆之意，依然一次次地進撲着，也一次次地被蛇神擊回去！

關山月只好停下手來歇息，蛇神却不肯放過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厲聲叫吼催促道：「小子！別停下來，禍是你闖的，害得我跟你受累，要是你不賣勁，我也放手不管了……」

關山月忍不住怒叫道：「這怪物是你養的！」

蛇神呼聲冷笑道：「可是我沒叫你把牠的頸子

砍斷，使牠脫離了身體！」

關山月叫道：「你用牠來害死我，我總不能束手待斃……」

蛇神一笑道：「放屁！我把牠關在屋子裏，並沒有強迫你進來，即使你被牠殺死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關山月一怔叫道：「你對靈姑那個樣子我怎麼能不管！」

蛇神呼聲道：「你管得了嗎！假如不是我自動放棄，那小子頭早就成了破瓜了，你只知道逞勇好

果簡直無法想像……」

關山月一嘆道：「早知如此，我寧可被牠一口

毒氣噴死了！」

靈姑搖頭道：「沒有用的，你死了也是白死，

謝靈運利用惑心術迷惑蛇神失敗後，就定下了這番

算計……」

關山月思索片刻才問道：「江帆還在外面跟劉

幼夫動手嗎？」

靈姑搖頭道：「沒有！我進來的時候，外面

一個人都不到！」

關山月想了一下，連忙道：「我有辦法，我們

快出去！」

說着拖着靈姑飛速地來到地窖外面，江帆與劉幼夫果然都不在，他也來不及去追索他們的行踪。

只是對靈姑道：「妳快些幫我的忙先把洞口封死……」

靈姑道：「沒有用，人家還可以把牠打開！」

關山月急了道：「有沒有辦法把山腹震塌下來

呢？」

靈姑想了一下，突然道：「不行！不過另有個好辦法，我們到頂上去，那裏是個出氣洞，堆放了

很多硫磺，我們把此地堵死，再在那裏把硫磺投下

去，引火燃燒，也許可以把人蛟燒死在裏面，只是

要趕快……」

關山月不敢怠慢，連忙用力在洞口擊了幾掌，

可是那石質異常堅固，只震落了一些石屑而已！

靈姑急了道：「這是不行的，蛇神封洞口是用

一塊大石頭，不就在那裏嗎，我們合二人之力，也

許可以搬得動……」

關山月見那塊巨石的形狀倒是與洞口的大小脗合，只是相當厚，估計重量在萬斤出頭，所以未曾想到利用。

他使用師傅獨門武器獨腳金神，力可以舉千鈞，他自己也相信舉世之間，在力量上沒幾個人能比得上他了。

因此他雖然聽了靈姑的話去搬那塊巨石，却如蜻蜓撼石柱一般，根本無法使它移動分毫。

正在他漲得臉紅耳赤之際，靈姑已走了上來，伸手搭在巨石的另一邊，居然把巨石推得移動！

這一來使他在驚奇之餘，却又充滿了慚愧，默默地把巨石送到洞口堵好，靈姑已吁了一口氣笑道：「這塊石頭真重，我們需要兩人才能把它移動，蛇神却一個人就能做到了，他的神力真是非常人所能及……」

關山月輕嘆道：「靈姑！別提蛇神了，你比我強得多……」

靈姑見他神情快快，連忙道：「關公子！在蛇神的指點下，我現在大約可以使出五千斤的勁道，那塊石頭重萬斤的，雖然是合我們兩人之力將它搬動了，算起來還是你出的力比我多，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關山月一嘆道：「靈姑！妳別騙我了，我有自知之明，在以往我自負雄力，最多也只有三千的勁道……」

靈姑搖搖頭道：「不！你服下寒冉（虫旁）丹之後，功力精進，最少增加一倍有餘，比蛇神或有不不足，比我強多了！」

關山月猶自不信地道：「那兒的話，剛才搬石頭時，我自己很明白……」

靈姑微笑道：「原來你是往這上面想，難怪會

她將那幾塊硫磺點燃了，却不投下去，一任它們在石屋中燃燒着，關山月正自不解，靈姑已拿了一塊在手！

人較在窖中為烈焰所炙，已經感到不耐了，忽地長尾一抖，逕直向這個小出口飛來。

關山月大驚失色，連忙用掌力去封，靈姑比他更快，拿起那塊燃燒的硫磺塞在洞口上！

人較被火勢逼得又退了回去，口中吱吱怪叫，那猙獰的面上也露出了厲容，看來益覺怖人！

關山月忍不住讚道：「原來妳已防到了這一步！真了不起！」

靈姑微笑道：「人較並不一定怕火，可是硫磺的氣味有剋毒之功，才可以攔住牠，否則你我的掌力絕對擋不住牠！」

關山月不再說話拿起另一塊硫磺點燃了，從洞口丟了下去，那裏剛好是火力不到之處，逼得人較又倒處亂竄！

靈姑見他仍有繼續下投之意，連忙止住道：「關公子！這怪物的性子很長，硫磺的存量不多，你不能再浪費了，最要緊的還是不讓牠逃出！」

關山月皺着眉道：「快點把牠解決了不是更好嗎？」

靈姑搖頭道：「不行！萬一殺不了牠，又無法擋住牠，豈不是更糟，欲速則不達，還是等牠慢慢薰死吧！」

關山月點點硫磺的存量，再估計一下燃燒的速度，最多還能維持一個時辰，果然不敢再浪費了！從缺口中可以看到那條人較在裏面來往飛竄，身形已不如先前靈活，再薰牠一個時辰大概可以解決！因此他心中充滿了興奮，歡聲道：「人較一死，謝靈運就無法控制蛇神了，而且他樹下蛇神這樣

想不透了，那塊石頭重約一萬兩千斤，你即使有萬斤之力，能推動它嗎？」

關山月道：「那自然不行，差一點都沒有用，世上只有用力氣的事不能投機取巧，所以妳一上來，我就有感覺了……」

靈姑一笑道：「假如你分担了一萬斤的重量，我只須出兩千多一點就可以把石頭推動了，這並不證明我的力氣比你大！」

關山月想道：「可是妳出的力並不止兩千多斤吧？」

靈姑笑道：「我一共只有五千斤的能力，出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絕對不會比你強，你也不必為此而難過……」

關山月不好意思地道：「這是甚麼話，我只是為自己而感到慚愧，怎麼會嫉妒妳呢，你能比我強，我只有高興！」

靈姑一笑道：「一個人的力氣並不能代表一切，你大可不必為我高興，更不必為自己慚愧！山頂上還去不去？」

關山月連忙道：「去！自然去！那是最重要的事！」

靈姑斜睨了他一眼道：「我以為你已經忘了，就算我的力氣真強於你，也不至於令你灰心到這種程度，你此來的目的並不在於爭雄！」

這句話倒是很力量，也真正地說中了他的心事，雖然力氣上的強弱並未討論出結果，他已不放在心上了！

與靈姑兩人飛快地翻上山坡，直向一間小石屋奔去，那兒果然堆着許多硫磺大批的易燃之物。

而且石屋的正中還有一個煙囪般的圓口，可以望向下蛇窖的情形，那條人較仍在追噬毒蛇，吸

一個強敵，正是自取其禍……」

靈姑却不表同意道：「你不怕蛇神嗎？他或許比謝靈運更壞！」

關山月怔了一怔才道：「這不至於吧！蛇神行事還有點正義感……」

靈姑輕輕一嘆道：「這就難說了，他長年禁閉深山，不履人世，行事全憑一己之好惡，只要有個人去影響他，他便會順從那個人而改變，假如他受了壞的影響，很可能變得更壞，那天下就更不太平了……」

關山月一呆道：「這倒是一層可慮之事，誰能影響他呢？」

靈姑淡淡地道：「惡人比善人的機會多，因為罪惡之事，總是比善事行起來愉快，所以世上的罪惡不會消滅！」

關山月搖頭道：「罪惡的享受是一時的，善德所贏得的尊敬才可以永恆不朽，所以邪不勝正，真理永彰……」

靈姑淡淡道：「這番大道理可以說給人聽，你別忘了蛇神是剛從獸境蛻化成人形，他的思想中可能是享受尊榮……」

關山月大為着急，忽然瞥見靈姑的神態中帶一種異樣的表情，心頭不禁一動，連忙道：「靈姑這件只有妳才辦得了！」

靈姑輕輕一嘆道：「為甚麼要找我呢？」關山月急道：「只有妳才對蛇神的影响力最大，靈姑！妳……」

靈姑的眼中淚光閃閃，幽幽地道：「我也許可以將他引入正途，可是這代價太大了，我的一輩子都將跟着這怪人，再也沒有我自己的生活了！」

取牠們的毒液！

事不宜遲，他們飛快地把硫磺丟了下去，然後引點着了一束束的乾柴，從洞口丟下去！

硫磺受火而燃，閃爍的藍綠中，但見滿窖的毒蛇亂竄亂逃，不一會兒，就死了一大半！

剩餘的幾條躲在角落吱吱怪叫，等火焰蔓延過去，想來亦不能免，關山月看着不禁感慨萬分。

毒蛇固其該殺，像這樣子聚羣而焚，似乎過於殘酷一點，靈姑見了他的表情，也知道他的心情，乃笑笑道：「關公子！你不必難過，這滿窖毒蛇就是我們不放火，也會被別人燒死，這些硫磺就是謝靈運帶來的！」

關山月微怔道：「他帶來的？做甚麼用的？」

靈姑笑笑道：「謝靈運以為靈可以把蛇神請出去，說這些毒蛇留之無用，也準備一舉而殲了，蛇神本來也同意了……」

關山月連忙問道：「那他們為甚麼不動手呢？」

靈姑笑道：「都因為謝靈運用錯了方法，妄想乘蛇神施行移肢換形之際加以惑心迷魂之術，被蛇神發覺了……」

關山月又問道：「蛇神不是說把牠們制在蛇窖中的嗎？」

靈姑點頭道：「不錯！可是只禁住了謝靈運與劉幼夫兩人，還有那個張雲竹未曾受困，一定是他把牠們放出來的！」

這時蛇窖中的羣蛇已經死得差不多了，只有那條人較還是生龍活虎一般在裏面竄，追殺未死的毒蛇！

關山月見石室中還剩下幾塊大硫磺，正想一起丟下去助長火勢，以便將人較也燒死在內，却被靈姑止住了！

大的犧牲，可是人活在世上並不僅為了自己，我想你會懂得這個道理的！」

靈姑搖頭道：「我不懂！我從小就被林仙子收養了，在巫山上所受的教育中，並沒有告訴我應該為誰而活……」

關山月大為着急道：「妳怎麼不懂呢？像林仙子與我師父，他們原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可是他們為了抵制謝靈運……」

靈姑一昂頭道：「他們並沒有甚麼建樹，事情到了最緊急的關頭，他們却雙雙躲到姥姥那兒享福去了……」

關山月一嘆道：「那是他們的能力不足以制服謝靈運，所以才等了那麼久，一直到我可以接替他們的責任後，他們才歸隱深山，假如他們只顧自己的話，早就可以撒手不管龍華會的事了！何必還兩地相思苦熬過悠長的別離歲月……」

靈姑撇撇嘴道：「他們熬到最後，還有個結果，我假如跟了蛇神，悠悠歲月，都將在痛苦中渡過，結果是甚麼？」

關山月正式道：「結果妳會得到千萬人的感激與尊敬！」

靈姑猛一抬頭道：「你關邊江湖，不計生死，也是為了這些嗎？」

關山月苦笑道：「我不敢存這種奢望，因為我自知能力有限，不配接受人們的感激與尊敬，我只是本着自己的心，做我認為應該做的事！」

靈姑呆了片刻才輕輕地道：「好吧！我儘量去與蛇神接近，想法子影響他，使他不為奸人所利用，不過我這麼做並不是為了別人，只為了你……」

關山月一怔道：「為我？」

靈姑莊重地道：「是的！為了你，當我在石室

中，差一點遭受蛇神的侮辱時，你曾經爲我奮不顧身，爲了報答你這份情意，我無法拒絕你的任何要求，蛇神對你一直懷着仇怨，假如他受了別人的影響，第一件事殺死你，我必須阻止他……」

關山月還來不及答話，山下忽然傳來一陣騾動聲，首先是蛇神的聲音叫道：「噢！洞口怎麼堵起來？裏面還有硫磺味……」

接着是江帆的聲音叫道：「不好了，關大哥跟靈姑在裏面……」

等不及他們在上面招呼，洞口的大石突然被移開了，奄奄一息的人蛟立刻一擺長尾衝了出去……

當關山月與靈姑匆匆趕到山下時，不禁爲眼前的情勢感到萬分的驚異，因爲場中又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入！

蛇神還是那一副怪相，却套了一條蛇皮短褲，看起來比較順眼一點，謝靈運與劉幼夫挺劍愕然站在一邊！

江帆因是剛從蛇窖裏鑽出來，白衣上染了一身黑灰，一眼瞥見關山月與靈姑無恙，驚喜萬分地撲過來叫道：「關大哥！我以爲你在裏面燒死……」

蛇神却炯炯地瞪着靈姑，可是這兩人都沒有甚麼反應，他們的注意力全在另一個人身上！

那是柳依依，她依然穿着那身蛇皮外套，緊裹着她浮凹玲瓏的胴體，可是她手中却托着那條怪物人蛟！

江帆因爲關山月的沉默，也就不說話了，幾個人僵持了一段時間後，柳依依首先打破了沉寂道：「蛇神！現在應該輪到我來命令你了！」

蛇神的面色變了一變，攤開了手中的一個小玉瓶，看了一眼，猶自流露出不信的樣子，謝靈運也朝手中望了一眼。

他的手中也握着一個小玉瓶，怔了片刻，他才聳聳肩膀，把玉瓶丟在地下，朝蛇神苦笑一聲道：「蛇神！看來我們都上了張雲竹的當！」

蛇神終於也把玉瓶擲碎了，咬牙切齒道：「那個混帳東西，我非宰了他不可，他上那兒去了？」

柳依依一笑道：「他知道自己不肯放過他，所以先走開了！」

蛇神怒叫道：「除非他一輩子不叫我碰上！」

柳依依微笑道：「碰上了你也不敢對他怎麼樣，因爲他的手裏同樣握着一瓶真正的龜壳灰，世上只有我們兩人能控制住人蛟……」

蛇神鼓起眼睛，一肚子悶氣無法發洩，伸掌對所堵洞口的那塊大石擊去，功力果然驚人，那塊萬餘斤的巨石應手裂爲數片，柳依依得意地大笑道：「打得真好！有這麼一個高手在，不怕天下不入我的掌握，今後我可以隨心所欲，再也沒有人能攔阻我了！」

蛇神怒叫道：「妳不要得意，一條人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

柳依依一笑道：「你要不要試試看！去！」

說着將手一抬，人蛟騰空飛起，直向蛇神撲去，蛇神奮力擊出一掌，擊向人蛟面門，可是那掌力對牠居然毫無影響！

呼的一聲，人蛟一直落在他的肩上，鼓起雙頰，即將噴出一口毒氣，蛇神大驚失色，連忙伸手去擋！

柳依依哈哈大笑道：「你擋得住嗎？」

蛇神面色死灰，把手放下來，他知道這東西的厲害，在蛇窖中牠吸够所需要的毒液，氣候已成。再也沒有東西能傷牠了！

柳依依又笑道：「你別怕！我不想你死得這麼劍幫了我們不少的忙……」

關山月哼了一聲才道：「我希望妳好好管制這條人蛟，不要利用牠作爲害人的工具，否則我絕不饒妳……」

柳依依冷笑道：「你現在生殺之權，都操在我手中，居然還敢對我發橫，你知道我只要吩咐一聲，馬上就可以使你屍骨無存！」

關山月正待掀眉發作，柳依依却又一嘆道：「不過你放心好了，我不會殺你的，這是出於張雲竹的請求，他是爲了他的女兒着想，張雲竹那個小姑娘對你還是一往情深，可是她若知道你已答應娶蛇姬爲妻，恐怕就不會容你如此安逸了……」

關山月一怔，柳依依又道：「因此我覺得你爲了本身的安全，最好與江帆離開！」

江帆臉色一變哀聲道：「關大哥，你不會丟棄我吧！」

關山月將她拉得近一點道：「不會的！既然他們都知道妳是我的妻室，我怎會置妳於不顧，妳放心好了，我們生死都在一起！」

江帆大感欣慰，柳依依臉色一變叫道：「關山月！你真的不想活了？」

「柳依依！這恐怕是妳自己的意思吧，據我所知，張雲竹是個心地善良的女孩子，她不會存這種心的！」

柳依依滿臉厲容大聲叫道：「不錯！是我的意思又怎樣？大師姊作主把我嫁給你，你居然敢拒絕，要是爲了青菁，我還可以原諒你，因爲你們認識在先，而她也數度救過你的性命，可是江帆認識你在我之後，妳怎麼可以娶她……」

江帆幽幽地道：「關大哥還沒有娶我，不過他已經答應娶我了……」

早，因爲我還要好好地利用你一番呢！回來！不許害他！」最後兩句話是對人蛟下命令，人蛟果然聽話，呼的一聲，又掉頭飛回來，落在她的手上！

謝靈運廢然一嘆道：「師妹！妳真行，甚麼時候妳跟張雲竹串上了？」

柳依依微笑道：「早在五台山時，我們就有連絡了，那都要怪你不該把這姓劉的傢伙拉攏進來，他實在不喜歡這傢伙，可是又無力反對你們，只好託我把張雲竹帶走免得她爲你們的陰謀陷害……」

劉幼夫忍不住叫道：「胡說！我是真心真意愛她的……」

柳依依笑道：「你愛她她不愛你，有甚麼辦法呢？你要是真愛她，就應該慢慢地等她回心轉意，萬不該對她施行惑心迷術！」

劉幼夫黯然地道：「我沒有別的法子，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她！」

柳依依一笑道：「張雲竹只有一個女兒，却不能讓她毀在你的手裏！」

謝靈運慢慢地道：「這幾天妳一直在這裏？」

柳依依點頭道：「不錯！我在這兒呆過一陣子，要想藏起來不被你們發現是太容易了，我一直在等機會……」

蛇神怒叫道：「等什麼機會？」

柳依依笑道：「等一個制服你的機會，你養着這條人蛟，我早就知道了，制服人蛟的方法也早就想好了……」

蛇神不信道：「早想好了？要想使得牠心悅誠服，只有利用牠的壳燒成灰才可以奏效，你們總不能把這一步也預先準備好吧？」

柳依依微笑道：「蛇神！我講你懂得太少了！除了龜壳之外，還有一樣東西更具靈效，這就是我……」

柳依依怒叫道：「妳少說話，憑什麼嫁給他，難道我比不上妳……」

關山月冷冷地道：「柳依依！我與江帆姑娘不過只在口頭說一聲，可是經妳這一來，我却非娶她不可……」

柳依依怒聲道：「我看你可娶得成！」

關山月也怒道：「爲什麼娶不成，我現在就要給妳看……」

說完他轉臉對其餘的人道：「各位聽着，從現在起，江姑娘就是我的妻子，麻煩各位做個見證，雖然這個儀式很簡陋，但我相信這場婚姻已經成爲定局，再也不會改變了……」

劉幼夫立刻幸災樂禍地道：「恭喜！恭喜！關山月，雖然我們之間還有過節未了，但是我倒希望山月，能叨擾妳一杯喜酒……」

謝靈運也接着道：「不錯！關山月，你能娶到這麼一位如花美眷的妻子，我很替你高興，而且更爲你能在這一場別開生面的婚禮中擔任媒證而感到榮幸，假如你方便，不妨向蛇神借一杯水酒，大家來慶祝一番！」

關山月冷冷地瞪他們一眼道：「二位這番盛情，在下異常感激，謝媒酒未備，謝媒劍倒是帶着一柄，你們那一個先來領死！」

謝靈運哈哈一笑道：「婚禮剛完就要殺媒人，你也未必太心急了吧……」

關山月扳起臉來道：「謝靈運！你少說風涼話，是你約到此地來決一生死的，你還是乾脆一點，出來打一場吧！」

謝靈運微笑道：「雖然今天是約期，我可沒想到也是你的好日子，吉日良辰，動刀動劍實在太煞風景了，我們把約期改一改！」

剛才用來收服人蛟的……」

蛇神一怔道：「還有什麼？」

柳依依想了一下道：「現在告訴你也沒有關係了，你當初培育這條人蛟時，忘記把那件寶貝收了起來……」

蛇神苦思片刻道：「我還有什麼寶貝……」

柳依依大笑道：「龜壳所化的灰所以能使人蛟馴服，主要是在於那龜壳是牠本命之依歸，可是那樣東西才是牠生命的起源……」

蛇神叫起來道：「我知道了，是牠孵化後的卵壳……」

柳依依點頭道：「不錯，那才是牠真正生命的出發點，默依故穴，鳥戀舊樹，那卵殼的效果不是比龜壳的效用更大嗎？何況那龜壳本質十分堅實，絕非火焰所能煉化的……張雲竹縱然醫道精良，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謝靈運也表示不信道：「那張雲竹怎能當着我的面前把牠煉化了……」

蛇神接着道：「是啊！我去的時候，他剛好完工……」

柳依依大笑道：「你們都上了他的障眼法的當，事實上他在龜壳上滴了一種蝕形藥水，他那種藥水只能將龜壳蝕化爲無形，你們所得到的，不過是壳內血肉所化灰燼而已，對人蛟絲毫不起作用……」

蛇神呆然不語，謝靈運也怔住了，柳依依又笑道：「張雲竹在昨天就到人蛟的穴中將那枚卵壳取到手中，因爲你們都跟得他很緊，他無法分身製煉，所以才偷偷地交給了我，叫我到外面去製煉成功，今天才趕回來，恰好趕上時間……」

說着又對關山月一笑道：「這還得謝謝你，我們雖然握有制伏人蛟的法寶，却無法接近人蛟，因



俠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在登封縣城一家客棧中，等候無我禪師消息，未幾一自稱少林智海僧者前來客棧，說是奉掌門方丈之命，邀請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前往少林，二人乃隨之至少林，為那智海騙入慧祖塔，此塔為少林禁地，驚動監院悟玄親來查問，呂柏年據實以告，唯是不特無我禪師，未有到過少林，而且呂柏年所說的智海又為他人偽冒，呂柏年雖心知又中他人詭計，但悟玄禪師並不相信呂柏年的說話，要他們束手受擒，呂柏年乃與辣手夫人相商，是否值得束手受罰以化解這一場誤會……

定慧禪功平殺氣 果證西天返瑤池

辣手夫人沉吟了一下道：「少林大門大派，處事向來穩重，我們如束手被擒，他們少不得要調查真像，這場誤會也不難化解……」

說到這裏，眉峯忽然一鎖，接着又道：「不過，調查真像，得費不少時日，何日能調查清楚，澄清誤會，很難預計，會不會因此誤了我們的事，很值得考慮，此外，無我禪師分明又出了事，我們如束手被擒，便不能去找他了，再則，奸人既然誘我們上當，我們束手被擒之後，難免不再用別的詭計陷害我們，那時我們便只有聽從宰割了，……依老身看法，少林門派正大，氣量恢宏，縱有誤會，也不難以事實澄清，但我們一旦失去自由，便只能聽天由命了。」

呂柏年本有束手待擒，息事寧人之意，經辣手夫人這樣一分析，覺得辣手夫人的話甚是有理，事有輕重緩急，也不能顧得太多，當下微一點頭，道：「夫人之言甚是，那就不必和他們多費唇舌了，先闖出去，將來再向他們道歉吧。」

兩人計議已定，轉身面對悟玄禪師，抱拳一揖，說道：「在下等已經決定了。」

悟玄禪師道：「老衲深盼施主知時識務，免動干戈。」

呂柏年搖頭嘆道：「禪師菩薩心腸，慈悲為懷，只可惜在下別有衷腸，只有心領禪師的好意了，今日得罪之處，改日定當登門告罪！」

「罪」字一落，呂柏年與辣手夫人身形猛起，勢如急箭，向早已相好的方位，飛射而出。

悟玄禪師朗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喝道：「兩位施主，請勿自誤，速自停身！」

喝聲中他不但未出手追出，就站在他身旁的智道，智遠，智海三僧也毫無緊張之色，靜立不動。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飛出七八丈外，已進那片松林，但聞一聲道：「阿彌陀佛！」兩個身着灰袍，手橫禪杖的和尚，從松林之中併肩而去，攔住了去路。

呂柏年實在不願因此和少林和尚動手，一扯辣手夫人，兩人又轉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風塵

個方向突圍。

那知，又是一聲道：「阿彌陀佛。」出來二個和尚，擋住了他們，他們一連改了四個方位，都有嚴陣以待的和尙相候。

同時，悟玄禪師的話聲，又飄了過來，道：「申施主，老衲勸你，不要自誤，還是回來，聽候調查吧！」

呂柏年長嘯一聲，道：「禪師美意，在下心領，我們要硬闖了。」

他聲中注足了功勁，聽得悟玄禪師面色一變，向智能喝道：「此子功力過人，大意不得，速去報與羅漢堂大師伯知道。」

智能急奔而去，悟玄禪師也舉步向呂柏年他們身後走來。

這時，呂柏年已探手拔出肩長劍，和攔路的兩僧動上了手。

他因怕辣手夫人下手狠辣，傷了少林和尚，因此搶先出了手，辣手夫人只有袖手旁觀。

呂柏年心無傷人之念，而兩個少林和尚兩隻禪杖上的功力，却相當深厚，竟有守有攻，一連接住了呂柏年三四劍。

三四劍時間的耽誤，悟玄禪師已飄身而到，輕喝一聲，道：「你們與老衲住手！」

那二個與呂柏年動手的和尚，聞聲跳出圈外，悟玄禪師已插身而上，擋住了呂柏年，道：「施主絕世高人，老衲有眼不識泰山，幾乎當面錯過，待老衲領教施主幾招驚世之學。」

老和尚眼力驚人，看出呂柏年不是省油之燈，因此也不敢自大，一招手，向剛才與呂柏年動手的和尚道：「禪杖拿來。」

那和尚跨步向前，將手中禪杖雙手托給悟玄禪師。

，莫怪本寺要全力對付你了。」

呂柏年倒抽了一口冷氣，暗付道：「真是是禍躲不過，該來的麻煩，還是來了。」事已至此，也只有硬起頭皮頂了，當下朗笑一聲，道：「禪師既然如此說來，在下也只有捨命一拚了。」

猛然舞起手中長劍，向正南方衝了過去，同時口中大喝道：「擋我者死！」

呂柏年這一大發虎威，劍嘯如龍，勢道懾人之至。

詎料那當面和尙竟是視若無睹，待得呂柏年長劍襲到，才身形一閃，讓開呂柏年來劍，但接着却有勢如泰山壓頂的奇大動力，當頭砸下。

那和尚讓開之後，面前又有人影一閃而到，停身在他八尺之前，而身後動力又已臨頭，呂柏年挫腰讓過後身動力，眼前人影一靜，十八個和尚就像沒有動過手一樣，各人還是守着自己的方位。

呂柏年近來功力大進，雖只出手一招，已經試出這少林的羅漢大陣，確是非同凡响，移形换位，填虛補實，配合得天衣無縫，如同天羅地網般形同一體。

呂柏年停身不發第二劍，那十八和尚亦不主動圍攻，深具動靜契機之妙，確保主位不變之勢。

呂柏年沉思有頃，忽然仰天發出一聲驚天震嘯，嘯聲一起，宛若龍吟方澤，鳳鳴九霄，只聽得那十八個和尚人心驚，個個凜然，神色變。

呂柏年忽然快若驚虹，長劍一領，又發動了一次攻勢。

只見他手中長劍，指東刺西，襲南闖北，時隱時現，倏吐倏吞，而他遊走的身形，更似穿珠靈蛇，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剎時之間，只見人影紛飛，勁風排空，當場起

師，悟玄禪師接過禪杖，當胸一橫道：「老衲良言相勸，施主還有放下兵刃的機會。」

呂柏年道：「在下之意已決，老衲禪師心意已盡，在下縱然自食其果，老衲師已於心無愧了，在下這就出手了，老衲師看劍！」

劍化三星，一刺而出，迅快，辛狠，兼而有之，登時把悟玄禪師迫的退了三步。

悟玄禪師被他一連三劍疾攻，心神一凜，看他再次揮劍攻來，立時掄動禪杖封架還擊，展開一場兇猛的惡戰。

但見劍光飛繞，禪杖嘯風，片刻之間已力鬥了十幾回合。

這悟玄禪師真不愧是少林掌門人以下四佛之一，比那假冒悟靜禪師的羅漢大昌，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呂柏年因為不願傷他，一時之間，竟無法速戰速決。

纏鬥中，只見人影連閃，又有不少少林和尚，出現在四週，同時，辣手夫人的傳音神功，也傳了過來道：「呂少俠，少林悟靜禪師，與悟塵禪師都已來到，你速設法脫身吧，老身替你引開他們的注意力……。」

瞥目間，只見辣手夫人清嘯一聲，向一個老和尚撲了過去，呂柏年劍勢一變，四五劍已把悟玄禪師迫得險象環生。

辣手夫人撲去的正是悟靜禪師，悟靜禪師乃是悟玄禪師師兄，何等身份之人，豈會隨便與人動手，只聽一聲大喝，已有一個和尚不待吩咐，接住了辣手夫人打在一起。

呂柏年一連幾劍迫退悟玄禪師，劍勢一斂，抽身便向斜刺裏射了出去，他輕功高絕，一掠數丈，眼看已撲到松林邊緣，突然松林之內，暴射出一蓬

了一陣狂風，掃得附近樹搖枝斷，塵飛葉舞，驚人至之。

呂柏年根據「三白鴻爪」所示機宜，展開全身所學，發揮至藝，只見他逢人過人，遇隙過隙，少林羅漢大陣雖然威力無窮，却硬被他一口氣闖過了十二個人。

呂柏年這一凌厲無匹的攻勢，只看得在一旁的悟靜，悟玄，悟塵三位禪師，張口結舌，喘不過氣來。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呂柏年竟有這樣厲害的身手，為少林羅漢大陣近百年來，所僅遇到的頑強敵手。

眼看呂柏年已將突破羅漢大陣而出，驀地，只聽一聲「阿彌陀佛」傳來，少林羅漢大陣突然也隨之一變。

一十八個和尚立時先停住了手，禪杖當胸一橫，閉目念起「阿彌陀佛」來。

那十八個和尚這一恢復靜態，呂柏年陡覺四週佈起了一個罡勁氣牆，難越雷池一步，同時，這一仗下來，他也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疲累之至，他也只有收劍罷戰。

接着，又一聲「阿彌陀佛」傳來，呂柏年舉目向聲音來處望去，只見一個老和尚舉步飄飄的瞬眼之間，到了眼前。

這時，悟靜，悟玄，悟塵三位禪師俱都合十為禮，齊聲道：「弟子等參見掌門方丈。」

呂柏年仔細打量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只見他中等身材，普通面貌，穿着也不特別，和在场所有的和尚完全一樣。

只是，他平凡之中，另有一種令人仰之彌高的氣度，使人不自覺的對他肅然起敬。

牛毛細針，阻得他身形一頓，落下地來。

就這一頓之際，群僧一擁而上，又把呂柏年住了。

呂柏年一皺眉頭，付道：「看來今天要不傷幾個人，只怕很難脫身了……。」

驀地，只聽辣手夫人尖叫了一聲，呂柏年轉眼望去，只見辣手夫人的兵器已被那和尚一禪杖打得飛上了半天空，另一個和尚凌空一指，點得辣手夫人身形連幌，那和尚一伸手，扣住了辣手夫人腕脈，辣手夫人便失去了抵抗之力。

辣手夫人在武林之中，算得上是响噹噹的腳色，但與少林和尚交手不及數招，就落敗被擒，少林盛名，確不虛傳。

呂柏年自己已被一群少林和尚圍住，欲救無及，只好心神一斂，凝神向圍住自己身邊的和尚望去。只見圍住自己的和尚共是十八位，年紀都在四五十之間，個個朗目如電，睛光炯炯，修為極其深厚。

這十八個和尚圍住呂柏年之後，極是沉練，因不見呂柏年有何舉動，因之也都按兵不動，靜以相待。

呂柏年心中一動，暗付道：「這莫非就是名震天下的少林羅漢陣……。」

驚震之際，忽見悟玄禪師與另外二個老和尚走了過來，呂柏年認得其中一人相貌，便是悟靜禪師，另一老和尚因走在悟靜禪師一側，想必就是悟塵禪師了。

呂柏年只見這三個老和尚都是一臉盛怒之色，尤其那悟玄禪師簡直氣得鬚鬚都發了紫，呂柏年一怔之下，只聽悟玄禪師沉聲道：「申施主，你攜帶妖女，污我少林聖地，罪大惡極，已是我少林公敵

少林掌門方丈微一揮手，道：「三位師弟免禮！」說話中，目光已凝注向呂柏年。

呂柏年只覺他雙目神光清涼如水，一接之下，心胸似滌，鼓不起爭強好勝之念。

呂柏年不由的還劍歸鞘，臉上也一片寧靜。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口宣佛號，和聲說道：「老衲悟真，不知施主上下如何稱呼？」

原來，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聞報趕來，只見羅漢大陣幾乎阻攔不住呂柏年，再見呂柏年出手劍勢，走身步位，都能暗制羅漢陣機宜，心神不由大是震驚，一面以傳音神功，向陣中弟子指示機宜，一面展開「定慧禪功」，平息呂柏年胸中爭強好勝之念。

呂柏年原本對少林寺就沒有惡念，但剛才確是激起了好勝之心，這時身受悟真禪師「定慧禪功」影響，又恢復了原來的理智與平靜，甚至忘了回答化名，坦然道：「在下姓呂，草字柏年。」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雖然動容道：「原來是『龍鳳山莊』少莊主……。」

呂柏年恍然覺自己說露了口，忙含笑截口道：「禪師誤會了，在下只是與『龍鳳山莊』呂少莊主同姓同名而已，但在下絕不是『龍鳳山莊』的呂少莊主。」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微微含笑，一揮手道：「撤除羅漢大陣！」

悟靜禪師搶前一步，合十欠身，說道：「這位少施主，行為荒謬，携同妖女，犯我慧祖聖塔，污及……。」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不待悟靜禪師把話說完，截口道：「本座都知道，撤去羅漢大陣！」

悟靜禪師迷惘的怔了一怔，合十一禮，轉身一揮手，那十八個和尚，立時收陣，站過一旁。

呂柏年緩步向前，抱拳一禮，道：「在下干犯貴寺，一切責任，在下都願一肩承坦，但聽掌門方丈吩咐。」

悟真禪師口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善哉！善哉！少施主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有此一言，老衲不勝感謝之至。」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請少施主隨老衲一行如何？」

突然而來的邀請，令人有摸不着頭腦之感，呂柏年怔了一怔，抱拳道：「在下遵命。」

少林掌門人目光一掃悟靜禪師等三人道：「三位師弟，也隨本座前來。」說罷，轉身走去。

呂柏年舉步緊隨在少林掌門人身後走去。

悟靜，悟玄，悟塵三位禪師滿腹懷疑的隨在呂柏年之後。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帶着他們，也不回少林去，沿着一條小徑，直向一座高聳的山峯之上走去。五人默然而行，路上只聞沙沙的衣袂飄風之聲，但五人腦中，却各自波濤起伏，不能平靜。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走到半峯之間，便不再上升，繞峯而過，轉到山峯另一邊，停步在一塊突岩旁邊。

突岩後面忽然迎出一條人影，悟靜禪師他們一看，竟是掌門師兄的身前小沙彌了因。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道：「他怎樣了？」

了因躬身道：「他正在調息養神，看來有問題了。」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道：「告訴他，呂少俠已經到了。」

了因躬身退回突岩之後，接着突岩之後，傳出了因的聲音道：「請呂少施主！」

呂柏年聞喚，不待少林掌門人表示意向，已閃身奔向突岩之後。

原來，那突岩之後有一個山洞，但山洞甚是狹窄，容不下所來之人，難怪祇叫自己一人進來。

凝神注目望進去，只見山壁之上敘靠着一人，赫然就是武林三奇之一的無我禪師。

這時，只見他精神極其萎靡，垂頭閉目，鼻息輕抽，一身僧袍被扯得七零八落，手臉之上都是血痕。

呂柏年長嘆了一聲，輕聲呼道：「禪師，禪師，在下呂柏年來了。」

無我禪師無力的睜開雙目，望了呂柏年一眼，苦笑一聲道：「老衲好不慚愧，到了少林，還出了事。」

呂柏年道：「禪師快不要這樣說，你的傷勢現在如何了？」

無我禪師搖了搖頭道：「老衲被七位武林絕頂高手圍攻，身中三掌，心脉已被震斷十之七八，看來是我證果之日了……」

接着，目光一掃小沙彌了因，道：「請你去把貴掌門方丈請進來。」

小沙彌了因躬身應了聲：「是！」退了出去。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接着走了進來，那小洞極是狹窄，已沒有他落坐之餘地，只好和呂柏年一樣站立一旁。

無我禪師望了少林掌門一眼，歉然道：「請禪師恕過小僧不恭之罪。」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合十道：「師兄不必客氣了，有話請說。」

無我禪師道：「小僧與禪師深交數十年，必禪師深知小僧為人？」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道：「禪師應亦深知貧僧，此語何勞禪師動問。」

無我禪師道：「貧僧本有很多話向禪師敘述陳明，怎奈時不我予，因此，貧僧請呂少施主代言，請禪師信任呂少施主一如貧僧，就此一言，請禪師……」話聲忽然弱了下去，神光也漸漸地暗淡了下去……

呂柏年大喝一聲，道：「禪師，你去不得！」迅快伸手出掌，便要以本身真元內力，為無我禪師續命。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口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無我禪師功行圓滿，果證西天，任他去了吧，呂施主不可再行冒瀆於他。」

呂柏年一怔收手，說道：「請問禪師，為何見死不救？」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合十道：「善哉！善哉！施主何出此言，無我師兄要非老衲強留佛駕，早已果證西天，豈有再與施主一晤機緣。」

呂柏年立時平下心氣，向無我禪師深深行了一禮。

少林掌門人悟真禪師合十頂禮，口中唸唸有詞，為無我禪師念了一卷佛經，帶呂柏年退了出來，向悟靜，悟玄，悟塵三位禪師道：「無我禪師已功德圓滿，證果西天，三位師弟可往頂禮一送。」

悟靜，悟玄，悟塵三位禪師與無我禪師交情都極為深厚，驟聞此言，都極是震驚，逐一進入突石之後小洞，頂禮而回，臉上都籠罩着說不出的哀痛與迷惘之色。

(未完待續)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ublisher

香港新街(高陞戲院對面)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7-13A New Street Hong Kong Tel. H-456121-2-3-4

Cable Address: 4013 Post-Office Box: 1586

四大定期 雜誌發行

中外古今武俠名著

武俠世界

每逢星期六出版
定價港幣二元

偵探獵奇冒險雜誌

藍皮書

每逢一、十一、廿一出版
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綜合性」半月刊

迷你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精彩緊湊名家小說

環球文藝

(流行小說)

每逢星期六出版
定價港幣六角

裝並我俠情司事技照微 湖江傲天 役鬼出神

飛俠神刀

Flyer & Magic Sword

監製

何麗荔

編導

陳烈品



美艷童女

范凌

銀壇硬漢

田野

泰國影帝

乃密

領銜主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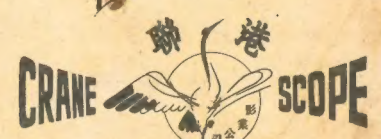
陳唐馮林石
濠廸帆靜堅

聯合演出

武術指導

劉家良

敬請注意
公映日期



伊士曼七色彩國語 仙鶴港聯影業公司獻 仙鶴七色彩闊幕